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05
三位一体
CD-ROM
2007.8
◆时光回廊
ICO
旺达与巨像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逆转裁判4
◆剧情赏析
塞尔达传说 幻影沙漏
◆官方小说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X360重磅RPG小说一期完结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里昂·马格那斯孤独的战斗史诗
云南人民电子音像出版社

■ 罪恶装备



情歌总是老的好

……暗星

“别把《FAMI通》当神，《FF12》得了40分又怎样？看看《FF10》那剧情多棒，这两者能相提并论吗？”

“Square并未向玩家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最终幻想Ⅹ》的推出过于仓促，很多地方都存在缺陷，比起《最终幻想Ⅶ》来就如同是半成品一般，”

“当年《FF6》横空出世后，关于RPG王者属谁的争论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FF7》的3D画面是不错，但那只是技术上的进步，《FF6》才是系列中的最高神作！”

以上三则言论分别来自于2006、2001与1997年，既有当时媒体的评论，也有论坛上玩家的感言。而三者相同的一点就是——它们都代表了老玩家对新玩家热捧新作的不屑，并坚持认为曾令当年的自己痴迷的前作才是真正的神作。

“现在的社会啊，太乱了。我们那时候家家户户从来不锁门，根本就没什么小偷强盗，掉了东西人家都会主动给你送回来。那些日子啊，一去不复返了呀……”

“不是骗你，现在的中国足球跟当年根本没法比。古广明、赵达裕、容志行……哪个说出来人家不竖个大拇指？现在的中国队踢得TMD那叫一个什么玩意儿，如果让容志行那批人与他们踢一场，保准会把这帮废物踢得屁滚尿流！”

五六十年代的治安真的像老人们回忆得那么好吗？也许会太平一些，但公安部门肯定不会成天待在局里吃闲饭，建造监狱和劳改农场也肯定不是用来摆设的。

当年的中国足球真的技战术强到了那种地步？横向比较的话也许能算得上是亚洲一流，但不妨通过录像看看那时的比赛，难道真有人以为如此慢的节奏在今天的中超能保级？

记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随着渐渐由孩童成长为青年乃至中年，随着时光的慢慢流逝，许多人都会不知不觉地在潜意识中对过去的喜好进行美化，并且完全忽略它们的瑕疵与不足。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

吕方的这首《老情歌》当年曾风靡一时，而这句歌词实际上也代表了许多人对“回忆”的美化心结。经常在杂志或论坛上看到老资格的玩家哀叹现在的游戏市场今不如昔，也许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沉溺于过去那美丽且经过美化的回忆。而在十年之后，如今的这批玩家可能也要经历如此的循环往复，坚持认为只有他们当年喜好的游戏才是真正的游戏。

不妨……试着跳出来如何？

跳出你的回忆，跳出思维的枷锁，试着用一颗与十年前一样纯真的心来感受现在的游戏。

也许那时你就会发现

这个时代的情歌，其实一样美妙。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光明之风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05
2007.8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卷首语 …… 001

重磅出击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 003
逆转裁判4 …… 053
奥丁领域 …… 085

时光回廊 旺达与巨像 …… 107
ICO …… 128

官方小说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 143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 177

剧情赏析 塞尔达传说 幻影沙漏 …… 203

同人馆 我是一个警察——《GTA》同人小说 …… 209

四格漫赏 逆转裁判 …… 216

游戏议会 潜龙谍影 …… 218
火焰之纹章 封印之剑 …… 220

游书苑 …… 222

幻彩花园 光明之风 …… 224

玛娜影游秀 鬼屋魔影 …… 230

名场面 宿命传说 …… 232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子云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Trusty Bell



阿尔格雷特

年龄：16岁
在利塔尔丹特为贫穷的孩子们偷窃面包的少年，正义感很强。虽然他明白偷窃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但对孩子们也不能坐视不理。



波尔卡

年龄：14岁
住在风景如画的特奴托村的少女，与母亲相依为命，靠贩卖花封药为生。她能够使用魔法，而那正是不治之症的象征，因此被人们疏远。



比特

年龄：8岁
与阿尔格雷特一起在利塔尔丹特偷窃面包的少年，将阿尔格雷特视作亲哥哥。他把父亲留下的相机当作宝贝，一直很在意自己的身高。



肖邦

年龄：39岁
全名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科·肖邦，1810年生于波兰，著名钢琴家及作曲家，被誉为“钢琴诗人”。在临终之际，他进入了自己的梦中世界。



维奥拉

年龄：26岁
住在萨比草原小木屋中的牧羊女，总是与小松鼠阿尔克在一起。她远离繁华的城市，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性格豪爽，但很在意自己的年龄。



华尔兹

年龄：16岁
统治弗尔特领地的伯爵，性格阴险毒辣，不管做任何事，都当成是一场游戏，下属对他而言也不过是战略部署上的棋子。



隆德

年龄：24岁
华尔兹下属中惟一的女性，能力相当出众。幼年时与双亲及妹妹分离，之后在弗尔特被培养成了一名冷血杀手。

沙尔莎



年龄：8岁
住在阿果果村的森林守护人，性格与说话方式都很没有礼貌，一直觉得妹妹玛齐是个笨手笨脚的人，但事实正好相反。

玛齐



年龄：8岁
沙尔莎的孪生妹妹，也是阿果果村的守护人，性格比实际年龄更成熟稳重，说话彬彬有礼，是个会为姐姐着想的好妹妹。

基尔巴



年龄：27岁
反政府组织——激进曲组织的领导者，能冷静地对周围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很受下属爱戴。他与法尔赛特一起长大，是库拉贝丝的恋人。

法尔赛特



年龄：22岁
基尔巴的左右手，是激进曲组织中女性的仰慕对象。她对基尔巴抱有好感，但由于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所以一直未能对他开口。

库拉贝丝



年龄：24岁
激进曲组织成员，在组织里的资历不深，总是平易近人，有时又显得相当神秘。她是基尔巴的恋人，但却很羡慕法尔赛特。



风牙

年龄：26岁
华尔兹的部下，以自我为中心，相当自恋，总是装腔作势。虽然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但性格却非常残忍冷酷。



雷加德

年龄：59岁
华尔兹的大臣，主要负责弗尔特的内务。他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实力爬上来的，而是善于阿谀奉承。



乔巴

年龄：42岁
华尔兹的部下，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壮汉，个性单纯而好战，遇事不加思考，总是媚上欺下。

赤红的天空中偶尔划过刺眼的闪电，赤红的悬崖边风声呼啸而过。世界仿佛只剩下红色……

“为了……为了我最重要的人，这种事根本不算什么。”

少女独自站在悬崖边，轻轻张开了双臂……

坠落，向着无尽的深渊，无尽的黑暗；

坠落，只有风的声音，只有夜的颜色。

“谢谢大家……虽然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依然在不断地坠落。金色的长发舞动着，少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满足而幸福的微笑。

“他能感受到……我的飞吻吗？也许……感受不到吧……”微笑渐渐消失，晶莹的泪水向着遥远天空的彼岸飘去。

终结，也是开始……

水面静静晃动着，将柔和的晨光变成耀眼的聚光灯，装点着整个舞台。花儿们等待着演出的开始，把脸颊染成了红色和黄色，侧耳聆听即将开始的音乐会。伴着小溪的涓涓流水声，小鸟唱起歌来，海风却如恶作剧一般吹拂着树叶沙沙作响，搅乱了音乐会的和谐。穿越遥远时空的静谧保持着绝妙的平衡，时至今日，依然在不断延续。在这样的幸福之中，有一个名为“特奴托”的小村庄。村庄坐落在离海大约七公里的小山丘顶端，神明赐予这里凉爽的海风和美丽的风景，到处都盛开着艳丽的花朵。花朵点缀着美景，同时也使特奴托得到了“花之村”的美名。

入夜时分，山脚下的港口城市灯火通明，如宝石般绚烂瑰丽。眺望如此美景，人们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摘掉心中虚伪的面具。在这个景色怡人的小村庄里本该有不少吸引游客的小店，但实际上却连一家也找不到。不仅如此，这里非常幽静，而这种幽静又让风景更添一分娇艳。

“为什么会有海浪呢？”绚烂的花朵在草丛之中尽情地绽放着。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抬起头困惑却天真地问道。

“因为有月亮啊。”妈妈回过头，温柔地看着女孩。

“月亮？”

“没错，是月亮的魅力让海水涌起波浪。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所以海水才会波涛汹涌。”

“哎？真的吗？”女孩开心地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就像月亮般可爱。

“当然是真的。你在看月亮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感动？”

“会！”女孩认真地回答道，然后又看了看身边的小水坑，“月亮出来的时候，这个小水坑里也有浪花吗？”

“没有，因为水太少了。一定要像大海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水，才能溅起浪花。”

“哦……真奇怪，我觉得和水量没有关系……”女孩显得有些失望。她放开妈妈的手，跑到小水坑前，探着头往里面望去。静静的水坑中只有女孩的倒影，根本看不到一片浪花。

“水量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适用于人类社会时。”妈妈看着水坑边的女孩，开始说起她根本不懂的深奥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月亮更能迷惑人心。金钱、荣誉、地位、外貌……以及权力。”妈妈的脸上带着一丝厌恶的神情，就仿佛经历过太多的世态炎凉，已看透世间的人情冷暖，所以才会选择在这样一个美丽而静谧的小村庄里生活。“越是在人多的地方，波涛就越汹涌，纷争也越激烈。”

女孩却像是完全没有听到妈妈的话一样，继续低头看着水坑，似乎那个小小的水坑要远比妈妈的大道理更能吸引她。

“跟你说这些东西还太早了。”看到女儿一动不动，妈妈走到她身边，又轻轻牵起她的手。

“嗯……”女孩不解地抬起头，好像妈妈刚才根本不是在和她说话。

“但如果真的变成那样，你就只能跳入大海，让汹涌的海浪平静。也许会痛苦，但只要努力，你就能让最重要的人幸福。”妈妈的脸上掠过一丝哀愁。

“真的？我明白了！”女孩兴奋地举起了手。

“把因美丽的月亮而涌起浪花的大海和因肮脏的诱惑而暗潮涌动的世界相比……真是觉得很对不起大海……”

微风吹起，漫天的花瓣飞散在空中……

—1849年10月16日 pm10：48 巴黎旺多姆广场12号—

微弱的灯光照得房间依然有些昏暗，钢琴悄无声息地待在原地，仿佛在等待着它的主人。被誉为“钢琴诗人”的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科·肖邦正静静地躺在床上，平静的脸上看不到丝毫感情。

“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刚才看上去还那么痛苦……”穿着咖啡色长裙的中年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

“也许正做着美梦吧。”年老的医生慢慢走向床边，仔细观察着肖邦的情况。

“太好了。真希望他能慢慢康复……”中年女士的表情不断变化着，从欣喜到担忧，但只要肖邦能康复，一切都会好起来。

“据说……人在临死之前是会做美梦的……”医生冷静地回过头来。沙发上，一个穿绿色长裙的年轻女性一言不发地坐着。她已经不知该说些什么，焦急应该可以概括她此时所有的感情。

“您在说什么啊！太不吉利了！”中年女士生气地看着医生。

“抱歉，希望那只是个迷信的说法。”医生带着满脸的歉意说道。

“弗雷德里克……”

中年女士轻轻呼唤着肖邦的名字，而肖邦依然平静地躺在床上，仿佛身边的人早已是遥不可及的存在，又或者，他自己才是身处在一个遥远的世界之中……

雨滴

第一章

宁静的山林小道间布满了绿色，风吹动枝叶，让透进的阳光也随之摇曳起来。花或孤独或结伴地绽放着，万绿丛中也因此多了几分姿色。少女波尔卡正焦急地在小路上奔跑，今天回家的时间比往常晚了一些，如果不在日落之前赶回去，妈妈一定会很担心。在绿意正浓的小路上穿梭本是件惬意的事，但波尔卡却已渐渐显出疲惫。她开始放慢脚步，又回想起了利塔尔丹特的事。那座繁华的港口城市虽说是人来人往，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买波尔卡的花封药。正在她困惑不解时，一只可爱的小松鼠突然从树下钻了出来。波尔卡微笑着，轻轻蹲下身，把手伸向了松鼠。可松鼠却只是小心翼翼地嗅了嗅，便好像逃避可怕的东西一样转身跑掉了。

“就连你也不愿意碰我吗……”波尔卡有些伤心地低下头，在利塔尔丹特的遭遇又一次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需要特奴托名产花封药吗？很有效的，请一定要试一试。”

波尔卡站在五彩缤纷的花坛前推销着她的花封药，但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却没有一个愿意停留片刻，因为花封药早已是过时的东西，现在的人们更依赖矿封药。这样的事情波尔卡当然很清楚，但卖花封药是她和妈妈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一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失落地看了看手中的药包。突然从附近的酒馆中传来一阵吵闹声，一个中年大叔被扔出，狠狠地摔在地上。波尔卡立刻跑上前，查看过大叔的情况之后，她将双手平摊开，又轻轻地闭上了双眼。一阵鲜艳夺目的绿色光芒在波尔卡的手中闪耀，不一会儿便像有了灵性一般包围着大叔的身体。刚刚还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大叔一下子坐了起来，可他却完全没有感激波尔卡的意思，反而像见到瘟神一般站起身立刻逃跑了，周围的路人也早已被绿光吓得胆战心惊。

“哇！好厉害，妈妈快看，闪闪发光的！”一个小男孩看着波尔卡，兴奋地叫了起来。可他的妈妈却拼命拉着他离开了。

“听好，下次再看到闪闪发光的人，绝对不要靠近。明白吗？”

“为什么？”

“不为什么。快走吧。”

波尔卡并没有回头去理会身后的那对母子，他们的谈话仿佛早已消散在空气中。可她却依然呆呆地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周围早已是空无一人……

回过神来，波尔卡才发现天色又晚了一些，她只得继续赶路。

小鸡悠闲地在草丛中寻找食物，烟囱中袅袅升起的炊烟预示着晚餐时间的到来。彩虹凭着夕阳的光辉依然架在小河上，水车卷起河水，发出哗哗的响声，风吹起花瓣，带着花香扑面而来。波尔卡的家就在这美丽而静谧的特奴托村中，妈妈正等着她回家吃饭。

“我回来了。”波尔卡有些疲惫地推开了门。家并不宽敞，但却十分温馨，每一个小装饰都能让人体会到主人的用心。

“你回来啦。累了吧？饭刚刚做好。”妈妈带着温和的微笑迎接波尔卡回家，但波尔卡无精打采的样子却让她担心起来。



“妈妈……你也不愿意碰我吗？”波尔卡低垂着头问道。

“你在利塔尔丹特使用魔法了？”孩子做过的事情永远瞒不过母亲的眼睛。

“为什么大家都躲着我？”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碰了你就会被传染上疾病。可实际上根本不会。”妈妈轻轻把手放在了波尔卡的肩上，“我和你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也没有被传染，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

“我并不害怕死亡，而是害怕不能和大家好好地相处，所以很伤心……”波尔卡抬起头看着妈妈，眼中含着泪。

“波尔卡……”

“快跑！比特！”

“等等我，哥哥。”

银发少年阿尔格雷特又带着如同自己亲弟弟一般的小男孩比特在利塔尔丹特的面包店里偷了不少面包。看着颇为丰厚的成果，阿尔格雷特满意地笑着，比特却长长叹了口气。被面包店的大婶举着扫把追得四处乱窜对这小家伙来说确实不是件轻松的事，不过好在大婶早已到了发福的年龄，不然他必定会成为“扫下冤魂”……

“完全就是小菜一碟。”阿尔格雷特一脸不屑的表情。

“当然了，不偷到‘小菜’就没东西吃了。”比特对“小菜一碟”的见解很独到。

“白痴。走，快去分面包吧，大家肚子也饿了。”

“嗯……不过，我讨厌老鼠……”

“他们都住在下水道里，老鼠是肯定会有的。”

“万一被咬了可怎么办啊？”

“比特，老鼠而已，用不着怕成这样。我会在你被咬之前把它们解决掉的。”阿尔格雷特低头看看比特，又看看手里的面包，“而且咱们也用不着给那些有房子住的家伙分面包。”

港口城市利塔尔丹特，在以蓝白色为主的建筑物之间，装点着五彩缤纷的花丛。虽然这座城市表面看起来热闹繁华，但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像阿尔格雷特和比特这样的孩子就只能住在下水道里，每天靠偷窃面包度日，他们身上的衣服也是贵族富豪们穿剩下的东西。

从城市的角落里走下去，便是下水道。阿尔格雷特和比特在散发着奇怪味道、不停有污水滴下来的路上走着，两人小心地避开水滴，仔细保护着手里的面包。在下水道的尽头处，真的有一只硕大无比的老鼠，几乎能顶得上两个阿尔格雷特或四个比特那么大，它的目标当然是两人手中的面包。

将面包藏好后，阿尔格雷特拔出剑，首先向大老鼠冲去，同时又给比特指示：“比特，我在前面顶着，你从后面打这家伙！”

“好的，哥哥。”

比特拿着带有射击功能的小锤子，迅速绕到老鼠身后，配合阿尔格雷特对它展开了进攻。由于体型过大，老鼠的行动并不敏捷，阿尔格雷特的正面攻击基本不会落空。不过它的攻击力也不容小视，而且偶尔还会绕到比特的身后去攻击他，让阿尔格雷特很担心。不得已，体力逐渐下降的比特只得后退，由近战转为远程攻击。当老鼠慢慢显出疲态时，阿尔格雷特终于给了它最后一击。

“Sun Slash！哼，真是不堪一击！”

打败大老鼠后，阿尔格雷特和比特把面包分给了正等着他们的小女孩。小女孩满脸兴奋地离开后，比特却有些困惑地望着她的背影：“哥哥，为什么面包那么贵？如果再便宜一点儿，咱们就会买了。面包店的大婶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这也不能怪面包店大婶。”

“咦？是吗？”比特更加无法理解。

“面包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加在面包上的赋税太高了。”阿尔格雷特拍了拍比特的肩膀，“而且不光是面包，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赋税都很高，所以才会有很多孩子没有饭吃。”

“所以才需要咱们呀。”比特恍然大悟，抬起头边笑边看着阿尔格雷特。

“免税的大概只有矿封药。”阿尔格雷特显得很无奈。

“我知道了，所以任何人都买得起矿封药。”比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弗尔特的伯爵也有好的地方呀，面包咱们去偷就可以了。”

阿尔格雷特若有所思地看着比特，接着又生气地训斥起他：“比特，别乱说话。走，把剩下的面包分完，你也饿了吧。”

其实阿尔格雷特明白，就算是劫富济贫的“义贼”，也不是光明正大的……

波尔卡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任凭妈妈怎么叫都不肯出来，似乎还在为前一天在利塔尔丹特发生的事而苦恼。无奈，妈妈只得考虑不再让她去利塔尔丹特卖花封药，还答应陪她一起去采花。不过波尔卡好像依然没有一点儿反应。

“说起来，昨天那个会用魔法的人今天没有来。”在破破烂烂的下水道秘密基地里，比特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回忆起那个双手发出绿光的少女。

“啊，是啊。”阿尔格雷特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如果我给她照相就好了。”一提起相机，比特就兴奋起来。

“你还在弄那东西？比特，比起那弯弯曲曲的玻璃片，直接用眼睛看更清楚。”

“照片不是‘那东西’！”比特生起气来，他对照相似乎情有独钟，“也不是弯弯曲曲的玻璃片，那叫透镜。”

“好好好。不过那女孩很可怜，她活不了多久了。”阿尔格雷特马上叉开了话题。

“为什么？”比特不解地看着他。

“你不知道？能使用魔法，是患了不治之症的征兆。也就是说，不治之症的副作用便是魔法之力。”

“不治之症？”

“没错，只有将死之人才能使用魔法。”

“哦，是吗。那就算能使用魔法，她也不会高兴啊。”比特又想起那个少女，不免有些同情和伤感。

“如果不染上疾病，就没法用魔法。世上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她，被传染就麻烦了。”比特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些人看到绿光后会迅速逃开了。

“没错。但实际上是不会传染的，那些都是以讹传讹。”看着比特满脸疑惑，阿尔格雷特继续解释着，“明明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可一旦殃及自身，他们才不管是不是以讹传讹，什么都信。但只要是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就一律坐视不理。”

“嗯……”这些道理对比特来说还是一些似懂非懂的东西。

“不管别人有没有东西吃，只要自己有就足够了。”阿尔格雷特仿佛是对世界失望了一般深深地叹了口气。

“所以咱们才会去偷面包嘛。”比特把手中吃剩一半的面包举了起来。

“决定了。比特，明天出发。”阿尔格雷特突然站起身，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似的说道。比特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吓了一跳，手里的面包也掉在地上，不过很快他又高兴地欢呼起来，因为他终于可以看到利塔尔丹特以外的世界了。

深夜，比特因兴奋而失眠，摆弄着那些捡来的玩具，然后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本想把阿尔格雷特叫醒，可对方却睡得雷打不动，无奈的比特只得独自跑到外面看星星。夜空中的星星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多，反而是街灯分外抢眼。失落的比特只得再次回到基地，继续翻来覆去地等着入睡……

遥远的山脚下，利塔尔丹特如宝石般闪着璀璨的光芒；明月高挂于空，在微波粼粼的海面上映出一片银色的倒影；花已经没有了早上的生气，无精打采地蜷缩在一起。微凉的夜风吹过，独自坐在山顶的波尔卡不禁缩了缩身子。

“看你不在房间里，原来跑到这里来了。”妈妈静静站在波尔卡的身后，有些担心地说道。

“利塔尔丹特的夜景真美。”波尔卡没有回头，继续盯着远方的港口城市，“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小时候看到的夜景更漂亮。”

“现在不也很漂亮么？只是回忆中的东西会越变越美。快回家睡觉吧，熬夜的话会做噩梦的。”

“真的和过去一样吗？真的吗……”

利塔尔丹特的街灯依然光彩夺目，明月也依然皎洁。也许一切都没有改变……

波尔卡的脸上带着一丝忧郁，她继续一动不动地盯着远方的美景。夜风轻轻吹动她的金发，却带不走她心中的困惑。

“没错，过去更漂亮。”突然一个男性的声音从波尔卡身后传来，吓得她猛地站

了起来。“你的心似乎不会随波逐流。”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这里？”波尔卡警惕地盯着眼前这个衣着考究的男子。

“世间的一切都将慢慢褪色，永远不会停留下来。正因不断地变化，才没有人注意到……”

pm11：09

肖邦依然沉睡着，表情没有一丝变化，却显得那么平静而安详。

“弗雷德里克真的是在做梦吗？”中年女士困惑地看着医生，“梦和现实是截然相反的吗？”

“为什么您会这么想？”她的问题让医生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只是看着弗雷德里克睡着的样子，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想法。”

“您说得对，也许肖邦先生并不是在做梦，梦与现实的区别只有他本人才能界定。虽说是闭着眼，但不一定就是在做梦。如果他将梦中的世界当成现实……那时……”医生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就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世界了……”年轻女性带着哀伤的神情，替医生说出了后面的话。

沉默、寂静在房间中飘荡着……

“嗯？肖邦先生也能使用魔法？”波尔卡知道有人和自己一样能使用魔法后，脸上不禁露出了欣喜的表情，但很快欣喜便转变成了担忧，“那么说你和我一样，都不可能活得太久了吧……”

“没错，也许正如你所说……”肖邦坐在少女身旁，陪她一起看着山脚下美丽的夜景。

“那你能用什么样的魔法？”

“基本上所有的魔法都可以用，因为这里是我的梦中世界。”肖邦毫不隐瞒地对波尔卡说出了真相。

“哈哈，你可真是个奇怪的人。”

“是真的，你也是我想像出来的人物。”

“那你能猜到我在想什么吗？如果真是你的梦，应该很简单。”

“很简单。你不想继续在别人面前使用魔法了，因为你不想伤害任何人。不过这也难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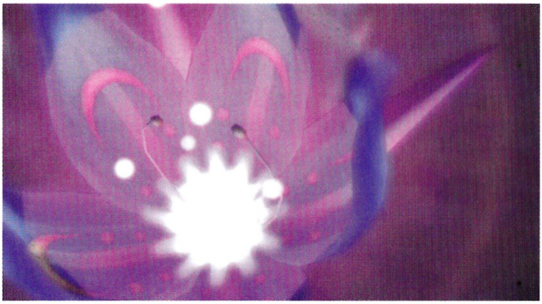
波尔卡沉默了，接着又像想起什么一样站起身，兴奋地看着肖邦：“肖邦先生，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看，就在森林里，跟我来。”

“森林？现在去？”

“如果不是深夜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波尔卡把肖邦带回家，将自己的新朋友介绍给了妈妈。虽然肖邦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但不知为什么，波尔卡的妈妈在看到他之后显得十分惊讶。得到妈妈的同意后，波尔卡带着肖邦走进了镜天花森林。

肖邦在森林里仔细地寻找着，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东西，他感到有些困惑。



“肖邦先生，差不多到时间了。我要给你看的是这些花。”

“……花？”

“快看，马上就要开了。”

正当肖邦疑惑不解时，眼前一片并不起眼的草丛突然像点亮的烛光一般闪耀起来。一朵两朵，十朵二十朵，紫色的光芒刹那间扩散开来，无数萤火似的光点飘起，与夜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

“这、这是……”肖邦竟想不出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眼前的景象了。

“镜天花，就像是星空倒映在草原上一样。不过在这片森林里也只有这里才能看到了。”波尔卡有些遗憾地解释着，“这种花在白天是绝对不会开的。太阳高照时，它们会紧闭花蕾，从叶子上吸收光芒。到了夜晚——而且一定是在凌晨两点，花就会释放出积蓄的光，绽放开来。”

“太美了……真是太壮观了。”

“别名——死灯花。”波尔卡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下来，“与光明的正面相对的是黑暗的负面，阳赐予生命，阴则招致死亡。叫它镜天花还是死灯花，是肖邦先生的自由。不过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叫它死灯花，因为这种花与普通的花正相反，所以人们才会把它看成是引导死亡的灯火吧。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讨厌这种花，认为它是所谓的不吉利的花……”波尔卡的表情更加沉重、哀伤，“就像我一样……”

肖邦沉默了，这种时候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合适的话可以安慰她。

“肖邦先生，你说这是你的梦吧。在梦中还能这么清楚地感觉到‘这是梦’，如果是如此真实的梦，你会分不清究竟哪个才是现实吧。作为证据，你的魔法也就解释不通了。”波尔卡继续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离开村子。即使是在你的梦中，我也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下去。在短暂的有生之年，为人们造福，就像被称为‘死灯花’，却依然努力绽放的镜天花一样。”波尔卡转过身，看着闪耀着绚烂光芒的花朵，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决心。

“离开村子……你打算去哪儿？”

“去弗尔特城，请求弗尔特的伯爵解决花封药的事。不然村子里的人们会生活得更艰辛。”波尔卡慢慢低下头，“不过你没猜对真是太好了。如果不能使用魔法，也就不是不治之症了。”她心中想的事并不像肖邦所说，是不想在其他人面前使用魔法，而是要尽自己所能，为人们造福。

波尔卡转身离开了。盛开的镜天花前，只剩下肖邦一人。

“与你很像的花，不吉利的花，死灯花……”

“哥哥，我还是第一次离开利塔尔丹特呢。”虽然遭到阿尔格雷特的训斥，比特依然兴奋不已，不过此行的目的他当然牢记在心。

阿尔格雷特明白，靠把偷来的面包分给孩子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让矿封药之外的物品的税金也降下来，人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为此，两人决定前往弗尔特城。准备妥当之后，阿尔格雷特带着比特走进了绿意正浓的阿果果森林。虽然提醒比特要小心谨慎，不过他还是不忘照相，这让阿尔格雷特有些生气，因为那样的话战斗力就会下降……

“快走，不然要下雨了。”

天气渐渐阴沉下来，两人加快了脚步，准备尽快离开森林……

雨滴

在讲述肖邦生平时，一定会提到一位名为“乔治・桑”的女性。乔治・桑是巴黎有名的作家，本名奥罗尔・杜邦，曾出版过无数著作。在1838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肖邦一直和这位女性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在第一次见到她时，肖邦曾对朋友说起“那也能算女人？”的话。桑是个颇有男子气概的女性，在19世纪的巴黎她便穿着裤子，并且吸烟，“乔治・桑”这个名字本身也是男名。桑不受世俗眼光的左右，能够无拘无束地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其作品因此广受欢迎。当时，肖邦也已是巴黎的知名钢琴家，天才钢琴家与人气女作家之间的交往很快引起了漫天的流言。肖邦的身体渐渐衰弱，世间的流言只会让病情恶化，于是桑决定带他前往西班牙马约卡岛静养。为掩人耳目，两人分别行动，并在国境附近的小镇上汇合。肖邦原本在马约卡岛上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正当病情有所好转时，雨季却来临了。他染上感冒，不久病变为结核，当时结核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岛上的居民因害怕被传染而将肖邦一行赶了出去。1839年，肖邦只得栖身在山上的一座古老修道院里。外面依旧下着雨……连绵不绝的单调雨滴声串连在一起，仿佛奏出了一首旋律。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雨滴》诞生了，那是肖邦29岁时的作品。本以静养为目的的旅行却使肖邦的健康恶化，但乔治・桑却从未惧怕感染，始终守候在他身边，她对肖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心灵支柱。

淅淅沥沥的雨渐渐大了起来，森林的绿被洗得更加鲜艳，这场雨对特奴托的花来说无疑是上天的恩赐。电闪雷鸣过后，雨已倾盆而下，肖邦和波尔卡只得四处寻找避雨的场所。突然一个人影闪现在两人面前，那是个带着单片眼镜，着装讲究，讲话彬彬有礼的男子。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但男子却不由分说地拔出佩刀，猛地朝肖邦和波尔卡冲了过去。两人甚至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便倒在了地上。

“哎呀，我可没时间在这里玩，要赶快去找那个发光的东西。托两位的洪福，压力已经减轻不少，之后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了。两位辛苦了。”

男子只留下一串讽刺的话语，便消失在雨中……

pm11：23

中年女士担心地望着窗外，雷雨刚刚过去，夜依然沉深，肖邦的情况也像天气一

样稳定了下来。

“他没事吧？”

“痉挛已经过去了，应该没事。现在肖邦先生已经平静下来了。”

“刚才的痉挛是因为被雷声吓到了么？”

“也许是吧，但我认为并不全是因为雷声。”医生看着中年女士，“今晚果然是难关……”

雷鸣闪电过后，天又放晴了。雨后的阿果果森林散发着泥土特有的香气，雨水落在草木上，在阳光下闪着晶莹剔透的光芒。刚刚被雷声吓得一动都不敢动的比特被阿尔格雷特狠狠地奚落了一番，之后两人终于在阿果果村找到了住家，不过雨停之后多少都有些马后炮的意思。

阿果果村被浓浓的绿意包围着，木质的建筑别具一番风味。从小木屋中走出来迎接阿尔格雷特和比特的是一个紫色长发、彬彬有礼的女孩，从她的话中两人得知，她是森林的守护人，叫玛齐，和姐姐一起住在村里。最近一段时间来到这个森林里的人似乎多了起来，让玛齐觉得有些意外，很快阿尔格雷特和比特就见到她所说的“客人”了。

门“啪”地一声打开后，从里面走出来的竟然是波尔卡，听玛齐的语气，她应当是刚刚醒过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波尔卡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困惑。

“你们晕倒在前面森林的出口，是阿果果来报信的。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去散步了，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有灵感了什么的……”玛齐把双手插在一起，回忆着之前的事情。

“你叫玛齐吧？阿果果是什么？”比特好奇地问道。

“该怎么形容呢……阿果果就是一种圆圆的生物。”玛齐伸出手，比划了一个不大的圆球。

“圆圆的生物？”三人还是无法想像出那种前所未闻的生物。

“总之，它们是不会轻易靠近人类的。”玛齐不知该怎么解释才能让他们明白，“而且最近都不怎么出现了。你们的运气真是不错，能让阿果果那么亲近，它们好像是为了救你们才来到我这里的。”

阿果果的行为让玛齐也困惑起来，这样的事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又问起波尔卡的名字，但本人却犹豫着没有回答，反而是阿尔格雷特替她说了出来，看来在利塔尔丹特他已经注意波尔卡很久了。不过当比特提起魔法的事时，波尔卡却心事重重地跑开了，就连刚刚回来的肖邦也没有理会。就在众人困惑之时，不远处传来了她的惊叫声……

沿着波尔卡刚刚跑去的方向，阿尔格雷特、比特和肖邦三人急匆匆地追了过去，一只手持巨剑，有些像蜥蜴的怪物正带着几只小杂兵将波尔卡围在了中间。三人同时冲上前挡住她，并开始对怪物展开了攻击。阿尔格雷特独自顶住蜥蜴的进攻，不断用剑招架，以拖延时间，比特和肖邦则负责清除杂兵。当两人终于将杂兵清理干净后，阿尔格雷特也可以大胆地放手攻击，而不必顾虑身后被偷袭了。肖邦绕到蜥蜴的侧面，尽量与阿尔格雷特分散开来，比特则从蜥蜴的背后进行远程支援。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在三人的默契配合下，蜥蜴很快便倒在了地上。不过比特在战斗中也不忘拍照，这让阿尔格雷特很恼火……

“你没事吧？”阿尔格雷特弯下腰，担心地看着坐在地上还惊魂未定的波尔卡。

“嗯，谢谢……”

“太好了……嗯？那是什么？”比特突然注意到附近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物体。

“这个……就是那孩子说的阿果果？”

圆圆的阿果果如小太阳一般在众人身边跳来跳去，比特兴奋地想要把它拍下来，可刚刚拿出相机，阿果果就害羞似的消失无踪了。

“比特，都是因为你拿出那东西把阿果果吓跑了。我还想摸摸呢……”阿尔格雷特不满地看着比特。

“对不起，哥哥……”

“你叫比特？阿果果一定很害羞，不过它们以后还会出来的，放心吧。”波尔卡蹲下身，安慰着伤心的比特，接着又将目光转向阿尔格雷特，“你的名字……不是哥哥吧……”

“当然不是。我叫阿尔格雷特，在利塔尔丹特做生意，不过每天‘进货’很辛苦。”阿尔格雷特的谎话让比特笑个不停，不过他倒满不在乎地继续看着波尔卡，“说起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去哪儿？”

“我……”

波尔卡回忆起不久前和妈妈的争吵。由于矿封药太过便宜，导致没有人愿意继续购买花封药。为了维持生计，波尔卡决定前往弗尔特城请求伯爵帮助。虽然妈妈百般劝阻，但波尔卡却已下定决心，并把自己关在屋里，无论如何也不听劝告。

“喂，波尔卡！有没有在听？”阿尔格雷特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啊，嗯。我……要去弗尔特城！”

在玛齐的小木屋里，肖邦做过自我介绍后，玛齐告诉众人，她的姐姐为了阻止伯爵继续挖掘岩石山而独自前往弗尔特城，并希望波尔卡能把一顶大大的帽子带给她。阿尔格雷特本想和波尔卡共同行动，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相同的，不过波尔卡似乎还有些犹豫不决……

“我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能为大家造福！遇到肖邦先生之后，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要用我的力量……用这即将消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就算是害怕被传染而不愿靠近我也无所谓。以前我把周围的人当成敌人，对他人抱有敌意，不信任他们……但从今以后我会学着去信任，因为我能成为镜天花！”

波尔卡回忆起自己独自站在窗前下定的决心，阿尔格雷特又告诉她自己不在乎什么“不治之症”，她才终于答应与众人一起前往弗尔特城，肖邦也决定加入同行的行列。

在向玛齐道谢并告别后，一行四人离开了阿果果村，向着他们的目的地——弗尔特城进发……

革命　第二章

夕阳透过窗户照进弗尔特城堡中，将城内的红色映得更加鲜艳。带着王冠的少年坐在王座上，脸上写满了嘲讽、不屑与阴险，他的城府似乎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

“哈哈哈哈！没有那个必要，激进曲组织能有什么作为？”少年的笑声回荡在大厅里，“你以为只要自称是反政府组织，任谁都能发动革命？”

“但是……最近激进曲组织似乎正图谋不轨。”站在台阶下的大臣惶恐地看着少

年，“应该防患于未然，尽早将其铲除。”

“听好了，雷加德，反政府组织都是图谋不轨的。”

“是……”被称为雷加德的人显得更加不安。

“打倒国家政府！那才是革命。你觉得激进曲组织做得到吗？”少年从王座上站起身来。

“做不到……”

“没错，不管他们有多少乌合之众，都不可能攻陷弗尔特城。这种事激进曲组织比任何人都清楚。”少年歪着头，脸上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但他们却从未放弃过战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不满地盯着一言不发的雷加德，“有没有听到我的话？我在问你为什么激进曲组织不肯放弃战斗。”

“因为……”雷加德满脸困惑，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不知道？……因为他们有后台。那些人也不是白痴，就是因为有胜利的希望，他们才一直进行反政府活动。”少年走下台阶，在雷加德面前转来转去，“也就是说，我们的敌人是站在激进曲组织身后的人。暂时放任激进曲组织不管也没关系，而且我们已经比他们先迈出了一步，哼哼哼……”

几乎整个弗尔特城都能听得到少年阴险的笑声……

革命

1830年11月29日，波兰首都华沙爆发革命，一时间风起云涌。当时，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处于沙俄的统治之下，要求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革命爆发前的11月2日，肖邦离开华沙，前往维也纳。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离开，并不是偶然。正因为已得知革命即将爆发，朋友们才劝他离开，因为旷世奇才肖邦的身体本身就不好，而且朋友们希望他能以钢琴为武器，为波兰而战。11月23日，约二十天之后，肖邦抵达维也纳，六天后，华沙爆发革命。第二年，即1831年9月8日，华沙陷落，历经十个月的战斗以失败告终。21岁的肖邦得知革命失败的消息后，将当时的感情全部宣泄在了钢琴上，那便是《革命》。热爱祖国的肖邦难以接受革命失败的事实，但他也许更无法容忍自己独自逃亡国外的行为。此后，肖邦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的土地。

萨比草原正值草木繁盛的季节，风车被风吹动，时快时慢地转着，漫天飞舞的蒲公英仿佛没入了天边的流云一般转瞬即逝，清泉流水的声音让宁静的草原不再寂寞。离开阿果果村后，阿尔格雷特一行经过萨比草原，向弗尔特城前进。路上，肖邦首先发现一个梳着羊角发型的牧羊女正为保护自己的羊群和几个飘在空中的怪人对峙着，众人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怪人并不难对付，但他们却能够使用魔法，那正是患了不治之症的征兆。牧羊女对此的解释让众人大吃一惊：那种症状是持续使用矿封药的结果，但在利塔尔丹特，仍然有很多人一直在购买。阿尔格雷特终于解开了心里的困惑，矿封药之所以免税，并不是伯爵大人忧国忧民，慈悲为怀，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叫做维奥拉的牧羊女的小屋中，众人开始分析矿封药——一种恶魔的药剂。持续使用矿封药会使人发狂甚至死亡，但弗尔特城的华尔兹伯爵却只对这种药实行免税政策，让人民大量购买，如果其中没有什么好处，恐怕他是不会那么做的。但是其目的究竟是什么，众人却无从知晓。为了寻求真相，维奥拉决定与阿尔格雷特等人一起

前往弗尔特城。于是队伍中又多了一个……应该说是两个成员——维奥拉和她的小松鼠阿尔克。

萨比草原的尽头是一座长长的吊桥，吊桥下的深渊吓得比特心惊胆颤，而且就连住在附近的维奥拉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吊桥对面便是通往弗尔特城的必经之路，为防御来自南方的进攻而构筑的费尔玛他要塞。

“风牙，有没有新情报？”

“是，华尔兹伯爵，那种生物很容易找到，但是发光的……”被称为风牙的戴着单片眼镜的男子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我可不想听到不可能之类的话。”华尔兹伯爵显得相当生气。

“……但是……”

“实验已经证明将那种东西放进药物里能使效果加倍，而且已经有人见到过那种生物发光了，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弄到手。”少年的眼里掠过一种可怕的欲望，“如果能得到闪光的，效果至少会提升几十倍。我们的义务就是保证人民的健康，政府的职责就是为人民尽心竭力。药的效果如果得到提升，人民会很高兴的，我已经能想像到他们欣喜若狂的表情了，哼哼哼……哈哈哈！”

“……”风牙沉默了，眼前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少年竟然如此阴险可怕，连他都不得不服服帖帖。

“明白的话就赶快去找吧。如果还找不到，就不用再回来了，这可都是为了我所热爱的人民。”华尔兹的眼神越发阴森，“不要再告诉我不可能了。”

风牙施过礼，郁闷地转身离开了。

“华尔兹伯爵，岩石山的采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矿封药的产量也在增加……”接着走进来的是雷加德。

“顺利的事就不用向我汇报了。”

“是……”

穿过吊桥，是费尔玛他要塞巨大的正门。虽说是为了防御南方的攻势，但要塞里却连一个士兵也没有，而且这里已经成了因矿封药而发狂的人聚集的场所。

“要塞只是有名无实……”穿过迷宫一般的要塞，波尔卡不禁感到疑惑。

“现在弗尔特应该正和巴洛克对峙，这边的部队大概都被调走了吧。”阿尔格雷特向她解释道。

“战争永远不会消失吧……”肖邦颇有感触地感叹道。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战争都是一样的。

“是啊。听说巴洛克还在暗中支援激进曲组织……”

“激进曲组织？”肖邦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准备在弗尔特发动革命的组织，也就是反政府组织。”维奥拉说道。

“真是个动荡的话题……”波尔卡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安的神情。所谓的“革命”，对普通人来说并不是好消息，至少他们渴望平静的生活……

“但是革命不好吗？说不定以后的生活会好起来……”比特似懂非懂地看着那些已成年或未成年的“大人”。

“没那么简单，比特。激进曲组织、巴洛克和弗尔特……到底哪一方才是正确的，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很难判断的。”阿尔格雷特否定了他的天真想法。

“每一方都有各自的想法。”肖邦对战争、革命的理解更深刻一些。

“但总有一方是正义的吧？”在比特这样的孩子眼中，所谓战争，必定会存在正义与非正义。

“谁知道呢，也许全都是恶魔吧，不过也可能都是正确的。”但阿尔格雷特明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到的正义是不同的。甚至站在某些立场上，也许根本看不到所谓的“正义”。

“那么究竟该怎样判断正义呢？”阿尔格雷特的观点让波尔卡困惑不解……

在幽暗得如同地下室的小屋中，蜘蛛网肆意挂在墙上，破烂的箱子堆得到处都是，只有一张沙发和一张小小的方桌还能称得上是家具。

“明白了？”

“基尔巴，能再说一遍吗？”粉红色头发的女性困惑地问道。

“库拉贝丝，为什么你就不能一遍记住呢？”短发女性伸出一根手指，语气中略微带着责备。

“抱歉，不过这么重要的计划，我怕有什么闪失。”库拉贝丝慌忙解释起来。

“嗯，确实如此。那么我就再说一次，可以吧，法尔赛特。”基尔巴将目光转向了被称作法尔赛特的短发女性，她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这次的行动是要救出被关押在弗尔特城里的阿果果森林守护人，咱们要在明天一早潜入城中。”

“但是城门口的戒备相当森严，该怎么办？”库拉贝丝忧心忡忡地看着基尔巴。

“利用连接哈农山丘和地牢的地道，咱们的人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的。”法尔赛特代替基尔巴回答了库拉贝丝的疑问。

“不会很困难的，只要把守护人带回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救那个人呢？对激进曲组织有什么好处吗？”库拉贝丝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华尔兹好像正在寻找发光阿果果，有人在阿果果森林里见到过风牙。”基尔巴的表情很严肃，“他们可能打算让守护人说出关于发光阿果果的事。”

“发光阿果果？他们要那东西有什么用？”库拉贝丝歪了歪头。

“放进汤里会很好吃。”法尔赛特相当认真，说得好像事实一样。

“法尔赛特！开这种玩笑，把握再大的行动都会失败。”基尔巴有些生气，又看着库拉贝丝，“阿果果可以让矿封药的效力倍增，如果是发光的，效果更明显。如果华尔兹得到那些东西，他就可以制造出无数的狂战士了。”

“如果是华尔兹的话，想想看吧。矿封药的效力提升，那就等于他手中的兵力成倍增加。”法尔赛特补充道。

“明白了，所以才要和咱们激进曲组织战斗啊。”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对激进曲组织怎么样。”法尔赛特猜测着，“巴洛克对他们来说才是威胁吧。”

“闲聊到此为止，各自准备行动。”基尔巴结束了三人的作战会议。

穿过费尔玛他要塞便是哈农山丘，这里的小路弯弯曲曲的，风偶尔会从耳边呼啸而过，路边的路标告诉阿尔格雷特一行，他们离目的地弗尔特城只有两公里了。黄昏时分，当夕阳已染得流云发红，众人终于赶到弗尔特城下，但早已过了觐见的时间，他们只能先在旅店住下。

刚走进旅店，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就夸张地叫喊着，说是一个叫菲尔的男孩不见了，而且如果被他的妈妈知道，后果会很严重。阿尔格雷特原本并不打算管这种闲事，不过看着女孩那可怜的眼神，他也只好屈服了。在城市附近的悬崖下，众人找到了从山上摔下来却万幸挂在树上的菲尔。作为菲尔的救命恩人，阿尔格雷特等人得到了一次免费住店的机会。

天亮之后，一行人终于来到弗尔特城门前，但卫兵和一个军官模样的胖子却像是早知道他们要来一样堵在了门口。

“恭候几位大驾光临。”军官用阴阳怪气的口气对阿尔格雷特等人说道。

比特大着胆子跑到军官面前打算请他带众人去见伯爵，但军官却蛮不讲理地说要把他们送进监狱，更狠狠地打晕了比特。愤怒的阿尔格雷特冲上前，二话不说拔出剑和胖军官打了起来。那家伙虽然嘴上说的很了不起，但却实力平平，除了会用蛮力胡乱抡起手中的大锤，几乎没有什么更强力的招式。阿尔格雷特灵巧地躲闪过胖军官的大锤，伺机对其发起进攻，而维奥拉则负责远程牵制，波尔卡和肖邦轮流使用魔法展开攻击。所谓双拳难敌四手，胖军官很快败下阵来，但他却无耻地命令手下的士兵包围众人，将他们关进了牢房……

在阴暗的地牢里，除了阿尔格雷特一行，还有一个留着红色长发的小女孩。这小丫头虽然年纪不大，但说话却嘴不饶人，很快就和比特、维奥拉吵闹起来。

“这下可麻烦了，咱们该怎么办？”肖邦完全不理会旁边唧唧喳喳的三人，望着牢房大门不知所措地说道。

“很简单，从这里逃出去就行。”阿尔格雷特倒显得相当轻松。

“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家伙，能那么容易逃出去，还要监狱有什么用。”红发少女模仿大人的样子，闭上眼睛讽刺着阿尔格雷特。

“你就是沙尔莎吧？你妹妹让我们把这个带给你。”阿尔格雷特把一顶大大的帽子递给了她。

“哦，太感谢了，没有它我都不知该怎么办了。”少女兴奋地接过帽子，不过很快又担心起来，“你们见到玛齐了？那家伙总是笨手笨脚的，又不懂礼貌，心里有事也不说出来，真是让人担心。”

“应该是你的能力被她吸收了，才会变成那样吧。”阿尔格雷特真不知该怎么形容眼前这个小丫头，她口中的妹妹明明是她自己。

“说起来，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叫沙尔莎？”

“嗯……就是知道……”阿尔格雷特挠了挠头。

“你是魔术师，所以才会知道我的事！”像是恍然大悟一样，沙尔莎指着阿尔格雷特大叫起来，“而且魔术师还会消失，所以才能从牢房逃出去。”

“魔术师不光会消失，还能用打开手铐的技巧开牢房门。”比特似乎有什么想法似的接过她的话，阿尔格雷特索性顺水推舟，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牢房门。

“阿尔格雷特，你好像很熟练。”波尔卡不禁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就、就算吧，毕竟我是魔术师嘛。”阿尔格雷特又开始编造起谎言。

“哥哥，你是想对波尔卡姐姐保密吧？我都知道。”比特早已笑得喘不过气，“放心吧，我的嘴会像贝壳一样严实的，嘿嘿嘿。”

“我能想像出他在利塔尔丹特是干什么的了。”维奥拉小声地自言自语道，脸上带着无奈的神情。

“像贝壳一样……在我的印象里，紧闭着嘴的贝壳很少见……”肖邦也不知该对那两个活宝说什么了……

走出牢房，众人从一个奇怪的洞穴进入了一条地道里，这条地道的出口竟然在哈农山丘。而另一方面，正准备开始行动的基尔巴、库拉贝丝和法尔赛特三人刚刚按下山洞的机关，就被突然冲出的沙尔莎吓了一跳。在得知其他五人都是被莫名其妙地关进地牢，而沙尔莎正是为阻止挖掘岩石山而前往弗尔特城的阿果果森林守护人后，基尔巴确认了激进曲组织的行动已经成功，而且比预计的更快。为了解更多关于弗尔特的情况，维奥拉希望众人能到她的家里去，基尔巴也决定暂时与阿尔格雷特一行人共同行动。

“乔巴。”华尔兹很是恼火地看着连头也不敢抬的胖军官乔巴，“你觉得激进曲组织会大摇大摆地带着礼物从正门走进来吗？”

“非常抱歉，华尔兹伯爵。”能把平民当成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也可以说是一种“才能”……

“你应该明白了吧，这是最后的机会，去把他们找出来，全部解决掉。”华尔兹站起身，紧紧握着拳，恶狠狠地向乔巴下达了命令。

“遵命。”

“等等，把那个阿果果森林守护人活捉回来。”华尔兹朝王座走去，又回过头，脸上带着阴险的神情，“这可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这么说起来，你到底是为什么而踏上旅程的？我还从来没问过呢。”

再次路过费尔玛他要塞，阿尔格雷特突然问起肖邦此行的目的，但肖邦却迷惑了……

翌日 17日 am0：16

钟摆滴滴答答地走着，时间已经过了午夜，钢琴依然一声不响地待在原地。

“弗雷德里克……”中年女士焦急地看着躺在床上的肖邦。

“肖邦先生现在已经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旅程。那是回家的旅途……还是确认死亡的旅途呢……”比起中年女士，医生要平静得多。

“弗雷德里克，快回来吧……”

“我不知道……”肖邦不知该如何回答阿尔格雷特的问题。

“不知道？”

“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们的。现在我还没有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嗯，不想说就算了，我也不会乱打听别人的隐私。”

肖邦开始在自己的内心寻找答案。这个世界究竟是不是他的梦？他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确定了。如果曾一直认为是现实的世界反而是一场梦，那又会怎样？华沙、巴黎都从未存在过？但作为一个钢琴家，一个作曲家，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科·肖邦的名字确实留了下来。可如果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场梦，那这是一场太过于接近现实的梦，以至于模糊了梦与现实的界限。肖邦无法想像，当他无法分辨梦与现实时，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依然没能找到答案，但他相信这一切与巴黎或华沙都没有关系，如果是模糊了梦与现实界限的世界，那就应当在这样的世界尽全力生存下去……

“肖邦先生，你怎么一直在发愣？”比特打断了肖邦的思路。

“啊，没什么……”肖邦回过神，众人继续朝要塞出口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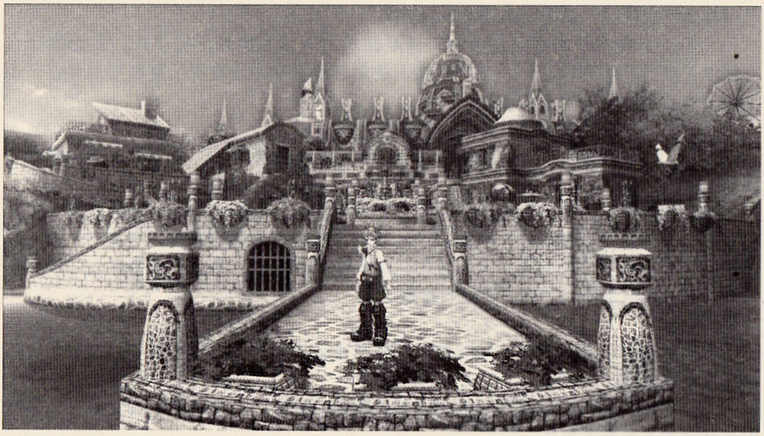
即将离开时，法尔赛特向众人说出了费尔玛他要塞的真正来历。所谓为抵御海盗或是巴洛克的入侵，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理由。原本治理弗尔特的是一位伟大的贤王，他诚实而优秀，因此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人民为了国王尽心竭力，国家充满生气，无论是文化、艺术或是经济，都异常繁荣。在这个国家的鼎盛期，国王却下令建造了费尔玛他要塞——为使人民能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当要塞建立起来之后，人民无法离开国家，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束缚感，最后终于爆发叛乱，国王失去了一切。

“也许国王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吧，他希望人民能永远把他当成一个圣人，永远赞扬他、尊敬他、爱戴他……国王无法直视自己的缺点，只沉浸在甜言蜜语中，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才筑起了高高的壁垒，期望以此来拯救脆弱的心灵。但结果他却失去了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和有可能共同成长起来的朋友。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敢于承认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在乎他人的眼光，相信自己，就算失败也能吸取教训，引以为鉴。所以说，国王是很可悲的。我说的没错吧？”

不知为什么，基尔巴一番极富哲理的话让维奥拉莫名地感动起来，能如此透彻地分析事物的人也许并不多。

在要塞前的吊桥上，众人渐渐看清了华尔兹伯爵的阴谋。如果免去矿封药的税金，人民便会大量购买，而这种药物能让人使用魔法，最终的结果便是成为不惧怕死亡的狂战士，这样一来，弗尔特的兵力会大增。但能使用魔法的人都将不久于人世，为了维持兵力，政府便继续让矿封药在市面上流通。但是这种做法却可能导致人口大幅减少，因此华尔兹才想要对矿封药进行改良，发光阿果果正是最合适的材料。

一行人并没有想到，在桥上谈话却为他们带来了祸害，因为将他们投入地牢的乔巴此时竟追了上来。看来之前他并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这一次他的进攻更猛烈，行



动也敏捷了不少，不过乔巴要面对的敌人也更多，而且他竟然把战场选在了吊桥上，应当说是这一个严重的错误。乔巴那肥胖的身体虽然足以挡住半个吊桥，不过阿尔格雷特还是灵活地从他身边钻了过去，这次正面攻击的任务由基尔巴承担，而比特为报之前的仇，也选择了接近乔巴，用小锤拼命砸他。众人很快分散开来，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这种局面让乔巴难以应付，失败是早已注定的了。可是乔巴明白，如果就这样回去见华尔兹伯爵，等着他的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倒不如破釜沉舟，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下定决心，猛地腾空而起，以威力极大的必杀震断吊桥，与阿尔格雷特等人一起掉进了深渊之中……

幻想即兴曲 第三章

“已经过去四天了……波尔卡他们没事吧？”

黎明，天还没有亮，篝火依然烧得很旺。阿尔格雷特百无聊赖地坐在地上，不禁担心起失散的波尔卡等人。从吊桥上掉下来后，他身边就只剩下维奥拉、基尔巴、法尔赛特和库拉贝丝，其余几人则下落不明。

“嗯？为什么不是问‘比特他们’，而是‘波尔卡他们’？”维奥拉戏弄起阿尔格雷特来。

“你、你想说什么？”阿尔格雷特的脸不禁泛起红。

“呵呵，放心吧，他们肯定会没事的，咱们现在不就挺好的嘛。看吧，阿尔克也让你打起精神呢。”安慰过阿尔格雷特，维奥拉又将目光转向基尔巴，“基尔巴，这条河叫什么？”

“融合之河，岩石山的雨水会从这里入海。”

“岩石山营养丰富的土壤也会被一起冲下来，所以沿岸的作物都生长得很好。”库拉贝丝接过基尔巴的话，继续向众人解释着。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华尔兹下令挖掘矿山后，这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

于融合之河的情况，基尔巴也只能表示惋惜。

“创造需要漫长的时间，破坏却只是刹那之间。人类真是破坏狂，无论做什么都会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不知为什么，法尔赛特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库拉贝丝，“不过……这道理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真是意味深长。”维奥拉不禁感叹道。

“过了这片湿地，应该有一个小营地，先去那里看看吧。”基尔巴又将话题扯了回来。

短暂的休息之后，天已经大亮。走在湿地中那些几乎腐烂的木头上并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而且潮湿粘腻的空气也颇让人难以忍受。当地面逐渐变得干爽时，众人终于找到了早上说起的小营地。此时夕阳已将大地映得通红，基尔巴提议先留下来好好休息，第二天继续赶往激进曲组织的基地。

“吊桥断裂，那些人应当和乔巴一起坠落身亡了。”雷加德向华尔兹汇报着在吊桥上发生的事情。

“乔巴那个废物！”华尔兹恼火地拍着王座的扶手，“自己死了也就算了，还要把森林守护人也牵连进去……”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算了，只要能找到发光的阿果果就行，乔巴只不过是个无能之辈。”华尔兹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还是同情那吊桥吧，被那个倒霉的胖子踩上去，真是可怜，哈哈哈……”

“这里的环境不错，和我家的味道很像。”日落后，维奥拉独自在外面散步，基尔巴刚巧也在附近。

“留在家里的羊没事吗？”

“嗯，那些家伙没事。虽说是饲养，其实也没有羊圈，而且它们很听话的。”维奥拉歪着头笑了笑。

“不过那些羊再怎么聪明，也不会想到主人是因为掉进河里才没有回家的吧。”基尔巴一本正经地开着玩笑，惹得她不禁笑出声来。“阿尔格雷特也来散步？这附近到傍晚很凉爽，挺舒服的。”不远处的栈桥上，阿尔格雷特正若有所思地坐着。

“发什么呆？难道是在想波尔卡？”维奥拉看着出神的阿尔格雷特，忍不住又戏弄起他来，不过他那严肃的表情倒不像是在想无聊的事。

“我一直都在想，咱们是不是被当成了激进曲组织。”阿尔格雷特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疑惑。

“什么？”基尔巴大吃一惊。

阿尔格雷特将他们之前在弗尔特城的遭遇讲了出来。如今再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那个胖子确实是有备而来。而且就算华尔兹的名声再差，也不至于滥杀平民百姓。

“我说得没错吧？他好像早就知道咱们要在那个时候出现一样。”阿尔格雷特再次确认了自己的观点。

“基尔巴，难道有人泄露情报？”维奥拉不安地看着基尔巴。

“你说什么！”

“是啊，内部会不会有间谍？”

“这次的行动只有法尔赛特和库拉贝丝知道……难道是……”基尔巴低下头，脸

上的神情愈加复杂……

天亮之后，众人穿过毒雾森林，继续向激进曲组织的基地前进。经历过前一晚的事件，基尔巴总是以一种诡异的表情偷偷看着法尔赛特，但却什么也没有说。毒雾森林中到处弥漫着紫色的烟雾，除了一些怪异的蘑菇和干枯的树木，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植物。在森林的尽头，是山谷和流水，并没有小镇或村庄。不过库拉贝丝却兴奋地说他们已经到家了，让阿尔格雷特和维奥拉困惑不解。法尔赛特向两人解释道，激进曲城就在他们的脚下，虽然算不上是地下城，但也足以满足人们的生活了。基尔巴好像是要故意支开法尔赛特一般，让她带着阿尔格雷特和维奥拉参观小城，他则和库拉贝丝先回位于河边的基地，之后双方在那里汇合。

由于位处地下，激进曲城的照明设备终日亮着，到处都被淡淡的红色灯光所笼罩，在冰冷的岩石之间点缀着些许温暖。法尔赛特带着阿尔格雷特和维奥拉在城里四处参观，并挨家挨户地把他们介绍给了每个人。在一间不大的小屋里，传出了女孩哭泣的声音，摆在她家里的米希蕾花因缺少米希蕾泉水而枯萎了。为了安慰哭泣的妹妹，哥哥独自跑出家，打算去危险的墓地寻找泉水。三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他们匆匆追着男孩闯进了地下城深处的墓地。阴森森的墓地到处飞着鬼火，墓碑上刻着的每一句话都让阿尔格雷特不寒而栗："小心你的身后……"解除了各种各样诡异的机关之后，三人在一个圣杯似的喷泉旁找到了米希蕾泉水，小女孩的花终于得救了。

狭小的基地中，只剩下基尔巴和库拉贝丝。基尔巴沉重的表情让库拉贝丝有些不自在，沉默了许久，她才终于决定打破寂静。

"怎么了？从刚才起就一直阴沉着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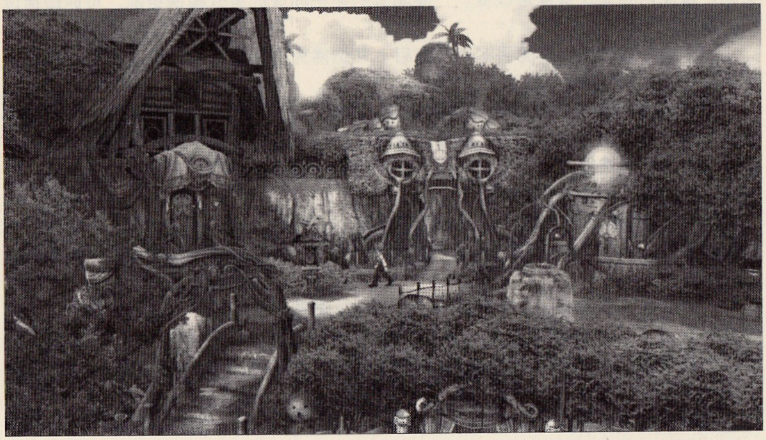
"你……是怎么看法尔赛特的？"基尔巴开门见山地问库拉贝丝。

"嗯？怎么看？"库拉贝丝歪着头，不解地看着他。

"有人泄露了情报，组织内部有间谍。我想……大概是法尔赛特。"

"什么？"库拉贝丝的反应有些出乎意料地强烈。

"你不觉得她最近很怪吗？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而且对你的态度又那么苛刻，以前她不是那样的。"



“难道她是在嫉妒咱们的关系？”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如果真是那种事倒也无所谓。可是她最近好像对我隐瞒了什么似的……”基尔巴有些无奈，眼神漫无目的地在小屋内来回飘荡，“她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不管有什么事都瞒不过我。”

“不管什么事……”库拉贝丝忧郁地低下了头。

“但是如果真的有间谍，牢房就应当有人把守啊。咱们的计划不就是从地道攻入牢房吗？”

“说得也是。”

“巧合而已，我可不相信法尔赛特是间谍。”

“是啊，谢谢你，库拉贝丝。”库拉贝丝的话让基尔巴放下心来，“我真是险些没能信任法尔赛特。”

淡淡的夕阳照进小屋，两人拉长的身影又将屋内的气氛带入了寂静。

“不过他们可真慢，我去激进曲城找他们吧。”这一次，是基尔巴打破了沉默。他当然想不到，阿尔格雷特三人是为了寻找米希蕾泉水才迟迟没有出现的。

“嗯，你去吧。”

基尔巴像往常一样打开门，走了出去。可不知为什么，这间笼罩在夕阳下的小屋总让他觉得心神不宁。回过头去，却是一切如故。

“心理作用？”基尔巴并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

库拉贝丝拼命用手按住小腹，血却依然不停地从腿上流过。

“你这边的情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的身分败露，就要毫不犹豫地将你杀死。这是命令，别怨我。”身穿铠甲、手持双刃的红发女性冷冷地对库拉贝丝说道。

“你是……隆德？”库拉贝丝拼命忍住疼痛，才终于叫出了红发女性的名字。就在刚才，隆德趁其不备，偷袭了她。

“法尔赛特很早就开始怀疑你了，败露也只是时间问题。”看着摇摇晃晃的库拉贝丝，隆德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明明有机会把间谍的身分嫁祸给她，可你却错过了，真是罪无可恕。”

和来的时候一样，隆德丢下一句话后，又仿佛凭空消失一般离开了小屋。屋里，只剩下库拉贝丝慢慢地倒在地上。

“我当然知道法尔赛特已经察觉到了。”法尔赛特的每一句话都在库拉贝丝的脑海中回响着，那些话语之中，隐隐透着试探和暗示。“华尔兹派我来当间谍是一个错误，因为我居然爱上了目标……作为一个间谍，我太失败了。不过……我真是个白痴……刚才为什么要说那种话？”

刚刚和基尔巴的对话再次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嫉妒、从小一起长大、不管有什么事都瞒不过……每一句话都仿佛是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得库拉贝丝的心比小腹的伤口更加疼痛。

“法尔赛特不管有什么事都瞒不过他……结果真正在嫉妒的人竟然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输给法尔赛特，我想光明正大地和她竞争，然后得到基尔巴……真是太傻了，什么光明正大，和我这种生活在阴暗之中的人不是截然相反吗……而且刚才……”

太阳继续向西沉下，小屋显得更加昏暗。库拉贝丝躺在地上，她怎么也想不明

白，为什么刚刚自己要为法尔赛特辩解。

“能说出那些话真是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没想到我竟然会那么认真地和法尔赛特较量……隆德说得对，如果把间谍嫁祸给她，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我都能成功了。但是……我竟然没有后悔，反而有种第一次站在起跑线上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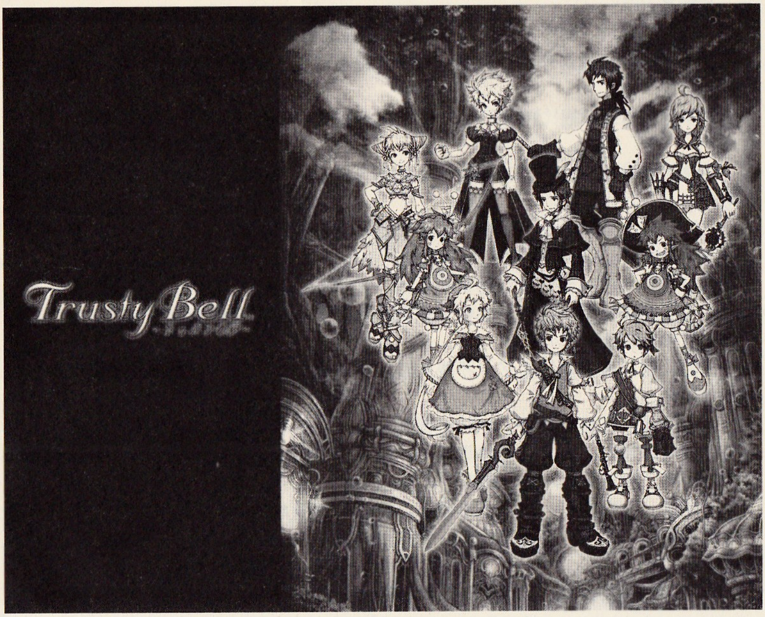
被自己所爱的男人信任，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感激，那样的感觉让库拉贝丝第一次体验到了生命中的无怨无悔。

“呵呵……不过结果我在事业和感情上都失败了。”她拼命站起身，把身体靠在窗边，“我也想和基尔巴一起长大，那样也许我会拥有一个更完美的人生……真羡慕法尔赛特……”库拉贝丝轻轻朝窗外伸出手，仿佛回应她一般，一只白鸽落在了她的手臂上。“这是我最后的礼物。去吧，你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弗尔特，去巴洛克吧！”将最后的笔记留在小小的纸条上后，库拉贝丝把白鸽抛向了空中。白鸽猛地展开翅膀，向着遥远天空的彼端飞去。就像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使命，库拉贝丝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接着便向后倒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最后如果不做一件好事，瓦尔基里是不会眷顾我的。我就这么死去，间谍的身分是不是也会一同沉入黑暗之中呢？也许会被法尔赛特揭发吧……我的思念只是幻觉，一切只是幻想罢了……我一直在演戏，但最后让我做个好女人吧。”

夕阳更深地没入了地平线，小屋外依旧一片宁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白鸽穿过浓绿的树林，带着最后的思念，最后的救赎，向遥远的彼岸飞去……

“……我真的……很爱你……”



幻想即兴曲

升c小调的美妙钢琴曲，1835年，肖邦25岁时的作品。如此美妙而充满了幻想的乐曲肖邦却从未想过要将其发表，甚至还拜托朋友在自己死后将乐谱焚烧。其理由便是这首乐曲与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有雷同之处。肖邦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也正是因为担心当时批评家的那些苛刻评价，才放弃了出版。但是肖邦死后六年，《幻想即兴曲》却得以问世，也就是说，他的朋友破坏了当初的约定。也许肖邦的朋友也曾困惑过，究竟是该遵守与朋友的约定，还是该占有眼前的名作……但不管怎样，后人应当感谢他。如果当时他焚毁了乐谱，后人将永远无法体会到沉醉于幻想世界的美妙境界。虽然有很多名作被淹没在历史之中，但《幻想即兴曲》能够保留下来，是后世之人的幸运。

华丽大圆舞曲

第四章

天空有些阴沉，雪花静静地飘落，地面早已被银白覆盖。比特踏着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朝独自靠在栏杆上的波尔卡走去。

“原来你在这里啊，我找了半天。”

“啊，对不起，比特。”听到比特的声音，心不在焉的波尔卡回过神来。

“最近你老是看着花发呆……放心吧，哥哥他们肯定没事。”比特安慰着波尔卡，微微笑了笑。

“嗯，说得对。谢谢，比特。”波尔卡也微笑着点点头。

“不过咱们还真是幸运，如果不是被巴洛克的船搭救，真不知道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波尔卡的思绪又被比特带回到了不久前从吊桥上落水之后的那段时间……

“真是非常感谢。”肖邦彬彬有礼地向身穿着白色礼服的金发青年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没什么，不用客气。”青年回以了优雅而高贵的微笑。

“不光救了我们，还让我们免费乘船……”波尔卡感到十分歉疚。

“是啊，有没有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如果是洗碗的话这个小不点儿也行。”比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因为之前他还被戴着大帽子的沙尔莎逼着在弗尔特的牢房里比身高，结果当然是输了……

“我、我只是把帽子丢了，不要管我叫小不点儿。”沙尔莎郁闷的神情让比特笑得十分得意。

“哈哈哈，只要精神好，比什么都强。不过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需要你们帮忙的，还是先好好休息吧。”看着吵吵闹闹的比特和沙尔莎，青年笑得更灿烂，“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吧。我叫克雷森特，就算是这艘船的船长吧。”

“克雷……克雷……特？太绕嘴了。有没有更简单的名字？”比特无论如何也念不出克雷森特的名字，不过当初他在得知肖邦的全名后曾夸口说自己很擅长记住别人的名字。

“比特，别乱说话。你不是说过你很擅长记别人的名字吗？”波尔卡当然还没有

忘记他说过的话。其实记忆力好有时不一定是好事，至少对某些人来说……

“……不过你可真是个年轻的船长。”沙尔莎仔细打量着克雷森特，“船长？虽然自称船长，可是手上明明没有铁钩，也不是独眼，你绝对是假冒的。”

“……对不起，船长。我代她向你道歉。总之，我就先叫你船长了。”比特伸出双手，示意沙尔莎冷静下来，接着又开始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台阶，“虽然我很擅长记名字，但这次一定要向船长表示敬意。”

“哈哈，只要你们喜欢，怎么叫都可以。”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休息了。”

巴洛克船上的装饰品洋溢着独有的雪国风情。房间里的灯并没有熄灭，不过沙尔莎早已四脚朝天地睡得天昏地暗。波尔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还一直惦记着阿尔格雷特。

“不如出去透透气吧。”她轻轻打开门，走出了房间。

海面很平静，雪花静悄悄地飘落下来，又静悄悄地融入大海。海上的空气里夹杂着一种特殊的味道，夜风带着几丝寒意，却不至于刺骨。穿过甲板，波尔卡看到肖邦正独自站在船头。

“这里是……肖邦先生的梦中世界……吗？”波尔卡不声不响地站在肖邦身边，“你还没有醒来？哈哈。”

“波尔卡，你睡不着么？”肖邦转过头，看着身边的波尔卡。

“嗯……我还在担心他们。”

“……以前我跟你说过，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褪色。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觉得一切都正好相反。”

“什么意思？”波尔卡不解地低下头。

“和我刚到这个世界时相比，一切仿佛都变得更加鲜艳了。”肖邦望着远方的星空，“这是不是证明我所认为的梦中世界已经带上了现实色彩？又或者是我比这个世界褪色得更快？”

“……”波尔卡沉默着，不知该如何回应肖邦自言自语似的问题。

“失散的那些同伴都还好吧？如果是之前，我只会觉得这是一场梦，怎样都无所谓。可现在却真的很担心他们。我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了。”

“那不是很正常吗？担心相处久的同伴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波尔卡的这些话让肖邦有些吃惊。

“患病之前，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无聊。但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后，最微小的细节在我看来也异常精彩。就像暖炉中木炭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响，野草燃烧的味道，落在小河上的枯叶，无声无息的飘雪……”繁星点缀着深蓝的夜空，雪也仿佛闪耀着光芒一般。肖邦望向远方，又继续说道：“现在回想起来，那也许都是因为我即将死去，生命迅速褪色吧。就像艾米莉娅……”

“艾米莉娅？”

“我的妹妹。14岁时患上结核，去世了……”

“和我一样是14岁啊……”波尔卡伤心地低下了头。

“不得不接受无法反抗的命运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明明她还有无数的梦想与希望……为什么神明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她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艾米莉娅……”肖邦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无处宣泄的愤怒和痛苦。失去重要的亲人，除了咒骂神明，还能怎样呢……

“所有的人都会死去。艾米莉娅和我只是稍微早了点儿而已。”波尔卡似乎已经接受了死亡的现实，但她的表情却是那么明朗，“而且艾米莉娅不是还活着吗？在你的心中，你用心创作出的音乐中，以及听到那些音乐而为之震撼的人们心中。艾米莉娅会乘着你的旋律，永远渲染后人的心灵。那样真的很美好，除此之外已经不需要任何活着的证据了。”

“看着你，就好像在和艾米莉娅说话一样，也许她也会说这些话吧。谢谢，波尔卡，你让我明白了很多重要的事。”

肖邦转身离开了甲板，波尔卡抬起头，有些兴奋地看着夜空。

“肖邦先生，你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遇到你以后，我的想法开始转变了。至今为止，我一直都只看到了过去。对将死之人而言，未来实在是太可怕了。你说这是你的梦吧？刚开始我以为你是在开玩笑，但现在感觉真的很棒，我觉得相信你就等于相信未来。所以，像我这样能使用魔法的人也可以活得更积极了，应该说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才对。”

突然船身受到了剧烈的撞击，正在自言自语的波尔卡险些摔倒在地。她惊慌地跑到船尾，原来是海盗船从背后偷袭了巴洛克船。为了报答克雷森特的救命之恩，波尔卡等人决定攻入海盗船，将其击退。刚刚从船舱里爬出来，还睡眼朦胧的沙尔莎看到真正的海盗船，竟然兴奋得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无奈之下，波尔卡、比特和肖邦也只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跟着上了贼船。

海盗船内的结构很复杂，到处是奇形怪状的装饰品。由于与巴洛克船相连接，两艘船之间的波浪令其猛烈地摇摆着，波尔卡也因此摔倒在地，一颗形状奇特的石头从她身上掉了下来。

“哎呀？这是什么？奇怪的石头？”沙尔莎捡起石头，好奇地看了又看。

“波尔卡姐姐，你为什么带着这块石头？”比特也满脸疑惑地盯着波尔卡。

“我也不记得自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带着这块石头了。”波尔卡笑笑，然后开始从记忆里搜寻一些细微的线索，不过那些也只是妈妈对她说过的话，并不是她自己真正的记忆。“听妈妈说，我四岁时就一直把这东西当宝贝。不管说什么，就是不肯扔掉，还说是最重要的人送我的礼物，绝对不能扔。”

“四岁就有男朋友了？真是个早熟的女孩！”沙尔莎惊讶地看着波尔卡，其实这些话对她来说也不过是似懂非懂。

“我一直把它当成重要的宝贝，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扔。”波尔卡稍有些羞涩地扭过了头。

“淡淡的恋情，可真是浪漫~”不知为什么，众人仿佛已经看到沙尔莎身上冒出的粉红色桃心了……

“行了行了，快走吧……”第一个受不了的当然是离她最近的比特。

在海盗船最华丽的房间中，一行人见到了海盗大姐。她的一只手果然是铁钩，而且还是独眼，沙尔莎为此感到兴奋不已。不过两个孩子自顾自地谈论着海盗的装束和性别，让一旁被无视的海盗大姐大为恼火，提着奇怪的武器便向比特和沙尔莎走去。两个小鬼见形势不妙，立刻瞪大眼睛，往后退了几步，肖邦和波尔卡也迅速拿起武器，对海盗大姐展开了进攻。波尔卡的伞狠狠地敲在海盗大姐的身上，而对方的攻击也毫不示弱，比特被打得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开始拼命向后跑去，然后拿出……相机，选了几个不错的角度，给性感的海盗姐姐拍了几张照片。不过很快他就被同伴们鄙夷的眼光“杀”了个半死，只得转入远程协助攻击状态……沙尔莎拿着两个带刺的

环，悄悄躲在大姐身后，伺机发起攻击，然后又偷偷闪开，因为大姐不管对身边的哪个人发动攻击，她都要遭池鱼之灾。肖邦挥动着指挥棒，虽然精准的攻击会被防御，但强劲的魔法依然给对手造成了不少伤害。

在海盗大姐倒地不起后，众人在房间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财宝箱，里面堆满了金银珠宝，晃得比特几乎睁不开眼睛。不过既然是海盗的财宝，多半也是抢来的，所以拿走也无妨。虽说财宝当前，众人无不心动，可沙尔莎的注意力却似乎早就被别的东西吸引了……

“有这么多金银珠宝，谁还会在乎别的垃圾……”比特话还没说完，便看到沙尔莎仿佛是找到了人世间最珍贵最难得一见的宝贝一样，举起一顶大大的海盗帽，全身发着光将其戴在了头上。

“最珍贵财宝入手！”

“……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比特无奈地摇了摇头。在众人准备离开海盗船向克雷森特汇报情况时，可怜的比特再次被沙尔莎抓到镜子前，刚刚才建立起来的身高优势又一次败在了海盗帽上……

“我又想起了倒霉的事……”比特轻轻叹了口气。作为一个男孩子，他还是很在乎自己的身高的。

“嗯？怎么了？”不过波尔卡却不太明白这一点。

“……没什么。”比特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先进去了，波尔卡姐姐也快点儿来，大概要开始了。”

华丽大圆舞曲

1831年，肖邦21岁的作品。在祖国波兰，爆发于1830年的革命依然在继续，当时肖邦正身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准备辗转向巴黎进发。《华丽大圆舞曲》是他启程前往巴黎之前在维也纳创作的。当时的奥地利反对波兰独立，因为奥地利是瓜分波兰的诸国之一，而更重要的是政府惧怕华沙革命殃及自身。因此，身为波兰人的肖邦在维也纳几乎无立足之地。当时在维也纳，供人们娱乐的华尔兹舞曲盛行，肖邦的音乐很难被接受。这首乐曲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创作出来的，虽然这无疑是首名曲，但却缺少了肖邦的风格。在逆境当中，波兰人肖邦为了生存，只得创作出取悦观众的音乐。他开始频繁出席晚会和舞会，为人们演奏舞曲，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地弹起钢琴。对于那个湮灭了真实自我、带着假面具、不得不为取悦观众而演奏的自己，肖邦感到了一种无名怒火。他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心中其实并不愉快……

巴洛克城以海一样的蓝色为基调，五彩斑斓的玻璃和各种装饰物将其点缀得华贵而高雅。舞会刚刚结束，波尔卡依然沉浸在贵族们优雅的舞步当中，比特则为肖邦演奏的钢琴曲感动不已。正在两人陶醉之时，沙尔莎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是船长叫他们过去，为感谢刚才的演奏而请他们吃大餐。不过令众人颇感意外的是，那位年轻的船长克雷森特竟然是巴洛克王子。

推开一扇深蓝色的门，里面摆放着红色的沙发和木质书柜，在冰蓝色装潢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火热、温暖。克雷森特和一位清秀可爱的女孩以及他们的爱犬——一只白色小吉娃娃坐在一起，肖邦坐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

“肖邦先生，刚才非常感谢。”克雷森特向肖邦点头示意，以感谢他的演奏，接着又将目光转到身边的女孩身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塞蕾娜蒂，旁边的是梅娜特。”

“初次见面，我叫塞蕾娜蒂。”塞蕾娜蒂礼貌地向众人示意，小狗也乖巧地叫了一声，以示打招呼。

比特朝沙尔莎抱怨根本没有她说的美味佳肴，不过那其实也只是沙尔莎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我们想让诸位听一听巴洛克方面的观点。”克雷森特开门见山地说道。

“华尔兹伯爵打算利用矿封药将全国人民都变成不惧死亡的士兵，建立强大的军队。”塞蕾娜蒂轻轻垂着眼皮，脸上带着焦虑的神情。

“当他们的准备完成后，大概就会向巴洛克宣战。但如果巴洛克和弗尔特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无辜的人民将被卷入其中……”克雷森特明白，战争只会给人民带来痛苦。

“确实不应该将无辜的人民卷进战争。”由于现实中的经历，肖邦对战争深恶痛绝。

“那该怎么办？”比特问道。

“我曾想过，暗杀华尔兹伯爵应当是最好的办法。”克雷森特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安和紧张，“所以我们选择了和激进曲组织合作。”

“但我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就等同于直接向弗尔特宣战。那我们所做的和华尔兹伯爵有什么区别？”塞蕾娜蒂停了一会儿，又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历史必定会重复。即使能够成功暗杀华尔兹伯爵，恐怕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华尔兹伯爵出现，留下与反政府组织同流合污恶名的反而是巴洛克。”

“回顾历史，人类确实不断地重复着错误。”肖邦所回忆起的历史当然是指现实世界，“肯定还会有居心叵测的人出现。”

“为什么人们每次都会忘记那些重要的事？”成年人的世界是比特所无法理解的。

“正因为时间会带走痛苦和悲伤，我们才能生存下去。就像风会吹走写在沙子上的文字一样。但是……”

“但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为了不让风将其带走，我们必须把它们牢牢地刻在岩石上。”波尔卡接过了肖邦的话。

“各位认识基尔巴吧。”塞蕾娜蒂提出了一个对她来说似乎很难开口的问题，“如果你们见到他，希望能转告他巴洛克不能再继续和激进曲组织合作了。就算华尔兹伯爵再毒辣，也不一定会向我们宣战。因人类的疑心而爆发的战争难道不是最多的例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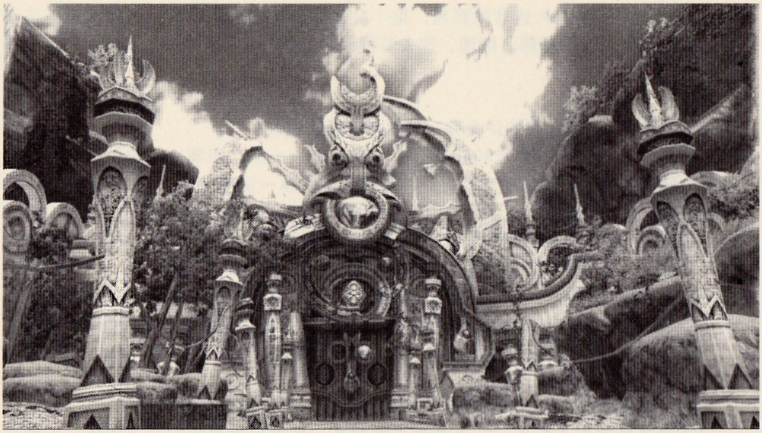
“塞蕾娜蒂，你说的都是正确的。”克雷森特以难以被人察觉的低声说道，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痛苦，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所以我……”

“怎么了？”沙尔莎看了看克雷森特，不过她是不会明白的。

“没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但以弗尔特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已经不能离开巴洛克了。如果被人知道我与激进曲组织有接触，也许就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现在的这种敌对关系可能会让世界陷入混乱之中。如果各位见到基尔巴，请代替我转告他吧。”克雷森特又一次郑重地向众人提出请求。

“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不知道比特是不是走神了，说了这么长时间他竟然还没有明白克雷森特的用意……

“告诉基尔巴巴洛克方面不能继续援助他们就可以了吧。”肖邦向克雷森特确认了他们的任务。



“这么自私的请求，真是抱歉。”克雷森特满怀歉意地环视着众人。

“这种事太简单了。哥哥肯定也在找咱们，只要回到利塔尔丹特，一定能见到基尔巴。”比特笑道。对他来说这种事也许确实不算什么，但成年人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一些，远比孩子的想像麻烦。

“是啊，咱们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波尔卡想到自己已经离开家很长时间，不免担心起来，“妈妈肯定很着急。虽然很远，不过咱们还是先回弗尔特吧。”

“那么就先回利塔尔丹特吧。”肖邦轻轻点了点头，“阿尔格雷特他们大概也会去那里。”

“玛齐没事吧？那家伙笨手笨脚的……”虽说是姐姐担心妹妹，但不管怎么看玛齐都比沙尔莎更成熟，她才应该是让人操心的那个。

告别克雷森特和塞蕾娜蒂，一行人聚集在巴洛克城门前，朝利塔尔丹特的方向望去。一座高高的雪山横跨在众人面前，要回弗尔特，得先翻越雪山。

大雪山中常年积雪，只生长着一些耐寒的松树，冰柱挂得到处都是，在阳光下折射出绚烂的色彩。波尔卡一行踏着积雪，在寒风中穿梭。海拔不断升高，空气越来越稀薄，温度也越来越低。沙尔莎拼命摩擦着裸露在外面的胳膊，流下的鼻涕都几乎要被冻住了。在这么冷的地方还穿着裙子，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勇气……不过幸好山顶附近有一间小屋，沙尔莎才不至于被冻死在荒郊野岭。

“是吗……库拉贝丝那家伙被男人诱惑了……明明根本逃不出间谍的命运。”华尔兹高高坐在王座上，弗尔特城内依然很昏暗。“只要能无限创造出狂暴的战士，激进曲组织那边也不需要安插密探了。”

“巴洛克那边没问题吗？”隆德担心起巴洛克方面的“密探”。

“你是说塞蕾娜蒂？那个人很出色的，而且她和我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

“您的意思是……”

“如果在更加强大的矿封药出现之前战争便爆发了，对弗尔特来说相当麻烦。”华尔兹站起身，“虽然塞蕾娜蒂现在已经嫁到巴洛克，但毕竟是弗尔特的公主，阻止

巴洛克首先挑起战争的人选非她莫属，她不会让弗尔特陷入困境的。另外，风牙正在阿果果森林寻找发光阿果果。隆德，你去监视他，如果他还不务正业，就……”

“是。”

“好暖和~”站在温暖的炉火旁，沙尔莎又活了过来。

“这里……真亲切，感觉和我家很像。嗯？怎……怎么回事！”波尔卡突然蹲在了地上，脑海中某些被遗忘的东西好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涌而出。

微弱的灯光照在小屋中，屋里并不十分明亮，但却充满了家的温馨。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宝石。”妈妈放下手中的活，看着坐在身边的小波尔卡。

“宝石？”小波尔卡睁大眼睛，不解地问道。

“对，叫做‘信赖之石’。有些人的光彩夺目，也有些人的并不十分耀眼。但每个人心中必定都会有。”妈妈笑着继续问小波尔卡，“你的信赖之石有没有发光？”

“嗯……嗯，我瞒着妈妈偷吃了点心，所以已经不发光了……对不起……”小波尔卡低下头，向妈妈承认了错误。

“哦？果然是你。不过你很诚实，所以没关系，它还在发光。”

“可我还是有点儿担心。”小波尔卡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现在还来得及吗？我要做好多好多的好事，宝石会很亮吗？”

“当然了。”

“那从明天开始我要努力！”

“从明天才开始吗？”突然妈妈温柔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你……你的信赖之石正在发光，那光芒实在是太耀眼了。正因为光芒太强烈，所以你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引向黑暗，去照亮黑暗。深不见底的海洋一定会出现在你面前……但如果能填满黑暗海洋的不只是你……如果有人能代替你……那即使你的光芒黯淡了，也没关系……”

“波尔卡姐姐，你怎么了？”比特和沙尔莎打断了波尔卡的记忆，担心地看着她。

“没事……只是有点儿头晕……”波尔卡并没有将回忆中的情景说出来，因为那些就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我将被引导至黑暗，照亮黑暗？深不见底的海洋会出现在我面前？”

片刻的休息之后，一行人继续开始翻越雪山。可刚刚离开雪山，他们却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熔岩洞中，一切都火红火红的，连岩石也快融化了。艰难地走出山洞，沙尔莎惊喜地发现外面竟然就是阿果果村，玛齐正在采蘑菇。正当沙尔莎兴高采烈地给玛齐描述自己旅途上的神奇经历时，玛齐却瞪大了眼睛，拼命用手指着波尔卡的方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本还在为妹妹不肯听自己讲故事而生气跺脚的沙尔莎也不禁大吃一惊。在波尔卡身边，飘舞着无数五颜六色的发光阿果果，好像要告诉她什么消息似的不停地跳动着。

“我是来找发光阿果果的，不过没想到会这么走运，它们竟然栖息在这个地方。”突然一个男性的声音传来，接着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正是之前打倒波尔卡和肖邦的风牙，“这么说起来，我还没有调查这里呢。”

肖邦和波尔卡当然记得这个男人，但风牙自己却若无其事地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不过……我的运气很好，你们的运气也不差。”风牙阴阳怪气地说道，“本来我应该把你们带回弗尔特城，好好地‘招待’你们，让你们供出发光阿果果的秘密。

不过既然找到它们的栖息地，你们也就不用受苦，马上就可以到极乐世界了！”

风牙架起刀，朝波尔卡冲去，但此时的波尔卡已经变得更顽强。她举起伞，招架住风牙的攻击，又连续发动反击，并用魔法将其打倒在地。风牙恼火地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泥土，直接对众人发动了必杀攻击。风牙的必杀同时给几个人都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肖邦和波尔卡立刻后退，开始使用回复魔法，比特继续与他拉开距离，以远程进行协助。沙尔莎和玛齐姐妹站在风牙身边，挥动手中的环，尽量牵制住他，以留给身后的人施放魔法的时间。风牙的实力果然不容小视，几个人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看到他露出疲态。

“我……怎么可能……”风牙并不打算接受自己的命运。这样的战局对他来说只能用“耻辱”来形容。当他的刀吃力地划过地面，颤抖着举在面前时，一发子弹早已贯穿了他的身体。不远处，比特正端着枪，刚刚发射过的枪膛还有些热。风牙倒在了地上，可众人除了知道他是来打探发光阿果果的秘密，其他则一无所知。

沙尔莎因为担心妹妹所以决定暂时留在家里；波尔卡准备回特奴托，出来的时间太长，妈妈已经很担心了；肖邦和比特一起前往利塔尔丹特，也许能在那里见到基尔巴。众人暂时分头行动，但发光阿果果的真相依然谜团重重……

虽然打败了风牙，但众人却并没有发现另一个人的存在……

“风牙，你太大意了……”隆德正站在树丛后面，盯着被发光阿果果包围的波尔卡，“不过那小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哼哼哼……哈哈哈，我真是不得不承认发光阿果果确实很难找到，因为原本就和栖息地毫无关系。我似乎已经知道发光阿果果的秘密了……关键人物……就是那个小姑娘……别怪我，风牙，这功劳是我的了。”

巴洛克城内，一只白鸽静静地落在了窗台上。在这样的雪国，白鸽是很难得一见的，克雷森特和塞蕾娜蒂不免有些兴奋。

“嗯？鸽子的脚上好像拴着什么东西。”塞蕾娜蒂指了指白鸽的腿。

克雷森特走过去，打开了拴在白鸽腿上的小纸筒。眼前的这只信鸽正是库拉贝丝送出的最后的礼物，克雷森特看着纸条上的文字，脸上早已掩饰不住震惊的神情……

“塞蕾娜蒂是弗尔特的间谍。”

夜想曲　第五章

夜晚的雨浇得人心中更加冰冷。

“为什么你要死！”法尔赛特抬起头，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雨肆意打在她的身上，却冲不走心中的痛苦。“你……你不是永远占有基尔了吗！”

“比特，可真够慢的。”刚刚回到基地，比特就听到了阿尔格雷特的声音。

“哥哥！”他兴奋地转过身，毫不犹豫地扑进了哥哥的怀里。

“太好了，大家都没事吧？”肖邦的话让阿尔格雷特沉默了。

很久，他才终于开口：“其实……”

其实库拉贝丝死了。可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阿尔格雷特却花了很长时间才说出来。比特拼命忍住眼中的泪水，肖邦也一言不发。阿尔格雷特接着告诉他们，库拉贝丝死后，基尔巴去了巴洛克城，维奥拉暂时回家牧羊，然后去沙尔莎家汇合，法尔

赛特却在得知库拉贝丝的死讯之后消失了，无论哪里都找不到她……

巴洛克城依然下着雪。基尔巴独自站在城外，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难得回到利塔尔丹特，阿尔格雷特建议众人到外面散散心，暂时忘记伤心事。利塔尔丹特一切如故，毕竟他们离开的时间还不足以长到让一座城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教会门口聚集的一大群人引起了比特的好奇心，他丢下阿尔格雷特和肖邦，独自跑了过去，两人也只好跟着他一起去看热闹。人们把教会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说里面传出了奇怪的声音。各种猜测让阿尔格雷特等人根本无从分辨真伪，更有曾经被海盗杀害的人的鬼魂在教会里徘徊的说法——那肯定是不可能的。阿尔格雷特转身想离开，这种闲事他当然不愿意管。可一位胖大婶却叉着腰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指着他和比特，说他们是偷面包的小贼。原来这位就是曾拿着扫把追他们的面包店大婶，看来如果阿尔格雷特不去弄清教会里声音的真相，是无法平息众怒的。没办法，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不过幸好波尔卡不在，阿尔格雷特的"职业"才没有暴露……

刚走进教会，三人就被维奥拉和沙尔莎、玛齐姐妹追上了。看到人都已经到得差不多，阿尔格雷特索性把调查怪声的事交给其余的五个人，自己准备大摇大摆地离开，他的藉口是怕鬼，不过没有人相信罢了。阿尔格雷特又正经起来，告诉众人其实是海盗已经被解决，船只恢复了出航，所以他去接波尔卡，顺便买第二天前往巴洛克的船票，与基尔巴汇合。虽然遭到众人的鄙视，但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离开教会后阿尔格雷特在海滩上捡到了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虽然没有收集石头的癖好，不过他并没有将其丢掉。

"关键人物不是阿果果村的守护人吗。"隆德带回来的消息让华尔兹颇为惊讶，"那个女孩差点儿被杀了……不过幸亏风牙和乔巴无能，不，也许应该说他们很有才才对吧。"

"只有那个小姑娘身边才有光芒。要想得到发光阿果果，恐怕得先抓住她……"

"嗯……"华尔兹若有所思地用手托着下巴，"不管怎么说，她能使用魔法，也就是说活不长了。隆德，在她死之前把她抓来。"

"遵命。"隆德恭恭敬敬地向华尔兹鞠了一躬，"我想如果在利塔尔丹特应该很容易收集到那个小姑娘的情报。"

夜幕悄悄地降临，时光的流逝永远比想像中的更快。波尔卡依然坐在小山丘上，望着山脚下如宝石般绚烂的城市。

"其他人呢？"波尔卡并没有回过头，但她已经察觉到身后的阿尔格雷特。

"大家都好，我把利塔尔丹特的'重要'工作交给他们了。"不知听到这句话，比特是不是会被气死。"咱们坐明天一早的船去巴洛克。"

"我总觉得以前的夜景更漂亮，街灯也比现在稀疏得多。"波尔卡仿佛没有听到阿尔格雷特的话一样，自顾自地说着。

"当然了，因为单独的每一盏灯都更纯粹，但聚在一起的话……"阿尔格雷特坐到她的身边，"如果说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发光的，那大概也只剩下人们的疑心所点燃的火焰了吧。"

"疑心？"

"对，人们不断猜疑身边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自己的心还在身体里，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证明心的存在。"阿尔格雷特把世间的一些事看得很透彻，也很失望。



“与能使用魔法的人接触就会被传染上疾病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么。怀疑别人，而且还会把认真生活的人当成白痴……啊，对不起。”他突然觉得在波尔卡面前提起魔法太失言了。

“没关系。”波尔卡倒并不介意，“这世界真无聊，人们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去维持猜忌心……如果所有人都能把那份精力放在其他地方，世界一定会充满光芒。”

“不管什么事，都是当局者迷。离开利塔尔丹特后我才渐渐明白这个道理，疑心太重的话就会失去身边最重要的东西。”

“没错，就像街灯太明亮，反而会看不到夜空中美丽的星星……”波尔卡突然站起身走到山崖边，“如果从这里跳下去，我就能开始新的人生了吧。”

一瞬间，阿尔格雷特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镜头，清晰的，但却不知是何时何地的镜头。赤红色的天空与大地，背对着悬崖的波尔卡……

“等等！等等，波尔卡！”他大声呼唤着少女的名字，仿佛下一秒钟她就会真的跳下去一样。

“怎么了，阿尔格雷特？怎么那么着急？”波尔卡吃惊地看着阿尔格雷特，又微笑着安慰他，“你以为我真的会跳下去？就算是将死之人，我也不会那么傻的。不过……谢谢你那么真诚地阻止我。”

“波尔卡……”

“就把这块重要的石头扔下去，来代替我自己吧。”波尔卡掏出了从小就带在身边的奇怪石头，许下愿望，“请融入大海吧……”她用力把石头抛向了无尽的大海。

“你把什么扔了？”

“我的宝贝，做我的替身正合适，其实也不过是块形状奇特的石头而已……”

“石头啊，那就是你的宝贝？”阿尔格雷特在口袋里翻了翻，“要说奇怪的石头，我刚刚还在利塔尔丹特捡到一块，给你吧。”

“哎？”看到阿尔格雷特手中的石头，波尔卡不禁睁大了眼睛。

“这块石头给你吧，就代替刚刚扔掉的那个。这块肯定更珍贵，因为形状很奇特嘛。”阿尔格雷特有些害羞地背过身，“千万别弄丢了，这可是我第一次送女孩子的礼物，很贵重的。那就明天港口见了，千万别迟到。”

阿尔格雷特离开了，波尔卡依然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这种奇怪的石头竟然会有两块？”她仔细看着手中的石头，体会着它的重量和触感，“不对，这根本就是同一块石头，我一直带在身边的，所以不会错，这种重量和手感绝对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在我扔出去之前，阿尔格雷特就在海边捡到了？”波尔卡闭上眼，轻轻将握着石头的手放在胸前，“并不是因为稀有所以我才把它当成宝贝，而因为它是最重要的人送的礼物。阿尔格雷特送了我一块完全相同的石头……”她又张开手，默默地看着手中的石头，“最喜欢的人送的礼物……阿尔格雷特送的礼物……”

夜想曲

1830年，肖邦20岁的作品。同年11月，华沙爆发革命，在暴动前肖邦决定出国，这首乐曲就是他在离开华沙前创作的。肖邦免于战乱，逃往奥地利，但他的家人和亲友却大多留在了华沙。肖邦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波兰人投入到战斗中，但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也只能感到恼火。在不安之中，也许肖邦无法谱写出如此美妙的旋律，但这首乐曲却流露出他内心的安稳与满足，而其理由就是他所暗恋的女性康斯坦吉娅。康斯坦吉娅与肖邦就读同一所音乐学院，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歌手。肖邦暗恋康斯坦吉娅将近一年，却未能向她表白。就在他即将离开华沙之际，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共同出演的罗西尼歌剧《湖上夫人》取得了巨大成功，伴着肖邦弹奏的音乐，康斯坦吉娅的歌声回荡在整个音乐厅里。对肖邦来说，那是一段他希望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如梦幻一般的时光。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但他心中所向往的却与一个普通的20岁青年没有任何区别，也许他只是更善于将心中的感受用钢琴表达出来吧。

雪已经停了。柔和的阳光洒在地上，偶尔反射出一丝晶莹剔透的光芒。炉火噼噼啪啪地响着，与外面的冰天雪地相比，巴洛克城内完全处在另一个季节之中。

“不玩了不玩了，又垫底了……”维奥拉将手中的牌扔在桌子上，这已经不知道是她第几次输得一塌糊涂了，而且对手居然是两个小鬼……

“怎么能这么说呢，维奥拉姐姐，你可是第三名。”比特坏笑道。

“铜牌，很厉害的。”沙尔莎还在旁边一本正经地添油加醋。

“你们俩是不是欠揍？三个人中的第三算什么啊。”维奥拉被两个小鬼说得真的生气起来，“那不叫铜牌！”

“没有那回事。沙尔莎，快说点儿什么吧。”比特向沙尔莎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如果不是有大龄姐姐在……”沙尔莎火上浇油的功夫真的很不一般。

“喂，喂……”比特可不想挨打，马上让她改口。

“如果不能和维奥拉姐姐一起玩牌，那可太没意思了。” 沙尔莎笑得像花一样，拼命拍着维奥拉的马屁。

“……你们俩是用一个鼻孔喘气的么？算了，等我什么时候心情好了再陪你们。”维奥拉无奈地转身离开了。

看着维奥拉走出房间，两个小鬼也郁闷起来。到巴洛克之后已经一个星期了，除了她陪比特和沙尔莎玩玩牌，其他人似乎都在忙各自的事，阿尔格雷特和波尔卡总是神神秘秘地失踪，肖邦每天教玛齐弹钢琴，基尔巴在处理正事，这两个小鬼几乎找不到什么乐趣。不过很明显，他们都是得意忘形的孩子，谁也不愿意输给维奥拉，哪怕是故意也好。连续垫底的维奥拉终于忍无可忍，抛下两个小鬼独自到外面散心去了。

“如果等他们开始行动，一切都晚了。矿封药已经要了几十个人的性命。”在克雷森特的房间中，基尔巴正努力说服他继续与激进曲组织合作，“如果不直接将铲除罪魁祸首，问题永远也无法解决。”

“战争其实只是面子问题，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站在对手之上。只要这种想法一天不消失，争斗就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慢慢地，人们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争斗上，而渐渐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事。到最后，就演变成了自己到底能把战争升级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希望与对手抗争……”克雷森特并不希望战争爆发，但他无法否认，自己也不想让步，“并不是谁输谁赢那么简单的问题。拥有知识的小孩打起架来是很可耻的。”

“一点点将所有事情抽丝剥茧，最后留下来的……不管怎样难以置信，那都是不可逃避的真相。”基尔巴的目光没有焦距地盯着远方，“我曾认为库拉贝丝不可能是间谍，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我下意识里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去考虑问题，所以才会害死她。我没有相信自己，却把相信库拉贝丝当成藉口，来寻求心理安慰。你是不是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我不想让你犯下和我相同的错误。”

“我已经知道了……”

“嗯？”基尔巴对克雷森特莫名其妙的话感到不解。

“从很早就注意到了，我身边有弗尔特的间谍。”

“什么！到底是谁？”

“基尔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基尔巴打开门，又回过头看了看克雷森特，才走出房间。就在那一瞬间，克雷森特却感到更加困惑。问题只有自己能解决，答案也只有自己能想得出来，但如果不用去考虑那些……单纯的人生往往会更幸福。

“我要找出自己的答案……”仿佛察觉到了外面的人一样，克雷森特自言自语地说着，“塞蕾娜蒂，你究竟是哪边的人并不重要。我能肯定的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我知道你在为华尔兹伯爵通风报信，你的任务是阻止巴洛克首先发动战争吧。如果巴洛克挑起战争，华尔兹伯爵会很头疼，所以他才会把你送来。但反过来说，这也正意味着现在是进攻弗尔特的好机会。你越是反对战争，我就越能确定这一点。但我明白，你并不是因此而反对的，我根本就找不到一句能反驳你的话。等我察觉到这些时，继续支持激进曲组织的理由便消失了。没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必须找到新的解决方法。我说的没错吧，塞蕾娜蒂……”

塞蕾娜蒂悄悄从门口消失了，克雷森特想说的话都已经传达到她的心里……

天又阴沉起来，临近傍晚，雪花慢慢地从巴洛克城的上空飘落下来。维奥拉举起一只手，将其余手指握在一起，只翘起拇指和小指，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手势。她告诉身边的波尔卡，只要让喜欢的人看到这个手势，两人就会相亲相爱。当她提议让波尔卡用阿尔格雷特做实验时，波尔卡害羞地跑开了，刚好和基尔巴擦肩而过。看着少女慌慌张张的样子，他就已经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基尔巴，会开完了？”维奥拉问道。

“没有。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所以不会那么草草了事的，可能还要耽误一些时间。明天咱们就在巴洛克附近转转吧。不过……”基尔巴转换了话题，“我可从来没听说过那种手势。”

“当然了，这可是我刚刚想出来的创意。”维奥拉继续开着玩笑，“不如去申请个专利吧。”

“不要把奇怪的东西教给别人。”

“虽然没什么实际作用，不过可以给她一点儿勇气。他们俩太让人着急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基尔巴笑笑，转身离开了。

“其实我才需要勇气……”维奥拉有些失落。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摆出了那个自创的手势，他的背影刚好夹在拇指与小指之间。

就好像感应到了什么一样，基尔巴突然转身看着维奥拉：“说起来……”

“什么？”她一只手叉着腰，表情自然得就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手势。

“你心里有没有那样的人？”

“你说什么啊，我们不是一直都在一起嘛。过来，阿尔克。”小松鼠乖巧地爬到了维奥拉的肩上。

但基尔巴却摇摇头，眼中闪过了一丝失望。

直到他的背影从自己眼前消失，她才终于又变回了那个失落的小女孩：“库拉贝丝、法尔赛特……这次我又成三人中的铜牌了……”

有些事情并不是烦恼、叹气就能解决的，有些时候还是和小鬼们玩玩牌更开心。维奥拉回到客房，比特和沙尔莎还在无聊地摆弄着手中的牌。

“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很适合铜牌的。悠哉游哉的日子也就到今天了，基尔巴说明天出发。”维奥拉突然显得很生气，“快发牌。”

“突然变得好可怕……”沙尔莎被她的气势震慑住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战术，我已经害怕了。”比特的心里也没了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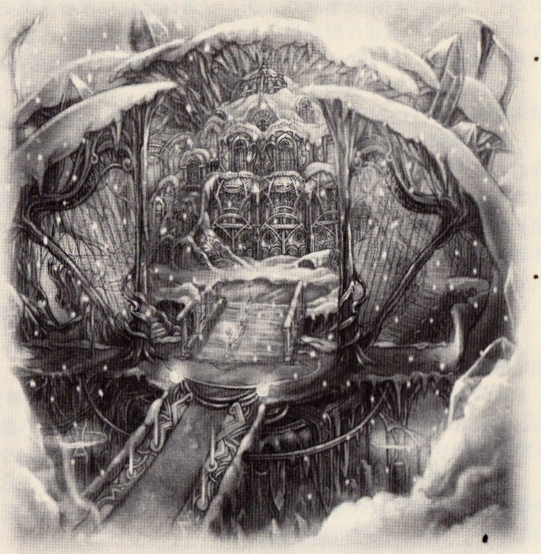
“铜牌……其实也不错。”维奥拉自嘲似的笑了笑，不过那两个小鬼当然不明白她的心思。

克雷森特依然没有得出自己的答案，基尔巴建议众人暂时在巴洛克城附近参观散步，好留给他一些时间。虽然巴洛克位于一片冰天雪地之中，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温暖的笑容，城市充满了活力。沙尔莎和比特兴奋地跑来跑去，上次他们来到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参观，玛齐倒像个大孩子老老实实地跟在大人们的身后。

“啊，是神父！”

恰逢神父传教，沙尔莎立刻跑了过去。不过不知为什么，在她眼里，“神父”似乎是一种美味的浓汤……在聆听过神父的教诲后，玛齐请求众人一同前往咏叹调神殿了解更多关于圣光的知识。由于闲来无事，阿尔格雷特也就答应了下来。

在神殿门前，波尔卡紧张兮兮地说看到有人进去了，但除她之外谁也没有注意



到还有其他什么人。神殿中的温度与外面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空气很阴冷，冰结得到处都是，走在上面有些滑。一路来到最顶层，众人也没有见到波尔卡所说的什么人，连她自己也觉得大概只是错觉而已。

“没想到你真的在巴洛克，看来利塔尔丹特的情报也不容小视。”从顶层的另一侧，走出一个身穿铠甲的红发女性——隆德。她冷冷地盯着波尔卡，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其他人身上一秒钟。

“除了咱们，真的还有人在。”比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波尔卡，你在门口看到的就是这个人？”阿尔格雷特问道。

“我不确定……不过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波尔卡歪着头，仔细回忆着门口的那个人影。

“我找这个小姑娘有事。”隆德指着波尔卡，“老老实实把她交给我，我就不会伤害你们。”

“想都别想！”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众人背后传来。

看到那干练的短发、蓝白相间的外衣后，除了隆德，在场的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法尔赛特！”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法尔赛特向众人道过歉，又欲哭无泪地继续说道，“我已经不可能胜过库拉贝丝了……不管我多么拼命地追赶，都不可能了。我渐渐变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女人，可她却依然微笑着……当我注意到时，便选择了逃避……但我还有一丝希望！惟一能和库拉贝丝……和永远逝去的库拉贝丝相抗衡的希望——那就是打倒你！我……不会再逃避了！”

“你真是个天才，居然能查到是我杀了库拉贝丝。”隆德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仿佛一个人的生或死完全与她无关，“真应该让你来收集激进曲组织的情报。不过现在也不晚，愿不愿意代替库拉贝丝？反正你们的头目马上就要死了，你不必担心间谍的身分会暴露。哼哼哼……哈哈哈哈……”隆德的笑声回荡在整个神殿里。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库拉贝丝的命运才会那么悲惨……”法尔赛特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像你这种愚弄他人感情的家伙……不值得原谅！”

法尔赛特冲过所有人，向隆德展开了进攻，紧跟在她身后的是基尔巴。平时一向冷静的法尔赛特此时却像发了疯一样拼命挥拳，但每一次攻击几乎都落空了，冲动往往并不能带来胜利。隆德不慌不忙地闪避着敌人的进攻，然后抓住法尔赛特的破绽，猛地将她打翻在地。她低着头，冷冷地盯着坐在地上的法尔赛特，完全是在嘲笑她的冲动与懦弱。但就在隆德的双刃即将刺向法尔赛特的一瞬间，基尔巴的大剑挡在了两人之间。

“法尔赛特，冷静！”基尔巴抵住隆德的剑，然后用力将她甩了出去。

“对不起……”法尔赛特抬起头，拼命忍住了眼中的泪。那并不是恐惧和懦弱，而是感激和自责。

比特在后面举起枪，本想进行远程支援，但阿尔格雷特却拦住他，轻轻摇了摇头。这是基尔巴、法尔赛特和库拉贝丝三人的问题，所以必须由他们自己解决。所有人都静静地站在后面观望着，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相信两人的实力。

基尔巴首先冲到隆德面前，进行牵制攻击。法尔赛特站起身，脸上不再有迷茫。她绕到隆德身后，以快速而稳定的动作发起了进攻。两人的配合天衣无缝，隆德渐渐招架不住，双刃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哭雷爪！”

“Heat Blade！”

在必杀的夹攻下，隆德半跪在了地上，拼命用双刃撑着地面。作为一个杀手，她从来没有想过死亡的感觉，因为每一次她看到敌人倒在自己面前时，眼中只有冷漠。

“哼……没想到我……也有今天……死原来是这种感觉……”

基尔巴的大剑深深地刺进了隆德的身体，这个冷酷的杀手终于体会到了曾死在自己手上的人的感觉。

“库拉贝丝，安息吧……”看着躺在地上的隆德，基尔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和自责。法尔赛特却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基尔……”当她终于带着哭腔叫出他的名字，他已经走到她面前。

“啪！”一个耳光落在她的脸上。

沉默……

她再也忍耐不住，猛地扑进他的怀里止不住地哭了出来。这一刻，任何坚强的女人都会变得脆弱……

离别曲　第六章

从神殿回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克雷森特也应该找到了他的答案。但众人无论在城中的哪个角落都找不到克雷森特和塞蕾娜蒂的身影。难道他们打算牺牲自己来拯救巴洛克？基尔巴的猜测令众人的心中笼罩上了一层不安的阴影……

城门前的巨大摆钟依旧一刻不停地走着，毫不留情地带走了每一分每一秒。雪还在下，就好像这样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了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仿佛一切如故。

“真的要和我一起走么？”

“嗯。我也是让巴洛克和弗尔特相互对立的原因之一。如果我能早点儿……”塞蕾娜蒂默默地低着头，雪落在了她长长的睫毛上。

“只要我无条件向弗尔特投降，你留在巴洛克也没关系。”克雷森特不舍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妻，“如果把我自己当成人质，大概弗尔特就不会宣战了吧，那你也就用不着……”

“没关系，我会向华尔兹伯爵进言的，能救你的人只有我。”

“谢谢。但结果恐怕不会改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克雷森特抬起头，望着仿佛早已远去的巴洛克城，“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永别了，我的故乡……”

离别曲

华沙陷落第二年，即1832年，肖邦身处巴黎。当时的法国对波兰持友好态度，能够热情接纳波兰难民的也只有法国，因此巴黎到处都是波兰人。而另一方面，在波兰，革命的领导者以及核心人物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沙俄判处死刑。革命失败后，肖邦已无法再回到祖国。这首带着淡淡哀愁的旋律之中，就寄托了肖邦的思乡之情以及与祖国的诀别。而他之所以永远无法再回到祖国，是因为他在革命爆发前离开了波兰，而且革命期间一直身在国外。也就是说，肖邦完全成了一个旁观者，革命之后，他也没有回到祖国。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肖邦的爱国之心。他与革命志士抱有相同的理想，但却无法投身到革命之中，只能在国外避难，因此心中产生了愧疚感。肖邦选择流亡国外，切断了自己的退路，这首乐曲正是为证明他与革命志士的理想相同而作。对于热爱波兰的肖邦来说，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无疑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也正因为热爱波兰，他才选择了流亡。22岁的肖邦在这首乐曲之中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爱。“我一生中从未写过如此美妙的旋律”，这句话所形容的也许正是他童年时的故乡。

克雷森特和塞蕾娜蒂决定牺牲自己，以保证人民免遭战争灾祸，阿尔格雷特等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拿到传送的钥匙后，众人经由地下遗迹来到了大提琴之树。在一片开阔的大草原上，只有一间风格别致的小木屋以及屋外的阳伞。

“我知道你要来，波尔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拄着长长的拐杖，迎着波尔卡走来。

“哎？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波尔卡相当吃惊。

“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上次看到你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好像就是昨天，又好像已经过了几百年……”老奶奶的视线停留在了远方。

“你们认识？”维奥拉问道。

“不认识，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波尔卡否定了她的疑问。

“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咱们就是在这里见过。会在这里求签的只有你。”

“这里？可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啊……”波尔卡更加困惑，“奶奶，为什么你会认识我？”

“就算解释你也无法理解。而且即使你知道了，命运也不可能改变了。”老奶奶又看了看波尔卡，“这次你能准时到达，看来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婆婆，你在这里干什么？”阿尔格雷特也不明白眼前这位老奶奶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你的工作就是等波尔卡？”

“我要看着你抽出大凶签……”

“啊？奶奶你知道抽签的结果吗？”比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当然知道。”老奶奶将目光转向比特，“因为我的工作是确认她是不是把签栓到神树上了。”

“神树？”

“求签小屋后边的那棵树。”老奶奶转过身，指了指身后的巨树，“它原本叫做大提琴之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几十年。时间就好像在这棵树上停止了一样，它既不会再长大，也不会枯萎。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叫它‘神树’，因为神就不会变老。来，快来抽根签吧。我这老婆子说的话究竟是不是真的，马上你们就知道了。”

波尔卡并没有犹豫，她相信，正是因为不知道会抽出什么，未来才有希望。她走到阳伞下，把手伸进了精致的小盒子里。波尔卡的心中其实并不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拿着签的手略微颤抖了一下。签被包裹得很仔细，上面坠着一个蓝色半透明水滴状装饰，仿佛预示着什么一般。

“去吧，到神树那儿去。如果抽到的是凶签，就把它拴在树上，那样就能消灾避祸了。”

波尔卡按照老奶奶的指示，走到树前，慢慢打开了签。但令她惊讶的是，不仅她手中的是大凶签，而且树上的每一张都是，恐怕连内容都一模一样……

波尔卡回到众人身边时，老奶奶早已不见了踪影。签上的内容完全被她言中，可眼前发生的一切却超出了众人的理解范围……

继续前进，便是传说中的矿石山了。这里比想像中的更加残破，山上的风沙吹得一行人几乎睁不开眼，采掘用的斗车、铲子病快快地躺在地上，像是几十年都没人理睬了一样。这座矿山就是当年基尔巴和他的同伴诀别的地方。当时，在战斗中几乎完全处于劣势的基尔巴等人只得选择撤退，所有人都以为只要逃到巴洛克就安全了。可没想到他们越过国境之后，弗尔特军也毫不犹豫地追赶上来。在山洞里，基尔巴的同伴们做了最后的反抗，而他为了完成大家的遗志，从弗尔特的魔爪下逃了出去，并一直致力于激进曲组织的建设……

克雷森特和塞蕾娜蒂本以为只要翻过山丘，就能顺利到达弗尔特的领地了。可没想到阿尔格雷特一行却比预想的更快地追上了他们。

“巴洛克……巴洛克准备无条件投降。”克雷森特坚定地对众人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只要把我自己当成人质，他们就会明白我的诚意。”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华尔兹可没那么简单。”基尔巴摇摇头，他无法认同克雷森特的决定。

“由我来说服华尔兹伯爵，应该可以救他一命。”塞蕾娜蒂的眼中闪过一种死而无憾的坚毅，“……就算让我代替他也无所谓……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然后华尔兹就会趁乱攻占失去王子的巴洛克……”法尔赛特只觉得他们的决定太幼稚了。

“这种剧本谁都能想得到。”阿尔格雷特也努力地说服两人放弃投降的想法。

“大家说得对，如果你们现在离开巴洛克……”

“那……那是什么？”还没等波尔卡把话说完，比特就惊叫起来。

密密麻麻的飞龙仿佛突然从天边出现一般朝众人疾驰而来，领头的正是骑着红龙的华尔兹和雷加德。将其他飞龙安排好之后，两人一前一后地降落在了一行人面前。与如此庞大的军队对抗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基尔巴也只得提议先听听对方的要求，然后再做打算。

“各位专程莅临弗尔特，真是感激不尽。”华尔兹的语气客气得令人生厌，那明明就是一种挑衅，“我来迎接你们了。”

“华尔兹伯爵，巴洛克决定无条件投降。”克雷森特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请不要再让战争的阴云令人民惶恐不安了。”

“可真是位忧国忧民的王子啊。”雷加德也一样让人厌恶，“但……你们没有任何担保，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就是担保，从现在起我就由弗尔特支配了。”克雷森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雷加德的刁难，“但请不要伤害塞蕾娜蒂和在场的诸位，以及我的人民。我一个人应当足够了吧。”

“华尔兹伯爵，我一直监视着巴洛克，阻止其首先挑起战争，我努力确保他们不会先跨出一步，这就等于肯定了弗尔特的行为。”塞蕾娜蒂向前迈出一步，“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贯彻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信念。可我错了。无论是向前迈进一步，还是原地不动，都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必须有一方做出让步才行。”

“所以……巴洛克让步了？”雷加德不怀好意地问道。

“您说得对。我现在站在这里，就是最好的证据。后退一步比前进一步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身后还有路可退。希望你们能珍惜我们的勇气，与巴洛克携手，共同发展。如果继续对峙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这个道理很明显。”塞蕾娜蒂继续尝试着说服华尔兹。

“巴洛克的威胁对我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而且我对巴洛克王子也没什么兴趣。”华尔兹将目光转向波尔卡，狠狠地盯着她，“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个小姑娘！”

“我？”波尔卡根本不明白华尔兹的意思。

“把小姑娘交给我，我就答应保证克雷森特王子和塞蕾娜蒂小姐的安全。”

“当然，我们会很好地照顾这位小姐的。”主仆二人一唱一和地威胁着众人。

“别想拿那些话骗我们！”有了之前被关进监狱的教训，沙尔莎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话了。

“我们必须保证这位小姐的健康，不会把她关进监狱，也不会限制她的自由。”

“咱们的利益是相同的，怎么样？”

华尔兹的话音刚落，波尔卡便朝他走了过去。阿尔格雷特拼命阻止，可她却已经下定决心。以自己时日不多的性命为大家造福，正是波尔卡的愿望。华尔兹从飞龙上跳下来，准备亲自迎接波尔卡，而雷加德则在他的身后偷偷摸摸地干着什么。在波尔卡渐渐靠近时，雷加德的手上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那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发光阿果果。雷加德将发光阿果果扔进一瓶蓝色的液体中，一阵浓烟过后，液体竟然变成了紫色，那应当就是效力提升了无数倍的矿封药。

但是在关键时刻，华尔兹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并没有绅士地将波尔卡请上飞龙，而是狠狠地将她打晕在地，并自以为是地想要打倒其他人。就在他拔出剑的一瞬间，阿尔格雷特也冲了上去，基尔巴和法尔赛特则分别从侧面和后面完成了包

围。肖邦开始对波尔卡使用回复魔法，维奥拉和比特站在克雷森特和塞蕾娜蒂身边，一边保护他们一边对华尔兹的飞龙展开进攻，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的数量。沙尔莎和玛齐姐妹跑向波尔卡，迅速扶起她并带她尽量远离华尔兹和飞龙。华尔兹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他的攻击速度远远超出了阿尔格雷特的想像，招架并不容易。虽然包围圈是一种优势很大的战术，但同样存在着风险。华尔兹的几次威力无比的必杀攻击同时命中了阿尔格雷特、基尔巴和法尔赛特，给后方的回复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无奈，维奥拉只得暂时放弃对飞龙的进攻，转而进行回复工作，沙尔莎和玛齐姐妹则在安置好波尔卡后也协助比特对飞龙展开了进攻。不过好在飞龙并不是强敌，很快它便被三个小鬼打倒了。另一方面，阿尔格雷特等人的情况出现了转机，因为比特也将目标转向华尔兹，他的加入渐渐让华尔兹乱了阵脚。混战中，阿尔格雷特无意中瞥见波尔卡，那虚弱的样子让他怒不可遏，对华尔兹的攻势越发凶猛。基尔巴和法尔赛特的配合依然很默契，在两人的必杀攻击下，华尔兹已经毫无招架之力。

“见鬼去吧！华尔兹！Void Edge！”

阿尔格雷特腾空而起，给了华尔兹最后的两次攻击。

“哼哼哼……哈哈哈哈……”华尔兹狂笑着，倒在了地上。那笑声中充满了嘲笑，对自己，也对自己的敌人。在华尔兹看来，他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对手的强大，而是自己的狂妄与失策。以他的智谋而言，这样的道理简直显而易见。当然，他也后悔了，如果刚刚直接带波尔卡离开，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他的了……

“就剩下那个老头了。”众人将目标锁定在了雷加德身上。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又能对几个年轻人怎样呢？情急之下，他竟然举起紫色的矿封药，一口气将其吞了下去。事实证明，任何未经临床实验的药物都是危险的，包括效力翻倍的矿封药。雷加德的身上开始冒起黑烟，接着黑烟变为紫红色，将他包围了起来。瓶子掉在地上，一声痛苦的吼叫之后，雷加德这个“人”已从众人眼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巨大的黑龙。也许是因为刚刚变化，还没有积蓄足够的实力，黑龙并没有立刻向众人发动攻击。一阵猛烈的飓风伴着耀眼的白光出现，将众人掀翻在地，黑龙则早已消失无踪……

英雄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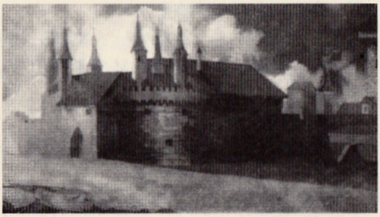
再次睁开眼时，黑龙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个通往异世界的黑洞……

走到黑洞的另一侧，是扭曲的时空，一切在这里都仿佛静止了，沉寂了。在无声无息的月之小镇挽歌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有的只是一些飘浮在空中的或红或蓝的光球。是人死之后的灵魂？又或者是梦中世界的梦中？没有人知道答案，阿尔格雷特一行人能做的也只有继续前进。解开梦幻沙丘的封印，是另一片通往黑龙所在的沙之巨塔的沙漠。看得到生命却感觉不到生气，在沙漠的彼端，也只有红色和蓝色的飓风卷起的沙尘。死寂……

沙之巨塔的守护者把守着通往最深处的机关。每一次打倒守护者，肖邦的意识就会变得更加混乱。但混乱也许正是通往清晰的必经之路……

“比特很喜欢那个相机啊。”

第一次出现在肖邦意识中的是阿尔格雷特、波尔卡和比特。



“嗯，对我来说这是仅次于生命的重要宝贝，是爸爸留给我的惟一一件东西。”比特依旧小心地拿着他的相机，“看着这个相机就能想起爸爸。而且爸爸说，这个相机在不同的人手中能照出不同的照片。”

“那当然了，技术好的人拍出来的肯定是好照片嘛。”阿尔格雷特说得好像那就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不是，虽然不太明白，不过这个相机好像可以拍出看不到的东西。”比特摆弄起手中的相机。

“能拍出灵异照片？比特，你身后有东西！”阿尔格雷特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不许你嘲笑爸爸的相机！我最讨厌你了！”比特生气地跑开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虽然这么说很打击比特，但那相机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力量。”波尔卡开始试着去理解比特爸爸的话，“有些事不在现场是无法明白的，但也有很多事只有冷静下来才能理解。平时我们只是用眼睛来判断事物，但其实我们还有各种感觉。太依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判断错误。而拍下了某个特定时间的照片上也许就隐藏着真相。比特的父亲所指的可能是这个吧。”

“太哲学了吧。”阿尔格雷特几乎不会花时间去理解深奥的问题，“算了，照片就是记录真相的，那音乐是不是也一样？”他又将目光转向了一直沉默不语的肖邦。

“嗯？”肖邦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我是问，演奏出真相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演奏出真相的音乐……”肖邦不知该如何回答。

“音乐就是与时间一起展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继续闯入肖邦意识的是库拉贝丝，“也就是不停地变化着的艺术吧。相对地，绘画即使历经千年也不会改变，而且画中所描绘的景色和感情还能为过去与未来共有。当这两种艺术相互接近时，那也就是得到神明认可的艺术。”

“得到神明认可的艺术？”

“没错。空间，也就是让人豁然开朗的音乐；时间，也就是震撼人心的绘画。无论是哪种艺术，都无法用一种感觉去体会。用心去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但这并不只限于艺术。”

“你是指什么？”

“你身边不就有吗？只有用心体会，才能理解的事物。”

“不管怎样，说这个世界是你的梦也太诡异了吧。”基尔巴始终无法相信肖邦的解释。

“……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是出生在波兰华沙的，在1810年。”

“华沙？波兰？从来没听说过那些地方。”法尔赛特困惑不解，“而且年号也很奇怪……”

“那换个角度看看？其实一切都正好相反，这里才是现实世界，华沙是你的梦。这样想就好多了吧。”

“是啊。我和基尔巴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可这个世界的确是梦，当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所做的梦……”

“真的吗？可我们并不是按照谁编写的剧本来演出的，至今为止我们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采取行动。”

“对，就算是在梦里，即将发生的故事也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决定。”肖邦迷茫了，“所以，我无法分辨梦与现实。”

“这次旅途结束之后会怎样呢？”

最后一次出现在肖邦面前的是维奥拉和沙尔莎、玛齐姐妹。肖邦并不知道，当他的旅途结束之后，当梦醒之后，还会留下什么。

“结束后？嗯……不知道，不过总会有事情要去做吧。”沙尔莎没有理解肖邦的问题。

“姐姐，不是说那个，肖邦先生说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的旅行会成为一切的终结，终点在黑暗之中，我根本看不到。”肖邦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因为前方一片黑暗。

“你说什么啊？好像要死的人说出的话一样。”沙尔莎不解地歪着头。

“我也看不到最终要往什么地方前进。”维奥拉也仿佛在寻找自己的未来，“能看到未来的大概只有神仙。但是我的理由和你完全不同，我的目的地在光芒之中，由于光芒太强烈，我才看不到。”

“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都看不到么？”沙尔莎有些茫然，不过有一件事她很清楚，“那还是因为光芒而看不到比较好一些。”

“没错，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现在只要努力地活下去就可以了。”玛齐点点头。

“沙尔莎说得没错。”维奥拉也表示同意。

“路究竟通往何方……”

肖邦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也不知自己所处的究竟是梦还是现实。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很难看到未来，每个人都有分不清梦与现实的时候，所以也许把握住“现在”这一刻的“真实”，用“心”去体会，才是最重要的……

通往最顶层的门出现了，大门的另一侧，雷加德所变的黑龙正等着阿尔格雷特等人的到来。战斗的准备早已做好，剩下的只有打败它。黑龙的实力并不平庸，但也没有强大到不可战胜。它那庞大的躯体给众人留下了极大的包围空间，同时又可以尽量保持分散，以避免受到伤害的范围过大，给负责回复的波尔卡减轻了不少负担。阿尔格雷特和基尔巴继续负责正面牵制，法尔赛特、沙尔莎和玛齐协助完成包围，维奥拉、比特进行远程攻击，肖邦则以攻击为主，必要时负责回复。黑龙咆哮着，向阿尔格雷特和基尔巴发起进攻。两人迅速招架住，法尔赛特等人利用它攻击间隔比较长的弱点，趁机展开了反击。后方比特和维奥拉的射击精准地命中黑龙，但它的厚皮却能抵挡住不少箭和子弹。突然它摆起尾巴，对后方的几人发动了攻击，波尔卡迅速使用回复魔法，肖邦也尽量后撤，开始为略显疲惫的阿尔格雷特回复。黑龙在众人的夹攻下渐渐体力不支，就在它准备垂死挣扎时，维奥拉借助光的力量，从后方射出了一支足以贯穿铠甲的光芒四射的箭。

“Holy Strike！”

箭拖着长尾，插进黑龙的身体里，黑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就在众人以为一切已经结束，准备离开时，肖邦却莫名其妙地走进了黑龙身后的黑暗之门……

镜天花 最终章

赤红的天空，赤红的大地，仿佛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颜色。

“在渐渐恍惚的意识之中，与自身精神的对峙及挑战一定会到来。”肖邦静静地站在干涸的地面上，说着众人难以理解的话，“惟一能正视赤裸裸的自己的瞬间，便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突然他转过身：“你们只不过是我创造出来的剧中人物罢了！”

“肖邦先生，你怎么了？”比特惊讶地问道。

“当我在这场战斗中失败时，另一个真相便会诞生，这虚幻的梦会更加鲜艳。完成这个考验后，我的身体和精神将分离开来。”肖邦举起了那支众人所熟悉的指挥棒，“那么就试试看吧。我……不，我的精神能否化为利刃，刺穿你们，我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生，或是死？现实，或是梦？肖邦要做的，是确认自己是否还活在现实中，梦是否还会按照他的意识发展下去。当梦有了它自己的方向时，肖邦也许永远无法再度醒来……

当肖邦的指挥棒落在阿尔格雷特身上时，他才第一次知道曾经拥有一位多么强大的同伴。但阿尔格雷特也不打算让步，他拼命招架住肖邦的进攻，等待着反击的机会。就在基尔巴也准备冲上去时，阿尔格雷特却制止了他：“别过来，我想亲自结束战斗，这样才算公平！”基尔巴停下脚步，轻轻点了点头。虽然这并不是阿尔格雷特一个人的事情，但他们可以信任他，将一切交托给他。

肖邦又一次挥动起指挥棒，这一次的攻击并没有落空。但就在他准备使用魔法时，阿尔格雷特却先他一步跳到空中，然后又一脚把他踹翻在地。肖邦站起身，突然他全身被黑暗包围，接着召唤来一股洪水，直接冲在阿尔格雷特身上。阿尔格雷特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地上爬起来，身上还滴滴答答地落着水，眼睛有些模糊。他拼命摇了

摇头，又重新架好剑，飞快朝肖邦跑去。

“见识见识星光的力量吧！Starlight Flash！”

剑身被耀眼的光芒包围着，反反复复的攻击打在肖邦身上。肖邦的体力在不断下降，但他却没有一点儿回复的打算，也许这场战斗对他来说还另有意义。阿尔格雷特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越来越难以招架，肖邦试图再次使用魔法，但阿尔格雷特突然跃起，后空翻跳到了石头后面，避开了他的魔法。

“Phantom Wave！”

一道暗影从石头的影子中射出，正打在刚刚使用过魔法的肖邦身上。肖邦紧紧地握住指挥棒，总算是防御住了阿尔格雷特的必杀，但他还是被暗影向后推了几步，地上留下一条深深的痕迹。又是一次魔法反击，落雷闪着微蓝的光，劈在阿尔格雷特身上。伴随着一声惨叫，他倒在地上，过了很久才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波尔卡焦急地向前迈出一步，却被基尔巴挡了下来。虽然担心，但她明白，如果现在对肖邦出手，便是对那两个人的不信任——肖邦必须确认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而阿尔格雷特则要证明他们并不是按照谁的意志活着的。

眩晕险些让阿尔格雷特再次倒下，他拼命将剑插在地上，才勉强站稳。

“Fire Wave！”借助天空中暗红的光芒，阿尔格雷特射出的一道光波打在了肖邦身上。肖邦的体力渐渐不支，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更加清晰的神情，仿佛谜底就在眼前。看到肖邦露出疲态，阿尔格雷特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Bloody Bloom！”暗影包围着他的身体，剑迸发出黯淡的光芒。但就像是因绝望而放弃了一样，肖邦并没有招架，他再也没有反抗或进攻的力气了……

“我没能打倒你们……真是太好了……”肖邦倒在了地上。这是他的梦中世界，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会按照他的意志发展下去，他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也许一切悲伤的轮回都将就此了断。

但在一个悲剧还没有终结之时，另一个近乎绝望的悲剧开始了。波尔卡突然向悬崖走去，无论谁都无法阻止她。

“波尔卡？”阿尔格雷特瞪大了眼睛。

“不要过来。”波尔卡的声音中带着从未有过的冷漠，“阿尔格雷特，抱歉一直没有告诉你，因为如果对你说了，你大概就不会带我来这里了。我终于想起自己必须要走的路了。”

波尔卡的妈妈突然带着幽蓝的光芒，出现在她面前。

“汇入……汇入大海吧……”妈妈轻轻把手搭在了女儿的肩上。

“妈妈，我终于看到掩藏在你温柔背后的东西了。是你让我的记忆变得模糊的吧？”波尔卡的眼中带着淡淡的泪光，“……不，我想不起来是因为害怕妈妈担心。也许正是我自己让心中迷雾重重，将记忆封印了起来。”

“你的命运便是汇入大海……”妈妈微笑道。

“没错，我的命运是汇入大海。咱们让彼此看不到对方心中的痛苦，不知不觉间那竟成了一种理所当然，接着虚伪的心灵便不断扩大，最后连最细微的真相也看不到了。被耀眼的街灯遮蔽了光芒的星空其实是我记忆的碎片……妈妈，你一直在看着我，让我不至于走上错误的道路。但离开你之后我才明白，其实你所指引的道路，才是错误的。”波尔卡笑着低下头，“谢谢你一直为我着想……但水不一定非要从高处向低处流，潮汐也会将石子推上河滩。我才是正确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

也许波尔卡正是天空中落下的雨滴，最终要汇入大海。然后海水蒸发，升上天

空，又变成雨滴落下。她根本无法从无尽的循环中逃脱……

“决定一切的时刻来临了。我的命运……我的使命？不，不是那么被动的东西。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现在必须要做的事的！”妈妈离开了，波尔卡背对着悬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并不是因为不可改变的命运，也不是因为无法逃避的使命，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决定。当她再次汇入大海之时，新的轮回便开始了。

“等等，波尔卡！”阿尔格雷特的呼喊声已不能让波尔卡回头。

“还有需要我的地方。”她一步步向后退去，“还有需要用沉睡在我心中的信赖之石照亮的地方！”

“不要！”

“为了……为了我最重要的人，这种事根本不算什么。”波尔卡张开双臂，带着幸福的微笑，从悬崖上飞了下去。

“波尔卡！哇啊啊！”阿尔格雷特跪倒在地，痛苦的喊声回荡着，“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才好？难道波尔卡只能死吗！难道就不能救她吗！”泪静静地滑落。看着最重要的人从眼前消失，自己却无能为力，一种愤怒与自责从阿尔格雷特的心底涌起。“信赖之石闪耀的人就要付出代价么？这个世界就没有道理可讲么！可恶！”阿尔格雷特拼命用拳头垂着干裂的地面，其他人也早已泣不成声。“还有你！擅自闯进我们的世界，又擅自离开！这里不是你的梦吗？是梦的话就做点儿什么啊！做点儿什么吧……”他将心中的怨气发泄到了肖邦身上，接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抽泣声。

“梦？真的是……梦？”肖邦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突然睁开了眼睛。

坠落……

“谢谢大家……虽然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波尔卡的脸上依然只有幸福，“他能感受到……我的飞吻吗？如果能感受到就好了……”

坠落，向着新轮回的起始……

月亮照耀着大地，花儿在月下仿佛也闪着光芒一般。妈妈独自站在树下，慢慢张开双手，将缓缓落下、全身被淡蓝色光芒包裹的小波尔卡抱在了怀中。

am1：59

凌晨两点的钟声即将敲响。

“凌晨两点，肖邦先生去世。”医生宣告了肖邦的死讯。

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科·肖邦平静地在姐姐以及恋人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

房间中只留下悲伤……

依然是那个宁静的小村庄，依然是那片开满鲜花的草丛，依然是那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

“我不会让你死的，你才活了十四年。十四岁的少女必须要活下去。”

小女孩又一次放开妈妈的手，跑到水坑前，看着自己的倒影。但这一次，肖邦的声音却仿佛在她的心底回荡了起来。

“阳光高照时，花儿便会藏在花蕾里，它只在关键的时刻开放。它绽放着淡淡的光芒，努力展现自己，映照出人们所看不到的事物。花儿等待着世界被黑暗笼罩之时，闪耀光芒，将被街灯遮蔽的星空映射在草原上。周围一片黯淡？漆黑的世界？来吧，波尔卡，就在凌晨两点，这一次，尽情绽放吧！你说过叫镜天花或是死灯花是我的自由，那么就由我来决定吧。这一次，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要将和你很像的花、敢于直面黑暗的花……叫做镜天花！”

“妈妈，对不起，我觉得有人在呼唤我。”小波尔卡突然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是吗……一定是适合你信赖之石的人出现了。你所信任的肯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妈妈慢慢蹲下身来，“真想看看你当新娘时的样子……不过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她从草丛中精心挑选出了一朵淡紫色的小花，把它戴在了女儿的头上。“去吧，一定要努力。”

“嗯，那我走了。”少女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微笑，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自心底油然而生。

光芒包围了小波尔卡。在光芒之中，她就像绽放在黑夜的镜天花一样光彩夺目，与飘舞的花瓣一起飞向天空。

“你是不是更接近因美丽的月亮而波涛汹涌的大海了呢？谢谢，波尔卡。一定要幸福……”

“是波尔卡姐姐……”

不知何时，那个在光芒之中的小波尔卡又变回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落地的一瞬间，光芒在干裂的大地上扩散开来，血一般的赤红被嫩绿所代替，绽放着鲜花的草原在众人脚下铺开。

当波尔卡看到阿尔格雷特的一刹那，泪水再也停不下来。她的脚步越来越快，接着整个人都投进了他的怀抱。

他紧紧地拥抱着她，又轻轻把她从怀中推开，凝望着她那满是泪光的双眼……

风吹起了无数的花瓣，飘散在空中……

肖邦的灵魂带着淡淡的光芒坐在了那架等待着主人归来的钢琴前，为心爱的女子演奏起音乐。仿佛感应到他的琴声一般，穿着绿色长裙的女性唱起了悠扬的歌声。

闪耀着紫色光芒的镜天花丛中，钢琴诗人轻抚着黑白相间的琴键，美妙的旋律回荡在夜空之中……

全文完

fin





⊙前情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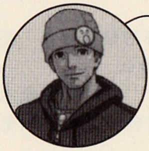
在前面的几个案件中不断出现“七年”这个关键词，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这个数字指的是成步堂龙一在七年前的一次庭审中因为使用了伪证而被剥夺律师资格这件事，但七年这个词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王泥喜接手的这个新案子将为这个数字增添新的含义。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成步堂龙一耗尽心力，就是为了将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凶手揪出来。这个华丽的故事终于迎来了精彩的最终章！

登场人物介绍



王泥喜法介

成步堂龙一为主人公带来了新的委托，只不过王泥喜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案件将会揭开一个被隐藏了七年的真相。



成步堂龙一

曾经的精英律师，现在的“无业游民”。但睿智且充满正义感的他真就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吗？



绘濑土武六

本次案件的死者，对外宣称是一名出色的插画家，但实际上却是个专门制造赝品的人。



牙琉响也

王泥喜的死对头。七年前的那个案件是他第一次出庭，在揭穿了成步堂使用“伪证”的阴谋后声名鹊起。



绘濑真

本案疑凶，极度自闭的她极少说话，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异常的恐惧，是案件的关键人物。



奈奈伏影郎

也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或真敷扎克。在七年前对他涉嫌杀害或真敷天斋一案的审理中，由于成步堂被陷害，使得扎克也受到牵连。

第四话 逆转的继承者（上）

以上是跟这次事件相关的所有事实
要完全理解这次的事件
必须要知道这个前后长达七年的故事
没有一个要素是无用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现在
你终于来到了故事的结尾
被告是否犯有杀人罪
将由你来决定



10月7日 上午10点37分
成步堂什么都做事务所

美贯：王泥喜，快看电视！

王泥喜：嗯……什么啊，我现在很忙。

美贯：哇！好厉害！巴郎先生现在正在电视上表演哦！快看快看！

电视喇叭：这里是县立国际日之丸环形体育场，世界最大规模的魔术表演目前正在彩排中！

王泥喜：（日之丸环形体育场……那不是牙琉波事件的发生地么。）

电视喇叭：三天后，传说中的魔术团体“或真敷一座”的奇迹将在事隔七年后复活！

美贯：好期待啊！美贯一定要去看看！王泥喜和爸爸也一起去吧！

王泥喜：（或真敷一座的奇迹……如果美贯的父亲还活着，制造“奇迹”的大概就是他吧。）

美贯：美贯早就把票准备好了！这是你的。

成步堂：哦，都在这里啊，你们好像很闲嘛。我回来了。

美贯：爸爸！好久不见！

王泥喜：（居然跟爸爸说“好久不见”……不过确实有段日子没见到他了。）

成步堂：美贯你精神不错嘛。

美贯：对了，爸爸你好像说过“机密任务”之类的东西，这样可不行啊，居然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成步堂：哈哈哈，好像真是这样。还从来没跟你们提过吧，关于“机密任务”的事。嗯……时机差不多了，也不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泥喜：哎？您是说我吗？

美贯：哇！好厉害，有机密任务哦，王泥喜！感觉就像间谍一样。

王泥喜：（这次又是什么事啊……）

成步堂：哈哈哈，实际上我今天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才回来的。你们也听说过吧？“审判员制度”。

美贯：审判员？

成步堂：没错，就是传闻中新的审判制度。对了美贯，你知道陪审员是干什么的吗？

美贯：啊，是在美国那些国家的法院里，说“有罪”或是“无罪”的人吧。

王泥喜：在电视上看到过，好像是在市民中选十二个人。

成步堂：最近有人提出要把这个制度引入我国，而且给它取了新名字叫“审判员制度”。

美贯：也就是说今后不会只凭法官好恶来判案了？

成步堂：也不能这么说，这个制度最多只是对法官的一个协助，让我们能从多个角度认识、论证案件。草案上提出的是由六个人组成。

王泥喜：那么“机密任务”是指什么呢？

成步堂：也就是“审判员制度”的施行。对这个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制度，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实施。所以决定先试一试。就像是“考试”一样。把某个案子当作范本，选择六个审判员来协助审判。具体安排由我负责。我是“审判员模拟法庭委员会”的委员长，负责的事件包括审判员的选定，法庭的安排……为了组成比较理想的团队，我会不断地选择、调整。而这次值得纪念的“模拟审判”将在明天开庭。

王泥喜：请问明天是审理什么样的案子啊？

成步堂：毕竟是第一次，所以挑选了一个条理比较清楚的案件。

美贯：“试验”的话还是选个轻松的比较好……

成步堂：话虽如此……但毕竟是个谋杀案。

王泥喜：这可一点儿都不轻松啊！

美贯：“条理比较清楚”，也就是说被告是……

成步堂：没错，是很明显的“有罪”。事情就是这样，拜托你了，王泥喜。

王泥喜：什、什么？

成步堂：已经定下来了，明天担任辩护律师的是你。我一开始就说过了吧，“也不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美贯：这样不是很好么，王泥喜！是担当“试验”审判的律师哦。

王泥喜：但实际上判决相当于已经提前下达了吧？

成步堂：最坏的结果……被告有可能会被判死刑。

王泥喜：我不喜欢那样！我可不想只是做做样子！

成步堂：事情已经定了，没法改啊。开庭时间是明天早上十点，不要迟到哦。

王泥喜：为什么不早点儿跟我说！

成步堂：因为今天早上把要审理的案件换掉了。

王泥喜：哎？

成步堂：这件事是昨晚发生的。

王泥喜：能给我说说案件的情况吗？

成步堂：哎呀很麻烦的，你真的想听？

王泥喜：我是律师啊！至少基本情况你得告诉我吧！

成步堂：因为这次毕竟是“测试”，所以全体人员都是以“一片空白”的状态开始审理的。

王泥喜：那样的话脑子也会一片空白的！到底是谁决定的这种蠢事！

成步堂：当然是我。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委员长嘛。我也没办法，作为补偿，我给你去案发现场调查的权力吧。不过不许找相关人员问话。

王泥喜：那、那我怎么辩护啊！

成步堂：刚才说过，我主管这次审判的一切事务。

王泥喜：但万一判决不当该怎么办！

成步堂：王泥喜，“主管一切事务”也就意味着“承担所有责任”。你只要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有我的考虑。

王泥喜：（怎么突然这么严肃……）是，我明白了。

成步堂：对了，你们可以先去拘留所问问委托人。

王泥喜：是……哎？你刚才不是说不能找相关人员问话吗？

成步堂：哦，如果是那个人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只要你能问出东西来……

（之后成步堂给了美贯一个印有“或真敷”图案的红色信封，并吩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打开）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 会面室

（两人来到拘留所见被告绘濑真。但美贯和王泥喜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让她开口说话。但不知道是不是美贯的魔术起了作用，两人要离开时真给了他们一张自己的名片，住址是“土武六工作室”。而且王泥喜还发现，这个女孩有抹指甲油的习惯。）

同一天 某时刻
土武六工作室

（两人来到土武六工作室，不大的屋子里被几幅画架塞得满满的，一些生活用品杂乱地摆在屋子里）

王泥喜：这里……还真有“工作室”的氛围啊。

美贯：的确，很有艺术感。不过地上的人形胶带……

王泥喜：看来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了。

美贯：那边放着好多油画啊。哎？王泥喜，你看这里……

王泥喜：是还没画完的么。（可以看到用来打底的黑色素描线……）

美贯：但是其他部分跟这个底也合不上啊。

王泥喜：啊，真是这样……（有点可疑……）

美贯：每一幅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哦。

茜：哦，你们果然来了。

美贯：啊，茜小姐！好久不见！

茜：嗯，好像是。也不是没想过“又是你们”。

王泥喜：你知道明天的“模拟审判”这件事吗？

茜：我知道，成步堂先生专门选的你。

王泥喜：可我们连到底是什么案子都还不清楚。

茜：死者是这间工作室的主人，画家绘濑土武六。嫌疑犯是他的独生女绘濑真。

王泥喜：啊，刚刚在拘留所见过她了。

美贯：不过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杀人犯……反倒像是被害者。

茜：的确如此。不过因为杀人的手段是“毒杀”，所以警方认为“再怎么柔弱的女孩子也可以办到”。成步堂已经交代过了，你们在这里好好调查吧。

王泥喜：（这次不能找相关人员问话，到底能在现场找到什么线索啊……）那个……死者是个艺术家吧？

茜：对，好像是个画插画的。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的作品。

美贯：嗯，这几幅油画的确很漂亮。

茜：嗯……不过那些并不是插画。

王泥喜：（哎？怎么突然咬牙切齿的……）对了，这幅画为什么藏在衣橱后面啊？

美贯：看来那位画家不想这幅画被人看见。

王泥喜：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

美贯：什么嘛！不就是很普通的油画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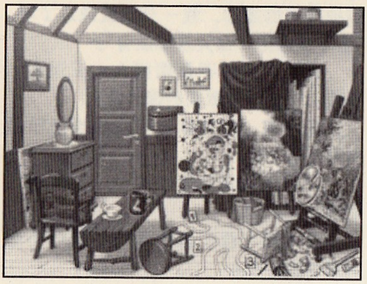
王泥喜：这幅画……不管怎么看都有点儿……

美贯：到底怎么回事啊？

王泥喜：（拿给宝月刑警看看吧……）茜小姐，你对比看看这幅以及土武六先生的第三幅画。

美贯：啊！是一样的……

茜：你们果然发现了，土武六好像是照着这副藏起来的油画临摹的。土武



六先生是个很神秘的人，据说至今从没有人见过他。这间工作室也一直都关着门，和外界的联系全靠书信。信一般都是从那个信筒寄出去的。

王泥喜：写信？

美贯：怎么了，王泥喜？

王泥喜：没什么，只是觉得很少见。最近一般都是用电子邮件或是互联网吧。

茜：土武六先生好像很讨厌这些东西，所以他只用信件跟外面接触。

美贯：这样才有艺术家的感觉嘛！

茜：正因为如此，能进到这间屋子的就只有他女儿。而且，这个屋子里基本上也只找得到土武六先生和他女儿的指纹。昨天晚上是土武六先生第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之前一点预兆都没有。而就在采访进行时发生了凶案。

王泥喜：能详细说说凶案发生时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茜：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么，昨晚是第一次有外人进入这个工作室。新闻标题好像是“直击谜之画家的平实面孔”。没想到第一次采访就遇到这种事……

（宝月刑警开始介绍凶案的详细情景）

茜：昨晚九点，真小姐将每天都会准时泡好的咖啡送了进来，土武六先生刚喝下那杯咖啡便表情痛苦地倒在地上，不久就死了。

美贯：但特意挑选有采访的日子下毒，这也太……

茜：她把咖啡拿进来时记者正在房间另一边参观那些机械，所以真小姐并没有看到记者。

王泥喜：但不管怎么想……都是那个记者比较可疑吧！

茜：可是记者并没有接触过土武六先生的咖啡，连真小姐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王泥喜：（还是想问问那个记者……）这个是……

茜：这就是死者的咖啡杯。

美贯：毒药是放在这里面的？

茜：“装了毒药的咖啡杯”……实际上事情有点奇怪。

王泥喜：哎？什么意思？

茜：我们从杯子里并没有检测出毒药。不过要想获得更多的情报就自己去调查吧。也不能什么都告诉你们。

王泥喜：（杯口上有淡蓝色的痕迹，不管怎么看都很可疑……看来一定要借用一下茜小姐的力量）那个……请问有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可以检验……

茜：啊，你注意到了？

王泥喜：感觉一定要借助科学手段才能继续调查啊。

茜：好吧，不过我只帮你这一次哦。

王泥喜：谢谢你。请看这个咖啡杯，杯口上有一个淡蓝色的痕迹……

茜：那是我的化学药品留下的痕迹，这种喷雾剂会在有毒物的地方留下蓝色的痕迹。

王泥喜：也就是说，杀害死者的毒药是……

茜：没错，并不是在咖啡杯里，而是像这样涂在了咖啡杯杯口上。一经检查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贯：科学搜查好厉害啊！

王泥喜：（再问清楚一点……）关于“毒药检测”的事……

茜：啊，你是指这个吧。

（拿出刚才的化学药品）

茜：这是检测阿托奎宁的喷雾剂。

美贯：阿托……

茜：是一种剧毒，毒性超强，但是身体的吸收却很慢，服毒之后至少要十五分钟才能对呼吸器官起作用。用这个就可以检测出毒药的痕迹了。

美贯：茜小姐，能让美贯试试吗？

茜：可以啊，给你。不过可疑的地方我都调查过了。

美贯：没关系！王泥喜，赶快试试吧！

（王泥喜拿起喷雾剂到处乱喷，不过什么反应都没有）

美贯：可惜，什么都没找到。

◎逆转裁判4◎

王泥喜：因为茜小姐已经仔细搜查过了么。哎，等一下……

美贯：怎么了？

王泥喜：那台小桌子上还没有仔细调查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好好看看吧。

（在桌上的小相框里，王泥喜发现了毒物反应）

美贯：啊！有、有反应！

茜：什么！在哪里！

美贯：在这个很可爱的小相框里。

茜：啊！干得不错嘛，不愧是美贯！

美贯：呵呵，我是魔术师嘛。

王泥喜：（发现这个的好像是我吧……但为什么相框里会有毒物反应呢？而且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哎？这张小桌的抽屉里有一个开过一次的信封……而且邮戳上的日期是七年前的？（打开过一次，又被封起来的信封，真可疑……）茜小姐，你能看看这个信封吗？

茜：啊！全红的信封！

王泥喜：（怎么这么慌张啊……）

美贯：你看，这里好像有打开过的痕迹是吧？

茜：这是死者土武六的秘密。

王泥喜："秘密"？也就是说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茜：因为我读过。

美贯：难道是茜小姐你打开的……

茜：我才不会留下那么明显的痕迹！

王泥喜：（一样是偷看嘛……）

茜：嘿嘿，因为我有超强的武器。

（拿出一台感觉很精密的仪器）

茜：这是"X光解析装置"。

美贯：它能让我们看到信的内容吧？

茜：没错！虽然我也不是很明白它的工作原理……

王泥喜：拜托了，请让我试试看！

茜：好吧。

（王泥喜接过机器，检查出红色信封里的信件上写着"土武六先生，我已将一千万元存入你的户头，请你确认之后将收据寄给我。"）

美贯：一千万元……看来土武六的画很值钱嘛。

茜：信封里还有一张纸哦，再检查一次看看吧。

（第二张纸的内容是"请在文件上签名之后，务必使用这种信封以及信封里的邮票，在三天内把收据寄来。请一定照办，你知道争辩是没有用的"。）

美贯：这只是一封有关作品价钱的书信。

王泥喜：但为什么死者留下了这封信呢？明明是七年前的东西。

美贯：大概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吧。

王泥喜：（宝月小姐好像知道什么内情。不打算告诉我们么……）对了，昨晚在这里采访的记者是……

茜：你突然这样问……我也很为难啊，因为他是明天的证人。名字我记不太清了，不过那张脸我可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哦，对了，是叶见垣先生！

美贯：叶见垣……

茜：他是以将自己挖到的独家新闻卖给媒体为生的人。这是他的名片，你们拿去吧。

王泥喜：迄今为止没见过任何人的画家突然接受了陌生记者的采访，而且在当夜被杀死……

美贯：这次的采访相当奇怪啊。

茜：的确如此。

王泥喜：我想找那位记者问些事……

茜：对了，他今天好像也出去采访了，对象我记得是某个变戏法的人……



王泥喜：变戏法的？（啊！难道是……）

美贯：是不是或真敷巴郎？

茜：没错！就是他！他好像正在准备一个很宏大的晚会。

王泥喜：（或真敷巴郎……虽然很不情愿，不过还是得搜集情报啊。）

同一天 某时刻
县立国际日之丸环形体育场

美贯：啊！简直就是梦与魔法的舞台！

王泥喜：就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噩梦与犯罪的舞台……

美贯：我们快去跟巴郎先生打招呼吧！

巴郎：啊哈哈哈哈！

美贯：这种笑声……

巴郎：这不是美贯小姐么！能再次见到你我感到非常高兴！

美贯：你好，巴郎先生，精神不错嘛！

巴郎：美贯小姐，今天有什么事吗？

美贯：是来向你祝贺的，恭喜你能举办这么宏大的专场魔术表演！

巴郎：呵呵，能看到我巴郎的精彩魔术表演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啊。或真敷天斋的奇迹魔术就由我巴郎来再现吧！不过美贯小姐，真是对不起，本来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应该是你父亲。

美贯：爸爸……

巴郎：我的师兄或真敷扎克。如果没有那件事的话……

美贯：没关系。

巴郎：你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他如果还活着，我巴郎就是当他的助手也心甘情愿！

美贯：巴郎先生，谢谢你。不过美贯还是很高兴，能再次看到天斋爷爷的魔术。

巴郎：因为某条法律的限制，这一天我足足等了七年！事隔七年我才能将或真敷一座的奇迹再次带到大家面前！

王泥喜：（七年，怎么最近老遇到这个数字……）

美贯：请问是什么法律啊？

巴郎：就是“表演权”的问题，美贯小姐。天斋老师魔术的基础是他独创的“机关”，这也作为他个人的“财产”而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老师他将这些机关作为“遗产”交给了那个人。

王泥喜：难道，那个人是指……

巴郎：没错，美贯小姐，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或真敷扎克！不过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美贯小姐的父亲在七年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王泥喜：（总算有了点线索……）某个人失踪超过一定期限，就认定他“死亡”。我说得没错吧。

巴郎：就是这样。你知道得很清楚嘛，短袖小子。而那个期限就是七年。所以美贯小姐，虽然很难开口……今年的四月，你的父亲在法律上就已经“死亡”了。在没有他正式遗书的情况下，天斋老师的秘术就由我巴郎来继承。这也是师父的遗志。

王泥喜：没错，这也就是所谓的“失踪报告”。

美贯：爸爸……

王泥喜：（美贯……）哦，对了，有一位记者来采访过你吗？

巴郎：我巴郎的魔术表演是全宇宙中心的中心，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采访过我。你指的是哪一位？

美贯：是一个叫叶见垣的人，这是他的名片。

巴郎：叶见垣……叶见垣……

美贯：想起来了吗？

王泥喜：脸色怎么越来越难看……

巴郎：是那个带着猥琐笑容，而且浑身薄荷味的男人吗？

美贯：没错！我们想问问关于他的事！可以告诉我们吗？

巴郎：那个人不久前来过。他原本是来采访有关“大魔术表演“的事，却

突然提起了那件事！

王泥喜："那件事"？

巴郎：总之，我已经把那个记者打发走了。

美贯：巴郎先生！你知道那位记者到哪里去了吗？

巴郎：我建议记者先生到罪人们的聚会场所去。

王泥喜：（也就是拘留所吧……）

巴郎：那真是一个失礼的人……这张名片可以给我吗？

王泥喜：啊，没问题。

巴郎：像这种名片，就要这样处理！

（巴郎把记者的名片撕碎了）

美贯：啊！开始了！巴郎的"名片还原大魔术"！

王泥喜：（这哪算什么大魔术……）

巴郎：啊？哈哈哈！对巴郎来说不能把撕碎的纸片还原才是"大魔术"！

王泥喜：（看来他相当讨厌那个人……）那个，请问这个东西……

（王泥喜拿出成步堂给的红色信封）

巴郎：啊！这不是我们或真敷一座的标志么！唔……

美贯：怎么了，巴郎先生？

巴郎：美贯小姐，这是在哪儿找到的？

美贯：哎？那个……是爸爸给的。

巴郎：爸、爸爸！难道是扎克……

美贯：不不不！是成步堂龙一给我的。

巴郎：啊！那种人怎么会成了你的父亲！你认识信封背面的签名吗？这是或真敷扎克留下的！

美贯：爸爸的……签名！

巴郎：不好意思，能不能把这个给我。

王泥喜：对不起，不行……

巴郎：唔……那我巴郎就先回去准备表演的事了，可以吗？

美贯：嗯！谢谢你，巴郎先生！

巴郎：那么，敬请期待三天后的"奇迹表演"！

王泥喜：那个记者到底问了什么啊……还有，看到这个信封的巴郎先生变得好奇怪……

美贯：我们再到拘留所去看看吧！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 会面室

？？？：也就是说本来是这样的吧？"我们是为了钱才这么干的"？

看守：不不不！你完全搞错了！

王泥喜：好像有人正在会面……

美贯：应该就是那位记者吧。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

（两人终于见到了那位神秘的记者，而他的相貌的确让人"终身难忘"……脸的整个下半截布满了蓝色的胡渣子，时不时作出夸张的表情，更奇怪的是胸口的衬衣口袋里居然装着鹅毛笔、梳子、牙刷、牙膏……）

王泥喜：不好意思，打扰你谈话了。我是律师王泥喜法介。

？？？：啊！你就是王泥喜啊！

王泥喜：哎？你知道我？

？？？：当然了，你就是那个在法庭上死死盯着证人，然后硬要他坦白的律师吧。

王泥喜：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拿着笔在手臂上写什么啊……）

美贯：难道叔叔你是记者……

？？？：这不是美贯么！

美贯：原来美贯已经这么有名了？

？？？：你不就是那个最讨厌拿提包，而把随身物品都塞进内裤里的人么。

美贯：呀！你说什么啊！

？？？：啊，请等一等。我刚刚结束了采访。

美贯：采访？

？？？：没错，先是看守先生，然后是你们。看守先生说"我每天监视的东西就是那些罪犯的邪恶欲望"。

看守：什么啊！我跟你说完全不是那样的！我还有事，先走了！

美贯：请问，你是来采访看守的吗？

？？？：啊，不好意思。因为不能跟原定的采访对象说话，忍不住就……

王泥喜：果然……

叶见垣：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叶见垣正太郎。

王泥喜：（他一笑起来我就能闻到一股浓重的薄荷味……）

叶见垣：人们说我的报道能让人感到别样的兴奋和激情，也就是“混杂着尖叫与怒吼的修罗场中的交叉路口”……

王泥喜：的确如此……（他到底在写些什么啊……先问问他跟案件相关的事情吧。）请问案发当晚你在土武六工作室吗？

叶见垣：那个……怎么说呢……是的。

王泥喜：（说话的口气真怪……）绘濑土武六先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吧？

叶见垣：你想问我是怎么让别人接受采访的对吧。不过我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因为隔墙有耳嘛。我就跟你们说一件事吧，因为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想听吗？

美贯：嗯！想听！

叶见垣：某一天我去旅行，去目的地看完电影之后，在一家好吃的炸猪排店里看到一条消息。某位知名画商的画廊里，有一幅著名油画被偷走了。

王泥喜：油画？

叶见垣：虽然这是常有的事，但那幅画我总觉得在哪见过……画上有一颗大大的桃子漂在水里。

王泥喜：（被盗的油画……）

叶见垣：“比起烤秋刀鱼的香味，还是独家新闻的味道比较好”。

王泥喜：（再问下去也没什么意义……）美贯，走吧。

同一天 某时刻
土武六工作室

茜：调查得怎么样了？

王泥喜：有件事想跟你确认一下。

茜：什么啊，这么严肃。

王泥喜：（茜小姐一定知道什么……）这幅画是从抽屉后面找出来的。

茜：那又怎么样？

王泥喜：这好像是偷来的吧？

茜：嗯……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王泥喜：可以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吗？

茜：没错，就跟你想的一样。绘濑土武六其实是个“赝品画家”。

美贯：赝品？什么意思？

茜：简单来说就是伪造品，就像是复制的一样。不过要求很严格，包括细节部分也要完全按照真品来制作。

美贯：啊？直接拷贝原作不是更简单吗？

茜：所谓“赝品”，是要作为“真品”贩卖的东西。这当然是可耻的犯罪。

美贯：那么土武六先生他……

茜：没错……他的工作好像就是收取金钱，然后制作精巧的赝品，顺便画画插图。

王泥喜：原来是这样……

茜：实际上这台X光解析装置也是为了证实这件事才带过来的。要想检验某幅画是不是赝品，只要检查画布上用木炭打的底就可以了。

美贯：啊！那个美贯也知道！如果不打底的话根本没办法画画。

茜：不过赝品的情况有些不一样。那些本应该是草稿的底，却跟完成品完全不一样。

美贯：哎？怎么可能！

茜：所以才要调查画布嘛。不过现在没有调查的对象。这三幅画里面只有一张是赝品。

美贯：但美贯很想看看土武六先生的底稿。

王泥喜：（对啊，说不定那里就有什么线索……）茜小姐，能借你的机器用一下吗？

茜：真是拿你没办法，只有这一次哦。

（王泥喜从人物画里检测出了一张画着两个人玩梭哈场景的素描。）

王泥喜：这是什么啊……

美贯：是啊！跟完成品根本不一样嘛！

茜：也有画家喜欢打底稿时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来调节心情。

美贯：我还想调查一下其他两幅画，拜托你了！

茜：啊？也不是不可以……

（王泥喜从第二幅画有深海鱼的油画里检测出一张骷髅拖着小车的素描）

王泥喜：果然是这样……

美贯：怎么了？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一副严肃的表情。

王泥喜：茜小姐，请让我把所有的画都调查一遍！

茜：你好像很喜欢的样子，没关系，拿去用吧。

（第三幅画的底稿是一个拿吉他的人全身着火，站在高台上）

王泥喜：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茜：你怎么了？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那里自言自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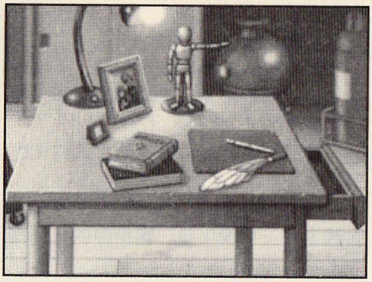
美贯：是因为被奇怪的光线照到所以精神失常了吗？

王泥喜：美贯，你好好看看这几幅画！还没有注意到吗？

美贯：呀！这、这、这是……

茜：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王泥喜：这三幅画……分别描绘了我处理的三个案子！你看。第一幅是发生在波尔哈奇餐馆的凶杀案，第二幅是拉着面摊死去的男人，第三幅是在牙琉波演唱会时的那个吉他起火事件。



茜：这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而且这些像是早就画好了的东西。

王泥喜：我也想知道啊！（我从没听说过绘濑土武六这个人，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长相。可为什么他把我处理的案子都画在了画板上呢……而且三件都是！这肯定不是偶然。绘濑土武六，你到底是什么人？）

10月8日 上午9点48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6休息室

（王泥喜在等待开庭时见到了被告绘濑真。她虽然还是一句话都不说，但对王泥喜和美贯明显都有反应，而且时不时拿出指甲油来抹几下……）

同一天 上午10点
地方法院 第3法庭

法官：那么下面开始对绘濑真一案的……那个……审、审理！那个……今天的审理恐怕会载入我国的法律史，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被人提起。

牙琉：审判员制度——今天是开始采用新制度重要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吧。所谓审判员，就是一般人所知的陪审员。为了让判决反映民意，我国也引入了这项制度。

王泥喜：不过在法庭上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啊……

牙琉：这个法庭由三台摄像机监控着，所有的情况都会及时反映到审判员那里。各位！请大家一定要漂亮地完成这次的审理！

法官：牙琉检察官！那、那是我想说的话啊！

牙琉：呵呵，不好意思。

法官：总之请大家好好干，不要胡来！

王泥喜：（审判员，他们不受法律的束缚，可以将这里变成一个能反映人心的法庭。审理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法官：那么，牙琉检察官，请你说明一下本次案件。

牙琉：死者是画家绘濑土武六，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喝下有剧毒的咖啡而死。很明显，这是被告绘濑真下的毒。

王泥喜：反对！咖啡本身应该没有毒！

牙琉：呵呵，看来你也下了点功夫啊。没错，我们是从这个咖啡杯的杯口上检测出毒物的。

法官：杯口上的确有用嘴碰过的痕迹。

牙琉：关于死因……请看这份解剖记录。

法官：好的。根据记录，被害者的死因是“阿托奎宁中毒”。

牙琉：这是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化合物，致死量是0.002毫克。所以只要吸入极少的一点，那人就无法从死神的手中逃走了。

法官：那么，牙琉检察官，请带证人上庭。

牙琉：为了应对这种简单的事件，我特意找来了一位证人，他目击了犯罪的整个过程。证人，请说出你的姓名和职业。

叶见垣：啊，是！我叫叶见垣正太郎，职业是……

王泥喜：记者，对吧？

法官：下面请你开始作出证言。

叶见垣：那天晚上九点左右，我为了采访来到死者的工作室，那个没有任何人进去过的工作室。那真是足以在新闻报道史上留下一笔的时刻！采访刚开始真小姐就给我们端来了咖啡。之后就像大家已经知道的，“巨星，陨落”了。在采访过程中除了那个女孩以外没有任何人进过那间屋子！

法官：这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案子。只能是你把毒放进去的！

叶见垣：您、您说什么呢！

法官：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会被录进摄像机里，所以我也想尽量装出一副有才干的样子。

叶见垣：怎、怎么可能是我干的！简直就像是《言论的矛盾》、《当代的魔女狩猎》一样！而你刚才的问话也可以成为独家新闻，就叫《语言的暴力法庭》！

牙琉：哈哈哈，的确如此。

法官：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证人！你刚才说的“巨星，陨落”是怎么回事？

叶见垣：那是报纸的常用语。大人物的去世就像是巨星坠落一样。我做事是比较认真的……那么改成“巨星，破碎”……不不不，这样太难理解了。不如干脆改成“巨星，死了”……不不，这样没有意味。如果不刻意修饰的话，可以写成“土武六，死了”……

王泥喜：（想再多了解一些细节……）你也喝了真小姐送上来的咖啡吧。

叶见垣：当然，不喝白不喝嘛。

王泥喜：但你却一点事都没有。

牙琉：也就是说，毒并不是下到咖啡里的，而是涂在了杯口上。

叶见垣：没错！那个女孩端来的盘子上盛着两杯咖啡，其中一个杯子上写着“土武六”。

王泥喜：（的确，这种杯子是不可能拿给客人喝的……）辩方认为证人喝下的咖啡是一个重要的情报。

法官：好的。请辩方继续询问。

王泥喜：死者是只喝了一口咖啡就立刻倒地了？

叶见垣：当然，我亲眼看见的。

王泥喜：请问土武六先生倒下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叶见垣：啊，那真是壮绝啊。土武六先生突然把咖啡杯放下，死亡的指尖已经触到后背，他的身体开始变冷，啊！生命的火焰渐渐熄灭。而周围的寒气则让他慢慢停止了抖动。嗯……“生命的火焰”这种说法太老套了，还是用“生命的河流开始结冰”比较好……

王泥喜：那个……请你说得简单点好吗？

叶见垣：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他突然就倒在地板上开始痉挛起来。

牙琉：阿托奎宁主要功效是麻痹中枢神经，中毒者在死之前身体会弯成弓形，而且剧烈地痉挛……

法官：总之，死者是因为阿托奎宁中毒而死。

王泥喜：辩方认为被害者死亡时的状况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法官：好的，请辩方继续询问。

王泥喜：证人！你是否真的看见死者将咖啡喝进去？

叶见垣：当然！不过……也不能说是"看见"了。只是感觉他应该是喝了，也就是说大概只沾了一口。

法官：嗯……既然是剧毒，就算只沾一下应该也会致命。

王泥喜：请问被害者是喝下咖啡后立刻就倒下了吗？

叶见垣：这样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他刚刚把咖啡杯送到嘴边，立刻就倒了下去。

王泥喜:反对！但问题是"阿托奎宁"这种毒药的特性……

法官：特性？但牙琉检察官不是已经说了吗？致死量是0.002毫克，就算只沾上一点也会……

王泥喜：很遗憾，牙琉检察官的情报有致命的缺陷。阿托奎宁的确是一种剧毒，但并不是进入口中之后立刻就会起作用。它是一种慢性毒药！某位法医跟我说过"虽然毒性很强，但吸收却很慢，服毒之后至少要十五分钟才能对呼吸器官起作用"，死者的确是喝下咖啡时死亡的，但是他最少也要有喝完最后一杯咖啡的时间！

法官：如果辩方的主张正确……那么证人刚才的证词就是完全矛盾的！

王泥喜：你认为呢，证人？

叶见垣：滞后性……滞后性……剧毒……本记者的身体现在才开始兴奋啊！

牙琉：叶见垣先生……能请你再好好回想一下吗？死者真是在喝下咖啡的"瞬间"死去的吗？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请你一定要仔细想想。

叶见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公众暗示"。

牙琉：如果被害者真的是立即死亡，那么这起案件就不再是一个简单案子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想你是没有办法作记录的。也就是说其他的记者有可能会抢到这条新闻哦，那么你的独家报道也就泡汤了。

叶见垣：独家新闻……独家新闻……啊！那个……我……自己……

法官：请你好好说清楚！

叶见垣：我想起来了！这就是"记忆的复兴"！这就是"回忆的生存"！说起来……因为很早就听说过"要等很久才会起作用的毒药"这种东西，所以在采访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

法官：证人！你指的是能解开这个谜的暗示吗？

叶见垣：多亏我缜密的采访，才让我看到究竟是谁在咖啡里下的毒……

牙琉：看来这个事实不会改变了，也就是"喝下咖啡的一瞬间毒发身亡"这句证词。

叶见垣：当然！我也没打算要改！能写这件事的独家报道是我的梦想！

牙琉：哎呀……大概的确是这样。

王泥喜：什么意思？

牙琉：如果是以"简单的案件"为标准，那么就不应该选择那个男人。

法官："那个男人"……

牙琉：成步堂龙一。叶见垣先生，能给我说说吗？你到底注意到了什么事？

法官：本法庭是检验审判员这一新制度的重要场所，所以不应该对案件留有任何疑问。请证人作出详细的证言！

叶见垣：我刚到工作室采访的时候，土武六先生正趴在桌子上写信……看见

我来了之后他就慌慌张张地用信封装好。虽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我猜他是不是在写遗书啊！

法官：遗书……

叶见垣：因为他当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美贯：原来是因为他不开心所以想自杀啊。那么真小姐就是无辜的了？

王泥喜：可是不管怎么想，也不会在采访的时候自杀吧。

法官：下面请辩方询问。

王泥喜：死者当时在写信？

叶见垣：俗话说采访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是最有效的采访方法。我比预定时间早了十五分钟到达工作室，然后突然打开门冲了进去！

王泥喜：这不太礼貌吧……

叶见垣：结果土武六先生慌忙把没写完的信装进了黄色信封里，我想那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

王泥喜：反对！在现场的抽屉里的确有一个信封，但那却是红色的！

叶见垣：什么！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警方在现场找到过黄色的信封吗？

牙琉：没有……不过凸额头，把信封的颜色看错这也是常有的事。

王泥喜：的确有这种可能。不过这个信封有些特别，上面有邮戳，而且邮戳日期是七年以前。

叶见垣：这个……怎么想都不可能嘛。土武六先生为了不让我这个视觉敏锐的记者看到信的内容，的确是想把信收起来，所以拿起手边的信封把信装了进去。

王泥喜：（居然对“红色”和“黄色”的矛盾只字不提！）

法官：辩护人，你怎么看证人的主张？

王泥喜：死者的确不可能将写好的信件装进红色信封里。

牙琉：挺自信的嘛。你有什么根据？

王泥喜：很简单，因为辩方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红色信封中信件的内容！这封信的收件人姓名是“绘濑土武六”！

叶见垣：什么！

王泥喜：没有人会在“收件人”一栏写上自己的名字吧。所以那个信封里是“遗书”这种说法，根本不可信！

法官：证人！你怎么解释！

叶见垣：那个……是我太大意了！应该说有这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土武六把信装进信封之后就频繁地在抽屉里找什么东西，我想他是在找邮票吧。

法官：邮票？然后呢？

叶见垣：之后就把写好的信投进了门边的信筒里，我真的看见信封是黄色的。

法官：看来这封黄色的信件跟本案没什么关系……

叶见垣：不不，我可不这么认为。如果那是遗书的话我可就挖到了惊人的独家新闻啊。可以写一篇“巨星，在记者面前写好遗书之后陨落”。

法官：即便如此……我比较关心红色信封中信件的内容。

（王泥喜把信的内容拿给法官看）

法官：1000万……那是很大一笔钱啊。

牙琉：七年前……

叶见垣：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没我什么事了？请允许我早点回去，把报道……

王泥喜：虽然我觉得没有必要专门使用“看穿”……但你嗅到新闻的味道时，总会作出一副很奇怪的表情。

叶见垣：怎、怎么可能！

法官：就连我的老花眼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下面请证人关于“新闻嗅觉”作出证言。

叶见垣：其实我能够顺利地得到这次采访机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找到了某个线索。据说这条线索跟七年前的某个事件有关，说不定事情的关键就是那个红色信封。因为土武六先生的才能可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

法官：所以你就利用那条线索威胁死者，让他接受采访吗？

叶见垣：没错。啊，不不不！您这

么说，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法官：你怎么突然这么慌张？

叶见垣：那是我的线索啊！俗话说“线索就是饭碗”。所以磨磨蹭蹭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人抢先的！

法官：我明白了。辩护人，请你发问。

王泥喜：（七年前的事件……“七年前”？）叶见垣先生，你刚刚出汗了吧？

叶见垣：啊？那个……好像是。被您看见了？真不好意思……

王泥喜：在提到“土武六的才能”这句话时，你的确紧张了一下。关于他的“才能”你一定隐瞒了什么！

叶见垣：什、什、什么啊！不、不要乱说！

王泥喜：土武六先生的“才能”与“信件内容”有关联的证据……就是这个！

（王泥喜拿出藏在抽屉后面的画）

王泥喜：这幅画我是在土武六先生的工作室里找到的，关于它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不是土武六先生画的。第二，在死者的工作室里有一幅跟这一模一样的油画，尽管还没有画完。另外就是红色信封里信件的内容，“酬金一千万”。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死者绘濑土武六其实是一名赝品画家！

叶见垣：啊！

王泥喜：以上是辩方的发言。

法官：制作赝品……那不是犯罪么！

叶见垣：绘濑土武六现在虽然被人称作是画家，但据说直到几年前为止他都在画其他的东西。

法官：“其他的东西”……你是指赝品吗？

叶见垣：土武六能画出相当精美的赝品，而看上他这一才能的当然就是那些罪犯。

王泥喜：罪犯？难道说土武六先生还有另一副面孔？怎么可能！

叶见垣：没错，就是伪造证据。这种流言是从七年前开始流传的。

法官：七年前？难道说这封红色的信里面提到的一千万是指……

叶见垣：应该没错，就是伪造证据的酬金！

法官：真没想到死者还隐藏着这种身分……

王泥喜：这说明死者跟“犯罪界”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人想要杀死被害者！

牙琉：反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犯罪界”这个词。但根据对死者社会关系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与罪犯接触的迹象。

王泥喜：反对！但实际上的确存在信中提到的大额资金流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牙琉：反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信封以及里面的信件跟本案有关。所以这个案件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很简单。“当晚有机会下毒的只有被告”。另外，还有证人……

叶见垣：不是我下的毒！

法官：证人，你虽然是个记者，但似乎很喜欢撒谎啊……

叶见垣：不不不！有人说我叶见垣的可信度简直可以撑起一头大象。

法官：总之，请证人作出最后的证言！如果再没有出现什么异状就结束审理。

王泥喜：（在他的证言没有漏洞，又找不出其他嫌疑犯的情况下，只能认定真小姐有罪……这是最后的机会！）

叶见垣：那天晚上只有被告一个人进过工作室，她自己也承认是她把咖啡倒进杯子里的。整个采访过程中土武六先生就只碰过那个咖啡杯，而且案发后屋内的东西一件也没少。很明显，有机会下毒的就只有被告！

法官：嗯……情况很清楚。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好的。你刚才说“屋内的东西一件也没少”……你确定？

法官：辩护人，你认为案发当晚有东西离开了现场吗？

王泥喜：的确有一件，就是从现场消失的某件东西。

法官：那么请辩护人提出证据证明这一点。

王泥喜：虽然不能直接把消失的东西拿出来，但线索就是……这个。

（王泥喜拿出工作室里的红色信筒）

王泥喜：这是工作室与外界联系的惟一手段。刚才叶见垣先生也说过，案发当晚，你进入工作室时，死者刚好把信写完。

叶见垣：没错，是这样的，我没有说谎。

王泥喜：另外你还说过，死者将信装进黄色的信封扔进了信筒里。但我们找到的信筒里面却是空的，也就是说黄色的信封从案发现场消失了！

牙琉：反对！看来你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不过，就算是这样，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王泥喜：哎？

法官：重要的是“是否有其他下毒的方法”，请辩护人继续询问。

王泥喜：（“消失的信封”，这应该是案件的突破口！）证人，你刚才说死者只碰过那个咖啡杯，你确定？

叶见垣：准确地说……他还吃了很多薄荷糖。

王泥喜：就是这个！说不定你还给死者吃下了有毒的糖块……

牙琉：反对！我们在检查尸体时并没有在死者体内发现薄荷成分。你其实是想证明死者除了咖啡以外还吃下了其他东西对吧？

法官：嗯……怎么样辩护人，你可以证明这一点吗？

王泥喜：（如果提出的不是“可能性”而是“证据”的话……只好赌一把了！）辩方可以证明毒药是经咖啡以外的媒介进入死者体内的！

牙琉：你到底明不明白？法庭需要的不是“可能性”，而是“证据”！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我想你不知道我已经做好了立证的准备了。关键就是那个消失的信封！既然要写信，就得在信封上贴邮票吧。

法官：邮票……啊！

王泥喜：没错！邮票背后一定有浆糊，而要使用这些已经干了的浆糊，就必须……将邮票背后舔湿！

牙琉：反对！但咖啡杯的杯口上的确有阿托奎宁的痕迹。

王泥喜：反对！舔了邮票之后毒药自然会附在舌头上。死者再喝咖啡时不就在杯口留下痕迹了么。所以咖啡杯口的痕迹其实是相反的。毒药并不是经这里进入死者的体内，而是从被害者的舌头上转移到这里来的！

法官：但、但是！那种事怎么可能……

王泥喜：请大家好好想一想。阿托奎宁是一种慢性毒药，如果死者是在贴邮票的时候中毒，拿到咖啡时毒发，那么所有疑虑就全都消除了。

法官：证人，你有什么话想说？

叶见垣：我刚才说过，土武六先生写完信后到处找邮票，不过我记得他好像最后没有找到……

法官：邮票用完了吗？

牙琉：在现场的抽屉里的确没找到邮票。

法官：辩护人，你能证明那张邮票是涂了毒的吗？

王泥喜：多亏了抽屉里一张邮票都没有，所以我才能拿出证据啊。

牙琉：呵呵呵，凸额头你还真会搞笑。就算现场有邮票，也不见得能证明你的观点。

法官：辩方，请拿出证据证明你的观点。

王泥喜：好的。证据就是这个小相框！

法官：啊！居然有这么小的相框！

王泥喜：这是死者桌上的装饰品。就像大家看到的，它里面什么都没有。

牙琉：搜查现场时我也看到了这个东西，你把它拿出来是什么意思？

王泥喜：你看这个相框，好像缺少了一件决定性的道具。相框上这层薄薄的淡蓝色物质就是阿托奎宁的痕迹！这个相框是一个边长只有五厘米的正方形，只能放进很小的相片，而相片的边长最多也就三厘米左右。

牙琉：难道说……

王泥喜：没错，这么小的相框，只能用来装纪念邮票！

法官：你的意思是……这个相框里原本是涂了毒的邮票！

牙琉：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要把那种东西用相框装饰起来！难道说是为自杀准备的！

王泥喜：也就是说你承认涂了毒药的邮票就是凶器？

牙琉：反对！真是太不符合常理了……像这种虚幻的事只可能存在于牙琉波的歌曲中！邮票是凶器？这实在太无聊了。为什么凶手要采用这么麻烦的方法？根本没有一点意义嘛。

王泥喜：真是这样的吗……

牙琉：你什么意思？

王泥喜：请你好好回想一下绘濑土武六的生活。死者从不和人打交道，过着隐居一般的日子，和外界接触的方法就只有信件。在难以见到本人的情况下，选择邮票当凶器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牙琉：怎么可能！你、你没有证据！把涂了毒药的邮票当作凶器送到死者那里的证据！

王泥喜：我当然有证据！证明杀意的证据就是这封信！

法官：啊？这不是那个七年前的信封吗？

王泥喜：请大家再仔细看一看信件的内容。问题就在于第二张信纸上的这句话“请务必使用这种信封以及信封里的邮票，在三天内把收据寄来”。

叶见垣：也就是说，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吧？使用了那张邮票就会中毒被杀……

王泥喜：如果照信上写的行动……

美贯：把收据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扔到门边的信筒里，这根本花不了十五分钟。

王泥喜：到时候，土武六先生就会静静地死去。而作为凶器的邮票……

法官：也就经邮政局又回到了凶手手中！

牙琉：真是精彩的想像。凸额头，我只问你一件事。你真的认为在这封七年前的信件里装着有毒的邮票？

王泥喜：那、那是……

牙琉：把涂了毒的邮票装进信封？用这张邮票来杀人？这实在是太过偶然的情况了，你真的可以拿出证据吗？

王泥喜：呃！（不可能的，毕竟是七年前的事，连是谁寄的信都不知道……）

牙琉：既然你无话可说，那么干脆就放弃这种没什么意义的主张吧……

？？？：不要欺负女孩子哦，响也。

（证人席上突然出现了本该在监狱服刑的牙琉雾人，片刻之后又变成了宝月茜，这到底是……）

王泥喜：啊！是茜小姐！

茜：嘿嘿，怎么样？学得像不像？

王泥喜：你还真会找麻烦……

牙琉：你来干什么，现场主任小姐？

茜：我是来帮忙的。这个场面还真是混乱啊。

王泥喜：帮忙？

茜：你们能不能对科学搜查多一些信任啊？

牙琉：你到底想说什么？刑警小姐。

茜：就算你板着脸我也不会害怕的。你们看见相框上这个痕迹了吧。

王泥喜：啊！对了！毒性检测喷雾剂！

法官：将那个红色信封打开检查！所有责任由法院承担！

（王泥喜在信纸右下方果然检测出了阿托奎宁的痕迹）

法官：难道说……果然……

茜：没错，这就是阿托奎宁的痕迹。

法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七年前送来的凶器……凶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牙琉：反对！太无聊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七年前没有发生凶案！

王泥喜：那个……

茜：说不定是土武六先生感觉到了送来信封的凶手的杀意，所以贴上别的邮票把信寄了回去。

法官：看来已经没有疑问了，杀死被害者的毒药，就是经由那封七年前发出的信件送到死者口中的！那简直就是前往地狱的门票！

美贯：法官爷爷好像受了什么不好的影响……

法官：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审理了，寄出这封信的人一定就是凶手。

美贯：王泥喜，我们这样算是……赢了吧？

法官：下面下达对被告的判决……

牙琉：反对！实际上……

法官：牙琉检察官？

牙琉：七年前？前往地狱的门票？这太荒谬了。

法官：但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啊！

牙琉：这么多人居然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凸额头的主张有一个致命的矛盾！

王泥喜：矛、矛盾？

牙琉：凶手在七年前将有毒的邮票装进这个信封寄给死者，之后死者将邮票装进了这个小相框里。问题是，绘濑土武六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泥喜：那是因为土武六先生感觉到了寄信人的杀意……

牙琉："七年前赝品画家土武六注意到这是一个陷阱，把邮票装进相框"，这些都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事隔七年之后，在案发当夜他又会使用这张邮票呢？他会是这么大意的人吗？你的意思是他亲自掉进了自己七年前就识破的陷阱里？

法官：嗯……的确有问题。

牙琉：看来大家终于回到了正常的世界里。Welcome Back！（欢迎回来！）

王泥喜：反对！但是你如何说明这个陷阱！这张有毒的邮票？

牙琉：有毒的邮票？等一下，那个东西到底在哪儿？你带来了吗？哪有用不存在的事物当证据的。

王泥喜：反对！但相框里的确有阿托奎宁的痕迹……

牙琉：的确如此……但那也有可能不是邮票的痕迹吧？

王泥喜：唔！那、那个……

牙琉：另外，如果真有那么奇怪的邮票，绘濑土武六先生是决不可能使用它的。以上是我的意见。

法官：终于得出结论了。下面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辩护人，请你好好整理一下思绪。根据牙琉检察官的分析，你的推断里的确有致命的缺陷。你的结论是什么？

王泥喜：辩方不改变立场。不过，由于某部分的推理有障碍，所以我认为整个案件中一定潜藏着一条虚假的线索。

牙琉：虚假的线索？真有趣。只要找出这个，你的梦幻故事就能解释得通了是吧？

王泥喜：所谓虚假的线索，就是绘濑土武六本身！

法官：什么？你是指死者？

王泥喜：没错。残留在信封、相框和咖啡杯上的毒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觉得不自然，那就是死者自己。

牙琉：反对！我还是不明白。虚假的线索就是专门制造赝品的"赝品画家"。如果是个故事的话还真吸引人啊。

王泥喜：（假的……虚假的……"赝品"……"赝品画家"）啊！如果"赝品画家"本人就是"假的"……

牙琉：你什么意思？

王泥喜：七年前，画家识破陷阱得

以逃过一劫，但七年之后，同一名画家却掉入陷阱死亡。说明死者根本就不是赝品画家！

牙琉：也就是说，死者是假冒的？

王泥喜：躲过陷阱的画家，掉入陷阱的画家，到底哪一个才是“赝品画家”呢！

牙琉：你说死者绘濑土武六是冒充的？那真的在哪里？又是什么时候、在哪儿替换的？

法官：那么辩方，请你指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赝品画家”。

王泥喜：无论怎么想，答案只有一个！真正的画家就是死者的女儿——绘濑真！

法官：你怎么会得出这么无厘头的结论！

王泥喜：请大家好好想一想，那位画家直到最近都一直在绘制赝品，也就是说，七年的的陷阱并没有害死这个人。我们从这个结果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死者根本不是赝品画家。

法官：的确如此……

王泥喜：另外还有一件事。死者工作室里只有两种指纹，也就是绘濑土武六和绘濑真的。如果土武六是假冒的，那么真正的画家就只可能是绘濑真小姐。牙琉检察官，你认为呢？

牙琉：很有趣。

法官：绘濑真小姐，你都听到刚才的审理了吧。

真：……

牙琉：真是麻烦啊……小姐，请问你是谁？“赝品画家绘濑土武六”又是谁？

真：……

（真突然显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但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王泥喜：（怎么回事？第一次看见她脸上露出了表情，就像要在牙琉检察官脸上挖个洞似的死死盯着他）

牙琉：我已经习惯被女孩子盯着看了。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吗？画那些赝品的是不是你？

真：是……

王泥喜：唔！

法官：那么赝品画家绘濑土武六是……

真：就是我。

法官：哎！

王泥喜：（法庭里产生了无法遏止的混乱，审判进入十分钟休息。）

同一天下午 1点24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六休息室

美贯：那个……结果到底怎么样了？

王泥喜：被杀的绘濑土武六原来不是真正的绘濑土武六……

美贯：那他到底是谁？

王泥喜：所以……

真：……

（又在涂指甲油）

王泥喜：（你是一点也不清楚现在的状况么，还在涂指甲油……）那些赝品果然是你画的？

真：没错。是我代替父亲画的。看来不是件好事……

美贯：可以告诉美贯是怎么回事吗？

真：爸爸曾经是个画家……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有一天爸爸注意到了我的力量……

美贯：力量？也就是制作赝品的……

真：怎么说呢，那不只是画……只要有材料，任何东西都可以……

王泥喜：任何东西？

真：爸爸他很喜欢，我也很高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王泥喜：开始画赝品了么……

真：我身体很弱，性格也不好……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爸爸就是因为我才……

美贯：是因为这个红色信封吗？

真：我还记得这个，那是很久以前的东西……

王泥喜：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画……呃……作品的呢？

真：从十二岁开始……

王泥喜：那么看出邮票背面有毒的果然是……

法警：律师先生！时间要到了，请赶快入庭！

美贯：真小姐！我只问你一件事！工作室里的三幅画……

真：那是我在工作的时候画的……

美贯：调查的时候美贯发现在三张画的画布下面隐藏了三幅底稿。

真：是这样的……律师先生，爸爸他好像认识你……他一直在搜集成步堂法律事务所的情报……听说最近又开始帮人辩护，爸爸他知道后很高兴……

美贯：土武六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啊？

同一天 下午1点36分
地方法院 第三法庭

法官：再次开庭！

牙琉：首先，可以告诉我们赝品画家绘濑土武六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吗？

真：……

王泥喜：（又是这样，真小姐又盯着牙琉检察官……）

美贯：别不甘心嘛，因为牙琉检察官比较帅。

王泥喜：谁不甘心了！

牙琉：那么，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那幅画是你画的吗？真的很像哦。

真：是的……那幅画是我画的，爸爸他高兴地表扬了我……

法官：果然，赝品都是这个女孩画的。

牙琉：但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内幕吗？死者其实是你的替身，对吧？表面上是赝品画家。

真：我……真的……做了坏事吗？

牙琉：总之，我还想从你身上多得到一些情报……比如，这封信。怎么样，你应该见过这个吧？

真：是……我把它放进了抽屉里……

法官：下面请证人作出证言，请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封信你还知道什么。

真：我的作品都是由爸爸拿出去卖……这封信是第一次制作不是“画”的东西时得到的……交易由爸爸负责……我拿了信封里的邮票……我们在完成那次工作后，就搬到了这个工作室里……

法官：嗯……真是个单纯的女孩。

牙琉：她本人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究竟是什么工作……

法官：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是！真小姐，你的作品就是指……照着画的那些画吗？

真：画得越像爸爸越高兴……我自己也很开心……

法官：不过你年纪那么小，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真：卖出第一幅画的时候是十二岁……

王泥喜：真小姐，你刚才说“第一次”……在那之前你都只是画画吗？

真：是的，但爸爸他注意到了……我能够再现的不仅仅是画……

王泥喜：什么意思？

真：比如……某人写的信，杯子上留下的指纹，文件上的签名、印章等……

牙琉：也就是说，这封信里提到的“一千万”工作就是绘濑土武六新事业的开始。

法官：新的事业？

牙琉：制作伪证，也就是捏造证据。



王泥喜：真小姐，请问你知道自己的作品究竟有什么意义吗？

真：我只是喜欢画画而已……

牙琉：也就是说，这位小姐似乎生活在一个和我们有些不一样的世界里啊。

王泥喜：那么，这封信里提到的文件是……

真：是爸爸签了名之后送回去的……

王泥喜：是照信上的指示做的吗？“务必使用这种信封以及信封里的邮票”……

真：……

法官：这很重要，请你好好想想。

真：我拿了信封里的那张邮票。

王泥喜：什么？

真：那样不对么……

王泥喜：如果不小心用了那张邮票的话，很可能会中邮票背面的剧毒啊！

牙琉：反对！请等一等，凸额头。你不能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她哦，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你要拿走邮票？

真：因为很漂亮……

法官：你是说那张纪念邮票吗？

真：是……

王泥喜：那你知道上面被涂了毒药的事吗？

真：……

王泥喜：呃……（好像不知道……）

牙琉：看来陷阱是因为偶然才失败的。多亏那是张纪念邮票。

王泥喜：之后你们就搬到工作室去了吗？

真：是的。我什么人也不见，后来便开始画插画……

牙琉：如果你的工作注定跟犯罪联系起来，那么我大概能够理解你父亲想要隐居的心情。

真：无论如何也得和人见面时，就由爸爸以作者的名义去应付……

王泥喜：这就是画家绘濑土武六的真正身分么……画画的是你，而抛头露面的则是你父亲。

法官：看来你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对你身边的危险一点感觉都没有。

王泥喜：能详细说说那张纪念邮票吗？

真：很漂亮，而且比什么都珍贵……

王泥喜：哎？为什么？

真：因为上面画着我很喜欢的几个人……是我最喜欢的魔术师们……

王泥喜：嗯？（第一次听说……）

牙琉：看来还得继续询问。

王泥喜：你喜欢的魔术师……是指这几个人么！

（王泥喜拿出或真敷巴郎魔术表演的入场券，上面印有“或真敷一座”的头像）

真：是的……

法官：嗯……原来如此。那么为什么故意把生意上的文件和纪念邮票放在一起呢？

美贯：一定是这样放比较漂亮吧！

法官：但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凶手的计划失败的……真是讽刺啊。你认为呢？牙琉检察官……牙琉检察官？

牙琉：呃……不可能会有这种事……不可能会有这种事……

王泥喜：（怎么了？牙琉检察官好奇怪……）

牙琉：小姐，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刚刚说过“这次的委托是第一次制作不是‘画’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你当时到底做什么吗？

真：嗯……

牙琉：快点说！回答我！

法官：牙、牙琉检察官？你到底怎么了？刚才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粗暴……

牙琉：那的确不像平常的我……但我真的想知道。可以告诉我吗，小姐？

真：是……书……是某本书的其中一页……

牙琉：书？请再说得详细一点。

真：是……手写的书……就像日记一样……

牙琉：你骗人！那是不可能的！

美贯：牙琉检察官怎么突然抓狂了？

牙琉：小姐，那本书的封面上是不

是画着一个绅士帽？

真：呃……你怎么会知道……

王泥喜：反对！牙琉检察官，被告正在认真地作出证言！请你不要再这样粗暴地询问她！

牙琉：你那位可耻的老师……成步堂龙一什么都没跟你说吗？

美贯：爸爸？

牙琉：那个人因为七年前的一件案子而被剥夺了律师资格。而决定他命运的证据就是一本两面都有绅士帽标记的手写笔记。

王泥喜：什么！（因使用伪证而被赶出法律界的成步堂龙一……而制作那件伪证的人就是……眼前的这个女孩么！）真小姐！请你告诉我！七年前那件案子，委托你伪造证据的人是谁？到底是谁！

真：嗯……我只见过他一次……

王泥喜：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真：那个……那个……

美贯：真小姐她怎么了？又盯着牙琉检察官。

牙琉：什么？我怎么了？

真：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把书交给我的人……

王泥喜：到底是谁！

真：嗯……呃！啊！

王泥喜：真小姐！

（绘濑真就这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并且昏迷不醒，经医生诊断，她是阿托奎宁中毒……）

以上是对绘濑土武六被杀一案的审理全记录。绘濑真在审理过程中不知被谁下了毒，不过万幸的是保住了一条命，现在在重病看护室接受治疗。谁都无法预料究竟还会发生什么事。

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案件，却携着真实的姿态驶向黑暗的远方。

开牌吧
我……我输了么
只是梭哈而已
玩了这么久的梭哈，你是第二个打败我的人
第一个是谁？
当然就是那个我“杀死”的男人……

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伙伴
用这个游戏？
嗯，用这个游戏

那是七年前，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的情景

七年前 成步堂龙一最后的辩护



4月19日 上午9点27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二休息室

成步堂：（好久没感受到这种像新人一样的气氛了，不要这么紧张啊）哦，早上好，奈奈伏先生。

奈奈伏：突然把你找来，真是不好意思。

成步堂：昨天我才从上一任律师那里拿到资料，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奈奈伏：我知道自己的要求很无理……

成步堂：而且我还没有跟你讨论过与

案件有关的事。只是……打了副牌而已。

奈奈伏：不，那样就够了。

？？？：爸爸，早上好！

奈奈伏：哦，你也来啦。

？？？：没问题吗？不会被欺负吧？

奈奈伏：哈哈哈，当然没问题了。因为今天有这位叔叔帮我。

成步堂：（应该是“哥哥”吧……）你好，今天的衣服很可爱哦。

？？？：嗯！因为是我第一次出场嘛。

成步堂：哦，原来是这样。（说什么呢，这孩子……）

？？？：对了，叔叔！

成步堂：哎？什么事？（我是“哥哥”！）

？？？：那个……给你这个。

（成步堂接过来一看，发现这是一张像是从哪里撕下来的书页，上面是手写的字。“命运总算给了我一点时间……虽然最多也就只有十分钟。最后，对所有支持我、关心我的人说一声谢谢。永别了！或真敷天斋”）

？？？：我也不知道，刚才在那边的走廊上有个人跟我说“把这个交给那边那个尖脑袋，穿蓝色衣服的叔叔”。好像是相当重要的东西。

奈奈伏：是给你的记事本吗？

成步堂：好像不是……（有点像是日记的一部分……）等一下再看吧。

奈奈伏：今天的审理你感觉怎么样？

成步堂：我会尽力的。说起来……今天的检察官好像是个新手。

奈奈伏：也就是说可以轻松取胜了。

成步堂：听说是“检察局有史以来血统最优秀的人”。虽然每年都会出这么



一个人。

奈奈伏：开庭之前换律师这件事，我知道对你来说很不利，但是……我可以先透露给你一件事。

成步堂：什么？

奈奈伏：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我下达有罪判决。所以请你放心辩护。

成步堂：（我还是第一次得到被告的协助……）我会全力以赴的。

奈奈伏：哈哈哈！你好像不太明白啊。我说了他们不可能对我下达判决。

成步堂：不、不可能？

奈奈伏：是这样的吧，美贯？

美贯：嗯！就是这样！

成步堂：（我在昨天才拿到资料，情报也不能说很充分……为了这父女俩，我一定要试试！）

奈奈伏：嗯，舞台的幕布好像马上就要打开了。拜托你了！

成步堂：委托人叫奈奈伏影郎，一般人所知的名字则是或真敷扎克，是人气绝顶的魔术师。他被怀疑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师父，那位在剧场舞台上奇迹般地复活了魔术黄金时代的大魔术师——或真敷天斋。

同一天 上午10点
地方法院 第七法庭

法官：下面开始对奈奈伏影郎案件的审理。

成步堂：辩方准备完毕。

？？？：……

法官：检方你怎么了？

？？？：我还以为出庭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看来还是牙琉波的演唱会比较有挑战性。

法官：那个……你是……

牙琉：牙琉响也。为了把法庭变得更加热闹而来到这里。

法官：你是牙琉雾人律师的……

牙琉：看来在这个领域还是大哥比较有名。

成步堂：（牙琉响也……初次登场就引起极大反响的摇滚乐队“牙琉波”的主唱，真是个不分场合的少爷……）

牙琉：你大概在想我是个“不分场合的少爷”吧？

成步堂：……

牙琉：处女作《恋之禁锢刑 · 13 年》出人意料地成了百万金曲。我只是来玩玩而已。

成步堂：你很会说话嘛，检察官先生。

牙琉：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成步堂律师。

法官：请先说明一下案件相关情况。

牙琉：OK。请坐到前面来。那个叫什么来着……请系锯刑警做案件说明。

系锯：我还是第一次被这样问话……我叫系锯圭介，是负责管区内凶杀案的刑警。事情发生在大约六天前，地点是在一间综合医院的病房里。事件的关系很简单，这张是现场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死在病床上的老者，额头正中有一个弹孔。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从他周围的各种医疗器械来看，似乎这位死时正在输液的老者已经时日不多。床边挂着绿色的点滴袋。桌子上有一个打开的小包、一支针管和一把金黄色的老式单发手枪。不过最奇怪的是放在床头的布偶小丑的额头上也有一个洞。）

系锯：因病住院的死者当时正躺在病床上，他就是在那里被凶手开枪击中额头正中死亡的。事情就是这样。

法官：嗯……死者或真敷天斋以前是让整个国家都为之疯狂的魔术师。听说很久以前就隐退了。

牙琉：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他也算不上什么名人。

法官：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比较熟悉由或真敷天斋的弟子组成的“或真敷一座”。

系锯：隐退的天斋这一年一直在住院，好像是病情转移到了肝脏什么的……

牙琉：恶性肿瘤，简单来说就是癌症。好像只能再活三个月。

法官：事实关系似乎很简单，但我还是有些疑惑…

牙琉：只要静静等上三个月，被害者自然会死去。但凶手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冒险去枪杀他呢？

系锯：顺带一提，被害者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牙琉：死者在给自己注射胰岛素时遭到枪击，现场也留下了针管。严重糖尿病，加上癌症……虽然这样说很失礼，不过被害者的确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法官：问题是……为什么凶手一定要枪杀这样一位老人？

牙琉：那么，刑警先生，请你关于这个问题作出证言。

系锯：好的。实际上，凶手可以说是接到了死者的命令才这么做的。案件发生前几天，凶手收到死者寄给他的信，死者在信中命令凶手杀害自己。凶手遵照死者的指示，开枪击中被害者的额头将他杀死。而且警方也已经确认那颗子弹的确是从留在现场的手枪里发射出来的。而且手枪也是凶手的东西，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

法官：死者命令别人杀死自己？

牙琉：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请看看这封信。

（信的内容是“我亲爱的弟子扎克：我命令你为我的人生降下帷幕。13 号晚上 11 点过 5 分，枪我已经准备好了。请朝额头的正中开枪，一毫米也不许打偏。这是命令。你我都应该很清楚，你绝对没有理由拒绝。或真敷天斋”）

法官：内容还真是匪夷所思……有人会只凭这么简单的一封信就朝人开枪吗？

牙琉：答案就写在信的最后部分。

法官：是指“你绝对没有理由拒绝”吗？证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系锯：关于这一点，被告他始终不肯透露任何线索……

成步堂：我觉得有一点很可疑。为什么不是“十一点”而要指定在“十一点过五分”呢？

牙琉：死者或真敷天斋每天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都会输液。

法官：的确，照片上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输液用的塑料药袋。

牙琉：那是医生在十一点时给死者装好的，三十分钟后再来回收空药袋。这是每天晚上的固定治疗流程。

成步堂：在输液时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与他见面……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法官：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成步堂：你为什么认定手枪是凶手的东西？

系锯：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有个节目叫“扎克和巴郎的快速射击”，那是被告的拿手好戏，是两人隔着女孩互相射击的表演！最不可思议的是，魔法的子弹会迅捷而巧妙地穿过女孩的身体，将舞台上所有的东西全部击碎！他们表演时使用的手枪就是这把。这是专门设计的，连小孩子都很喜欢。当或真敷一座不再表演这个节目之后，手枪就由或真敷天斋保管。

成步堂：就是照片上的这把枪吗？

系锯：是的！因为特征很明显，所以不会认错的。

牙琉：在死者头部发现的子弹，经过检验的确是从这把枪打出来的。

成步堂：也就是说凶器已经确定了？

系锯：没错。

法官：那么，请把凶器拿出来。

系锯：好的，就是这个。

法官：这个造型很古典啊。

系锯：因为是用作舞台表演的嘛，不过也能发射实弹。这种枪只能装一发子弹。顺带一提，我们发现这个时弹仓里是空的，而且有最近才开过枪的痕迹。

成步堂：那么……指纹呢？

牙琉：很遗憾，没有找到。因为被告一直是戴着手套的嘛。

成步堂：（这个检察官……）你肯定凶手是朝死者额头开的枪吗？

系锯：你还是那么多疑。这封信上不是写得很清楚么，“朝额头开枪”。而且在现场发现了被告的手枪。

牙琉：从火药的痕迹上看，的确是在最近使用过。

法官：你有什么意见，辩护人？从这张现场照片来看，检方的推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成步堂：（“没问题”？这不是明显的漏洞么！）如果只是看这张照片的话，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死者只是在信上告诉被告“你绝对没有理由拒绝”……

系锯：没错！所以被告才会朝死者开枪！

成步堂：辩方认为检方的观点是错误的，被告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

牙琉：反对！你拿得出证据证明这一点吗？

成步堂：当然可以，而且就用这张现场照片。

法官：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被告或许真的遵照命令开了枪，但是并没有将子弹射进死者的额头”，那么你认为被告是朝哪开的枪？

成步堂：当然就是这个布偶！

法官：小丑布偶吗？

成步堂：请大家好好看看，它也被“枪杀”了啊。

法官：啊！额、额头上有个洞……

成步堂：这个弹孔就是检方意见的漏洞！

牙琉：反对！别说傻话了！凶手为什么要用枪打人偶？

成步堂：被枪击的不是人偶，而是人偶的“额头”。

牙琉：“额头”……啊！

成步堂：请你再认真读一下信上的“命令”。上面只是写了“请朝额头的正



中开枪”，但并没有指定是朝谁的额头！

法官：辩方的主张是在明确的“可能性”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的确有一个弹孔！法警！立刻去确认一下！

牙琉：反对！原来如此……干得不错嘛。但这并不能说明凶手没有枪杀死者！

成步堂：反对！射击额头的命令或许是绝对的，但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将子弹射进另外的额头是既遵守命令又不用杀死被害者的惟一方法！

法官：嗯……的确，人偶的额头中弹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线索，但另一方面……光是这样也不能证明“被告没有朝死者开枪”……

牙琉：真遗憾啊，老手律师先生。

成步堂：（看来新手检察官先生还不太明白这个漏洞会有怎样的影响……）

法官：那么，证人，请你继续作出证言。

系锯：就算朝人偶开了枪，也可以紧接着再射杀被害者。

成步堂：最麻烦的就是只凭眼睛去“看”案件。牙琉检察官，你看漏了人偶额头上的弹孔，如果能提早发现这一点，说不定就能找出不同的答案。

系锯：但我刚才说的是凶手可以朝人偶开枪之后再杀死被害者……

成步堂：反对！那是不可能的。凶器本身就证明了这件事。这种手枪只能装进一发子弹。因此……凶手分别朝人偶和死者连开两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牙琉：反对！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矛盾！只要凶手再准备一颗子弹不就……

王泥喜：子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搞到的东西。如果你主张被告准备了另一颗子弹，就请拿出证据说明他得到子弹的途径！

牙琉：呃……呵呵呵，就这样结束未免太平淡了，如果我就这样认输的话，不就跟啰嗦的哥哥没什么区别了么。

法官：看来检方还准备了另一位证人。

牙琉：这位刑警先生最多也就只是个开场白，只是用来说明事件的。

成步堂：什么意思？

牙琉：意思是我有决定性的证人，是能够证明“开枪击中死者额头的就是或真敷扎克”这件事的人！

法官：好，暂时休庭十五分钟。

成步堂：（似乎得救了……趁这段时间好好问问扎克先生吧）

同一天　上午11点21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二休息室

（成步堂在休息时找到扎克了解情况。扎克告诉他，当晚自己走进病房时屋内有两把手枪，他拿起其中一把朝小丑的额头开了一枪。之后师徒二人进行了简短的对话。不过扎克关于天斋在信中提到的“你绝对没有理由拒绝”一事还是只字不提。）



同一天　上午11点37分
地方法院　第七法庭

法官：再次开始审理。

牙琉：休庭这段时间里我们取出了人偶脑袋里的弹头。

法官：那么，膛线纹是否……

牙琉：还没有时间作详细调查。只能认定是与凶器相同型号的手枪。所以我找来了决定性的证人。

成步堂：你说过很多次了……不过对案件来说其是否有决定性还有很多疑问。

牙琉：马上就解开你所有的疑问。或真敷一座的明星“扎克和巴郎”……证人就是被告的搭档！

成步堂：（或真敷巴郎，死者或真敷天斋的另一名徒弟……）

（巴郎穿着一身黄色的衣着上庭）

牙琉：请说出你的姓名和职业。

巴郎：或真敷巴郎，职业是魔术师。

法官：你就是决定性的证人？也就是说你打算指认自己的师兄是杀人犯？

巴郎：命运本身就是一场充满了机关和技巧的“大魔术”。

成步堂：但、但是！案件发生时是晚上十一点过，也就是说那么晚了你还在医院？

巴郎：从理论上说……的确如此！

牙琉：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位证人在案件发生的数天前，也收到了这个东西。

王泥喜：这、这不是……跟被告或真敷扎克收到的信一模一样么！

巴郎：真是不可思议！

法官：难道信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如此，你们或真敷一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巴郎：我已经说过了吧。

法官：师傅命令弟子了结自己的性命……而且是同时对两个人下达这个命令。

牙琉：从字面上看与其说是命令……倒不如说像是胁迫一样。

巴郎：我们一起追求魔术的极致，一起生活，如果在这种生活中产生了某种扭曲，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这跟本案没什么关系吧。

成步堂：（看来他也不打算说出那个“绝对无法拒绝的理由”……）

法官：下面请证人作出证言！

巴郎：那天晚上我按师傅指定的时间来到病房，房间却满是火药的味道，而天斋老师也已经停止了呼吸。当时我根本没想到师兄他也得到了相同的指示，为了完成了死者的约定，我在小丑人偶的额头上刻下死亡的印记之后便找来了医生和警察。

法官：原来报案的就是你啊。

巴郎：的确如此，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是我开的枪。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

法官：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如果刚才的证词是真的，就可以认定被告或真敷扎克确实是凶手。

成步堂：（反过来说，如果证明扎克先生不是凶手，那么作案的就是……眼前这个人。他到底在想什么啊……）死者和人偶的额头……也就是说现场一共有两个弹孔。你说“人偶的弹孔”是你开枪打的？

巴郎：恐怕师兄他也是这么说的吧。

成步堂：（果然这就是关键……还是问清楚一点比较好）巴郎先生，你进入病房时，总共见到了几把手枪？

巴郎：当天晚上只有一把。

成步堂：（在休息室听扎克先生说“桌上有两把枪”……）也就是说，你拿起现场那把手枪朝小丑开了一枪？

巴郎：没错，就是这样。

成步堂：反对！根据被告或真敷扎克的供词，他进入病房时，小桌上放着两把枪。他拿起其中一把朝人偶开了一枪之后，带着那把枪离开了现场。

牙琉：你果然是这么说的……

成步堂：刚才巴郎先生的证词有一个地方怎么也说不通。

巴郎：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拿起现场的手枪朝人偶……

成步堂：那是不可能的。

巴郎：什么？

成步堂：很简单。“膛线纹”会告诉我们真相。你自己想想刚才牙琉检察官的发言！他说“射进死者头部的子弹的确是从这把枪里发射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把枪……只可能是杀死被害者的凶器！

牙琉：反对！呵呵呵，真是麻烦啊。看来必须要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成步堂：你什么意思？

牙琉：因为我从没听过特制的手枪居然有两把，所以刚才膛线纹的检查是以“手枪的种类”为标准的。

成步堂：但你刚才明明断言“凶器就是这把手枪”！

牙琉：所以我刚刚才会认真地道歉嘛。大概是因为我太年轻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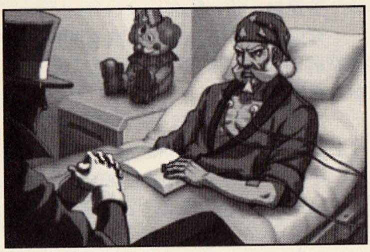
成步堂：那可不是随便道个歉就能了结的失误！

牙琉：另外……如果被告从一开始就供出“现场有一把枪被带走了”，那我也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法官：嗯……或真敷巴郎先生。虽然检方说你是“决定性”的证人，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牙琉：反对！不要太心急啊法官大人。刚才的证词只是为了确认事件关系而已，真正重量级的证据还在后面呢。证人进入病房时，被害者已经被枪杀了。下面的证词就会着重阐述一点！

法官：我明白了。下面请证人作出证词，你为什么可以认定“开枪的就是凶手”？



巴郎：我是按指定时间来到病房的，也就是晚上十一点二十分。我在完成了与死者的约定之后叫来了医生。他在警察赶来之前调查了尸体的状况，明确认定师父的死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十分。那个时候待在病房的正是师兄扎克。

法官：嗯……把时间掌握得这么清楚，但精确到分这一点，我持怀疑态度。无论如何也应该有十分钟左右的误差啊……

牙琉：在某些情况下是不会弄错的。比如我们的曲子《恋之禁锢刑 ·13 年》，如果按照拍子来演奏就一定会在两分十五秒的时候结束。即使重复上百遍也不会有误差。

法官：我明白了，问题是精度……希望辩方能仔细询问。

成步堂：任何人都会对这一点有疑问吧，那位医生为什么可以如此精准地判断出死亡时间？

法官：没错。一般只听说有人能大致推算出死亡的时间，但马上就说出“死亡时刻”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巴郎：很简单，可以说这只是单纯的“计算”而已。

牙琉：关键是……死者当时正在输液。现场照片上也有吧。刚才已经提到过，死者或真敷天斋每天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都会输液。那么再请大家仔细看看输液管的针头。

法官：啊！针头被拔出来了！

牙琉：这应该是死者中弹的那一瞬间脱离的。而针头一旦离开身体，药液也就不会再继续流动。

成步堂：也就是说，只要调查药液的剩余量……

牙琉：没错。药液就像是“沙漏”一样，那位医生注意到这一点之后，稍加计算便得出结论——“根据药液残量来判断，凶案应该发生在输液开始后十分钟”。

巴郎：所以凶手是在我巴郎进入病房前十分钟作的案。

法官：你怎么认为，辩护人？

成步堂：确定“死亡时刻”是最大的线索。辨方认为这个线索非常重要。

法官：的确……就算使用最尖端的技术也不可能测得这么准确。

成步堂：巴郎先生，请问你自己注意到死者的药液了吗？

巴郎：进入房间时我首先是闻到了火药的气味，然后看到了额头上的“印记”，在这之后将目光移向垂在病床左边的手以及旁边的针头。

牙琉：针头大概是中弹时脱离的，真是个幸运的人。如果没有这袋药液，说不定巴郎先生你也会成为嫌疑犯。

巴郎：没错……怎么说呢，因为那是我的“幸运颜色”啊。

成步堂：幸运颜色？

巴郎：看我的衣着就明白了吧，这个颜色总是会给我带来好运。而那袋药液也正好是我的幸运颜色！哈哈！

法官：好像的确是这样……辩护人，你对证人刚才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成步堂：（自我感觉很好嘛，巴郎。不过……）这一次……你的幸运颜色好像“背叛”你了哦。

巴郎：嗯？什么意思？

成步堂：法官大人！证人刚才的发言有明显的矛盾！

法官：什么！辩护人我先警告一下，没有根据的指责会降低我对你的信任度。你刚才的发言有根据吗？

成步堂：能够证明他的证词有矛盾的证据……就是这张现场照片！而证据就是药液的颜色！

（照片上点滴袋中药液的颜色是绿色的……）

成步堂：巴郎先生，你的幸运颜色应该是黄色吧。

巴郎：没错。

成步堂：请您再仔细看一看现场照片。

法官：这、这是……

巴郎：请问怎么了，老大爷？

法官：什么“老大爷”啊，你好好



看看药液的颜色！

巴郎：啊……这、这到底……怎么会……不可能啊！

成步堂：药液的颜色不管怎么看都不是黄色……这可不是说句不可能就可以解决的矛盾！

巴郎：呃……唔……这不可能！

牙琉：反对！这、这一定是在哪里弄错了！

法官：弄错了？可就算你这么说……搞错的只可能是那位证人吧。

成步堂：（这就是新人的悲哀……果然是经验不足啊）或真敷巴郎先生，你有好几次都断言药液的颜色是黄色。这么明显的矛盾，只能证明一件事！

牙琉：反对！真危险啊……

成步堂：什么？

牙琉：这就是律师先生的武器吗？真是一点都不可爱。

法官：什么意思，牙琉检察官？但证人的发言的确是矛盾的……

牙琉：呵呵，我要把那个矛盾……原封不动地还给律师先生！

王泥喜：什、什么？

牙琉：因为证人的证词完全没有错！这袋药液乍一看的确是黄绿色，但药液本身就是黄色的。

法官：药液本身……什么意思？照片上的确是“绿色”的啊……

牙琉：问题是装药液的容器的颜色……

成步堂：你是说这个乙烯树脂的透明塑料袋？

法官：仔细看看，这是一个淡蓝色的口袋吧？

牙琉：没错，这下明白了吗？黄色液体装进蓝色的口袋中会呈现什么颜色？

成步堂：绿色……

牙琉：也就是说，黄色才是药液本来的颜色。

法官：的确如此……很符合情理。

成步堂：反对！你果然还是“经验不足”啊……这的确很合理，不过你刚才却证明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牙琉：重、重要？

成步堂：药液本来的颜色的确是黄色……但为什么证人会知道这一点呢？

巴郎：呃……

成步堂：法官大人，辨方要求询问证人！从现场的状况看，很明显他看到的药液颜色应该是绿色，但证人为什么会知道药液本来的颜色！

法官：辩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证人如果知道药液的本来颜色，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成步堂：只有一种可能，证人或真敷巴郎看到这些药液时它并没有装在这个蓝色的口袋里，而是见到了它本来的形态。可他又不是医院的相关人员，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理由。

牙琉：反对！知道药液的颜色又怎么样！只有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才会夸大无关紧要的事实！

成步堂：反对！药液是确定死亡时刻的惟一证据，“三十分钟的沙漏还剩二十分钟”，这可是检方的主张。

法官：的确如此。

成步堂：但是“沙漏”和“药液”有明显的区别……最关键的区别是药液一旦进入身体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就算有人增加药液，我们也根本察觉不出来！

牙琉：反对！也就是说，你主张证人在药液中加水！

成步堂：不，加进去的不是水，而是药液本身。所以证人才会知道药液本来的颜色！

巴郎：请、请、请等一等！那种事外行人怎么可能办得到！

成步堂：反对！就算再怎么外行至少也会往杯子里加水吧。

牙琉：反对！很不凑巧，药液袋和杯子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有证据证明这位证人做了那种事么！

法官：的确……要往这样一个密封的树脂口袋里装药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牙琉：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就请你不要坚持这种毫无意义的主张了。

成步堂：或真敷巴郎先生，你的大魔术如果用来犯罪的话可是行不通的。魔术有机关，而我们则有证据。增加药液并不是不可能的。你操作药液的机关就是……这个注射器！

法官：死者的注射器……

成步堂：只要有了这个就能轻易增加药液。

牙琉：反对！这、这怎么能成为证据！洗得干干净净的注射器里根本没有药液的残留！

成步堂：反对！就是没有痕迹才可疑啊，牙琉检察官。如果死者是自己给自己注射胰岛素的话，注射器里怎么可能没有药液的残留？

牙琉：呃……

成步堂：你认为呢，或真敷巴郎！从药液的残量上的确可以推断出死亡时刻，但是！你却有操作这一时间的方法！

巴郎：啊！

法官：看来你的第一次出庭，果然负担太重了，牙琉检察官。

牙琉：……

法官：药液的残量既然有疑问，死亡时刻就不能确定。今天的审理到此结束。

成步堂：（居然花了一整天。不过这下有时间调查一下案子了……）

法官：那么下面退……

牙琉：反对！呵呵呵……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人还真是讨厌啊，刚见到对

手就以为赢定了。给你一句忠告，麻痹大意的话可是会马失前蹄的哦。

成步堂：什么？（说什么呢……）

牙琉：证人用注射器动了手脚……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件事嘛。

成步堂：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做过”。

牙琉：的确如此，看来这个证人并没有起到我预期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我承认，的确不能再前进一步。

法官：那么，牙琉检察官你……

牙琉：只能经由另外一条路径来证明这件事。就是“证物”。

（牙琉拿出一本书一样的东西）

法官：这是什么？

牙琉：是死者或真敷天斋的笔记。住院之后或真敷天斋就开始写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从出生，到令人惊异的首次演出，还有与弟子的相遇。而最后一章则打算以自己的死来作为结尾。

成步堂：那么这本书上有没有提到将凶器拿给两名弟子，让他们了结自己生命的那个“绝对不会拒绝的理由”？

牙琉：很遗憾，没有。不过，重要的是最后一页。那好像是死者在被杀当晚十一点，开始输液之后写下的。请看看内容。

（牙琉打开书，最后一页上写着“今晚也开始输液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剩下的就交给他吧。第一个人马上就要来了，是在这里结束笔记，还是再多写一点呢……这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接下来，我还是暂时把笔放下吧。”）

法官：嗯……的确像是临死前写的东西。

牙琉：请好好读一下笔记的最后部分，“是在这里结束笔记，还是再多写一点呢……这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法官：这个“他”指的是……

牙琉：当然是指被告或真敷扎克。

法官：理应如此，因为他是第一个来访者。

牙琉：请你接着看，“我还是暂时把笔放下吧”，也就是说，死者还打算继续往下写。当然，前提是“或真敷扎克没有开枪”。你明白了吧，律师先生。死者的笔记就在这里结束了……这说明是被告杀死了他！

法官：牙琉检察官！这真的是或真敷天斋写的吗？

牙琉：已经鉴定过了，的确是他的笔迹。

法官：光从文字上看，死者的确打算继续往下写。如果笔记就在这里结束的话……

牙琉：扣动扳机的就是第一位来访者，或真敷扎克。你认为呢，律师先生？你还打算称我是“新手”吗？

成步堂：（笔记的意图很明显，但那位检察官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么明显的漏洞……）

法官：怎么样，辩护人。虽然刚才证人的证词并不完全，不过既然有了这个证据……

成步堂：（如果笔记的正当性得到认可，审理就结束了……）看来我只能拿出证据了。

法官：什么！你有证据能推翻这本笔记么！

成步堂：请先好好看看这本笔记。很明显，有一页被撕了下来。另外，我这里有一页从书上撕下来的纸。

巴郎：怎么可能！

成步堂：只要看到这页东西，就很难相信死者是被第一位来访者杀死的。

法官：请、请等一下！请看看这个！什么啊这是！这就是死者笔记的后续啊！

成步堂：而且这页纸与笔记本上的撕裂痕迹也完全一致，应该就是或真敷天斋笔记的最后一页。

巴郎：混蛋！这、这不可能！

牙琉：律师先生，你真的打算将这页纸当作证据吗？要不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成步堂：不用了。既然笔记有后续

部分，也就是说被害者在或真敷天扎克先生到访之后仍然活着。因此夺走他性命的就是第二个来访者——或真敷巴郎！

巴郎：这不可能！

法官：笔迹……也与其他页的文字一模一样……这、这的确是真的！

巴郎：请等一等！这是不可能的！那个老头怎么可能写下这种东西！

牙琉：反对！终于……你终于把它拿出来了，成步堂律师。

成步堂：什么意思？

牙琉：法官大人？

法官：什么事？

牙琉：请暂时中断对这位证人的询问，我有话要问新的证人。

法官：但是……这件证据已经将证人的主张……

牙琉：只是暂时中断而已！拜托了，现在有无比重要的证词！我保证，用不了五分钟。

大概 但是……辩护人，你的意见呢？

成步堂：没有关系。

法官：虽然是极为少见的特例，不过暂停对证人的询问。请参考证人上庭！

成步堂：（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牙琉不可能没有注意到笔记本上的撕裂痕迹……）

法官：这么说你就是证人？

？？？：啊？是的。

牙琉：请说出你的职业和姓名。

土武六：我叫绘濑土武六，是个画画的。

法官：也就是画家了？那么你跟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土武六：那个……我……

牙琉：对这个证人提问很简单。土武六先生，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拿出了成步堂的书页）

土武六：啊，是。我当然知道。

成步堂：为什么你会知道？你在哪里见过这笔记吗？

土武六：啊，是。因为……这是我做的。

成步堂：你说什么？你做的？

土武六：没错，这是我的“作品”。

牙琉：昨天地方检察局得到情报说“魔术师或真敷扎克一案中有人准备使用伪造的证据”。

法官：伪造的……证据。

牙琉：于是我们对此进行了搜查，最后找到这个人。绘濑土武六的能力就是制作赝品。

成步堂：赝品……

法官：也就是说，这张笔记的书页其实是……

牙琉 伪证，好像是某个律师准备的。

成步堂：反对！请等一下！这不是我准备的证据！

牙琉：反对！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把这件伪证带到法庭的不就是你自己么！

法官：证人！是谁委托你伪造证物的！

土武六：那个……我不知道。

成步堂：什么！

土武六：我没有见过委托人的脸……我的任务就是制作作品，然后收取酬金。

成步堂：但是！也就是说，这件证据是假的了？

土武六：没错，是假的。为了回避作品的真假这个问题，我在上面都留有特殊的记号。不会错，这的确是我的作品。

法官：辩护人，成步堂先生。你居然把伪证带到法庭来……

成步堂：（我真蠢啊……全是陷阱，而且是致命的……）

法官：辩护人，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成步堂：如果我解释，你会接受吗？

法官：我想我很难接受。捏造证物是重罪，而且在法庭上使用伪证，对每一个律师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

牙琉：另外，我有话要对你的委托人说。被告应该明白伪造证物的意义……没错！他一定有罪！

成步堂：反对！请等一下！伪造证

物或许的确是重罪！但那也是我个人的问题……

法官：很遗憾，成步堂。

牙琉：真危险啊，如果检察局没有得到情报的话……我就会被你迷惑了吧。所以我刚才对你说“要不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法官：对特别证人的审理结束！

土武六：律师先生，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成步堂：嗯？成步堂龙一。

土武六：成步堂先生，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不会忘了你的。

法官：很遗憾，以这样的形式宣判。本法庭不会再作进一步的审理。

扎克：……

法官：你有代替律师上诉的权利，但是本法庭今天……

扎克：法官大人。

法官：什么事？

扎克：我提醒您一件事。今天，在这里，你们是不可能对我下达有罪判决的。

法官：看来你还不太清楚自己的立场。宣判的权利在我手上。

扎克：即便是你也不可能对“不存在”的被告宣判吧。

法官：不存在？你在说什么啊？

扎克：我说的就是……这个！

（一阵闪光过后，扎克突然消失了）

成步堂：奈奈伏先生！

牙琉：被告跑了！快追！

法官：法警！封锁所有的出口！快！一定要抓到他！

（那一天，法院里发生了奇迹。从法庭逃跑的被告奈奈伏影郎不可思议地从法院消失了……突然就从追赶他的法警眼前不见了踪影。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扎克：这就是或真敷的奇迹，哈哈哈！

（判决最终没能下达……当然，这是因为被告不在现场……就这样，对魔术师或真敷扎克的审理也随着他的消失被永远地搁置了下来。而把所有的谜都解开，却需要七年的等待……）

待续



文/卡伦　编/暗星





格温多琳
Gwendolyn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魔王奥丁的二女。手持魔晶具——尼贝龙根之枪的她在战场上被敌人敬畏地称为“奥丁的魔女”，但生活中的格温多琳却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孩。她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为了父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薇尔维特
Velvet



原瓦伦蒂亚王国的公主，当瓦伦蒂亚于一夜间神秘亡国后，她与哥哥英格维一同，过上了隐居生活。虽然死去的母亲曾预言其将在诅咒中死亡，但薇尔维特依然决心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她的魔晶具——芬利尔之链是瓦伦蒂亚王国留下的遗产。



奥丁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和格丽赛达的父亲。冷酷的奥丁以其强大的魔法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魔王”之名在整个大陆上如雷贯耳，而他也是最强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的主人。



格丽赛达

格温多琳的姐姐，勇猛的她在每次战斗时都会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面，因此深受部下的拥护和信赖。在之前的战斗中，格丽赛达肺部受到重创，每天的全力作战时间只有30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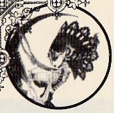
英格维

薇尔维特的双胞胎哥哥，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直抱持着独善其身的思想。

奥斯瓦尔特
Oswald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诅咒之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而其实力之强在整块大陆上都鲜有匹敌者。虽然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但奥斯瓦尔特其实有着一颗炙热的心。





奥迪特

支配死之国恩迪菲尔的女王，高傲而冷酷的她会给每个人留下极为高贵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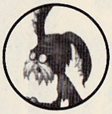
梅尔文

林克菲尔德的亲王，阿珐莉亚女王的侄子，同时也是奥斯瓦尔特的养父。冷静且足智多谋的他一直深受女王和臣民的信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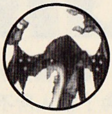
贝利亚

艾里昂大陆上仅存的三条巨龙之一，虽然没有飞空能力，但攻击方式多种多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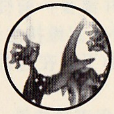
格雷兹

原瓦伦蒂亚王国伯爵，薇尔维特幼时的老师。在结晶炉暴走事件后，他与其他幸存者一样也被诅咒变为了兽人。



兹库尔迪

与维尔多、乌尔佐并称为三贤者，是世界上最强的魔法师之一。如今正与英格维密谋着某些事情。



维尔多

三贤者之一，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客座魔法顾问。

前情概要

自古以来，艾里昂大陆上就一直流传着灭世的预言：世界将因兽、炎、死之王、大釜、龙这五个灾祸而灭亡。

七年前，大陆上最强的国家——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国王斯卡特里带着愤怒与屈辱当场毙命。而国民中幸存下来且没有因诅咒变为兽人的，就只有他的孙女薇尔维特以及孙子英格维。七年后，薇尔维特与铁达尼亚的王子康尼琉斯陷入爱河，但后者却不知中了何人的诅咒，不但被变为兽人，更被投放到死之国中。

在一个神秘人的帮助下，康尼琉斯与一个老死灵重新回到了现世。但令康尼琉斯万万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老死灵竟然是瓦伦蒂亚前王斯卡特里，而他返回现世的目的就是达成预言，毁灭这个令他失去一切的世界。

这七年来，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魔王奥丁一直在想尽一切方法阻止预言，并为了夺取结晶炉发动了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战争。但即使如此，预言依然一步步按照既定的轨迹，慢慢向前进展着……

第5节

薇尔维特



温塔伯伦雪山东南，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之西——这就是曾叱咤一时的瓦伦蒂亚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

仅仅就在七年前，瓦伦蒂亚还是艾里昂大陆上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富饶的资源、悠久的文明，以及与魔法融合的先进科技令王都赫尔斯堡成为了世人仰慕的黄金之都。

但是，自从七年前的那一天起，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今的赫尔斯堡四周弥漫着滚滚黄沙，余下的只有残破的废墟城廊。往日的辉煌早已随风而逝，历史的斑斑陈迹也只能从散落在流沙荒草中的瓦砾中得以考证。太阳无力地照耀着干涸的大地，令人心头平生一分凄凉之意。

七年前，瓦伦蒂亚王国在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的冲击下于世界上消失了。数千万国民在那起惨剧中死于非命，虽然有极少数人侥幸存活了下来，但除了受到魔晶具——芬利尔之链庇护的王子英格维以及公主薇尔维特外，触犯禁忌的诅咒令所有幸存者纷纷变为了被人所不齿的兽人。有些人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大陆各国成为别人的家奴仆人以维持生计，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留下，在这片故土上艰难地生活着。

由于世人对兽人有着很深的偏见，所以他们只能将城市建立在赫尔斯堡的废址地下，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地点的存在。但对于他们而言，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在这世界上惟一的栖息之地。

薇尔维特的心情并不怎么好。

虽然先前海因德尔的预言让她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但更让她担心的却是她的恋人——瓦伦蒂亚王国的康尼琉斯王子。

从温塔伯伦雪山下来后，她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伊莉特森林，也就是她与康尼琉斯约定会面的场所。可是，当她在指定时间去到那里时，苦苦等了四五

个小时后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康尼琉斯是位一诺千金的青年，之前每次约会总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前来，像这种失约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因此薇尔维特也不禁为恋人担心起来。

由于还要着急向格雷兹老师询问预言的事情，薇尔维特只得无奈地离开森林向地下都市返程，寄希望于康尼琉斯能看到自己留下的标记主动联系自己。

而当返回地下都市时，薇尔维特意外地在入口看到了哥哥英格维的身影。

英格维正在与一个身着红色长袍的老魔法师谈论着什么，薇尔维特认识那个名为兹库尔迪的老者，他七年前曾是铁达尼亚的卡隆王的座上宾，被誉为是世间魔力最强的三贤者之一。不知为何，这段时间他总是来找英格维，两人神神秘秘地似乎在密谋着什么事情。

一看到薇尔维特，英格维的脸色立即沉了下来。

“又去伊莉特森林了？”

当薇尔维特与自己擦身而过时，英格维忽然冷冷问道。

“嗯。”薇尔维特点了点头。她知道哥哥一向就很反对自己与康尼琉斯王子在一起，因此并不想多谈这个话题。不过，英格维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

“哼，一定要我把他变成青蛙你才会放弃吗？醒醒吧，他是王子，我们只是无家可归的弃儿，你真以为那所谓的爱对他来说会多重要？”

“……我不想和你争论，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抛下这句话后，薇尔维特加快脚步向前方走去。看到妹妹的背影消失在远方后，英格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脸上流露出了些许怒色。

“您无需为这些琐事心烦。”注意到英格维的怒意后，兹库尔迪凑趣地在一旁说道，“您身上流淌着瓦伦蒂亚王族的血液，作为最后幸存的两位继承人，您应该将精力全部放在复辟上面才是。”

“闭嘴，兹库尔迪。”英格维冷冷说道，“回去告诉乌尔佐，我的计划会成功的，让他没什么事情不要再来烦我。”

“谨遵御意。”兹库尔迪微微欠身，毕恭毕敬地回应道。但与此同时，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一切都已被记述在预言中……”

当听薇尔维特讲完与预言之龙海因德尔的会面经过后，格雷兹沉吟了半晌，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位原瓦伦蒂亚王国德高望重的侯爵曾在薇尔维特幼时当过她的老师，但如今也在诅咒下变为了兽人。

“很遗憾，我无法解答你的疑惑。海因德尔的预言从来没有一次错过，但现在的我确实不能解读终焉之预言，也许，它所看到的是更远未来的我吧。”

“……那么，老师，再向我详细说一下终焉之预言好吗？”

“灭世的预言自古至今便在大陆上广为流传，虽然有着数个版本，但内容却惊人地相似。兽、炎、死之王、大釜、龙——世界将因这五个灾祸而灭亡，而我国的预言也与其极为类似。”

“嗯……我和英格维只有五岁的时候就从您那里知道了这个预言，不过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对它进行解读吧。”

“没错。自从变成这个样子后我就一直在对它进行研究，但现在还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格雷兹扶了扶老花镜，轻轻叹了一口气，“也就是说……对不起，公主殿下，我无法给出解救您和英格维大人的答案。”

听到这番话后，薇尔维特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而就在此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入了她与格雷兹的耳中。

“身为导师的人总是喜欢说这些模棱两可的话语，所以，无论之后是对是错，他们都能为自己的言语自圆其说以安抚学生。”

“兹库尔迪？”薇尔维特回过身去，

映入她眼中的是刚刚利用空间跳跃魔法在紫光中现身的红袍魔法师。

"远在瓦伦蒂亚的先祖漂泊至这块大陆上之前，与末日有关的预言便在众多文献中记载流传了下来。比起那些相对未开化的新建国家的传说故事，我想这些记载要准确及可信得多吧。"

"荒谬！"格雷兹愤怒地将拐杖重重敲在地上，"你是说我国的知识智慧只不过是模仿而来的吗？"

兹库尔迪没有理会气呼呼的老学者，继续对薇尔维特说道："二十多年前，我国先王卡隆在重病之际突然领悟了神谕，并在一首诗里列出了这个预言。而关于灭世的真相就隐藏在这些诗句中。"

"那首诗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能让我拜读一下吗？"

"自从七年前的铁达尼亚之乱后，随着卡隆王的辞世，这首诗就已经失传了。"格雷兹解释道，"虽然有一个章节口头流传了下来，但内容却是含糊不明。"

"无知者最好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样的诚实才会得到智者的尊重。"兹库尔迪嗤嗤笑了起来，瞅向格雷兹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如果阁下继续坚持自己的愚论，那永远都不可能抵达真理的彼岸。"

"我觉得你不是在辩论，而是根本就想吵架！好，我尊敬你丰富渊博的知识，告辞了！"

"等一下，老师！"

彻底被激怒的格雷兹扭头就向外面走去，薇尔维特急忙想要叫住他，但老者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门外。

"兹库尔迪，你说的太过分了！"

"非常抱歉，在下只不过说出了事实而已，在那部诗中预言的事件注定将会到来。"

"……告诉我，还有能看到整部诗篇的方法吗？"

"这个世界上，知道整部诗歌全貌的只有卡隆王一人而已。"

"……你是让我向死人去询问答案？"薇尔维特哼了一声，本来她就不喜欢这个古怪的老人，现在更是不想再与其扯上什么关系，"多谢了，我很忙，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您就请回吧。"

"您说的没错，只有死人知道答案，而这也是惟一能解除您心中疑惑的途径。"

面对一脸认真的兹库尔迪，薇尔维特忽然心中一动，脑海中隐隐理会到了对方话语中的含义。

"……你是说……"

"死者只会存在于它该存在的世界，即使是尊为王者也没有任何例外。而正如您所知，我是这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前往那片死地的人。"

薇尔维特沉默了。她明白兹库尔迪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明白所谓的死地指的是哪个地方。但艾里昂大陆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以生者姿态进入死地的人，哪怕可以成功返回现世，在以后的岁月中也将被噩运团团笼罩，死后更是注定会被厉鬼撕裂，化为孤魂野鬼游荡于幽冥之间，灵魂永世不得安息。不过……

"如果那部诗歌中确实记载了关于末日的关键内容，那么，我想知道真相。"她直视着红袍的老魔法师，平静地说道。

"勇敢而明智的选择。"兹库尔迪嘿嘿笑了两声，捋着胡须说道，"我会将您带到那里，不过您要知道，如果想要钓鱼的话，那么在鱼钩上放饵是必不可少的。"

"说吧，你想要什么？"

"对于您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这个老头子想要的只是一本书而已。"他伸出食指，微笑着说道，"变身魔法之书，我想它现在应该在您手中吧？"

"我爷爷写的那本密传魔法书？"薇尔维特迟疑了一下，"那是我国的国宝，并非我私有的东西。"

"哈哈，您不要开玩笑了。在现在这所谓的无土之国瓦伦蒂亚上，国家的东西与您的私有品有什么区别吗？再说了，我只需要稍稍借读一小段时间，很快就会将其还给您的。"

“……好吧，我答应你，但必须在帮我达成目的之后。”

“如您所愿。”

兹库尔迪轻咳了一声，双手呈四十五度角向上方举起，伸出的食指旁忽然笼罩上了一层紫色的微光。伴随着红袍魔法师口中念念有词的咒语，分别来自于左右手食指的光芒在空中连在了一起，而后以线为顶端呈弧状向下扩散，逐渐化为了一个将兹库尔迪与薇尔维特都罩于其中的光球。

“那么，趁你我都还没改变主意，现在就动身吧。”

说完这句话后，兹库尔迪没等薇尔维特作出答复便采取了行动。伴随着紫色光芒的急速闪亮消散，两人也在房间中消失了。

当耀眼的紫色光芒散去时，足足过了十几秒钟，薇尔维特的眼睛才适应了强烈的视觉反差，逐渐看清了这个雾气弥漫的黑暗世界的轮廓。

漆黑的乌云笼罩天空，而那所谓的天空距离地面只有十余米之遥。腐朽的紫绿色大地上随处可见尸骨残渣，刺鼻的恶臭伴随着不时在远方响起的哀鸣声敲动着薇尔维特的心灵，令她感到有些心烦意乱。

“已经到恩迪菲尔了？”薇尔维特意外地问道，“死之国不是应该位于拉格纳尼布尔国境旁，距离赫尔斯堡有数万米之遥吗？”

“呵呵，尊贵的小姐，作为伟大魔法师斯卡特里王的孙女，我很讶异您竟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在魔法的世界中，组成空间的是一个一个的点，无论是您所住的房间，路边的一块小石头、翱翔于天空的老鹰还是你我现在踏足的这块土地，都是一个个点的连接体。空间的距离概念只存在于普通人心目中，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位置的移动只是点的转换而已。只要清楚想要去的位置在空间中相对应的点，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瞬间抵达目的地。”

“空间跳跃吗……”薇尔维特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她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景象，继续问道，“接下来应该去哪里？”

“不用去任何地方了，我们已经来到了死之国的尽头，最深最暗的幽冥地牢，也就是卡隆王被死之女王奥迪特囚禁之地。”

无视薇尔维特讶异的神情，兹库尔迪抬起头来，毕恭毕敬地向前方无法目视的黑暗行了个礼。“伟大的铁达尼亚王啊，能否请您暂时从长眠中苏醒片刻呢？没有您的帮助，您的仆人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伴随着兹库尔迪话音的落下，大地忽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薇尔维特只感到一阵强大的气息自黑暗中向这边猛袭过来，那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几乎令她窒息。她急忙将手按在腰间的芬利尔之链上，这才将自己纷乱的呼吸调整至正常。

薇尔维特将目光投向前方，警惕地注视着那团漆黑的浓雾。虽然看不见任何东西，但她能清楚地感觉到，在那团浓雾中出现了一个异常强大的存在。之前她从未感受到如此恐怖的力量，那简直超越了人类……不，即使是艾里昂大陆上最强的龙族的力量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就在这时，一个低沉而又巨大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闻到了一股温暖血液的香味……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竟然又有活人来到了我的面前？”

兹库尔迪面朝黑暗微微欠身，以谦卑的声线答道：“伟大的铁达尼亚王啊，是我，您的仆人。”

“……兹库尔迪？滚吧，你这个贪婪的恶魔，无论你来多少次，我都不会答应你们这些家伙的请求！”

“尊贵的陛下，虽然您不愿意，但我们的决心不会有丝毫动摇。总有一天，我们会将您救离这个肮脏而丑恶的地狱。”

魔法师微微一笑，“不过，今日的来访与之前的请求毫无关系，请您无需多虑。”

“我是专门为您而来的，尊敬的卡隆陛下。”薇尔维特向前两步，朗声说道，“您是否能够告诉我那个神谕，那个您在圣诗中预言的世界的终结？”

“这种气味……”那个声音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我隐约记得从你身体里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鲜血的香味……你和瓦伦蒂亚王族有什么关系？”**

“我是瓦伦蒂亚的公主，薇尔维特。”

“那个老家伙的孙女么……那么，你想知道那首诗的理由是什么？”

薇尔维特深深吸了一口气，尽量以平静的声音说道：“诅咒预言了我的死亡，而我则希望反抗自己的命运。为此，我才希望得知您那首诗歌的内容。”

听完这番话后，黑暗那端沉默了片刻，忽然放声狂笑了起来。

兹库尔迪有些紧张了，他慌忙向四周张望着，手心已提前捏好一个空间跳跃咒语，生怕在冥土四处巡视的死神军团会被惊动而赶至此地。

忽然，一个破旧的卷轴自浓雾中抛出，径直落到了薇尔维特面前。薇尔维特弯腰将其捡了起来，但却发现写在上面的那种文字自己之前从未见过。

“如果你能读懂的话，那就尽管拿去吧。”卡隆沉声道，**“小姑娘啊，既然你梦想着拯救自己以及世界，那我就帮你做这个美梦吧。不过，在梦的尽头等待着你的究竟是什么，就只有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万分感谢。”

薇尔维特将卷轴放在怀中，深深向着前方的那团浓雾鞠了一躬。正当她想再向卡隆王请教一下与预言有关的事情时，一阵尖锐刺耳的巨响突然刺入了她的耳中。而与此同时，地面也开始微微震动起来，就仿佛千军万马正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狂奔而来。

“坏了。”当听到那种声响后，兹库尔迪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曾数次来过冥界的他清楚地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虽然他对与薇尔维特约定的变身魔法之书垂涎三尺，但比起那本书来，明显还是自己的命要重要得多。想至此节，他慌忙发动了早已准备好的空间跳跃咒语。当薇尔维特转过身来想询问兹库尔迪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映入她眼中的只是一闪而过、瞬间消失的紫色光芒。

“哼，那个自认为是女帝的贱人又来了吗？”卡隆王从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声音中充满了不屑，**“瓦伦蒂亚王族的小姑娘啊，看来你的梦已经到了尽头了。如果你冀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就活下来让我看看吧……”**

卡隆的声音越来越低，最终伴随着迷雾中的那股气息完全消失了。而就在此时，地面的震动及刺耳的轰鸣也突然一下全都停止了。

“侵犯冥土禁忌之地的就是你吗？愚蠢的小姑娘。”

略带怒意的冰冷女声自后方刺入薇尔维特耳中。她急忙回身，映入眼中的景象令她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就在她面前不远处，不知何时出现的数十只手持巨大镰刀，全身被一股黑暗斗气笼罩的生物已经呈扇形分布，将她包围在了一个半圆中。它们默默地静止在原地一动不动，整齐地将镰刀举在胸前，仿佛已经与黑暗融为一体。

虽然之前从未见过，但薇尔维特瞬间就将眼前的生物与儿时起就听到的传说中的形象联系了起来。

死神——死之国恩迪菲尔的执刑者，艾里昂大陆上的每个人在临死前都会见到的无感情的生物。

薇尔维特右手下意识地按在芬利尔之链上，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了起来。

死神固然可怕，但更令其恐惧的，还是浮现在半空中，正冷冷地盯着她的那个女人。

布制的头饰与金色的后冠浑然一体地戴于头顶，金色的弯月状饰品镶嵌于

腰间，给人以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带有蕾丝花边的深蓝色低胸长裙极好地勾勒出了女人火辣的身材，而那张冷漠而美丽的面容更是堪称为人间绝色。理论上说来，不论出现在哪国的皇室舞会中，拥有如此相貌及气质的女子都必定会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但事实上，在艾里昂大陆上没有一个人愿意与这个女人碰面，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敢提及。

虽然拥有美艳的面容，但自颈部以下均由白花花的骨架构成。

虽然仅仅是一介女流，但其言行却能掌控所有死者的命运。

冥府的君主，死之国的女王奥迪特——这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女子就飘浮于薇尔维特面前，脸上流露出几许怒意。

"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允许凡人来到这个国度，更不记得被囚禁在此地的罪人还有会见宾客的权利。"奥迪特瞪着薇尔维特，"小女孩，你究竟是……"

突然，奥迪特的话语停住了。她死死盯着少女腰间的魔晶具，冰冷的双眸中突然放射出难以遏制的杀气及怒意。

"芬利尔之链……你这家伙是瓦伦蒂亚的国民？那个罪人的逃离和你有什么关系！？"

薇尔维特一怔，不太明白死之女王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名字是薇尔维特，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的孙女。我为自己不经允许便步入冥府向您道歉，但您所说的罪人究竟是……"

"闭嘴！"

伴随着奥迪特的厉声呵斥，薇尔维特忽然感到一股冲击波猛地袭向自己，强大的力量顷刻间便将措手不及的她打飞起来，足足飞出十米之远才摔落到地上。

"愤怒的火焰已经令我全身凝固的血液开始倒流了，不要妄想矢口否认会给你带来任何生机！"奥迪特尖声喝道，"被你们称为国王的罪人竟然敢趁我不注意时像只老鼠一样偷偷爬出冥界，现在你还胆敢说自己和这件事无关？"

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薇尔维特被这句话惊呆了，她睁大眼睛，一瞬间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你是说……你是说我爷爷离开了死之国？"

"闭嘴吧，厚颜无耻的鼠辈！就算把你的身体撕个粉碎也无法平息我的怒火！"

怒不可遏的奥迪特根本就没有给薇尔维特辩解的机会，察觉到女王的意志后，处于包围圈最外侧的两只死神默不作声地向薇尔维特猛冲过来，高举起的镰刀反射出银白色的冷光。

看到情况危急，薇尔维特急忙从腰间抽出锁链。锁链两端的魔晶仿似有生命一般，急速牵引着锁链在少女身旁结成了一道防护环，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下了用力砍下的镰刀。

薇尔维特被冲击力逼得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但死神却没有留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如鬼魅般快速移形换位，从两侧再度向其猛攻过来。

虽然芬利尔之链挡住了两只死神的协力攻击，但没有疲劳及疼痛概念的死神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势却越加猛烈，而薇尔维特则只有苦苦支撑的能力，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反攻的机会。芬利尔之链虽然号称攻防一体，不过最大的优势还在于防守。无论死神的镰刀从何处攻来，位于锁链两侧的魔晶都会自动引导锁链挡下攻击。可是，现在她所面对的敌人却并非只是两只死神，不远处还有数十只随时等待着加入攻击，而一直冷冷盯着这边的死之女王奥迪特更是给薇尔维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看到手下长时间都无法突破芬利尔之链的防御，奥迪特不悦地皱起了眉头，而与此同时，又有四只死神同时挥舞起镰刀，向着纠缠的战场迅速飞来。

"完了……"

当用余光看到飞往这边的死神后，薇尔维特彻底绝望了。仿佛感受到主人那

低落的情绪，芬利尔之链的行动也一下子变得异常缓慢。死神没有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高高举起镰刀便向少女的脖颈猛劈下来。

当白光在眼前掠过时，薇尔维特下意识地紧闭双眼。可就在此时，她忽然觉得身旁风声呼啸而过，而随之而即的，则是伴随着一声闷响传入耳中的死神的惨叫。

薇尔维特睁开了眼睛，眼前的变故令她惊愕不已。

刚才一直向自己发动进攻的那两只死神，以及正向这边冲过来的那几只已尽数被打成了一堆残骸，只有散落在地上的六七把镰刀能证明它们先前的存在。而导致这一幕发生的，正是落在前方不远处的那个巨大的银白色流星锤。

红衣少女死死盯着地上的流星锤。她知道这把武器是什么，也知道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可是，那个浮现在脑海中的名字却令她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了起来。

亲眼目睹手下惨死的奥迪特又惊又怒，她抬头望向薇尔维特身后，怒声喝道："又是你，奥丁！"

"好久不见了，统治腐尸的女王。"伴随着苍老的声音，一位身披白色盔甲，头戴金色翼状王冠，背后生有一对黑色羽翼的高大老者缓步走向前来。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魔王"奥丁。

"虽然感觉有些恶心，但这里毕竟是你的宫廷，为了避免失礼，是否允许我亲吻你那只有白骨的手背呢？"

"哼，像你这样的小偷还知道什么叫失礼吗？"奥迪特冷笑了几声，指着地上的流星锤说，"从我的国度偷走魔晶制造武器，而后再用这雷神之锤攻击我的仆人，这就是你所谓的礼节？"

"冥府的魔晶留在你手中纯粹是暴敛天物，只有在外面的世界中，它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说到这里，奥丁右手一扬，地上的流星锤便在锁链的牵引下径直飞到了他的手中。"更何况，上次和谈中我送给你的宝物已经足以弥补你的损失了。"

奥迪特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将目光从闪耀着银白色光芒的雷神之锤转移到奥丁脸上。"好，这件事我们按下不提，你来这里干什么？死者之国可不是拉格纳尼布尔王的后花园，容得你随意践踏！"

"我为她而来。"奥丁伸手指向自己身后的少女，沉声说道。薇尔维特闻言一惊，抬头望向背对着自己的奥丁。

"这个女孩与我有很深的渊源，所以我决不允许你或是这里的腐尸动她一根指头。死之女王啊，能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将她带离此地呢？"

听到这句话时，奥迪特嗤嗤笑了起来。"很深的渊源……魔王啊，在掌管世间所有死者的我的面前用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你不觉得自己很愚蠢吗？也许她与你的关系在现世中无人知晓，但那对于我却并非什么大不了的秘密。"

"告诉我你的答复。"

"如果我拒绝呢？"

"那我就只用这把雷神之锤来驱散冥府的黑暗了。"奥丁将手中的巨锤高高举起，右手紧拉锁链，摆出了应战的态势。"你应该很清楚它的力量，如果你渴望自己成为真正的死之女王，我倒是不介意成为你的掘墓者。"

"……别以为你能够安心死去，奥丁。"

奥迪特冷冷地哼了一声，身体缓缓向后退去，渐渐与死神一同消失在黑暗中。

奥丁转过身来，在薇尔维特身前停下了脚步。

"我们走吧，薇尔维特。"

"别靠近我！"薇尔维特一把将其伸出的手打开，厌恶地扭过头去，"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对母亲做的一切！"

奥丁沉默了片刻，说："这里不是人类久留之地，冥府的瘴气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很大伤害，而那些腐尸在闻到你的气味后也将于不久后纷纷而至。"看到薇尔维特还是没有扭过头来，他不由分说

地一把抓住了少女的手臂。

“你干什么！放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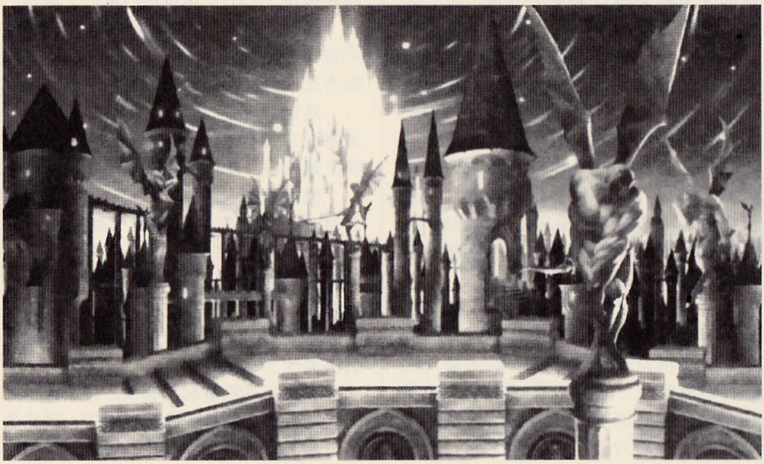
薇尔维特又惊又怒，大声喊道，但奥丁却丝毫不为所动。

“走吧，我带你去冥界的出口。”

他不顾自己的私生女的叫骂声，强行将其搂于左臂，而后径直向着远方飞去。

第6节

奥斯瓦尔特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王城尼比欧拉波利斯。

奥斯瓦尔特屏住呼吸，等到那两个巡逻的女武神走远后才从房顶跳了下来。他扫视了一下四周，这条走廊的左前、右前及右手侧各有一条通道，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这对于奥斯瓦尔特来说并非太大的问题。

他将手放在腰间的魔剑格拉姆上，闭目凝神感应了十几秒钟，而后向着右前方的通道走去。

此时距离奥斯瓦尔特潜入尼比欧拉波利斯已有二十分钟了，尽管魔王城戒备森严，不过迄今为止他还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

义父梅尔文给他的命令是搜集包括魔王军最新的战略部署、将领情况、军中士气等各方面的情报，不过，在临行前梅尔文还给过他另一个嘱托，而奥斯瓦尔特此行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如果在魔王城中遇到奥丁或者是她女儿格丽赛达，而且又有机会的话，那就不要有任何犹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杀了他们。”

奥斯瓦尔特明白梅尔文话中的含义，虽然拉格纳尼布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是两国军事实力的比拼，但魔晶具主人的强大战斗力却是超越理论及任何战术的存在。奥斯瓦尔特清楚地记得奥丁手持雷神之锤巴罗尔现身的那几场战斗，那是林克菲尔德军永远都

不愿回忆的噩梦。每次雷神之锤伴随着风雷之势呼啸挥出，随之而即的便是无数妖精的悲鸣，而即使是全身披挂金属盔甲的独角兽骑士，在巴罗尔的攻势前也只能迎来粉身碎骨的宿命。

不过，由于魔王奥丁亲身加入战局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对于妖精来说，魔王军的前线指挥官——手持尼贝龙根之枪的公主格丽赛达要更为忌惮三分。在之前的战斗中，这位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女曾数次凭一己之力将不利的战局硬生生地扭转过来。自开战以来，死于"奥丁的魔女"手下的妖精足有数千名之多，而在其指挥的战斗中牺牲的将士更是不计其数。虽然有消息称格丽赛达在不久前的某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但战斗在最前线的妖精军指挥官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每次进行战前部署时都会将格丽赛达的存在作为最重要的一环加以考虑。

在魔剑格拉姆被制造出来前，林克菲尔德的魔晶具只有阿珐莉亚女王的魔弹弩——精灵守望者。阿珐莉亚曾几次想要御驾亲征，但大臣及将士的一致反对令她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这虽然充分显露了臣民对女王的敬爱之情，但同时也导致了前线战事的一再吃紧。而也正是因为认识到魔晶具对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梅尔文才会命令宫廷首席锻造师布罗姆以禁断的技术制成了魔剑格拉姆，并将其交给自己的养子奥斯瓦尔特，希望他能够凭借这柄传说中最强的武器扭转林克菲尔德军的颓势。

轻松杀死预言之龙海因德尔一事让梅尔文认识到了魔剑的威力，而如果能够令敌方魔晶具的拥有者都失去战斗力的话，那妖精之国的胜利几乎可说是指日可待。所以，这才是梅尔文派遣奥斯瓦尔特潜入尼比欧拉波利斯的真正用意——**刺杀魔王奥丁，以及公主格丽赛达。**

由于魔晶具有着彼此吸引的特性，所以自从来到尼比欧拉波利斯后，奥斯瓦尔特一直是凭借格拉姆的感应力来决定前进的方向。

随着奥斯瓦尔特的不断深入，守卫的数量越来越少，四周也变得越来越寂静。而魔剑的波动则清楚地告诉了奥斯瓦尔特，他距离自己的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近了。

当来到尽头的那扇大门时，奥斯瓦尔特贴在墙上，凝神倾听着屋内的动静。在确定屋内没有任何人后，他警惕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迅速推门进入了室内。

房间非常开阔，装饰也是异常奢华，不过整个房间中只有一个座位，那就是前方正中安置着的巨大的金色王座。

这里就是魔王奥丁的觐见室，也是魔剑感应最强烈的所在。但令奥斯瓦尔特失望的是，此处并没有魔晶具的存在。

魔剑之所以会传来感应，大概是因为某件魔晶具曾长期放置于此所残留的气息。而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雷神之锤巴罗尔和尼贝龙根之枪目前都不在王城内，由此可见，奥丁与格丽赛达很有可能是在不久前就带着魔晶具离开了王城。

奥斯瓦尔特皱起了眉头。由于他不可能长期待在危机重重的魔王城内，因此这一发现实际上就标志着此行任务的失败。

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对话声，仿佛有人正向这边走来。

奥斯瓦尔特迅速环顾了一下屋内的情景，闪身躲在了高大的王座后。而几乎就在其隐蔽好的同时，大门被推开了。

"米丽丝……这样打扮真的好看吗？"

少女怯生生的询问声传入了奥斯瓦尔特耳中，他屏住气，小心翼翼地探头望去，而映入他眼中的，是刚刚走进房间的少女以及一个穿着女佣服的矮小兽人。

有着一头美丽的银色长发，身着蓝黑色低胸连衣裙的少女看上去似乎非常紧张，不时低头看着自己的衣服。被其称为米丽丝的女兽人仿佛看出了少女的心意，微笑着安慰道。

"别担心，这衣服很合身啊，格温多琳公主。"

“真的吗……我不知道父王会不会吃惊……”

“国王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毕竟，这是您的……”

“格温多琳，你穿得像什么样子！？”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自房间外传了进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奥斯瓦尔特急忙将头缩了回去，虽然没有看见来人，但曾在战场上听过这个声音的他清楚地知道对方究竟是谁。

“父王……”格温多琳的这个称呼证实了奥斯瓦尔特的想法，“我只是……”

“考虑一下你的身分！”奥丁显得非常恼怒，厉声呵斥着自己的女儿，“身为公主，身为我的女儿，无论你做出什么举动都必须顾及自己的形象。这是女武神的战服吗？这是一个战士应有的穿着吗？多跟你姐姐学学吧！”

“对不起……”

格温多琳紧紧咬住下唇，垂头小声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快去把衣服换下来！”奥丁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要离去。

“请、请等一下。”女孩鼓起勇气问道，“那么，姐姐呢……您还是要将她嫁到铁达尼亚去吗？”

“魔剑提尔芬古是我当年作为建交之礼送给卡隆王的，并且还施下了只有铁达尼亚王族才能使用这把剑的咒语，所以那个兽人确实是铁达尼亚的康尼琉斯王子。不过，目前铁达尼亚似乎发生了一些变故，而且我军与妖精之国的总决战也即将开始。虽然格丽赛达已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但领军能力还是值得信赖的。目前她依然是我军不可或缺的战力，因此短时间内我不会放她去铁达尼亚。”奥丁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不久后我将领军出击，这次你也要参战，好好准备一下你的首次上阵吧。”

抛下这句话后，奥丁扭头离开了大厅。格温多琳目送着父王离去，眼神中充满了沮丧与落寞。

“父王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那件礼服……”

“……对不起，公主殿下，我不该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的……”

“没什么，米丽丝。”格温多琳摇摇头，示意女兽人不用道歉，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实际上我很高兴能穿上母亲的衣服，只不过……”

她轻轻叹了口气，慢慢向门外走去。

“走吧，我必须换上女武神的盔甲了……”

当格温多琳与米丽丝离开房间后，奥斯瓦尔特终于从宝座后走了出来。

“格温多琳……奥丁的小女儿吗？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望着紧闭的房门，低声自语道。

就在这时，梅尔文的声音从他耳畔的传音器中响了起来。

“进展如何？”

“侦查任务基本完成，但没有找到对那两个人下手的机会。”

“哦……”梅尔文顿了一下，说，“本次任务到此中止吧。现在立刻离开魔王城前往废都赫尔斯堡，女王陛下刚刚接到消息，奥丁的魔女正指挥大量兵力在向那里移动，准备强行夺取结晶炉科尔德隆。而且，据说这次魔王也将亲自参战，我军非常需要你的力量之源。”

“我知道了。”

奥斯瓦尔特点了点头，切断了与义父的通信。

不知为何，先前那个银发少女的面容突然再度出现在他脑海中，而一旦想到对方那种落寞的神情，奥斯瓦尔特就觉得心中传来一阵悸动。有生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回事？”

他皱了皱眉头，推门向外走去，努力想令自己变得冷静下来。

但是，格温多琳的身影却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第7节 格丽赛达



废都赫尔斯堡周边沙漠中，铺天盖地的砍杀声、刀枪撞击声、怒吼声、悲鸣声不绝于耳。整块大地都在千军万马的践踏下发出无奈的轰鸣，漫天席地的烟尘将碧空丽日遮得昏黄一片。

血腥气弥漫了整个战场，使得双方将士都杀得两眼血红。独角兽骑士的嘶吼伴随着天空妖精弓箭手的万箭齐发震慑着拉格纳尼布尔军。而成千上万名女武神则是整齐有序地布置好防线，迎接着敌军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

“蓓尔坦，你马上带着第四军以最快速度从左翼包抄，拉蒂尔就快顶不住了。”

格丽赛达站在高崖上，一边颦眉注视着远方的战况一边果断地向属下下达指示。

“幽兰丝特，命令十一军假装撤退，将雷耶斯高地的独角兽骑士逐渐引到包围圈中，莉莉与雅丽塔已经在那里做好了伏击的准备。”

“是。”

两位女武神异口同声地应道，迅速向不同的方向飞去。

格丽赛达轻轻吐了一口气，眉头皱得更紧了。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是开战以来己军发动的最为猛烈的攻势。奥丁王这次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在这场战斗中将结晶炉握于手中，为此甚至调动了镇守在死之国边境以及东方的绝大多数精锐部队，这实际上等于是放弃了对死之国和炎之国的威慑力量。虽然这两个国家在名义上与拉格纳尼布尔是盟国关系，但谁都清楚那所谓的同盟比一张纸还要脆弱，如果两国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的话，那将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赫尔斯堡的拉格纳尼布尔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

格丽赛达不明白父王为何会做出如此冒险的战略部署，这完全不像是他的性格。她只知道不久前父王曾独自去过死之国恩迪菲尔，回来之后就立即下达了发动总攻的命令。据她推测，冥土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变故，这才会促使一向稳重的奥丁王不得不提早发动总攻。

她也曾就此向父王发出过询问，但奥丁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多讨论，只是命令她立即率军发进，其他一概都没有说。

“布利甘将军的部队还没有赶到吗？”格丽赛达向身旁的亲兵问道。

“是，我军没有接到任何他已经动身的情报。”

“再派一个人过去。”

“遵命。”

亲兵没有丝毫犹豫，行礼后立刻便向后方本阵飞去。

“布利甘那个家伙，究竟在搞什么！”格丽赛达低声骂了一句，又将目光投向了远方的战场。

此时距离开战已经过了四天时间，妖精军从一开始的猝不及防逐渐稳住了阵脚，战局慢慢转向胶着状态。但令格丽赛达焦急的是，布利甘将军不知为何迟迟没有命令他的狂战士军队投入战斗，这与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完全不同。

虽然格丽赛达率领的女武神军队目前未落下风，但她心里明白这无法持续多久。在这个战场的敌军数量本来就要多于我军，而对方由妖精、独角兽、矮人组成的空陆混合编制已渐渐显露出了其真正的威力，包围圈也已大致形成。如果狂战士再不参战的话，我军的惨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更让格丽赛达郁闷的是，如果放在往日，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亲自上阵扭转战局，但先前大战中肺部受到的重创却令她每天的全力作战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十分钟。也许她能利用这三十分钟消灭千余名敌军，但这在战略层次上对全局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我军反而会因失去指挥而陷入混乱。所以，虽然很不情愿，但此时的她也只能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到援军身上了。

“不知格温多琳现在怎样……”

这时，妹妹的身影浮现在她眼前。自从战争开始后，她对初次参战的这个小妹就一直放心不下。而对于身处险境的她来说，惟一值得慰藉的也就是妹妹没有被配属在她统率的军队中了。

“没时间想这些事情了。”

格丽赛达摇摇头，将纷乱的思绪从脑海中赶了出去。

身为这片战场的指挥官，她必须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对战局的把握上，一丝疏忽都有可能造成成百上千名将士的牺牲。从目前所处的位置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军已经渐渐显露出了败相。刚才下达的两个命令也许能暂时缓解前线的压力，但对于扭转战局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她下意识地将握于右手的尼贝龙根之枪举起，眼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

虽然格丽赛达不想承认，但事实是——如果布利甘的狂战士无法在四个小时内赶到战场的话，那她的军队甚至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

突然，远方骤然响起的轰鸣打断了她的思绪。她连忙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远方已是沙尘漫天，数团龙卷风在那片战场上纵情肆虐，不时传来不知是何种生物的怒吼声。

“将军！”

在前空担任侦查工作的女武神以最快的速度飞到她身旁，气喘吁吁地说道：“前方战场上出现了一条巨龙，第四与第七两军无力抵抗那种强大的力量，已经开始了全线溃败。”

“龙？”格丽赛达大吃一惊，她从没接到过敌军竟然拥有如此强大战力的报告，急忙追问道，“是哪一条？贝利亚？海因德尔？还是……瓦格纳？”

艾里昂大陆迄今所知幸存的巨龙仅有三只，分别是暴龙瓦格纳、地龙贝利亚与预言之龙海因德尔。虽然力量接近于神，但自从千年前开始，高傲的龙族就再也没有介入人间的争端中，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着。正因如此，拉格纳尼布尔从来没有将龙族视为威胁，更没有想到它们竟然会以敌人的身分参与至这场战争中，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格丽赛达有些措手不及。

“看不清楚，但目前对方只是在地面发动攻击，应该不会是飞龙才对。”

格丽赛达沉吟了片刻，果断下达了指示。

“不要再等援军了，命令全军立刻后撤，向卡基里山脉方面撤退！”

“可是……”传令兵犹豫了一下。格丽赛达所指示的地点确实是敌军包围圈惟一的脆弱之处，但那里的地势会严重制约女武神的战斗力，如果就这样撤退的话必定会遭到敌军以及巨龙的疯狂追击，极有可能反而被逼至绝境。

“没有什么可是，立即通知各军指挥执行命令，我来负责掩护！”斩钉截铁地说完这句话后，格丽赛达没有停留片刻，握紧枪向龙卷肆虐的战场高速飞去。

当飞近之后，格丽赛达终于看清了那个给己军造成极大伤害的生物。

那是一条五彩斑斓的巨大地龙，全长约有二十余米。从高空可以看到，被派遣到地上作战的女武神军队伤亡惨重，战场上随处可见战死将士的尸体。虽然被派至此片战场的指挥官竭力想要阻止地龙的前进，但每次都被地龙呼出的狂风及毒雾逼退，徒然增加更多死者。

地龙贝利亚。

当确认了对方的身分后，格丽赛达稍稍松了一口气。在三条巨龙中，暴龙瓦格纳的实力高高在上，堪称为艾里昂大陆上的最强存在，而地龙贝利亚的实力则被公认为最弱，无法飞行这一点也严重制约了它的战斗力。不过，有一点格丽赛达怎么也想不通，传说中贝利亚的性格非常温和，为什么会……

她从高空急速冲下，挡在了正怒吼着追击残军的贝利亚面前。地龙明显被尼贝龙根之枪散发出的强大斗气吃了一惊，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两只前爪在地上掀起大量尘土。

“我的名字是格丽赛达。奥丁王的长女，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公主。”格丽赛达昂首盯着地龙贝利亚，正色问道，“高傲的龙族为何要卷入人界的争端？为何要如此残忍地伤害我的族人？”

贝利亚沉默了片刻，突然低吼一声，身体剧烈地扭动起来，看上去似乎异常痛苦。而从那吼声中，格丽赛达竟然感受到了一丝悲哀与无奈。

“难道……”

格丽赛达心念一动，急忙望向地龙的眼眸。果不其然，传说中贝利亚有着一双如湖水般湛蓝清澈的眼睛，可现在她所看到的却是金黄色的浑浊眼眸。

忽然，一个苍老的笑声从高空传来。

“奥丁的魔女啊，你的质询不会得到任何答案。”伴随着紫色的微光及刺耳的奸笑，一个戴着红色魔法帽的绿袍老者凭空出现在地龙头顶。

“维尔多？”格丽赛达脱口叫出了老者的名字。

与兹库尔迪、乌尔佐并称为三贤者的维尔多是世间最强的魔法师之一，同时也是妖精之国的客座魔法顾问。虽然之前格丽赛达并未与其正面交锋过，但对他那强大的魔力却是早有耳闻。

“没想到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公主能知道老朽的名字，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呢。”

“……告诉我，你刚才说我不会得到答案是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公主殿下？”维尔多哈哈一笑，举起的左手指尖罩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与此同时，贝利亚也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低吼，身体因痛苦而微微颤抖着。

“魔宠？”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咒语突然闪现在格丽赛达脑海中，她惊讶地抬头望向维尔多，而魔法师脸上狡黠的笑容证实了她的猜测。

“不愧是魔晶具的持有者，一眼就看出来了。”维尔多赞道，“没错，这条龙已经成为了我的魔宠。它无法抗拒我的命令，甚至连死的自由都没有。”

“……竟敢操纵龙族……狂妄的老人，瓦格纳的愤怒之火总有一天会将你烧为灰烬！”

“那条狂怒的笨龙正在四处寻觅杀死海因德尔的凶手，根本就没时间顾及这

边的事情。而等他发现自己的族人竟然变成了人类的宠物时，这场战争恐怕也已经结束了吧。”维尔多顿了一下，突然圆睁双眼，眼眸的颜色刹那间变为金黄。

贝利亚上半身高高抬起，猛地张口同时喷吐出十余枚火球。格丽赛达反应神速，她不退不闪，手中尼贝龙根之枪挥舞得如同风车一般，迅疾无匹地将火球尽数击飞。

“圣枪尼贝龙根果然名不虚传……”维尔多将目光投向格丽赛达手中的长枪，呵呵干笑了几声，而后在魔法的庇护下缓缓向天空升起。

“那么，就让我来见识一下魔晶具与龙族究竟何者比较强大吧，真是令人期待呢。”

地龙怒吼一声，数道龙卷突然自其身旁出现。维尔多的这句话就如同是信号一般，令它不由分说便向格丽赛达发动了攻击。

格丽赛达左脚弹地，在千钧一发之际侧身飞跃避开了那道先期而至的龙卷，同时一边挥舞长枪挡下贝利亚喷出的数枚火球一边贴着地面向其快速飞去。虽然龙卷风不时会卷起地上的巨石向她攻来，但还未近身便纷纷被尼贝龙根之枪的战气击得粉碎。

看着飞向这边的少女，贝利亚张开血盆大口深吸了一口气，地上的巨石甚至女武神的尸体纷纷被其吞入腹中。它目不转睛地盯着格丽赛达，待其离自己还有不到十米之遥时突然张口，猛地将一团刺鼻的紫色毒雾向少女喷去。

“不好！”

格丽赛达心中暗呼不妙，在地龙张口的那一瞬间她就察觉到了敌人的用意，但此时距离已经太近，无论后退还是侧闪都无法避免毒雾袭身。不过，身经百战的经验让格丽赛达瞬间便下意识做出了最佳选择。她屏住呼吸，将尼贝龙根之枪斜刺向地面，同时令枪头发出了强烈的冲击波。

枪身入地，尘土飞溅。借着爆炸的气浪，向侧面弹开的格丽赛达恰好避开了毒雾，转而以肉眼无法捕捉的超高速猛冲向贝利亚，毫不留情地举枪直刺向地龙的咽喉，其势又迅又急，宛若流星一般。

贝利亚急忙将头侧开，并以魔法意念令颈部刹那间坚硬如铁。但饶是如此，尼贝龙根之枪依然刺入龙颈，登时血花四溅。

疼痛难忍的地龙狂吼一声，慌忙狂摆身躯将枪头逼了出来，而后急退两步怒视着银发少女，但先前那股狂暴的气焰已然削弱了许多。

格丽赛达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甫一落地便再度冲向地龙，银亮耀眼的枪尖在她挥舞下抖出片片雪花，漫天枪影化作条条银色游龙，如狂风暴雨般接连不断攻向贝利亚全身各处要害。

毒液、火球、龙卷、利爪——这是贝利亚引以为傲的四大武器，但现在它已经是忙得手忙脚乱，完全受制于格丽赛达的攻势，只剩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在攻击之余，格丽赛达用眼角余光迅速扫视了一下远方的形势。女武神军队正按照她先前下达的指示开始撤退，但由于要保持完整队形以应付追击的妖精军，撤军速度极其缓慢，保守估计也要二十分钟才能全部撤退。而如果地龙也加入到追击行列的话，那残存的女武神军可以说是毫无生还的希望了。所以，她必须要在这里拖住贝利亚，绝对不能后退一步。

格丽赛达迅速在脑海中计算了一下，她与贝利亚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十分钟，残余的全力作战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也就是说，能否在这段时间内击败地龙，就是女武神军队与她能否生还的关键。

“二十分钟吗……应该来得及。”

格丽赛达思忖着，不过始终没有放慢过攻击。在尼贝龙根之枪疾如迅雷的攻势下，贝利亚全身已被刺穿了数十处血洞，虽然都非致命之处，但地龙的行动明显迟缓了许多，狂怒的吼声也渐渐转化为

痛苦的悲鸣，按此情势发展下去，格丽赛达有信心在十分钟内将其彻底击败。

但就在这时，格丽赛达突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

她清楚地记得，就在一分钟前自己明明重创了地龙的左腿，可现在那里的伤口竟然痊愈了。不止如此，背部、颈部、胸部……贝利亚身上的各处伤口都在慢慢愈合，即使是龙族，也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回复速度。

格丽赛达心念一动，猛地向后跳开一段距离，抬头向天空望去。

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飘浮于半空中的维尔多正双手交叉咏唱着高级治愈魔法，同时面带嘲讽地看着她。

“不愧是拉格纳尼布尔王国传闻中仅次于奥丁王的战士。”绿袍的魔法师微笑着说道，“看样子力量遭到限制的贝利亚确实无法成为你的对手。但是，你认为如何才能击败一个无法杀死的敌人呢，美丽的公主殿下？”

格丽赛达紧咬下唇，愤怒地瞪着维尔多，大喝一声就欲持枪向其飞去。但是，突如其来的数团火球逼得她在半空中不得不强行落下，再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与痊愈的地龙的战斗中。

“如果觉得无法坚持，选择独自逃走也无妨啊。不过……代价恐怕就是正准备撤退的那些小姑娘的生命了。”

维尔多的嘲笑声令格丽赛达心乱如麻，好几次都险些被地龙的利爪击中。

“维尔多，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格丽赛达倾尽全力以爆裂术将贝利亚击飞至十几米远，抓住机会向天空厉声质问，“三贤者已经活了千年之久，功名利禄不应是超脱世外的你们所在意的东西。为什么你会突然选择协助妖精王国，甚至为此甘愿冒触怒龙族的危险？”

“俗世之人在乎的只是他们眼前的利益，无法穿透思维及肉体的禁锢看清世界的本质。”维尔多的语气中透着一股陶醉之意，“自从数天前那个不应存在的存在来至现世开始，破灭的号角就已被吹响，我们所要做的，是亲眼见证并引导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为此，这个世界必须要更加地混乱、混乱、混乱，如此才能令预言沿着命中注定的轨迹加速进展。”

“破灭的预言……？”

“奥丁王如此心急地倾全力发动总攻，不惜一切代价都试图得到结晶炉科尔德隆，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维尔多没有等格丽赛达回答，继续说道，“不用胡乱揣测了，公主殿下，以你的智慧还无法触及天命法则。你的父亲倒是清楚地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命运，但他却狂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住嘴，不许你侮辱父王！”

“哈哈，公主殿下，冒犯您实在是抱歉了。”维尔多右手捋着胡须，缓缓降落到地龙背上。此时贝利亚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再度咆哮着向格丽赛达缓步踱来。

此时，格丽赛达忽然感到胸口有些隐隐作痛，呼吸也变得紊乱起来。自从上次受伤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战斗这么长时间。

“还有七分钟……”

她握紧尼贝龙根之枪，低声喃喃自语道。

忽然，贝利亚不知为何停住了脚步。维尔多皱了皱眉头，口中喃喃自语着，似乎是在和什么人通着话。

“奥丁的军队已经逼近女王陛下了？可是我这边……好吧，亲王大人，我立即派贝利亚过去保护女王，至于您所说的那个人……”

维尔多停止了说话，抬头越过格丽赛达向远方望去。

“嗯，他已经到了。”

当感受到自身后不远处传来的那股令人脊骨发寒的杀气后，格丽赛达迅速转身，沿着维尔多的视线向远方望去。

先前贝利亚呼出的龙卷此时已基本散去，但余威仍令此地风沙漫天。而在

遮断视线的风沙中，一个黑色的身影正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

尼贝龙根之枪微微颤动着，似乎对来者颇有几分惧意，这让格丽赛达惊诧不已。在如今世上所存的魔晶具中，魔王奥丁的雷神之锤巴罗尔攻击力被公认为最强，而其次便是格丽赛达手中的这把尼贝龙根之枪。但即使是在之前与父亲进行训练战时，尼贝龙根之枪也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来者逐渐走近，当格丽赛达看清他右手握着的那把长剑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虽然关于这把魔晶具的资料她只在古老的文献中看到过，但其形、其色、其散发出的杀气无一不与记载吻合。

“魔剑格拉姆？”

身披黑色盔甲的金发少年在格丽赛达面前不远处停下了脚步，一言不发地看着她，手中的长剑散发出血红色的微光。

“奥斯瓦尔特啊，这里就交给你了。”维尔多似乎非常相信少年的实力，驾着地龙贝利亚悠然说道，“别忘了亲王大人的话，不要让那些女武神这么轻易就逃走哦。”

“义父的指示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被称为奥斯瓦尔特的少年冷冷说道，“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哈哈，那就不打扰两位的战斗了。说起来，不能亲眼目睹魔剑与圣枪的交锋，还真是遗憾啊……”

说完这句话后，耀眼的紫色光芒便将维尔多与地龙团团笼罩起来。而当光芒散去后，一人一龙都失去了踪影。

格丽赛达将目光收回，握紧尼贝龙根之枪摆出了战斗态势，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面前少年的一举一动。如果对方手中的武器真是魔剑格拉姆的话，那么这就将是她所遇到的最强的敌人。不过奇怪的是，黑衣剑士似乎有些犹豫，迟迟没有要发动攻击的迹象。

“放弃吧，我知道你已经快撑不住了。”奥斯瓦尔特突然说道，“你的气息以及魔晶具的波动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

“我不希望进行如此无趣的战斗，拿着你的枪离开吧。下次在战场遭遇时我们再了结今天的事情。”

“……如果我走了，你会怎样对待我的部下？”

“你是否离开无法改变她们的命运。”少年面无表情地说道，“我的父亲已经下达了屠杀的命令，所以她们必须死在这里。”

格丽赛达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变得无比坚毅。

“多谢你的好意了，不过……苟且偷生并非我的生存之道。”她凛然昂起头，将长枪指向了面前的少年，“如果你要对付我的部下，就必须先越过我的尸体！”

沉默了片刻后，奥斯瓦尔特轻轻摇了摇头，手中的魔剑骤然间红焰激增。

“那么，来吧。”

默默对峙了将近半分钟后，两人突然同时发动了攻击。

圣枪与魔剑激烈碰撞而起的冲击波以两人为中心向四周急速扩散，波及之处地上岩石纷纷化为粉末。

强烈的冲击力令格丽赛达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当勉强站稳时，她忽然感到浑身一震，急忙喘了几口气方才强行压住胸口翻腾的气血。而奥斯瓦尔特则是站在原地纹丝不动，魔剑的红焰愈加耀眼。

对峙、分开，高下立判。

只用一个回合，格丽赛达就清楚地明白了双方之间的差距。也许在战斗技术和经验上相差无几，但武器的优劣却是无法弥补的决定性的差距。从刚才的那次交锋中来看，魔剑格拉姆的威力甚至要凌驾于父王的雷神之锤之上，对于从未在与奥丁的训练战中获胜过的格丽赛达来说，这场战斗几乎可以说是必败无疑。

“能战能退，方为大将之材。”

这是奥丁在四年前对初次上阵的格丽赛达的忠告。

“战争中牺牲无法避免，但愚蠢的送

死却只是徒然消减己方的实力。身为指挥官，你一定要牢记一件事情——你的性命比起士兵来要宝贵得多。生者总有机会洗刷败北的屈辱，但死者却会永远失去这种权利。所以，如果确定必败，那你就应该果断选择撤退，重整旗鼓等待再战。”

奥丁的话语又一次回荡在格丽赛达耳畔。事实上，在之前大小数百场战斗中她一直都牢记着这一教诲，可是，如今她已下定决心要有生以来第一次忤逆父王的心意了。

或许，也是最后一次……

“还有三分钟……”

格丽赛达下意识地向远方望了一眼，根据她的判断，女武神军队已经有大半成功撤离了战场，但应该仍有近万人殿后，一边与追击的妖精军苦苦战斗一边缓缓向后撤退。所以，她必须在这里继续战斗下去，即使死，也要坚持到全军都脱离危险的那一刻。

“对不起，格温多琳，本来还想再教你些东西的……”

格丽赛达嘴角咧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而后转瞬间脸色凝固成冰，将尼贝龙根之枪高高举过头顶。

由魔晶构成的枪尖陡然闪耀出淡蓝色的光芒，大地伴随着轰鸣声微微震颤起来，仅仅几秒钟后，整片天空便被乌云团团笼罩，而随之出现的，则是密密麻麻自地面向天空升起的无数红色魔素——战场上所有牺牲者在临死前释放出的生命结晶。

奥斯瓦尔特脸色一变，目光变得冷峻起来。他能够感受到，随着尼贝龙根之枪不断贪婪地吸收魔素，面前这位少女的气息正在渐渐变强。但如果如此下去的话，对方的身体必定将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力量反噬，极有可能爆裂而亡。

而就在此时，格丽赛达突然长啸一声，背后双翼展开，瞬息间已飞至奥斯瓦尔特身前，一道银光如流星般直刺对方胸口。奥斯瓦尔特挥剑格开枪身，但那股强大的冲击力却将他震飞至十余米之远，在地上踉跄着倒退了数步方才稳住了身子。

看到银发少女正准备继续攻来，奥斯瓦尔特没有丝毫犹豫，大喝一声，浑身瞬间笼罩上了一层黑色的斗气。这是他将魔剑格拉姆的力量发挥至极致，并以其魔力将肉体进行强化的形态，虽然这一形态持续的时间有限，但力量却是平时的三倍之强。在吸收了大量魔素后，格丽赛达的战斗力大增，这也逼得他不得不如此方能与其抗衡。

此时格丽赛达的全力奋战时间早已过了三十分钟，银发少女只感到胸口气血不断翻涌，有好几次都险些失足跌倒在地。吸收魔素虽然令她战斗力大幅提升，但随之而即的副作用却更为可怕。奥丁在将此招传授给她时就曾反复嘱咐，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许使用，以她的身体还无法控制住吸收入体内的魔素流动，一旦遭到反噬后果便将不堪设想，尤其是在肺部先前遭到重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如果现在罢手的话也许还来得及，不过，格丽赛达已经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了。

在来到战场之前，格丽赛达就很清楚，这将是她亲身参与的最后一场战斗。父王已决定在这次决战结束后将她送到铁达尼亚，而她也将成为铁达尼亚王子康尼琉斯的王妃，就此深锁宫中，往日的金戈铁马尽数化为幻梦。

战斗，必须继续战斗下去。

为了同伴的性命，同时也是为了女武神的尊严。

虽然并未受到直接攻击，但魔剑格拉姆的斗气已在格丽赛达身上留下了道道伤痕，盔甲的防护在那种力量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过即使如此，奥斯瓦尔特也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对银发少女造成重创。挥舞、斩击，激刺，每次攻击都无法突破尼贝龙根之枪水泄不通的防御环。

一紫一黑两个身影同时飞跃，在百米高空再度缠杀于一起。

在战斗交错的间隙，通过余光，格

丽赛达发现远方的战场已渐渐平静下来，这说明她的军队已经成功地撤离了此地，而这也总算让她长出了一口气。

但就在此时，一阵难以抑制的剧痛突然瞬间侵袭向格丽赛达全身。她只感到胸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顿时眼前一黑，一口鲜血狂喷而出，直直地向地面落去。

背部重重落地以及腹部的剧痛令格丽赛达几欲昏厥过去。她将圣枪插在地上，竭力想要凭借其支撑着站起身来，但最终却发现自己甚至连上半身都无法抬起。而此时奥斯瓦尔特也落了下来，他没有选择趁机追击，而是站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这边。

"已经到极限了吗……"

当觉悟到这一点后，格丽赛达最终放弃了努力。她闭目静静躺在地上，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自己的肺部应该已经炸烂了，而全身的神经也在魔素的反噬下逐渐死去。也许是一刻钟，也许是一分钟，甚至可能是在下一秒钟时她就将完全停止呼吸。但让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死她没有丝毫害怕，甚至连刚才的疼痛感都在此刻渐渐消失了。

"姐姐！"

这时，一声急切的呼唤忽然传入格丽赛达耳中，令她浑身微微震了一下。她睁开眼睛，但却发现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只能听到长翼自远而近的破空之声，紧接着便是被一个小小的身体一把抱入怀中。

"格温……多琳吗……"格丽赛达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妹妹的面颊，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一定是在做梦吧……如此的安静，剑戟的战声也变得如此遥远。看起来，我无法与你和父王共同见证胜利的那一刻了……"

"姐姐，求你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一滴水珠溅落到格丽赛达脸上，她能够感受到，紧紧抱着自己的这个身体正在微微颤抖着。

"那满溢的是泪水吗……？我那温柔的妹妹……"她将手拭去了女孩眼角的泪水，"别为我难过……以勇敢的女武神之身战死沙场，这是姐姐至高无上的荣耀……"

鲜血自格丽赛达嘴角缓缓流下，她感到自己的意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

"拿着这个，格温多琳……"她挣扎着将尼贝龙根之枪高高举起，直到妹妹将枪接过后方才放下手来，"它对我已经没用了。你不是一直希望得到它吗，现在，它是你的了……用它令敌军的尸体堆积成山，帮助父王完成霸业吧……"

"我不要！"此时的格温多琳已是泣不成声，她扑到格丽赛达怀中，放声大哭起来，"尼贝龙根之枪是姐姐的，永远都是姐姐的！不要，不要离开我！"

"对不起，格温多琳，好像没法继续陪伴你了呢……"银发少女缓缓闭上了眼睛，"这里好暗啊……连你的脸孔……都看不到了呢……"

在妹妹的怀抱中，拉格纳尼布尔最强的女武神静静停止了呼吸。

格温多琳呆住了，全身因为强烈的恐惧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她能够感受到，怀中的身体渐渐变得冰冷，那宛如紫罗兰般美丽的头发也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数分钟前在几十公里外的战场拼杀时，她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潜意识令她觉察到，这是血脉相连的至亲才有的心灵感应，于是她立刻脱离战斗飞到了姐姐所在的战场。可是，即使如此也无法挽回了吗？

"姐姐……"她嘴角微微发抖着，轻轻抚摸着姐姐的面颊。格丽赛达的表情非常安详，就仿佛是正在静静沉睡一般，但格温多琳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姐姐死了？姐姐死了？

再也无法陪我玩耍，时不时欺负我笑话我了？

再也无法教我战斗技术，耐心地指导我，陪我训练了？

再也无法并肩静静躺在草地上，一同观赏夜空点点繁星了？

再也无法……再也无法在一起了……

“姐姐，你不会孤独的……很快，我就会陪伴在你的身边……”

她呆呆地看着姐姐，喃喃自语道，然后慢慢将她放在了地上。

“我会坚强起来，会代替你成为父王的剑，会像你一样成为足以令女武神信赖的战士……所以，请放心地去吧……”

格温多琳拼命咬住自己的下唇，但泪水却无法抑制地在其脸庞滑落。

她紧紧握住尼贝龙根之枪，蓦然站起，转身怒视向一直默默看着这边的那个黑衣剑士。

“你杀了我的姐姐。”她向奥斯瓦尔特步步逼近，眼神中放射出冰冷的光芒。

奥斯瓦尔特没有反驳，虽然格丽赛达并非死于他手，但确实是由于与他全力奋战才会力尽而亡，所以他并不觉得面前这个女孩将自己视为凶手有什么不对。

看到对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没有丝毫悔意与胆怯，格温多琳聚集于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你杀了我的姐姐！”

她怒吼一声，用尽全身力量向前猛刺过去，手中长枪幻化出数个枪影，带着凌厉的风声疾刺向奥斯瓦尔特。

黑衣剑士脸色不变，目光如炬盯着袭来的枪尖，眼中忽然闪过犀利的光芒。在枪尖即将近身时，他倏然侧身向前，在魔剑挡住圣枪来势的同时左手猛地锁住少女脖颈，借着去势将其强行按倒在地，瞬间便解除了其战斗能力。

“……快点杀了我！”格温多琳将视线从停留在面前几寸处的血红魔剑转到黑衣剑士脸上，厉声喝道，“你还在等什么？拉格纳尼布尔的女武神不容鼠辈羞辱！”

令格温多琳意外的是，在沉默了片刻后，奥斯瓦尔特竟然将手松开站起，而他手中魔剑格拉姆闪耀的红色光芒也渐渐黯淡了下来。

“回去吧，别让你姐姐的一片苦心白费。”奥斯瓦尔特默默收剑入鞘，转身向远方走去，“这场战争胜负已定，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说完这句话后，黑衣剑士纵身一跃，消失在了远方的风沙中。

格温多琳呆呆在地上坐了半晌，将目光再度投向了不远处静静长眠的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

她喃喃自语着，格丽赛达的音容笑貌如走马灯般快速在其脑海中闪现。

“唔，还是这么小啊……”

“既然你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心，那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你会代替我成为最强的女武神，成为父亲最可靠的保护者。虽然我将不再是女武神，会失去战斗的能力和资格，但我们一样还是可以见面的嘛，又不是永远的分别。”

“格温多琳，以后你就是这个国家惟一的公主了，必须要比以前更懂事一些……喂喂，别哭啊。”

当回忆起最后一次与姐姐独处时听到的那些话语后，格温多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远方号角吹响，双方均鸣锣收兵。

乌云下，黄沙漫天，但余少女泣声。

待续



旺达与巨像

文／周行文　编／夜蓝

人物介绍



旺达

传承“往昔之剑”部族中的最强战士，外表忧郁内心坚毅的少年。



MONO

受到诅咒的少女，具有神奇的治愈能力。

亚蒙大人

主持村庄祭祀的长者，据说通晓神之预言。

阿格罗

少年旺达的黑色爱马，强壮又通人性。

多尔眠

传说中的古代魔神，被封印的邪恶存在。

我惟一所能做的
就是紧紧抓住命运
绝不放手

序章

终于到这里了。

往昔之剑渗满黑暗之气，在手中重逾千斤。旺达在艰难中抬头仰望，天空已被巨大的石像遮蔽，那巨大的投影笼罩在地面，更像是无尽绝望的黑暗。没有了阿格罗，没有了未来，甚至快没有了生命，少年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

也许还有希望。

希望这东西有时候是毒药，有时候则是充满光芒的好事。

往昔之剑……犹如这片大地的名字，如今一切都将成为往昔，低头看见铭文遍布剑身，沉默的少年心中多少有些迟疑。

越是接近希望的边缘，心中的坚持越有丝丝动摇，也许真的如前人所说，没有希望便没有失望。

巨像已感觉到往昔之剑的力量，布满光与火焰的身躯缓缓挪动。那宛如城堡

一般的巨大身躯，就是传说中至高无上的魔法师巨像马鲁斯了。

最强最终之巨像，无尽痛苦挑战之尽头。

被净化的地狱灵魂，如今以超群雄绝之姿重生，力量让人敬畏。遥望目力几乎不可及的高大身躯，旺达的内心一阵阵悸动。

——被黑暗力量侵蚀的肉体，已经快到极限了吧？

能够拿着手中的往昔之剑，已是少年所能做的最大极限。

天地之间有阵阵风雷声传来，往昔大地的天空已被乌云彻底遮蔽。旺达在骨肉的阵阵蚀痛中举起手中宝剑，朝着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奔去。

——如果有神不肯原谅我的过错，也请等到这次战斗之后吧！

MONO，请等待我的归来，请等待……

请……醒来……

巨像很快感觉到旺达的存在，猛然间一发光弹飞来！

战斗已开始！

往昔之地

往昔之地在望的时候，旺达再一次低头凝望少女的脸。那张脸他在无数个日夜中已看过无数次，拥有烙印一般的记忆。此时这张脸正恬静地阖着双眼，除了微风吹动的睫毛和长发之外，斗篷里的MONO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

哪怕只是这样，MONO在旺达眼中依然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孩，最重要的人，也是最想守护的存在。

抬头再次遥望远方，“往昔之地”就快到了。往昔之地中央的巨大遗迹在黑暗的微光中黝黑挺拔，像是迎接旺达到来的一头巨兽。一堵高耸墙壁之间，留出一道缝隙只容一人通过。

神或许早有预示，这里虽为世界的边缘，仍有人要踏足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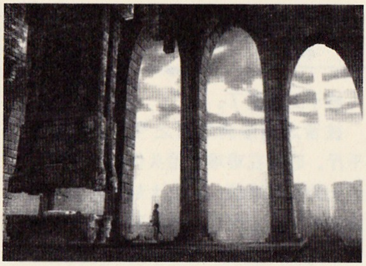
已经从文献和族人口中知道了一切的旺达，此时心中竟没有一丝波动。少年的胸膛紧贴着少女微凉的身体，心脏有力地跳动着，仿佛想要代替少女的心跳一般。腰间的那把剑锋利冰凉，贴着肌肤，似在提醒旺达，此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

“如果你不能活下去，我的承诺就毫无意义。”旺达低头在心中对少女说，“所以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吧。”

诅咒和不幸，苦难和艰辛。旺达能想到自己要面对的一切，想到这一切，他惟一能做的事只是轻轻敲打阿格罗的身体，让爱马奔跑得更迅速一点。

片刻之后，阿格罗带着旺达和MONO到达了遗迹入口。这座遗迹和传说中没有太大差异，高高的高塔在遗迹中央矗立，年代久远的石板被风雨吹塑成粗糙又光滑的模样。石缝之间长出许多油油绿草。横亘在遗迹之前石壁之后的是一条长长石桥，从黑暗的石壁夹缝中走上石桥，阳光和空间一同开朗。

如此巨大的石桥，仿佛人力所不能及的存在。



面对如此伟大的存在，旺达心中也难免激起微微波澜。

那个时代的遗迹，如今对族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敬畏的传说。除了旺达，不知道还有谁会有胆量来这种地方。

旺达抬头看了一眼阳光中的往昔之地，这片土地和自己所见过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天上似乎有淡淡的云雾缭绕，让阳光变得不是那么强烈。

这里曾经是世界的尽头，也曾是神给人类划下的边界。

从遗迹走向底层祭坛的路很长，螺旋状的楼梯仿佛无穷无尽。阿格罗踏上台阶的瞬间，旺达感觉到腰间那把往昔之剑似乎因某种存在跳动了一下。少年微微皱眉，没有停下爱马，继续驱使阿格罗前行。

台阶很高很长，从顶端不断有强烈的风吹过，旺达紧紧抓着少女身上的斗篷，不让它被风吹起。

往昔之剑再次跳动，旺达依然没有停住阿格罗的步伐，只是更加抓紧少女的身躯。

楼梯的尽头，是祭坛广场。这里是往昔之地的核心，整个遗迹最重要的部分。旺达看到这里，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偷出镇族之宝“往昔之剑”，进入往昔之地，来到遗迹祭坛。

遗迹祭坛朴素干净，旺达抱起少女冰冷的身躯，然后从阿格罗身上一跃而下。曾经有过的记忆宛如碎片一样在旺达脑海中闪过，少年稳稳站在祭坛前，放下少女。

此时一阵更强烈的风吹过，随后周围空气变得异常寂静。从外面直射进来的阳光正照在祭坛上，暖暖的光线温润着MONO冰凉的身躯。旺达犹豫片刻，伸手揭开盖在MONO身上的斗篷。

少女恬静的面容仿佛刚刚睡着一般，这张脸是旺达这十几年生命里最鲜活的记忆。即使一路上已经看过了那么多那么多次，旺达仍忍不住多凝视MONO片刻。

——我在这里陪着你，并将履行我的誓言。

腰畔的往昔之剑再次剧烈跳动起来，这一次旺达没有犹豫，将剑拔出鞘高高举起。阳光中往昔之剑似有无穷力量爆发，引来地面上的一阵骚动。

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中，许多黑色阴影诡异地扭动，纠结成一团，竟形成许多黑漆漆的人形影子！

传说中往昔之地是一块被恶魔使者诅咒的土地，旺达此时更加坚信，自己所看到的那些记载都不只是传说。

阳光照在往昔之剑上，剑身发出并不夺目的光芒。只是这些柔柔的光芒反射到黑影身上，那些黑影立即浑身颤抖，被剑光射成点点碎片，化为灰烬。

往昔之剑的力量比传说中更强大。

陡然间，一个苍老又寂寞的声音自空中缓缓响起。

“噢……是往昔之剑？站在那里的，是人类吗？”

这个声音和传说中的记载也很相像，旺达听到这个发问的声音，心头猛然一阵剧烈的跳动。传说中的存在，果然就



在这里。

——那些记载都是真的，希望就在眼前！

尽管心中充满激动，旺达仍以平静的表情面对这个声音。

因为他知道，那样做的结果。

“你是多尔瞑吗？听说在大地尽头的这片土地上，有位连死人的灵魂都能够操纵的使者……”

“的确，我是多尔瞑，你不用那么着急……”多尔瞑的声音仿佛早就看透一切，缓慢中透着一股从容。

“她……因为被诅咒而受到束缚，随之失去了灵魂，我希望用您的力量来帮我唤回她的灵魂……”旺达知道这是传说中曾与整个神族交战过的强者，语气中带着一丝请求和敬畏。

“哼哈哈哈……那个女孩的灵魂吗？……‘灵魂一旦失去，就再也不能够返回’，这是人类的戒律吧？”苍老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讽刺，多尔瞑曾经如此了解人类。

这反问让旺达陷入沉默，他就是为这个目的才来寻找多尔瞑。

风再次吹过少年的脸颊，凉爽之中带着微微刺痛。阳光中旺达带着期望和不安等待着多尔瞑的结论。

良久之后，那古老苍凉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过，如果有那把剑，也并非没有可能……”

仿佛在黑暗之中看到光，旺达猛然抬头：“真的吗？”

多尔瞑的声音简单而毫无感情，对旺达来说最重要的人，在他眼中只是一个人类的躯体罢了。

“如果你能够办到我要求的事情的话……”

旺达低头再次注视女孩的脸，MONO的安详让他更加坚定。

“你要我做什么？”

“看见排列在那两边的雕像了吗？”多尔瞑声音指引旺达注视神殿内的石像，那些石像和遗迹共存经久，在神殿两侧的暗影中静静矗立。多年来沉积的苔藓和杂草在石像周围滋生，仿佛默默念诵岁月流逝的微声细响。

看到这些坚固的石像，旺达心中想起那个传说……曾经让人生畏的神明和英灵，第一次如此接近世人。

多尔瞑的声音再次隆隆响起，简单而坚定。

“去把它们全部破坏掉。不过那些雕像并非人类的双手所能破坏……”

“那我该怎么办？”旺达昂首问道。

藏身在虚空之中的魔神灵魂循循善诱：“在这片大地的某处，应该有与那些雕像对应的‘巨像’，你如果能够打败那些‘巨像’，也就能破坏掉这里的雕像了……”

“我明白了。”

旺达收起往昔之剑，准备离开神殿，意外的是多尔瞑竟然又对少年加了一句提醒。

“然而，可能你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回头再次凝视MONO安详的脸庞，旺达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柔，一丝坚决。

“我早有觉悟。”

这话像是说给多尔瞑听，又像是说给MONO。

魔神不知是赞许还是意外的叹息声悠悠响起：“……好吧，我的孩子，在有光线的地方高举手中的剑，如此，剑的光芒将会集合至某个地点，而‘巨像’也应该就在那里，那么，你可以出发了……”

首战

往昔之剑的用法旺达早已掌握。

站在遗迹外的草地上，阿格罗轻轻踢动蹄子，少年坐在马背上高高举起往昔之剑。阳光洒在锋利的剑身上，折射出一道奇异的光华，朝着神殿西北的一处山峰直射而去。

剑身如同刚刚遇到黑影时一样颤动。旺达提着手中神剑，轻轻踢动马腹，爱马朝着旷野深处驰骋而去。往昔之地的山野绵长空旷，其间除了翱翔的鸟儿，只有少年和爱马的身姿留下一串蹄声，回响在空旷的世界边缘。

循着光线直行，阿格罗纵情狂奔。慢慢地剑光角度开始变化，从笔直变成斜射，最终变成几乎垂直向上射去。

阿格罗的步伐渐渐慢下来，眼前是一处陡峭高崖。

往昔之剑的鸣动更加强烈，旺达仰头看了一眼笔直陡峭的山崖，轻轻拍动阿格罗的头。

“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将往昔之剑挂到背后，少年顺着悬崖上方垂下的蔓藤开始攀爬。悬崖很陡峭，少年的双手在树枝和岩石的锋利处摸过，留下道道血痕。旺达此时对这些毫无知觉。不断向上攀爬的途中，他背后的往昔之剑颤动得更加剧烈。

——这么快，就要靠近巨像了吗？

攀上悬崖顶端，旺达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在距悬崖边缘不远处，正坐着一具庞然大物——形状正如多尔瞑所说的那样，巨像是巨大而坚固的一种存在。其身高至少是旺达的十几倍，身上布满长长的柔软毛发。从旺达所在的位置看过去，必须仰头才能看到巨像坚硬巨大的头颅。

仿佛感觉到旺达的到来，也可能是往昔之剑的力量牵动了巨像。静坐在山崖上的巨大石像站起身来，挪动脚步缓缓朝旺达走来。巨像的动作看似十分缓慢，仿佛带着试探，带着怀疑，带着不解。

不解人类为何会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往昔之地”是大地的边缘，传说更是天地碰撞之前通往神界的惟一途径。自从上个时代的大战之后，这里再次分裂，形成地面与地下。正因为这样，多尔瞑的灵魂才能藏匿于此，被众多巨像所守护。

自从上个时代结束之后，神给世间的子民神谕，命他们远离“往昔之地”，远离禁忌。

如今人类再次踏足往昔之地，巨像除了能感觉到往昔之剑那毁灭一切灵魂的强大气息之外，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失去灵魂的少女，带着信念的旺达。这些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其实无足轻重。甚至多尔瞑的指示，也很可能只是一种尝试。除了旺达自己，这片土地上再无任何人拥有“希望”这件宝物。

纵然抱着希望，旺达首次面对巨像，仍然止不住心中微微颤抖。

神留给人间的至强存在，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当那巨像抬起双腿缓缓向旺达走来的时候，旺达感觉到自己和这山崖被撼动了。几乎是下意识地，旺达向后退了几步。

“巨像看似无坚不摧，其实都有各自的弱点。”

多尔瞑的声音竟然在虚空之中悠悠响起，这让旺达的精神为之一振。

——神是无敌的，可神的使者一定有弱点。

——只要有弱点，就一定可以战胜。

这不仅是旺达一个人的想法，也是千百年来所有人类战士的想法。

只要有弱点，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

在多尔瞑若有若无的指示声中，旺达开始缓缓后退，仔细观察眼前的巨像。甚至不知道这头巨像叫瓦勒斯的旺达，从巨像的头顶开始看起。巨像头顶似有淡淡黑气笼罩，在黑气之中隐隐看到淡蓝色符文微微闪动。

“举起你手中的往昔之剑。”多尔瞑的声音再次引导旺达，“剑光所指向的位置，就是巨像的弱点……”

多尔瞑的声音飘散在空中，大地却开始不断颤抖。发现旺达存在的巨像开始毫无意义地向他走来。

手握巨大战锤的巨像瓦勒斯是旺达今生所见过的最强大的存在，巨像每走出一步，地面就因为它的沉重威压崩开无数尘土和岩石。

每走一步，巨像的脚都必陷入土中。

再拔起时，激起漫天砂土。碎石和砂粒激射在脸上，刺痛无比。

纵然没有展现任何战力，只是这无比夸张的沉重步伐，对旺达来说已是一种强烈冲击。

旺达发现自己和巨像距离虽远，但自己的奋力奔跑完全不及巨像横跨一步的距离。

——人类的战斗技巧，这时真的管用么？

举起手中的弓箭，旺达在心中犹豫了一下。这是人类和神之使者的差距。

MONO的脸在少年脑海中闪过，那张脸上曾经带着哀伤，如今却阖入沉寂。曾经孤苦无依的灵魂，如今在哪里？

没有犹豫，少年心中的勇气陡然战胜了人类对巨像的恐惧。

破空声骤响，箭中巨像额头，箭离旺达之手。

搭箭，瞄准，射出。不过是瞬息之间。

箭折，跌落地面。

巨像被弓箭惊动，猛然抬头。巨大的双眼紧紧盯着旺达的方向，似乎在猜测这懦弱又渺小的人类为何向自己挑衅。

一股熟悉的气息在天地间微微荡漾。迷惑的巨像感觉到这存在，昂头咆哮了一声。

是“往昔之剑”。

封印魔神、斩杀灵魂的往昔之剑。

所有灵魂和封印巨兽都惧怕的往昔之剑。

一直凝望着巨像行动的旺达在巨像的反应中捕捉到了一丝属于胜利的气息，少年终于可以确定，这巨大的守护者动作比想像中缓慢许多，或许利用这一点就可以打败它！

高举往昔之剑，剑光在阳光下指向巨像的腿部和头顶。

此时巨像正朝旺达快步走来，阵阵震荡不断逼近，让旺达的脚步也随着巨像靠近而踉跄。

巨像腿上飘动着长长毛发，旺达心中蓦然灵光一闪，背起往昔之剑迎着巨像奔去。

苍茫的大地上，一个孤寂的少年身影迎着古老而巨大的守护神冲去。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丝停顿。

巨像的脚朝着旺达狠狠砸来！

——就是这个时候！

旺达侧身在地面上快速翻滚，闪过巨像踩下的一脚，在那只毛茸茸的巨腿尚未抬起之时，少年已翻身跃起，一剑斩中黑雾缭绕的封印处。

“嗤！”

黑色血柱喷涌而出，看似巨大强悍的巨像，竟因封印处被往昔之剑砍中，缓

缓跪倒在地面。

看到巨像如此惧怕往昔之剑，旺达心中涌现出强大信心，纵身跃起跳上巨像背部。那些凹凸不平的装甲，正适合少年伸出双手紧紧抓住。

旺达知道，自己抓住的，不仅仅是巨像的身体。

还有MONO生存的希望。

受伤的巨像慢慢恢复过来，缓缓站直身体。抓住巨像背上凸起的旺达觉得自己好似随风荡漾的野草一样，被无可抗拒的力量带起，在风中飘来荡去。

巨像强烈的反应让旺达更加确信，自己已经接近最正确的方式。

紧紧抓住巨像的身体，旺达开始慢慢向上攀爬。

往昔之剑能感觉到封印的存在，巨像也能感觉到往昔之剑的威胁。旺达从巨像的腰部不断向上爬动，巨像的动作则更加猛烈大力。

旺达抓着巨像的双手因用力而变得发白，刚才攀岩时划破的伤口道道崩裂，突如其来的痛楚让少年差一点松开双手跌落回地面。

没有松手。

旺达抓住巨像身上的长毛，双臂奋力向下拉动，终于落在巨像背部的石板上。

“我曾经发下的誓言，一定要实现！我说过要守护你……我一定要守护你！”

旺达一剑刺在巨像身上，没有封印的身体毫无知觉。

收起往昔之剑，少年在巨像身体的晃动中再次高高跃起，抓住巨像身体上的长长绒毛。

仿佛感觉到旺达逼近头部封印，巨像开始嚎叫着甩动身体。力量之大，连周围的群山都在颤抖。

旺达不为所动，紧紧抓住巨像头部的凸起，向着那最顶端的平坦处靠近。

“就是这里了！”

往昔之剑一旦靠近，封印处的黑雾立即散开，露出微光闪烁的淡青色印记。

一手抓住巨像头顶的毛发，一手擎起往昔之剑。旺达在心中默念了一句“对不起”。

猛然刺下！

巨像痛嚎一声，缓缓前行的脚步猛然止住。

旺达不给巨像喘息机会，又刺出了一剑！

这次巨像终于反应过来，开始疯狂晃动头部，试图将旺达甩回地面。

——没有用。

比起少年心中的渴求，巨像的本能反应显得如此不堪。旺达的身体被甩起之际，少年的第三剑已深深插入巨像体内。

往昔之剑的光芒陡然间大盛！

三次插入，三道伤口。无数浓稠的黑色血浆自封印处喷涌而出，旺达也分不清那到底是黑色的血，还是长年积下的地狱灵魂……即将精疲力竭的少年只知道，巨像似乎是缓缓倒在地上，停止了运动……

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旺达的身体随着巨像缓缓贴近地面，在巨像摔倒的瞬间，少年翻身落回地面。

天空中的积云似乎被什么力量牵扯着，缓缓形成一个巨型漩涡。旺达倒退着注视那倒下的巨像，然后看了看天空中的漩涡云端。

忽然有光自空中缓缓坠下，那光柱柔和圣洁，落在巨像身上，将庞大的巨像笼罩其中。

转眼之间巨像已成灰烬，那光又自

地面收回空中。

巨像尸体中瞬间涌出无数魔神之力的黑光，黑光在空中扭曲蠕动，毫无例外地刺入旺达体内。

原本已接近精疲力竭的旺达正在喘息，全然无法抗拒黑色光线的侵蚀。一股突如其来的巨大痛苦瞬间在胸口中央爆发，迅速蔓延至全身。

“唔……唔……”

来不及说出任何疑问，旺达的意识模糊了。多尔瞑的话尤在耳畔回响：“黑暗之力将侵袭你的灵魂，你可知道后果？”

——我已有觉悟！

“是的，我已有觉悟，我早有觉悟……”

反复重复自己对多尔瞑说过的话语，旺达知道这只是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很苦，无论怎样自己都要熬过去。

朦胧中少年只看见无数黑光掠过眼前，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痛苦和自己的灵魂慢慢重叠在一起。

脑海中惟一不变的，是那长发女孩的脸庞。

※ ※ ※ ※ ※ ※ ※ ※ ※ ※

微风吹过遗迹中央的祭坛，吹过少女耳畔的长发。MONO依然恬静如刚进入沉睡，依然对周遭的一切毫无知觉。

被巨像毁灭之力送回神殿的旺达躺在地上，还没醒来。

时间静静地在两人之间流逝，如果旺达醒来，也许会祈求这样的时光永远在两人之间停留，不要流走吧？

只是时间依然冷酷过一切存在。

许久之后，从痛苦和昏迷中醒来的旺达挣扎几下，慢慢站直身体。

旺达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凝望沉睡在祭坛中央的MONO。

MONO依然安静地躺在祭坛中央，面色从容，就好像她经历过的不是死亡而是沉睡。旺达下意识地收起能斩杀灵魂的往昔之剑，慢慢走到这个最爱的女孩身边。

低头注视少女无暇的面容，旺达忽然听到虚空之中传来那个人的声音。

“你已成功地破坏了第一个巨像。”

分不清多尔瞑是夸奖还是陈述，只是多尔瞑的话音刚落，距旺达最近的那一处石雕竟轰地一声碎裂。这巨变让旺达也跟着惊讶了一声。

“接下来去寻找第二个巨像吧。”多尔瞑仿佛早就料到旺达会来一样，口气慢慢变得坚定起来，“它动作迟缓，你去找到并且打败它吧！”

旺达低头，目光轻抚过MONO的脸：“你真的能够让她灵魂归来？”

多尔瞑的声音冷漠坚硬：“人类，你别无选择。”

旺达默默低头，承认多尔瞑说的乃是实情。

黑暗的力量在旺达体内蠢蠢欲动，少年迎着风再次高举往昔之剑。那斩杀黑暗的强大力量也让他自己的手因痛而微微颤抖。

阳光在往昔之剑上折射成一道笔直的线，朝着旷野深处指去。

纵马前行，孤寂的往昔之地上，一个更加孤寂的身影奋不顾身，奔向远方。

看着苍茫的大地，旺达在心中对MONO默默祈祷。

——无论这世界有多艰辛，为了你，我也要勇往直前。

相逢

旺达记得自己最初看到MONO的时候，她已是族人看护的重点。

族人聚居在村庄，世代生活简单而朴素。古代人关于族人祖先的记载在文献中偶有保存，也只是只言片语。除了祭师亚蒙大人之外，多数人并不清楚族人的祖先究竟从哪里来，曾经在哪里居住。惟有亚蒙大人曾经为族人解惑，告诉族人世代的目的就是看守宝物“往昔之剑”，为了镇守巨大魔神多尔暝的堕落灵魂。

而往昔之剑究竟有什么用处，旺达最初并不知道。

亚蒙大人有大智慧，能聆听神谕。在MONO出生之后，亚蒙大人曾经作出预言，告诉族人这名少女出生之际已被诅咒，诅咒降临之日，少女将开启邪恶根源之封印，为世人酿下大灾祸。

族人大哗，这样的诅咒听上去能毁灭世界。那刚出生的少女因此无人愿意接近，也无人愿意理睬。

亚蒙大人又说，少女活到十六岁时如果献给神做为祭品，就能免去灾难。

有了亚蒙大人的话，族人平静下来。所有人都期待少女早日成为祭品，早日让村庄远离灾难。

此时的旺达也和所有人一样，都希望少女MONO能够被神带走，为族人带来幸福。

相比少女，旺达虽然一样孤单，却还算幸福。

早年旺达的父亲曾是族人中著名的战士，最终战死在战场上。旺达也是独自一人生活，并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也将是族人中优秀的战士。

无论什么困难的动作，无论如何凶险的环境，旺达都能如鱼得水。这样的天赋让族人中很多少年羡慕不已。

带着这样强大的优势，旺达独自一人同爱马阿格罗生活在一起，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村庄外是茂密的丛林，旺达时常和阿格罗嬉戏，在林中穿梭。偶然也能看到栗色长发的少女一人踯躅在村庄门口。那些奉命看护少女的人，也因MONO身上的诅咒不敢靠近，这让MONO看上去好像还是自由身。

旺达总是跟MONO擦肩而过，总能碰到那双清澈明眸，看着自己，看着这村子里的一切。

即使所有人都对MONO充满敌视和冷漠，MONO依然徜徉在村庄中。

像旺达一样，独自一人。

那一天清晨时分，阳光在朝露上投下莹莹流彩，森林之中一片寂静。旺达想着捕猎的事，骑着阿格罗深入森林寻找猎物。森林的清晨，族人还在沉睡之中。旺达和阿格罗渐行渐远，远离村庄到了丛林深处。

村庄周围的猎物早已被杀光，只有这种深不可测的危险之地才可能有所收获。旺达手中挽着弓箭，小心翼翼用脚敲打阿格罗的腹部，让马儿轻声前进。

马蹄踏在碎叶上，踩出柔软的声响，空气因朝雾而湿润。在这一片湿润之中，阿格罗也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

“如果碰到凶猛的东西，就尽情逃走吧。”

旺达轻声跟阿格罗说着没有意义的笑话，抿着嘴唇扫视周围，防卫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忽然之间，前方的草丛里一阵簌簌作响。

“嗖！”

箭已至！旺达从马背上一跃而下！

◎旺达与巨像◎

脚下的积叶被强力的踩踏激起，旺达手中第二支箭已在弦上，紧扣待发。

一道黑影自草丛中窜起，朝着旺达猛扑而来。那黑影上颤巍巍挂着一支箭，正是刚才旺达射出的那一箭。

黑影转瞬扑到，利爪挥动银光，竟是一头皮毛雪白的悍狼。

没想到能遇见雪狼，旺达惶然后退，胸前衣襟却已留下一道抓痕。

反手射出第二箭，却因为那雪狼早有准备，被侧身闪过。旺达回首大声呼叫爱马："阿格罗，快走！"

雪狼从不单独出现，这里有雪狼，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同类出现。

阿格罗昂头一声嘶鸣，站在原地踏足不动。

"傻瓜！"

旺达知道自己没时间去跟阿格罗争执，手中弓箭飞速悬在背后，抽出平日最趁手的长剑，遥遥对准那头受伤的雪狼。

雪狼似乎也感觉到对面敌人的反应速度迅疾无比，亦自刚才两箭中感到强烈威胁。雪狼低声吼叫，一双冰冷的狼眸牢牢盯住旺达，没有轻举妄动。

一人一狼僵持着。

寂静的丛林，只有微风吹过。生与死的气息，在人和兽之间飘荡。

……

只有十四岁的旺达终于没能忍住长时间的对峙，抢先动手。

少年向前突进一小步，手上长剑在空中划过一道银光。

雪狼自地面高高跃起，一双利爪扑向旺达。

人和兽的身影，交错而过。

银光斩开露水，也斩开雪狼的头颈。

"噗"地一声，鲜血溅满少年衣襟。

利刃划过血肉的感觉熟悉又陌生，旺达回头望了一眼阿格罗，在微弱的血腥味中，爱马似乎有些烦躁，不住原地踏动马蹄。

——感觉不对……

——是什么？

忽然有什么从密林深处慢慢踱步而出，是另一条雪狼。

两条，三条，四条……

片刻之间，旺达发现自己和阿格罗已身陷群狼包围中，无法逃脱。

之前旺达杀死的那条雪狼，血肉散发出的腥味更加强烈。

不知哪条狼仰头嚎叫了一声，包围旺达和阿格罗的近十条雪狼跟着群啸起来。一时间密林里布满了让人心悸的嚎叫。

旺达怎么也没想到，一声狼嚎引来的后果，竟然如此严重。

看着逐渐逼近的群狼，少年咬咬牙，紧紧抓住手中长剑……

※ ※ ※ ※ ※ ※ ※ ※ ※ ※

村庄的日子平静无波，只有亚蒙大人时常警示族人，让战士们锋矛犀利，让勇士们擦拭弓箭。掌管司祭的亚蒙大人睿智稳重，控制着族人的一切。战士们敬仰亚蒙大人，村民们崇拜亚蒙大人。

只有亚蒙大人才能把族人从灾难的苦痛中解救出来，也只有亚蒙大人才能聆听神谕，给族人指示。

亚蒙大人自MONO出生起，就一直看管着这个能带给族人灾祸的女孩。跟随亚蒙大人的战士们，在亚蒙大人忙碌时也会帮忙监护。

MONO就在族人监视下生活，没有交谈没有欢笑也没有祝福。

MONO忘了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

道自己从哪里来。惟一记得的只是族人看着自己的眼神。

冰冷厌恶。

亚蒙大人虽不明示，MONO也从族人交谈中隐约知道自己的未来。

习惯了孤单，习惯了一个人独处，MONO对一切都不甚在意。孤单的日子和别人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

少女惟一感到新奇的，只是外面的世界。

这一天又是亚蒙大人去神殿祭祀，四名勇士负责看守亚蒙大人住所旁的小屋。白色长裙的MONO站在小屋门口，凝望远方，村庄的入口只要片刻就能越过。

亚蒙大人离去的时间比想像中更长，太阳从侧面走到头顶。热辣的阳光中，勇士们也有些昏昏欲睡。没过多久，守在门口的战士们纷纷开始瞌睡，沉重的呼吸声一直传进小屋。

MONO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跨过瞌睡的守卫，悄悄走出村庄。

少女并不知道，那奇异的睡眠也是她的神奇力量，从来MONO只知道自己可以治愈伤口。

村庄外的天地，比想像中更广阔美丽。茂密的巨木枝叶交错，绿色倒影中穿插点点光斑。MONO赤脚踩在落叶上，柔软温润的感觉从足底阵阵传来。

——这样美好的世界，可惜不能多看一些时间。

漫无目的地走向丛林深处，MONO毫不在意自己是否迷路。

生命都不重要，还有什么更重要呢？

一路踏行，MONO在路上忘了自己的身分，忘了成长的苦闷，也忘了亚蒙大人冰冷的眼神。此时的世界，只有少女一人。

不知走了多久，少女隐约听见有狼嚎和马儿的嘶鸣声。

——发生了什么？

循着声音的出处，少女扬起赤足奔跑。脚下的落叶跟某人奔跑时一样，飞起无数。

MONO赶到旺达身边时，血是她看见的惟一颜色。

近十条雪狼尸体散卧周围，浑身是血的少年战士正弃剑喘息，血水自他的脸庞淌下，染红了精美衣巾。

一匹黑色骏马躺在少年战士身边，鼻孔不断喷出粗气，四肢微微抽动。一道道狼咬抓撕的伤口在黑马身上触目惊心。

少女知道，眼前的少年战士叫旺达，他的爱马叫阿格罗。

旺达喘息片刻，蹲到阿格罗身边，低头抚摸马儿身上的毛发。黑马的毛发因血液浸染变得黑亮又粘稠。

阿格罗的身体不住颤抖，显然已到了生命的极限。

旺达能感觉到阿格罗的痛楚和绝望，因而也陷入悲伤之中。

“对不起，阿格罗……”

阿格罗竭尽全力的嘶鸣在丛林深处回荡，那声音仿佛也将少年的心撕裂一样。旺达对生死极为熟悉，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生离死别。

父母已经不在了，只有阿格罗陪伴自己，如今却……

“求求你，阿格罗，不要死……”

旺达绝望地用手捂住阿格罗身上汩汩流血的伤口，却止不住阿格罗的身体慢慢安静下来。

即使经历过父亲死亡的痛苦，年轻的旺达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看着相伴自己多年的爱马逐步走向死亡，少年心中阵阵割痛。

“那个……”

轻声的询问让旺达意外地抬头，看见一身白色长裙的少女站在自己不远处，一双清澈的眼睛里带着一丝疑问。

“你是……你是那个……”旺达认得这张脸，虽然很美，却是族人禁忌的存在。

“嗯……”MONO也不解释，轻轻走到阿格罗身边，“我认得你，你是旺达吧？村里最优秀的年轻战士。”

“……”旺达不敢跟这个禁忌的少女多说什么，略带警惕地看着MONO跪坐在阿格罗身旁。

MONO的动作让旺达心中忐忑，这个禁忌的少女一直是亚蒙大人所说的灾星。莫非不是今天会遇到她，自己和阿格罗才会遭遇不测？

“你，你不要碰它！”几乎是本能反应，旺达将今天的不幸和少女联系在了一起。

MONO抬头看了旺达一眼，清澈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悲哀。

“这匹马就要死了……难道你不想救它吗？”

旺达的手本已悄悄摸向长剑，少女的话让他停住动作。

MONO不再跟旺达交谈，只是低头专注凝视奄奄一息的阿格罗。

刹那光华闪过，少女的双手之间泛起阵阵乳白色光泽。光泽激荡，吹起少女的栗色长发。紧紧注视阿格罗的MONO双目低垂，仿佛在轻声念诵什么。

奇迹发生了，在少女双手的抚摸下，阿格罗体表的伤口竟开始慢慢愈合。骏马的喘息渐渐顺畅，仿佛沐浴神的恩泽一般。

“……”

旺达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除了看着少女缓缓治愈阿格罗的伤口，说不出一句话。

MONO松开按在阿格罗身上的双手，美丽的黑色骏马翻身站起，抖动鬃毛高鸣一声，仿佛刚才的奄奄一息与它无关一般。

世界安静下来，从惊愕中醒来的旺达抬头看着少女，心中一片茫然。

MONO站直身体，低头轻声说：“这……就是我受诅咒的原因……”

又有风吹过密林深处，栗色长发在风中飘舞，少女一双纯净的眼眸里，旺达仿佛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许许多多和自己一样的孤独。

祭品

旺达第一次遇到MONO时，两人都只有十四岁。那一次少女独自跑出村庄被抓回后，亚蒙大人大发脾气。旺达始终不明白，为何这样的少女要承担诅咒的命运，还会给村庄带来灾难。

旺达知道自己无法跟亚蒙大人争辩，他能做的只有默默守护MONO。

好在族人对MONO的看管也不是十分严密，总有一些机会让两人见面。旺达和MONO就以互相注视的方式度过每一天。

因为性格的缘故，旺达和MONO都很少说话。偶尔绕过守卫两人相处，多半也是互相注视。MONO的目光永远清澈干净，旺达看着MONO的眼睛，总会希望时光就这样停住。

不要有时间的流逝，不要有十六岁生日。

不要有……祭祀。

旺达知道自己的一切愿望终将成空，正如神永远给人神谕，却从不帮人逃离痛苦和灾难一样。

偶尔，旺达和MONO也会交谈，话题总是纠缠在命运的绳上。

“你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不知道。”

“那……亚蒙大人说过关于你的身世吗？”

“没有。”

“……”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旺达又有些不死心地问少女：“如果是亚蒙大人弄错了呢？你拥有那样的能力，这不应该是诅咒吧……”

“亚蒙大人从来不会弄错。”MONO表情平淡，“如果用我的灵魂可以换取大家的平安，我愿意。”

“可是……”

MONO伸出手指轻轻按住少年的唇，脸上浮现淡淡微笑：“不要想那些了，现在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好吗？”

少女的话让旺达陷入沉默。倔强的少年在这种时候只能选择妥协。

“有希望总是好事。”MONO看着旺达，微笑中带着一丝无奈，“我也有希望，就是越过生和死，带给大家幸福。”

少女的话让旺达心中充满矛盾，年轻的战士离开少女之后，只有通过奋勇战斗发泄心中悲愤。因奋勇作战，旺达的战士之名在族人中越来越响亮。

跟MONO分开的时候，旺达除了作战，也会在族人的典籍中寻找关于神谕的故事。亚蒙大人总是很神秘，每次祭祀说了很多话，族人也只是听得懵懂。

记载上古神话的典籍藏在神庙里。神庙一直有战士把守，旺达一直寻找机会进入。

因为年幼，少年无法获得守护神庙的机会。

旺达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好久，终于有一天亚蒙大人告诉他：“你可以去守护神庙了。”少年带着兴奋和感激，匆忙离开村庄抵达神庙。

爱马阿格罗身上驮着美酒，是给另一名战士准备的礼物。

匆匆出发的旺达没有注意到，今天族人聚集得分外整齐。

※ ※ ※ ※ ※ ※ ※ ※ ※ ※

篝火点燃，乐器声响起。MONO平静地注视着一切井然有序地进行，心中只是挂念那人，他在哪里？

祭坛就在村庄中央，临时搭建而成。石块粗糙厚重，一看就知是经岁月洗磨。神的纹章刻在石坛中央，村民的眼神中带着崇敬和向往，望向手举权杖的亚蒙大人。

“神啊，您的子民在这里向您虔诚祷告。”

MONO木然向前挪动脚步，石板冰凉，刺骨的冰冷从脚底传至心间。

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希望MONO尽早死去，除了那个人。

MONO又下意识地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身影。

那人不在。

亚蒙大人继续祷告，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聆听亚蒙大人的祷告。

“神啊，您赐予我们土地和食物，您的子民们对您奉献敬畏和感激。为了免除大地的灾难，请您接受子民的祭品……”

MONO毫无感觉地听着这些赞美神的辞藻，缓步走到祭坛前。

“灾星的灵魂被神带走，请赐予吾等平安！”

亚蒙大人挥动手中权杖，朝天空祈

祷。周围的村民手举火把，火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

——他们，都希望我死去吧？

MONO有些悲哀地环顾周围，静静走到亚蒙大人面前。

亚蒙大人以慈悲的眼神看着MONO：“孩子，这是神的旨意，不可违抗。”

MONO跪在神坛前，低头应道：“是的，亚蒙大人。”

亚蒙大人满意地点点头：“不枉我养育你多年，孩子。起来吧。”

MONO站起来，仰望天空。天灰蒙蒙的，似乎要下雨的样子。

※ ※ ※ ※ ※ ※ ※ ※ ※ ※

神庙门口的战士对旺达也是尊敬有加，看到旺达带着美酒前来，没有拒绝。

旺达一边跟战士聊天，一边劝酒，心中只希望早些进入神庙。

忘了自己陪着那战士喝了多少美酒，旺达终于感觉到对方似乎有些眩晕。

再喝上几口，守护神庙的战士终于彻底醉倒。

旺达轻轻拍了拍爱马的头：“在这里等我。”

神庙里的结构和亚蒙大人的住所一样简洁，空旷而干净。四周墙壁上刻着传诵远古时代的故事，这些故事旺达从前闻所未闻。

族人圣典放置在庙中央，一眼就能看到。少年犹豫了片刻，朝着镇族之宝“往昔之剑”和圣典走去。

圣典年代经久依然坚固，旺达用颤抖的双手轻轻翻开圣典，一个个熟悉的文字跳入少年眼帘。

“自古以来，人以神的眷顾生存在大地上。上古时代世间只有天和地，往昔之地是为这世界天与地之边缘。”典籍上的文字清晰有力，仿佛透过悠悠时光，带给旺达全面的真实，“人在这土地上生存，已经过了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神赐予人近似无穷的生命，人类尽享神赐予的幸福，没有疾病和痛苦，成为黄金的一代。黄金一代的生命力恒久，一直到神认为他们的寿命走到尽头，便进入永恒的长眠。黄金一代死亡之后，成为神赐予这世界的守护神，维持这世间的规则和公正。”

“第二个时代被称为白银时代。神赐予了同样的力量给白银一代，这一代却拥有黄金一代所没有的憎恶和欲望，当这些情绪无法控制之后，白银一代进入互相攻击的年代。渐渐人类不再尊敬神明，也停止了祭祀。”

“神对这一代人类非常不满，更因为多尔暝的出现，神和人类的矛盾终于爆发。”

“多尔暝是白银一代里的最强者，他信奉力量，也拥有强大的力量。渐渐随着人类不再信奉神明，多尔暝开始相信自己也能成为神，主宰生与死。他开始带领军队，与神战斗。”

“……与神战斗？”旺达看到这里，感到一阵眩晕，“多尔暝，仿佛是传说中的恶魔使者……”

继续看下去，旺达发现自己竟然如此无知。这世界的深邃可怕，永远超过人的想像。

“多尔暝团结多数白银人，同神展开惊天动地的战斗。”典籍上记载着让人惊心动魄的文字，“这战斗让世界再次分裂，‘往昔之地’和‘遗迹’经过天地碰撞之后，充满血和火的世界再次分裂。”

“白银时代的人在战争中几乎死亡殆尽，神为此不得不创造地狱容纳白银人

的灵魂，并净化那些灵魂。”典籍上简洁有力地记载着那些过往，“白银一代的全面死亡，使得大地无法容纳这些灵魂。有的灵魂成为魔神使者，有的灵魂被收入地狱。人间和地狱的入口就在世界的边缘‘往昔之地’中……”

旺达倒吸一口凉气，忽然开始有些明白，为何亚蒙大人一直禁止族人进入“往昔之地”。

“白银之战后，神为了惩罚多尔瞑的罪恶，将其魔神灵魂封印在‘往昔之地’，随后萃取地狱最强十六灵魂，铸成十六只守护巨像，看守多尔瞑。随后神创造了第三代人类，此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的人就是吾等一代，拥有痛苦和疾病，死亡和灾难。人因痛苦而更畏惧神，也因痛苦而懦弱。多尔瞑肉体粉碎，灵魂飘荡在往昔之地，引诱人类帮助其摆脱生死规则。吾等因此将‘往昔之地’彻底封闭，禁止任何人进入。”

“神留下‘往昔之剑’予吾等，以防多尔瞑挣脱封印。吾等世代守护往昔之剑。”

旺达的目光移到那把竖于神庙中央的古朴阔剑上，心中微起一片涟漪。

“宝物‘往昔之剑’可斩杀黑暗幽魂，也可毁灭多尔瞑之肉体……吾等族人世代守护往昔之剑，用者慎之，慎之！”

神庙的石头窗口漏进道道微光，射在往昔之剑和旺达身上。旺达在阳光中慢慢昂起头，很多时候他陷入这种寂静之中，脑海中都会闪过MONO干净无暇的笑容。

既然有人能挑战神的权威，神的诅咒是否也可以解除呢？

※ ※ ※ ※ ※ ※ ※ ※ ※ ※

“因你拥有治愈的能力，我只能赐你这个。”

亚蒙大人举起一只陶罐，内有液体流动的声音。一股淡淡馨香从罐中飘出，仿佛那是甜美的食物。

MONO木然抬头，看着阳光下亚蒙大人高举的双手。那只色彩斑斓的陶罐刚好将太阳遮住，阳光背后的双手捧着一团黑影。

黑影遮蔽了阳光，也遮蔽了生的希望。

对一直期待的这一天已经有些麻木的MONO又一次怅然看着村口，那人似乎还没回来。

——*对不起，无法说再见了。*

接过亚蒙大人手中的陶罐，MONO低头凝视五彩斑斓的液体。

犹豫片刻，一颗晶莹的泪从少女眼角滑落。

——*开始……有些留恋这个世界了呢……*

眼泪掉进配制的毒药中，MONO背向祭坛，面对那无数想要自己死去的族人。

高举陶罐，女孩将其中的毒药一饮而尽。

亚蒙大人看着女孩毫不犹豫的动作，似乎也有一丝悲哀：“我的孩子，这是神的安排……”

“一切为了神的安排……”MONO轻声说着，感到一股火热的灼流缓缓流入体内，在祭坛上缓缓坐下。

大概是最后的时光了，MONO有些贪婪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哪怕看着她的眼神都是充满了敌视和惧意。

偶尔MONO也会想，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明明什么都没做过，为什么每个人看自己都

像仇人？

神的预言永远正确，MONO知道自己无法分辩。即使拥有治愈伤口的能力，族人也不会给自己机会展示。

只有那个人，那个人不会认为自己是灾难的化身，愿意用眼神关怀自己，鼓励自己。

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遗憾的话，也许就是想再见那个人一面。

毒药在血液里翻滚，MONO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开始沸腾。滚烫的感觉从身体中央向四周伸展，预示死亡之阴影将慢慢降临。

MONO的目光越过族人，越过村庄，越过天空，越过千山万水。

那人始终没有回来。

意识开始渐渐模糊，MONO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似在慢慢挣脱身体。这一刻少女才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快要死了。

再也见不到那个人。

再也没有相视无言的沉默。

再也没有那匹马驮着自己在森林中徜徉。

再也没有梦和远方。

再也没有……那双手，搂住自己肩头。

MONO充满眷恋地慢慢倒下，眼中的世界模糊成一团，最终寂然阖上。

另一滴眼泪，从少女的眼角滑落。

围观的族人发出阵阵欢呼，这灾难一样降临的少女终于死去。火把被架成一堆堆篝火，亚蒙大人带领村人念诵祷词。一切美好仿佛自此降临，一直眷顾这里生活的人们。

※ ※ ※ ※ ※ ※ ※ ※ ※ ※

旺达回到村庄时，祭祀已经结束。

MONO一脸安详地躺在祭坛上，族人热闹了一天的庆典早就结束。旺达看见阖着双眼的少女，心中升起的点点希望在瞬间幻灭。

只是看一眼，旺达就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少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亚蒙大人居然这么快举行祭祀，这么快就夺走了MONO的生命。

牵着阿格罗缓缓走到祭坛前，旺达已忘记自己的脚步如何挪动。少年低头看着安静的少女脸庞，看到祭坛一旁的五彩陶罐，已能想像出MONO所遭遇的一切。

此时的村庄寂静无声，只有石坛冰冷真实。

看着MONO，少年有生命被撕裂的感觉。

“对不起……”旺达跪在祭坛前，轻轻摩挲少女冰凉的手指，“我回来晚了。”

MONO没有回答。

“我去了神庙。”旺达继续对陷入永恒沉睡的少女说着，“想要解除你的诅咒，也并非没有办法……”

MONO还是没有回答。

“我想跟你商量，是不是要这么做。”旺达的声音小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可现在我已经得到答案。”

几乎是一瞬间，少年已经下定决心。

面色恢复平静的旺达回到亚蒙大人处复命，然后回到自己的住所休息。阿格罗有些不安地跟在主人身后，不停地看向村庄中央的祭坛。似乎在奇怪旺达为何不再回头凝望MONO。

旺达回到居所，将灯光早早熄灭，似是睡了。

过了不知多久，族人都进入深眠之后，一个漆黑的身影出现在村庄中央。

MONO的灵魂献祭要让身体在祭坛上置放多日，因此少女依然安详地躺在祭坛中央，没有人来打搅她的恬静。

黑影扯开自己身上的斗篷，露出旺达年轻坚毅的脸。

“我知道……还有一种方法……”旺达将斗篷罩在MONO身上，抱起冰凉的女孩，“即使被世人唾弃，即使会带来劫难……为了你我也要去尝试。”

骏马阿格罗驮着两个人影悄然离开村庄。

此一行再无回头的机会，旺达甚至没有回头再看家乡一眼，只是低头温柔地看着MONO动人的脸。

“请醒来吧……”

轮回

旺达并未料到自己会与如此可怖的巨像交战，只是夺走往昔之剑那一瞬间，他已对自己的未来已有觉悟。

打倒瓦勒斯之后带来的肉体剧痛，让少年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支撑完多尔瞑交给的任务。古代的魔神承诺不会是欺骗，既然多尔瞑有让MONO复活的方法，知道巨像代表什么的旺达依然没有犹豫。

十六个守护神如果逐一毁灭，多尔瞑就能复活。

——只有复活多尔瞑，MONO才有复活的可能。因此就算要解放恶魔，也要打败十六座巨像。

瓦勒斯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旺达能感觉到魔神的力量在渐渐污染自己的灵魂。

“往昔之地”是如此纯粹又可怕的一片土地，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依靠。旺达又一次体会了MONO独自踯躅在村庄里的感觉。

——那种死一样的孤独，MONO想必一直在竭力忍受吧？

站在远古的高台上遥望巨大的战士雕像，旺达不再有犹豫，不再等待。

想要让MONO复活，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达成。

一次次纵身跳上强大无比的巨像，一次次将往昔之剑刺入淡青色的封印。

每一次刺入，都引起一阵天地颤抖。

每一次攀登和跳跃，都有可能是万劫不复。

少年孤寂地战斗在世界的尽头。

没有犹豫没有彷徨也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期盼。

双手紧紧抓住巨像的身体，旺达像是风中的一片孤叶。在海边、在山崖上、在原野间、在遗迹里……一次次紧紧抓住巨像的身体，一次次紧握不放。

往昔之剑的光辉逐渐黯淡，巨像死亡引出多尔瞑灵魂的气息。无数黑浊之气传遍天地，染透了往昔之剑和旺达的身体。

每一次击倒巨像，旺达都会在遗迹中央醒来。对着刻有多尔瞑灵魂的石碑祈祷，暂时忘却伤痛的少年再次上路，仿佛不知疲倦。

多尔瞑在虚空中沉默，看着少年不断挣扎在巨像周围。

从瓦勒斯开始，奎特斯、盖尔、费拉德……这些旺达并不知道名字的巨像一个一个都倒在他的脚下。手持往昔之剑的少年并不因为击倒巨像而高兴，反倒感觉有些悲哀。

甚至不知道它们究竟叫什么，就这样把它们一个一个打倒……

一个个巨像倒下，旺达也能感觉到往昔之剑的变化。

旺达别无选择。

◎旺达与巨像◎

——如果今生只能为MONO做一件事，那就是今天。

至高无上之马鲁斯身材高大，雄伟矗立云间。旺达昂头望向这座巨像的时候，心中已无任何思绪。

阿格罗在同巨像的战斗中摔落山崖，往昔之剑已漆黑沉重，自己更是遍体鳞伤。没有未来的战斗充满了绝望，只有那一点希望尚留心中。

“原谅我吧……”

这样默念着对族人的愧疚，旺达高举手中的往昔之剑，朝着马鲁斯吹出口哨。

射出强烈光弹的马鲁斯沉重迟缓，身体上的光焰和火焰在黑夜中熠熠发光。旺达纵身自高台上跃下，进入巨像视野所不能及的死角。

激战十几只巨像留下的无数伤口隐隐作痛，少年背靠着冰冷的墙壁，心中仍在默默祈祷。

——MONO，请保佑我，请快醒来……

失去了目标的马鲁斯停止射出光弹，在黑暗中迟疑。旺达喘息一刻后提剑穿过高台下的通道，朝着城堡形的巨像飞速奔去！

很快马鲁斯发现旺达的身影，却为时已晚。光弹只能打向远方，旺达却已从脚下开始攀登巨像。

前十五只巨像的洗礼让少年更加熟悉这些巨像的弱点，往昔之剑即使变得漆黑，对封印之处依有强烈感应。马鲁斯身上流动的光焰灼热无比，刺痛少年的脸颊。

纵身跳上巨像毛茸茸的巨手，旺达高举往昔之剑。

——已经走到最后了，请让我走完这一程吧！

一剑又一剑刺在巨像的封印上，少年在巨像挥动手臂中飘来荡去，身体已接近极限。

马鲁斯的双眼巨大无神，旺达紧紧抓住巨像的手掌，心中犹豫片刻。

少年朝着巨像头顶奋力一跃！

往昔之剑和少年一同落在马鲁斯头顶，那一剑朝着封印处狠狠刺下。

…………

一声痛嚎，巨大的城堡形巨像跌坐地上，最后一道光柱自天空中缓缓落下。

已经习惯了黑暗气息的蚀痛，旺达站在巨像头顶静静看着最后一头巨像，心中一片宽慰。

如旺达所想的那样，一道道黑色光线自巨像体内扭动而出，射入旺达的身体。那把曾为神赐予人类荣誉的往昔之剑，此时已变得完全漆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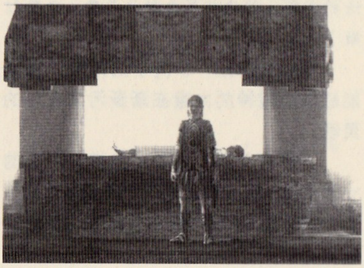
旺达失去意识之前，心中惟一想到的，还是MONO纯净无暇的脸。

那紧闭的双眼，快要睁开了吧？

※ ※ ※ ※ ※ ※ ※ ※ ※ ※

亚蒙大人带着族人战士赶到往昔之地的时候，最后一只巨像正轰然坍塌。

自一开始踏入往昔之地时，亚蒙大人已知道事情不妙。丢失的往昔之剑和被



翻阅过的族典都指向同一件事，旺达和MONO的同时失踪也证明亚蒙大人所担忧的没错。

踏入往昔之地后，那天上降下的道道光芒让亚蒙大人的心渐渐沉下。

一道光芒，代表一个守护神。守护多尔瞑的巨像共有十六个……难道说旺达已将所有的巨像打倒？

带领族人匆匆进入遗迹，亚蒙大人看到了沉睡在大殿中央的少女，同时也看到最后一个巨像已化为碎片。

“不……”亚蒙大人看到第十六只巨像倒下，难以置信地后退几步，“怎么，怎么可能……”

地面的黑影开始缭绕，一个族人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遗迹中央。昏迷中的旺达，像是噩梦一样慢慢浮现出身体。

旺达的周围，围绕着数个黑影。

往昔之剑直插在石板缝隙中，剑身已然全变漆黑。丝丝黑气自旺达体内渗出，让观望的族人战士们惊慌又戒备。

“果然是你……”亚蒙大人的声音嘶哑，盯着昏迷的旺达喃喃自语道，“你本是最优秀的战士，竟会堕落至此……究竟是为了什么？踏上这片被诅咒的土地，发动禁术的后果，你知道吗？”

因为黑色气息的侵袭，旺达渐渐从痛苦中醒来。看到亚蒙大人站在MONO身边，旺达明白自己的行动已经暴露，亚蒙大人想必是来惩罚自己的。

没有分辩，没有反驳，什么都没有说的旺达挣扎了一下想站起来。

一阵刻骨的痛在身体周围蔓延，多尔瞑的封印已经解除，那抑制身体痛苦的力量不在了。与十六只巨像战斗所带来的巨大伤痛，此时忽然爆发。

旺达挣扎着向前迈进一步，阵阵痛楚让他的双腿无法站直。

——MONO……你，你还好吗？

向着少女平躺着的方向，少年竭尽全力伸出手想要触摸女孩的脸庞。

亚蒙大人充满了怒气和失望的声音依然响彻大厅：“你知道吗？你只是单纯地被利用了而已！”

旺达挣扎着继续向前，身体却开始渐渐不受控制。

族人战士们举起弩箭，瞄准村中曾经最优秀的战士。

——不要，不要……让我再看一眼MONO……

“快点儿处决他吧！他已经被恶魔控制了！”

“嗖！”

亚蒙大人挥手的同时，一支弩箭射中旺达的大腿。

更加刻骨的痛苦瞬间击倒了少年，旺达立即因这一箭摔倒地上，再也无法爬起来。

遍体鳞伤的少年，昂起头，看着祭坛上少女恬静的面容。

旺达目光穿过族人战士，穿过亚蒙大人，和阳光一同落在MONO脸上。

挣扎了一下，旺达继续向前爬动。

——MONO……一定要醒过来……一定要……

亚蒙大人摇摇头，叹息道：“结束他的生命吧！与其受人忌讳，遭人唾弃地活在人世，不如早点死去……”

族人战士受命，高举手中宝剑，瞄准旺达的胸膛。

旺达抬头看了一眼宝剑的锋刃，又继续挣扎着想要爬近MONO。

战士没有仁慈，没有犹豫。下一刻宝剑落下。

宝剑刺透旺达的胸膛，奇怪的是没有冒出鲜血，一股股黑浓的烟雾自旺达胸

膛之中汩汩而出。

“啊？恶魔就要苏醒了！”亚蒙大人吃惊地向后退了几步，挥手让族人战士远离旺达。

身体冒出浓浓黑气的旺达缓缓站起，仿佛那身体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一般。

黑色的气息逐渐染遍旺达全身，陷入黑雾之中的少年身体开始逐渐膨胀。旺达在模糊的意识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试图挣扎却无能为力。

巨大的黑色气息渐渐将少年变成恶魔的模样。

一个声音自虚空中缓缓传来，回荡在空荡的遗迹之中。

“愚蠢的人类啊，吾之名为多尔暝。十六封印已除，你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旺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多尔暝控制，他竭尽全力想要控制这个身体，却只能让多尔暝无法移动半分，自己便再也无法靠近MONO。

——MONO，你在那里吗？我是那样想念你……

多尔暝口中吐出青蓝色的火焰，拳头能打碎地面，却因旺达的缘故无法挪动半分脚步。只能眼睁睁看着亚蒙大人指挥族人战士撤退。

“糟糕，快走！”

指挥族人战士撤离的同时，亚蒙大人捡起地上的往昔之剑，念动咒语开始净化神剑。

将手中往昔之剑净化完毕，亚蒙大人扔出神剑。往昔之剑落入神殿水池中央。

“多尔暝，往昔之剑必将封印恶魔之力！”说完这句话，亚蒙也匆匆离去。

往昔之剑被净化过后，释放出神魔畏惧的能力。刹那间圣水池内光华大作，射出道道光芒罩住多尔暝的恶魔形态，恶魔口中的青色火焰立即黯淡不少。往昔之剑为神封印多尔暝之剑，多尔暝无法抵抗这种力量。

多尔暝发出一声怒吼，却依然无力反抗往昔之剑，硕大的身躯被圣光拖向圣水池。

圣光强大柔和，净化旺达和多尔暝的肉体。黑暗之气瞬间被削弱，多尔暝的身躯逐渐缩小。

渐渐多尔暝变回成旺达的身体。

圣水池对恶魔的灵魂拥有强大感应，无穷无尽的圣光仍然不断涌出，似要将旺达吸进池水中彻底毁灭。

浑身化成一团黑影的少年意识渐渐恢复过来，再次昂头望向自己心爱的女孩。

MONO依然躺在那里，安详恬静。

——MONO，你会醒来吧？

旺达艰难地抬脚向着少女走去，每一步都艰难万分。

每向前一步，圣光就将少年更吸退一步。

——要看到MONO醒来，一定要等到MONO醒来……

少年艰难地与神力抗争，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向后飞去。

在巨像上，也曾经这样飘荡过吧？

在大地上，也曾这样挣扎过吧？

在生与死的边缘，在每一次为了希望拼杀的战斗中，也曾这样不甘过吧？

这一次不同了。

无论怎样挣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靠近MONO的身体。

翻滚，跃起，匍匐，奔跑……

怎样的动作，都阻挡不了神力的吸引。

少女纯白的身影渐渐远了，淡了。

——再见，MONO，无法看到你醒来了……

——再见，MONO，请坚强地活下去……

——再见了，我心爱的人……

圣光如时光一般无情，将已成黑影的旺达吸入池中。

少年随着多尔暝的惨叫一同灰飞烟灭。

还有梦想，希望。

和爱。

大地开始剧烈颤动，连接遗迹与外界的石桥迅速崩溃，终于彻底将往昔之地和外面的世界切断。

一切归于平静，连爱和悲伤都不曾留下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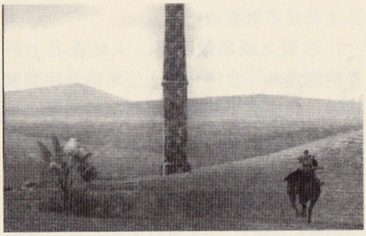
※ ※ ※ ※ ※ ※ ※ ※ ※ ※

风吹过神殿，寂静良久之后，几声清脆的蹄声打破遗迹平静。

少女缓缓睁开双眼，看到一片寂静的遗迹。阿格罗瘸着腿缓缓靠近熟悉的MONO，黑色鬃毛飘动的骏马找不到主人，只能在MONO身边驻足。

轻轻抚摸阿格罗的额头，MONO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少女想起很久以前，旺达跟自己之间的对话。

“如果有活下去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不要放手。”



说这句话的人在哪里？阿格罗为何是瘸腿的？自己不是已经喝了奇怪的药死去了吗？这里是什么地方？刚才那天崩地裂一般的震动，代表着什么？

一切的疑问都在天边，石像毁灭后的天空和传说一样，远远近近的十六道弧光自天穹落在大地之上。那个关于往生和黑暗使者的故事里，只有在这块被称为往昔之地的禁忌土地上，才能将人的生命复活。

——那个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让自己复活的吗？

带着丝丝惆怅和悲伤，MONO随着马儿走出遗迹神殿。圣水池中的水已干涸，一个瘦弱的小身影在中央微微蠕动。

是一个新生的婴儿。

MONO低头抱起婴儿，发现婴儿头顶竟生着硬角，这小家伙和自己还有旺达一样，都是孤独的吧？

少女抱起婴儿，想念旺达的泪水落在婴儿脸上。

伴着阿格罗走出遗迹，似乎能感觉到旺达已不在这个世上，MONO仰头注视遗迹外的天空。十六道石像毁灭后的光柱屹立在天地间，没有了多尔暝灵魂的世界清风拂面。少女怀抱婴儿在山间走着，想着，思念着。

不知为什么，仍感觉那人就在身边陪着自己。

陪着自己走过千山万水，走过生死，走过孤独。

走过这世间的一切苦难和艰辛。

和往日截然不同的和煦阳光照在往昔之地上，MONO抱着婴儿穿过森林，阿格罗紧随其后。并不孤单的身影在这个世界的边缘，留下深深的影子。

完



文／周行文　编／夜蓝

人物介绍



ICO

头上长角的男孩，被村民当作诅咒的存在送往海边城堡当祭品。



Yorda

被关在笼中的白衣少女，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影子女王

城堡的主人，Yorda的母亲，是一个邪恶而又强大的存在。

信赖

ICO猛然睁开眼睛，穹顶上一片宁静的光华，有风微微抚过他的脸庞。这一切都如此宁静，仿佛之前噩梦一般的经历从未发生过一样。

慢慢从地上坐起，ICO开始回忆自己之前的经历，自己究竟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这里是哪里……

渐渐一切都被回忆起来，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

从记事开始，ICO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别的孩子都是光滑的头颅，只有他生了一对坚硬怪异的犄角。这对犄角决定了ICO和其他孩子不同的命运。

村民中总有睿智长者，这些长者阅尽人间寒暑沧桑，也阅尽各种古老的传说和预言。这有角的孩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是种厄兆，隔代出现之际必要带往海边城堡成为祭品。

以恶魔数字为刻，十三岁便是献祭之日。

村人都知道ICO的命运，ICO自己也知道。没有人能抵抗命运，也没有人能违抗古训。ICO在村子中孤独地成长，从没有人愿意跟他交谈，也没有人愿牵他的手。ICO看着村中的孩子在一起嬉戏，因自己头上长角不敢靠近他们。

命运之路崎岖不平，人站在其上行走的脚步却不会停止。十三年的光阴匆匆而过，村庄终于迎来奉献祭品的日子。长者们选出最虔诚的神官三人，手持自古传下的巨剑，组成马队送ICO前往城堡。

马队穿过茂密森林，点点阳光自林间洒在ICO身上。ICO有些恋恋不舍地抬头

仰望，他知道这可能是他今生最后一次看到天空。

古堡矗立在海岸边不知多少年，风吹浪打中巍然不动。城堡周围草地青葱，微风抚过撩动盎然春意。积云压着天上的太阳，让阳光时隐时现，倒更显得城堡轮廓深沉，仿佛蕴藏无数过往沧桑和秘密一般。

ICO自小就听过许多人谈起古堡，却从未亲眼见过。看到古堡的瞬间，巍峨大气的建筑深深震撼了少年的幼小心灵。

在村庄里长大的ICO，见过的最大建筑就是村中的祭坛。

那城堡亘然屹立在海岸旁，城门紧闭，想要进入似乎只能走水路。三名神官划动小船，自城堡门口的巨大断桥下朝着城堡缓缓行进。船行渐深，水面的点点粼光渐渐隐去不见，只留下无数崖边蔓藤中微颤的小船倒影。

阳光不见了，青草不见了，周围只剩下古老石壁和阴暗的水面。

ICO有些艰难地挪动了一下脚步，手中的镣铐发出刺耳的声音。

村民似乎真将这个十三岁的少年当成恶魔一样看待，竟给他戴上如此沉重的镣铐。锈迹斑斑的镣铐上刻着许多少年不认识的文字，听说这也是自古相传的物件。

其实ICO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只是长了一对犄角而已。

渐渐小船进入城堡底部，行驶良久后终于靠岸。

“拿剑来！”

ICO听三人中的一位大人如此说道。

另外一人照着吩咐举起巨剑，三人从出口出来。广阔的城堡入口广场上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只是路的尽头有一对奇异的雕像挡住一道入口。

持剑的那名神官高举微微出鞘的巨剑，即刻一道电光自剑身上泛起。

隆隆声响，两座静静守卫在门口的雕像向左后分开，现出一条路来。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ICO就算镣铐加身，也略表现出一丝惊奇。毕竟比起村庄里的平凡生活，眼前的一切太过震撼。

走进大门之后，ICO才想起自己是这次献祭的祭品。

三名神官抱着瘦弱的少年走到一个奇怪的密封器皿前。ICO放眼望去，发现大厅中遍布这种奇怪的漆黑罐子，显然一个黑色容器就代表一个祭品。这时ICO才有些悲伤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就要结束了。

其中一人有些无奈地对ICO说：“不要恨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村子好。”

说话的神官将ICO推进黑色容器中，不容瘦小的孩子挣扎，从外面用力将容器合上。ICO看着三张木然的脸在自己面前缓缓消失，看着眼前的一切变成彻底的黑暗，心中有些害怕也有些轻松。

也许到了今天，在村里受尽歧视的那种孤独日子终于走到尽头，自己要跟这个世界告别了。

只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己会这样慢慢死去吗？不知祭品在这里会遇到些什么事。

黑暗之中，ICO忐忑地等待着。

黑色容器的内壁粗糙冰冷，ICO的手指在黑暗中摩挲，却不期而然地收获了一声巨响，似乎外面发生了地震或是海啸一般。

由外而来的一声巨大响动，带来无穷无尽的震荡。大地的颤抖让黑色容器也随着微微摇晃，这让ICO在绝望之中感到了一丝曙光。随着黑色容器的不断摇晃，瘦小的ICO竭尽全力用身体随着晃动的方

向挣扎。

努力终有结果，黑色容器不堪重荷地被ICO晃倒在地上，那密封的容器接口处也因与地面的碰撞被打开。

被装入黑暗的ICO终于看见了光，却立即昏迷过去。

昏迷之中，ICO恍惚觉得自己似乎走在一条盘旋楼梯上，楼梯一旁的墙壁外雷雨声大作。ICO顺着楼梯不断向上，抬头看见一只巨大铁笼悬在城堡中央。最为诡异的是，自铁笼中竟渗出丝丝黑色液体，宛如浓重的墨汁滴答落在地面，染出点点黑斑。

——*那是什么？*

铁笼中，一个漆黑的影子慢慢站直身体，似在向着ICO招手。看到这一幕，瘦小的ICO心中感到无比惊惧，忍不住后退了几步，贴着墙壁不敢再向上挪动脚步。

就在此时，一片更大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ICO背后，猛然将少年拖入黑影之中！

※ ※ ※ ※ ※ ※ ※ ※ ※ ※

这就是ICO睁开双眼之后的回忆。

他为什么会躺在城堡里，他为什么会做那样一个噩梦。

这里是奉献祭品的城堡。

自己是……村人献给城堡的祭品。

环顾四周，楼梯纵横交错的城堡内部似乎异常复杂，城堡的内部构造和外观一样，那些粗糙的石头打磨出来的光泽，仿佛在诉说岁月的沧桑和变迁。瘦弱的少年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决定寻找出路。

无论是回家的路，还是通往其他什么地方，只要有路就走下去吧，不要站在原地等待。

爬过锁链，攀上楼梯，打开开关……ICO尝试着四处寻找可以出去的路，却发现路只有一条。

顺着这条路走出去，ICO来到一条盘旋的螺旋楼梯附近。

少年有些迷惘地发现，这和自己梦中的那个楼梯极为相似，顺着楼梯走上去，连窗口的花纹图饰都极相像。

ICO回忆着自己的噩梦，猛然抬头，居然真看见高空中悬挂着一只铁笼。

还好，没有黑色的汁液从铁笼中滴落。

“谁在那里？你是谁？”ICO抬头对着铁笼高声问，同时走近一些想要看清楚铁笼中到底是什么。

没有黑影，倒是一个白衣女孩坐在笼子中央。女孩坐在笼子中央，双手抱着膝盖垂头不语，似有无限的孤独和悲伤。

“你在那儿干什么？你等等，我放你下来……”

从小就没有怎么接触过陌生人的ICO不知该跟女孩再说些什么，挠挠头继续向上寻找放下铁笼的方法。

铁笼的开关就在楼梯尽头，ICO很快找到开关。但开关只能让铁笼缓缓降到接近地面的位置，却无法打开铁笼。

ICO站在楼梯上看着被关在铁笼中的少女，不知为何想到了自己被关进黑暗容器中的感觉，那种感觉让少年心中一热，顺着楼梯爬上平台，朝着铁笼纵身跳去。

铁笼不堪ICO和少女两人体重的负担，终于缓缓坠下，紧锁的铁门也被摔开。ICO站立不稳，从铁笼上方摔倒在地上。

抬头，正好看见一双雪白的小腿和赤足映入自己眼帘。

白裙飘飘的少女自铁笼中走出来，是ICO今生所见过最美的存在。身材高挑，耳朵有些尖尖的少女仰头看了一下铁

笼原来的位置，又低头看了看ICO。

那张脸纯净无暇，面容也清淡秀美。ICO怎么也没想到，铁笼中竟然关着这样一个少女。

“￥%&#…&@×）”

少女缓缓走近ICO，口中说出ICO完全听不懂的话语。ICO不知该怎样回答少女，只好开口说着自己的遭遇：“我是村子里送来的祭品，因为头上长着角，所以被带到这里来……”

少女在ICO面前蹲下，似乎是想要摸一下ICO的脸。

“他们也对你做了同样的事吗？”想到自己的经历，ICO认定少女和自己一样，应该也是个祭品。

就在ICO向少女提问之际，一个不知何时出现的黑影迅速走到少女身前，一把将少女拦腰扛起！那黑影就和ICO梦中的黑影一模一样！

“啊……”ICO和少女同时发出了惊呼。

看到少女就要被抢走，ICO不知为何心中忽然生出一股想要保护少女的冲动。少年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朝着黑影猛扑过去。

一把扑倒黑影之后，ICO捡起跌落在铁笼旁的木棒，对准黑影头顶的闪光处用力挥动。

黑影看似影影绰绰，竟也是实体。木棒击中之处，黑影发出呜咽一般的惨嚎。ICO手举木棒连续击打黑影的头部，终于让黑影化成一团烟雾，消散在空中。

看着黑影消失，ICO朝少女伸出手。

“刚才那是什么？好像是想要害你的东西……总之我们先逃出去吧。”

少女的手很凉也很软，拉起来很舒服；少女的个子很高，ICO要仰头才能正视她的脸。让ICO很高兴的是少女紧紧抓着他的手，没有松开的意思，也不会挣脱。

——这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不害怕自己的人吧？

看着少女安详的脸，ICO第一次感觉到和人相处竟是如此简单愉快。

拉着少女在挂铁笼的大厅里逛了逛，ICO惊讶地发现，少女竟然能打开那些神秘雕像把守的大门。最初进入城堡的时候，那些神官也用那把剑打开过这样的机关吧？

一股电流自少女体内传出，淌在神秘雕像上，雕像立即熠熠发光闪至两旁。ICO看到这神奇的一幕，忍不住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少女没有回答，只是奇怪地摇了摇头。

走出城堡的大厅，外面是一条长长的石桥，雾气缭绕中能看到有桥通往城堡另一端，那是两人惟一的出路。风吹过两人的脸，少女有些害怕地后退了几步。

“走过去，应该能找到出口吧？”

ICO是自问自答，也像是跟少女说着自我安慰的话，拉着少女朝石桥尽头跑去。少女踩着有些踉跄的步子跟在ICO后面，两人的身体刚拉开一点距离，大地再次剧烈震荡。

“咣啷”一声巨响，石桥从中间断成两截，若不是ICO的手紧紧抓着少女，跟在后面的少女可能已经跌落深渊。

瘦弱的ICO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将比自己高了不少的少女从断桥边缘拉上来，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

“别怕，没事了……”ICO稍微喘息片刻，拉着少女的手继续前进。少女时不时回头向背后看去，似在后怕刚才的经历。

但ICO很快就知道，她担心的并不是断桥。

越过石桥进入城堡的另外一处大厅

内，ICO正在四处寻找出路，却发现地面上冒出数团黑气。黑气缭绕中，比上次更多的黑影慢慢浮现。

这一次ICO不再犹豫，也不再害怕，对着那些试图围上来的黑影狠狠抡起木棒。

——人若找到了愿意守护的东西，总会变得和以前不同吧？

跳起用木棒狠狠击中黑影头顶的光晕，ICO能感觉到那些黑影也有和人一样的痛苦。每一次挥动木棒，黑影就淡上几分。绕着白衣少女，ICO生平第一次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

白衣少女带着一丝恐惧，看着这个瘦小的男孩为自己奋战。

众多黑影在ICO的木棒挥舞中化作一缕缕烟雾，只有最后一只黑影被ICO追打到角落仍不散开。

ICO不明白这些黑影为什么这样顽强，甚至比自己还顽强。瘦弱的男孩惟一能做的，只是将手中木棍不断打在黑影身上，让那黑影变得涣散飘渺。

黑色的雾气不断从黑影身上溅出，ICO握着木棍的手始终坚定。

黑影终究抵挡不住少年疯狂的进攻，化成一团淡淡的黑气融入空气中。ICO一直紧绷的心瞬间放送，几乎瘫倒在地上。

“这些东西……真是没完没了啊……”ICO喘着气，对女孩强笑着说，“它们到底想要抓你做什么？”

女孩依旧说着ICO听不懂的话，那些字节和音符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ICO放弃了听懂女孩说话的努力，干脆拉着少女的手继续前进。

不知道为什么，ICO觉得自己很喜欢拉着少女的手，那种感觉柔软而和善。

在这阴森的城堡里，少女仿佛是ICO惟一的安慰。看到ICO的奋不顾身，少女似乎也变得更信任这瘦弱男孩。在那瘦小的躯体里，似有无限勇气，鼓舞少女跟随他的脚步。

城堡的结构复杂多变，ICO此时才发现自己竟如此适合探索。无论一块巨石还是一处机关，总在少年的观察之后发挥作用的极致。少女知道ICO听不懂自己的话，只是安静地跟在ICO身后，看着瘦弱的少年完成一切。

走不过去的路，ICO帮少女铺平。

跳不上去的崖，ICO拉少女上去。

在ICO那瘦小的身躯里，似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勇气。这个被恶魔诅咒的少年拉着白衣少女奔跑在城堡中，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希望。

两人惟一相信的，是ICO和少女紧紧相握的两只手，只有这双手将两人紧密相连，这就是命运的力量。

再一次看到黑影的时候，ICO觉得自己手中的木棍似乎有些颤抖。原来这些黑影当中，竟然有些可以在空中飞舞。

*那些虚无又切实存在的东西，似乎和自己还有那女孩有什么关系吧？*ICO心里这样想着，依然绕着女孩连推带打，不断将那些黑暗的东西赶走。女孩经过ICO的几次保护后，也不再显得过分惧怕，只是微微有些发抖地站在原地等待ICO扫清障碍。

会飞的黑影也终归要落在地上，ICO手中的木棒毫不留情地落在黑影头上，激起一片黑雾喷扬。

ICO以前忘记听谁说过，人如果有想守护的东西就会变得强大。

看来这种说法是真的。

片刻之后，两人的手又一次牵在一起。这一次两人再无犹豫，十指紧契。

顺着城堡外围的铁轨乘车到尽头，

前面的路变得更加崎岖，ICO将木棒插在背后，奋力越过一处断壁想要寻找新路，回过头来才想起，少女似乎无法跳过这么远的距离。

ICO犹豫了一下，俯身趴在立足的位置，朝对面的少女伸出自己的手，这只手上还留有刚才少女的余温。

“跳过来，来吧！”

ICO竭尽全力鼓励少女，并不知道应该怎样鼓励别人的少年轻轻挥动自己双手，向女孩示意。从女孩跟自己一路跑来的状况看，这样的距离对她来说应该有些勉强。

看着断壁下的深渊，少女朝ICO为难地摇头，表示自己做不到。

ICO趴在断壁边缘，努力让自己对着少女微笑：“来吧，不要怕！有我在这里……”

维持这样的姿势大概几秒钟后，少女悄悄后退了几步，随即加快脚步朝着ICO尽力一跃！

这一刻，ICO在少女的眼中看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

很小的时候ICO就知道，那种东西叫信赖。

瘦弱的少年用脚勾着地面，双手竭力抓住跃过来的少女，将少女拉到自己身边。

不知道为什么，ICO和少女再次对视的时候谁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少年只是依然习惯地牵起少女的手，两人朝着城堡的出口前进。

这一刻少年的心中被异样感觉填满，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在心头跳动。

只因少女刚才的那份信赖。

命运

ICO对古堡结构并不熟悉，又无法跟少女沟通，只好继续摸索着前进。

城堡的巨大让ICO多少有些感到无措，惟一能让少年觉得有些安慰的，只有身后紧随的白衣少女。少女看似比ICO更熟悉这城堡，只是两人之间连语言交流都颇困难，瘦弱的少年只能选择自己一步一步探索。

因为最初并非从城堡正门进入，ICO也不知通往城堡大门的路是否畅通。只知道击退一群又一群黑影，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之后，城堡的正门广场似乎在望了，眼前的路却再一次中断。

由数条支架支撑的长长通道下，地面中央断开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这种距离别说是白衣少女，就算ICO自己也不可能跳过。

黑影依然不断来袭，ICO似乎能从那些黑影中感觉到什么。回忆起自己被献祭时的那个房间，那些黑色器皿，ICO有些恐惧地猜测，那些黑影是不是这许多年来被献祭在城堡里的有角孩子呢？

对这个问题不敢多想，ICO拉着白衣少女在楼梯之间奔跑。跑到巨大的铁架桥下方，ICO发现事情并非完全绝望。就在铁架桥的底部，似乎有一些炸药被搁在角落里。

累年的风吹过这大厅，炸药干燥完整。抬头看了一眼因年代久远有些腐朽的铁架，ICO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点解决通路问题的方法。

拉着少女顺着台阶上了顶层，ICO确认周围没有黑影出现，这才遥望棚顶附近的巨大吊灯。

如果想要引爆炸药的话，惟一能取得的火种就在那里了。

“在这里等着我。”

ICO轻轻松开紧握着的少女的手，背起木棍就要向上攀爬。

“呀……”女孩嘴里说出没有意义的词，只是有些担心地看着瘦弱的ICO。少年能从那双眼睛里看得出，她是让自己小心。

“放心吧，我会回来的。”

既然ICO这么说了，少女只好两手交叉在一处，靠着墙壁仰望ICO顺着通风窗口向上攀爬。

早就习惯了不断向上攀爬的ICO双手抓着墙壁凸出的边缘，仍忍不住回头注视在那里等待的少女。像精灵一样的女孩正仰着头望向自己，这让少年心中充满了勇气和力量，竟毫不费力地爬到天花板上。

天棚顶端是纵横交错的木梁，一盏巨大的烛火吊灯就悬在房间的正中央。

ICO走近吊灯，想要用木棍去取火，却够不到烛火。少年这才想起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疏忽——这吊灯距离天棚横梁太过远了一些，木棒的距离根本不够。

咬咬牙，ICO尝试单手抓着木梁去点燃木棒，这一次他成功了。

遗憾的是，ICO发现带着木棒下到地面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少年挥灭木棒上的火焰，开始重新想办法。

悬挂吊灯所用的铁链和悬挂铁笼的铁链相似，看着在脚下摇摆的吊灯，ICO脑海中冒出一个大胆又冒险的想法。

ICO低头看看正在等待自己下去的少女，心中一股热流涌动，朝着吊灯纵身跃下。

吊灯不堪ICO体重的压迫，在吱嘎声中晃动了几下，轰然坠落。

吊灯落地前的瞬间，ICO跃上横在空中的高架桥，这才免去同吊灯一起摔成碎片的命运。纵然如此，浑身的剧痛仍让ICO趴在铁架桥上缓了半天才慢慢站起来，这种从高空坠下的体验他可不想多尝几回。

转身从高架桥上下来，ICO再次回到少女身边，靠着墙壁等待少年归来的少女看见ICO安然无恙，一双眸子中露出欣喜的神采。哪怕语言不通，ICO也能读懂少女眼神中的含义，这让他觉得快乐又欣慰。为了这个等待自己的女孩，刚才从天棚上向下的那一跳也值得了。

绕行到高架桥下，ICO让少女躲得远远的，自己跑过去点燃火药。

瘦小的少年不愿女孩受到一点危险和伤害。

“轰隆”一声巨响，被炸坏支架的长长走廊慢慢向一侧倾斜过去，横亘在地面巨大分裂处之间，正好形成一条足够让女孩和ICO通过的甬道。

“我们走吧。”完成了这一切的ICO拉起少女的手，向着城堡外跑去。

就在ICO即将走到正门入口处的时候，那些从角落里滋生的黑影竟又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一次黑影数量众多，让少年心中多少有些胆怯。ICO没有意义地挥动了一下手中被烧焦一头的木棒，想要迎击黑影。

此时却出现了让人意外的一幕。

ICO和少女本已来到出口位置，这里有几尊神秘的雕像挡着出口。和之前几次一样，少女身上淌过一连串的电流，电流最终又集中在神秘的雕像上。被电流激活的雕像发出熠熠光辉，开始自动为ICO和少女让开去路。

雕像发出的光辉向四面八方散去，围上来的黑影们触到这些光芒，纷纷发出绝望的嚎叫，消散得无影无踪。

“你真厉害！”ICO明知道自己和对方语言不通，仍忍不住赞叹。

女孩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仍紧紧握着ICO的手，跟在ICO身后不言不语。

雕像移开之后，露出一条充满光芒的通道，一直通向城堡正门广场。

城堡正门广场附近阳光明媚，绿荫底下群鸟闲庭信步，城外水声潺潺。阳光照在落叶上闪耀着光辉，充满了温暖鲜活的喜悦。ICO看见大开的城门，心中一阵高兴，拉着少女的手就要离开城堡。

“是门，我们从那里就可以离开了吧？”

雀跃不已的ICO跟少女并肩欣赏着城外的美景，带着憧憬奔向城堡大门。

但命运似乎总在跟ICO作对，两人刚开始靠近那大开的城门，厚重的石头城门竟然发出隆隆响声，像是感应到什么力量一般，开始自动合拢。

“快！”眼见逃离古堡的希望就在眼前，ICO拉着少女的手拼命狂奔，“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一定要离开这里！

ICO紧紧抓着少女的手，脚步不停。

城堡门口的雕像在阳光中沉默着，静静注视这一对男孩女孩。

天空之中忽然传来一股熟悉的力量，猛地将少女向后一扯。ICO紧紧抓着少女的手禁不住被这股力量所吸引，瞬间产生的巨大差力让少女重重跌倒地面。

在这种关键时刻，ICO看了一眼面前缓缓闭合的大门，回头又看了一眼一直紧随自己的白衣少女，终于没有继续向前冲出古堡，而是留在少女身边。

在距两人不远处，城堡厚重的石头大门发出让人绝望的合拢声，命运之扉终于彻底紧闭。

ICO充满无奈地看着紧闭的城堡大门，知道命运又一次捉弄了自己和身边的女孩。

天空中闪过几道诡异闪电，刚才将少女拉倒的那股力量隐隐在空中波动，渐而衍生出一团浓浓的黑色光华。自黑色雾气缭绕的黑光之中，一个人影缓缓显现。

ICO充满了戒备地抬头望着空中出现的黑色人影，站在少女身前，手中紧紧握住木棒。

黑影渐渐成形，化作一个面容苍白冷酷的女人，女人身上闪烁黑暗的气息，和ICO之前所遇见的那些黑影何其相似。惟一不同之处在于这黑影仿佛天生拥有一股高贵骄傲的气质，望向ICO的目光仿佛王者君临自己的臣属。

面容苍白的女人朝着ICO身边的少女说出了一些ICO听不懂的语言，这语言ICO也曾听少女说过。

ICO象征性地高举起手中木棒，紧紧盯着充满压迫感的陌生黑衣女人。

“就是你，要带走我可爱的女儿Yorda吧？”女人的语气从容中带着一丝威胁，“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和我一起生活的女儿啊……”

神秘女人的话让ICO忍不住侧目偷看了身边女孩一眼。

女孩表情依然很淡定，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神秘的女人脸上浮现出让人颤栗的微笑，声音在古堡中央缓缓回荡：“她最终要继承我的城堡，和头上长角的你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应该认清现实，赶快离开这里！”

黑衣女人说完这番话即刻消失在空气中，宛如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存在一样。黑暗气息在空中蜿蜒了片刻，古堡又一次恢复如常。

ICO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只是向被那女人称为Yorda的白衣女孩伸出手，和往常一样抓

住了女孩的手。

“你还好吧？”

Yorda又用ICO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句什么，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忧虑。ICO对着女孩勉强笑了一下：“这里出不去，我们去找别的路吧。”

没有拒绝也没有否定，Yorda依然紧紧跟在ICO的身后，看似跌跌撞撞，却比什么人都要坚定。

古堡的构造精妙古怪，从大门处绕行到古堡另一侧寻找出路的探索自然也不平坦。那些无处不在的黑影时不时闪现，将男孩和女孩团团围住，仿佛在嘲笑他们的孤单和瘦弱。

每到这种时候，ICO就挥动手中的木棍，在空中打出许多如同浓墨泼散一般的黑色雾霭。那些黑影坚定地一次又一次冲向Yorda，ICO就坚定地一次又一次守护少女。少年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会变得如此强大勇敢。

在城堡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风车，两人突破重重阻碍来到这里的时候，ICO渐渐明白了这条路并非能带两人逃离古堡，而是通往一处折射阳光的装置。

如果一路上看得没错的话，那装置折射的阳光应该就是照在紧闭的城堡大门上。既然城堡里都是黑影横行，阳光对紧闭的大门应该有些神奇效果吧？

风车的周围景色怡人，水塘里静静倒映出ICO和女孩的影子。两人一高一矮站在一起，远方的风呼啦啦吹过，少女白裙轻轻摆动，ICO站在风车上俯瞰城堡的一草一木，心中一片宁和。

即使想要享受这片刻的宁和，世界依然不能围绕男孩和女孩运行。在风车附近小憩片刻之后，ICO拉着Yorda的手再次上路。

古老竞技场的石门上，静静插着一把利剑。ICO仰头看了一眼那把锋利的武器，心中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寻找开关，让高悬空中的武器落下。

捡起利剑，瘦弱的少年有些悲哀地看着那些不断涌来的黑影。

心不再犹豫，亦不复彷徨。手中的剑在空中划出道道寒光，ICO挥剑斩开不断涌来的黑影。

“我在这里，不要害怕。”拉着Yorda的手，ICO这样对少女说。

仿佛听懂了ICO的话，Yorda朝着有角的少年微微颔首，亦步亦趋地跟着少年的脚步。

这城堡太过巨大，巨大到一个广场都要跋涉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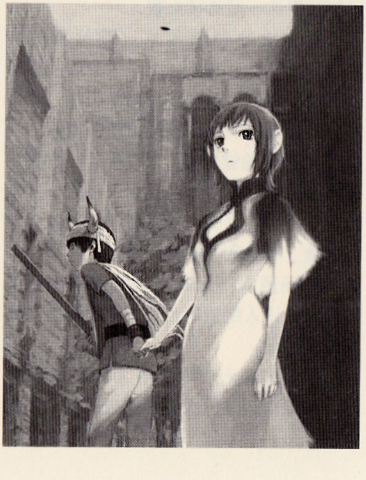
ICO太过瘦小，瘦小到每上一阶台阶都要努力攀爬。

Yorda紧紧跟在有角的少年身后，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和安心。

即使再看到断崖，只要有ICO站在那里，Yorda也会毫不犹豫地跳过去。

因为他在那里。

有了武器在手，ICO和Yorda的旅程变



得比之前更顺利。两人轻松启动了城堡一侧的阳光折射装置。阳光自那巨大的反射镜折射至城堡门口的动力装置，城堡一边的大门因此变得通体光润。

想要顺利到达巨大城堡的另一侧，路途比想象中更崎岖。大多数时候ICO不得不寻找各种解决的办法，以制造两人都能通过的道路。这时Yorda就站在一旁静静看着，等待着。

看着那个瘦弱的男孩为自己铺平道路，看那个瘦弱的男孩在桥梁上，岩石间，破旧的断垣残壁里奔跑忙碌。那小小的身影，就好像自己投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一样没有人愿意凝视。

只有自己，目光紧随着他，不离不弃。

ICO抱着炸弹跑来跑去的姿势笨拙可笑，只有Yorda看着的时候，心似乎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触动。那种感觉就好像从未有人踩过的土壤里忽然被洒下雨露，温暖又湿润。

Yorda知道自己说什么ICO也听不懂，只有听着男孩时不时像是自言自语的呼唤，紧紧跟着他的脚步。

自己从来都不知道，脚下这些路，跑起来竟也很温暖。

拉着Yorda一路奔忙，ICO终于成功启动城堡内的两座太阳能仪器。ICO甚至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城堡里，或是到底有什么奇妙的作用。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相信这些阳光射在城堡大门口会有一些神奇功效。

从长长的石头走廊回到城堡正门附近，ICO拉着少女的手从未松开过。

“这次应该没关系了。”ICO安慰Yorda，“我们一定可以离开这里！”

重新回到城堡门口，一切都和刚才没有什么不同。惟一不同的是两扇熠熠发光的大门，在大门上流淌着无数流光，仿佛古老苍凉的文字，在诉说什么过往的历史。

Yorda跟着ICO走近城堡大门。

刹那间，无数电流自城门淌出，尽数落在Yorda的身上！

ICO被电流震开，无法靠近Yorda，只能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电流在少女身上闪烁。被电流击中的Yorda不再像开启神秘雕像时那么轻松，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堪。

更为奇妙的是，城门竟在与Yorda的感应之中缓缓开启！

随着城门渐渐打开，涌出的电流在Yorda身上慢慢消失。Yorda不堪重负，跌坐地上。ICO见没有电流弹开自己，赶快走到少女身旁。

“你没事吧？”

Yorda说出的语言ICO依然听不懂，只能从表情上看出少女虚弱得厉害。

此时城堡外部的石桥正缓缓升起，形成一座通往外界的桥。

这就是最初ICO进入城堡时见过的那座石桥，离开石桥就等于彻底脱离这座恐怖的古堡。

ICO心中没有多想，如平常一样拉起Yorda的手，就朝着外面的世界走去。Yorda能明白ICO的意思，慢慢站直身体跟着他向前走去。只是这一次Yorda的身体似乎真的虚弱了许多，每走几步就跌倒一次。

ICO回头看向少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虚弱。

“真的没事？”

Yorda没有回答，只是跟着ICO的脚步，艰难又小心地走着。

ICO在心中小心地祈祷着，希望自己和Yorda能走完这条路。

命运总是如此残酷，就在两人走到石桥中央之际，天空中那两座射出阳光的仪器猛然间像是被什么打了一下，停止了

运转。两道闪电自太阳能装置上射出，落在Yorda身上。

一股奇异的力量中断了阳光的供给，也震开了Yorda和ICO紧紧相握的手。

石桥自中央部分开始缓缓向两端缩回，ICO眼见自己已经和Yorda分开，心中没有半分犹豫，重新跳向城堡的一侧。

——无论如何也要救走Yorda！

石桥缩回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ICO来不及抓住石桥边缘，却抓住了一样自己熟悉的东西。

是Yorda的手！

虚弱的少女趴在石桥边缘，像ICO以往许多次抓住自己那样，紧紧抓着少年的手。

石桥依然缓缓后退，城堡的阴影慢慢覆在Yorda身上。ICO挣扎着想要攀上另一只手，却始终徒劳。

黑影慢慢遮住少女的半边身体，一个ICO最不想见到的人出现了。

曾经声称自己是Yorda母亲的女人站在黑影之中，朝着ICO诡异地冷笑。

Yorda的身体终于彻底被黑影覆盖了，在尚未消失之前，少女说了一句ICO依然听不懂的话。ICO却认为自己听懂了，那应该是“感谢你”一类的意思吧？

ICO觉得自己能看懂Yorda的眼神。

黑影彻底将Yorda包围，那只抓着ICO的手也终于松开。

少年终于无力抗争命运的轮回，跌落海中……

那一刻ICO最想的，是再看一眼Yorda的脸。

抗争

不知过了多久，阵阵刺痛从身体各个部分传来。

ICO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巨大的铁笼顶端。周围雷声大作，天空中的雨点冷冷地打在脸上，让少年感到一股股蚀骨的寒意。

慢慢坐起来，ICO回忆起断桥上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女王最后绽放的诡异笑容。

再向左右观望，白色裙子的少女身影也已不在，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

从来都是独自一人的少年，这一刻才真正感到了孤独的痛苦。

没有人再给他牵着手四处乱跑，没有人再愿意在一旁等候他的一次次尝试。

没有人倾听他的呼唤，没有人在远处轻声招呼他过来。

没有人给自己鼓励的眼神，没有人信赖自己。

没有人陪伴自己。

没有人……

仰头看了看城堡边缘的山崖，一道闪电自天际划过。ICO的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对一个人无限的想念。少年从来不曾知道，想念一个人居然可以这样深刻，这样让自己奋不顾身。

没有了武器，没有了Yorda，甚至没有了目标，自己该去向何方？

想到Yorda，ICO再一次下定决心，朝着另一个悬空高挂的铁笼跳去。

铁笼下是万丈深渊，少年已不在乎。

纵身跃起，满是伤痕的双手抓住铁笼边缘，ICO不断跳着，想着。

天空中雷声阵阵，女孩的脸在脑海中浮现，ICO忘记了双手的疼痛。

——一定要救走Yorda，一定！

ICO开始了一个人孤独的旅程。

城堡的一切依然熟悉如故，只是身边没有了那个白衣少女陪伴。巨大的水车在瀑布下发出刺耳的响声，ICO对周围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只朝着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位置一路奔跑。

瀑布下的风吹得冷彻入骨，少年孤寂的身影在城堡边缘徘徊，终于来到那个自己熟悉的地方。

那条小船，静静躺在那里。

那把剑，静静插在那里。

ICO看到小船，想到自己进入城堡以来的一切一切，心中再无半分犹豫，爬上高台拿起神官曾经执过的神剑，剑上有隐隐的电光流动。ICO望着这把剑，在心中暗暗祈祷自己能用这把剑打开那些神秘的雕像。

神秘的封印之剑如ICO所想，果然能打开那些Yorda才能打开的神秘雕像。少年提着神剑，顺路回到了自己最初被献祭的大厅。

无数黑色的封印罐子摆在大厅中央，一群黑影聚集在高台上。ICO看到这些黑影，还有那些闪动青色光辉的封印罐子，终于证实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黑影，所有的黑影都是如自己一样，献祭给这城堡的祭品。

除了自己，所有被献祭来的孩子都不够幸运，都变成了黑影女王的傀儡。

一阵悲哀袭来，瘦弱的少年奋力举起手中的剑，朝着那些黑影冲去。

——再见了，这些和自己一样命运的可怜人们。

——为了Yorda，必须打败你们。

大厅空旷冰冷，ICO提着封印之剑不断同那些黑影战斗，一刻也不肯停歇。

只有少年自己知道，如果停下来，他怕泪水会将自己冲走。

黑影宛如潮水一样来之不竭，ICO手中的剑越来越重，他却始终不肯放手。那些时间留给岁月的悲伤，那些诅咒留给少年的伤痕，那些孤独和痛苦的日子，那些一样的经历……统统都用这把剑斩断吧！

忘掉那些痛苦，紧紧抓住Yorda的手，活下去！

ICO也忘了自己到底挥出多少剑，斩灭了多少黑影。终于大厅重回寂静，整齐的封印黑罐发出诡异的光芒，一个小型平台自大厅高台处缓缓升起。

石头一样冰冷的Yorda坐在那里。

不会微笑也不会惊讶，更不会朝自己挥手。ICO几乎是带着绝望朝少女伸出手，却只握到冰冷的石头。

无论怎样呼唤，石头都不会变成人。

ICO抬头，看见一排神秘雕像组成的封印矗立在更高的台阶上。那台阶的尽头似有无限幽深的黑暗，让少年心中觉得有些寒冷。

上去看看吧——ICO这样想着，举起手中的剑，打开封印雕像。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一个王座之外别无他物，ICO在大厅里搜索了一番，什么都没发现。正要回头离开的时候，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站住！”

和以前出现的两次一样，黑影女王先是隐隐显出一团黑雾，随后露出真实的本体。

苍白冷酷的面容，带着无比的骄傲和自信，居高临下地看着有角的少年。

“你打算怎么对待她？”ICO此时心中已毫无惧意，昂首向前走近黑影女王。

“放弃吧，已经太晚了。我已时日无多，Yorda必须继承我的意志。”女王说着简单的话，内容却让人震惊，“如你所想，她会成为我的‘魂之器’，当她醒来的时候，再也不会记得你的事了。”

仿佛想要结束谈话一般，女王站起来：“好了，可以放下你的剑了，这也是Yorda所希望的。”

女王的话让ICO心中震惊又诧异，少

年慢慢低下头，回想着Yorda和自己走过的一路。

自己的命运，Yorda的命运，仿佛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好的。

那么现在自己还能做什么？

自己能为Yorda做什么？

本已松懈的精神因为想到那张让自己永生难忘的面容而紧绷，少年猛然抬起头！

封印之剑挥起，砍向女王！

“嘭”地一声，一股冲击波将ICO彻底弹飞，飞落至大厅另一端的角落。

汩汩鲜血自少年的头上流下，奇怪的双角竟因这股力量断了一只。

女王的面容瞬间变得冷酷无比，高声喝道：“原来你是个坏孩子……那就去死吧！”

强大的黑影笼罩整个大厅，女王的力量强大而恐怖。在大地的剧烈震颤中，ICO挣扎着爬起来。

“Yorda不是你的容器！”

手中的剑形成一道小小的结界，将少年的瘦弱身躯彻底护住。女王的力量一次又一次袭来，一次又一次失败。

岁月终究是在黑影女王的身上留下了痕迹，每次女王发动黑暗力量，都要喘息片刻。ICO站在封印之剑背后小心等待着，计算着。

只要拿着封印之剑，女王就不能奈何自己。

举剑冲到女王面前，ICO奋力斩出一剑。

黑暗护罩聚在女王身体周围，封印之剑被弹飞远处，女王趁机就要施展黑暗力量，ICO迅速一个翻滚躲到石柱背后。

捡起封印之剑，少年再冲向女王。

“没有用！”

女王的结界强大坚硬，再一次攻击依然无效。

“Yorda不是你的容器，她是我的好朋友！”

ICO不断在大厅里捡起封印之剑，不断冲向女王。

这一切宛如一个固执的少年，用行动发出反抗的呐喊。

如果一切都是命运安排，ICO依然选择抗争。

不管是为了Yorda，还是为了自己。

抑或，为了两人牵手的信任。

……

女王的衰弱超过ICO想象，无数次的反弹和攻击之后，那层恐怖的结界终于消失，少年手中的利剑稳稳插入女王胸口。

——这世界上许多事仍可改变，不是吗？

觉得难以置信的女王低头看了看胸口的剑，又看了看ICO，艰难地说道：“即使你杀了我，那孩子还是不能离开城堡……”

下一秒钟，女王身体绽放出夺目的光华，将ICO冲飞出去。少年的身体被吹至大厅墙壁，重重撞在石壁上。仅存的一只独角也因这撞击断裂了。

ICO昏迷之前最后想到的，是Yorda不会继续变成石头了吧？

城堡因女王的死去而开始坍塌，大地仿佛被神明恶作剧般不停地摇晃，墙壁的瓦砾和碎石簌簌下落。Yorda所在的大厅里，那些长年将祭品变成黑影的器皿纷纷发出夺目光彩，无数道电流蜿蜒而出，集中在Yorda的石像上。

渐渐的，Yorda变化了，却不是从石像恢复，而是变成和那些黑影一样的存在。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Yorda知道自己命运的时刻已经来临。少女站起身，

没有任何犹豫地跑向王座大厅，跑向昏迷的ICO。

ICO躺在大厅里没有醒来，Yorda靠近ICO，低头温柔地抚摸少年断角的位置，心中充满了宽慰和惆怅。

城堡就要消失了，自己恐怕也就要消失了吧？

那个时候，眼前这瘦弱的少年曾经跟自己说过“我就在这里”。

——你在那里吗？

抱起昏迷的ICO，Yorda朝着城堡最下方走去。地面在她身后断裂，墙壁在她两侧崩坏。Yorda的脚步坚定，就好像ICO拉着她时那般坚定。

路很短，Yorda宁愿这段路再长一点。把ICO放在小船上，一团漆黑的少女终于第一次对着少年说出了他能听懂的话。

“再见。”

用力推动小船，小船载着失去双角的少年缓缓离开古堡，渐渐远去。

那些信赖，那些温暖，那些勇气，那些同行的点点滴滴，如流水一般在Yorda的心中淌过。

一首温柔的古老歌谣在Yorda的心中慢慢唱起，为ICO送行。

Ye Islands bathe in the sun's bright rays
阳光沐浴下的独岛
Distant tales wear a shroud of grey
朦胧遮蔽中的遥久传说
One holy breeze whispers in the trees
拂过树叶的微风圣洁低语
So lays ancient history
如此静卧于封尘历史
Fleeting memories rise from the shadows of my mind
脑中幻影化为碎片飞逝了记忆
Say no more worry, endless corridor
无尽的回廊啊，不再有焦急
Say no more worry, hopeless warrior
绝望的勇者啊，亦不再困恼

You were there
你在那里
You were there
就在那里

Am I forever dreaming
我是否在做一个永恒的梦
All to the pain that we are feeling
梦见我们正在苦尝的痛
You were there
你在那里
A decision that we all see
做出我们都能看到结局的抉择
You were there
你在那里
Though forgotten the promises that we keep
即使遗忘了所有的誓约

Slaves to our destiny
成为了命运之奴
I recall a memory
我唤醒那段记忆
Sing no more worry, through the secret door
穿越隐秘之扉，不再吟唱苦恼
Say no more worry, for the things in store
心中勇气贮藏，不再诉说焦虑

You were there
你在那里
You were there
就在那里

Happiness and sorrow
无论欢乐与哀伤
Only believing in tomorrow
只剩对明天的信仰

You were there
你在那里
Countless battles we fought in the deep
无尽的战斗中我们愈陷愈深
You were there
你在那里
Though forgotten all promises we keep
即使遗忘了所有的誓约

Ye island bathes in the sun's bright rays
阳光沐浴下的小岛
Distant hills wear a shroud of grey
朦胧遮蔽中的缥缈山岭
The lonely breeze whispers in the trees
拂过树叶的微风孤单低语
Sole key to this mystery
解开这神秘的惟一之径

※ ※ ※ ※ ※ ※ ※ ※ ※ ※

ICO再次醒来的时候，只看见沙滩上白茫茫一片。

远处的城堡已分崩离析，仅存瓦砾堆积在海边悬崖。噩梦一般的献祭终于永远结束。

少年在疼痛和迷惑中慢慢地站直身体。

——自己紧握不放的那个人在哪里？

看不见Yorda，也看不见任何人，沙滩上空荡荡一片。

少年沿着沙滩慢慢行走。想要寻找那个自己最珍惜的身影。

不知走了多久，仿佛梦中的景色一般，一个浅白色的身影映入眼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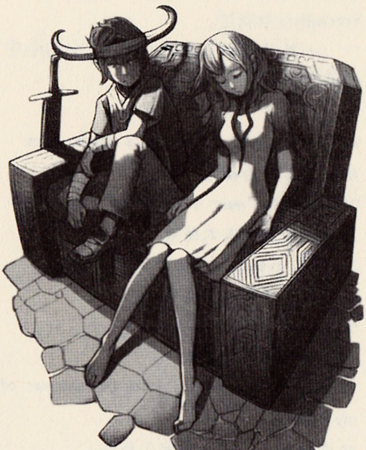
“你在那里，就在那里。”

ICO悄悄走近那个白色身影，低头温柔地注视着Yorda熟睡一般安详的脸。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比这更美好。

不知过了多久，少女的手指轻轻弹动，双眸也慢慢睁开。

这一刻，少年心头如这沙滩一般，洒满了阳光。

完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原著/矢岛さら 译/子云

人物介绍



16岁。塞伊喀鲁特王国客座剑士，剑术高强，待人冷漠，除了玛丽安，几乎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



18岁。出身于塞伊喀鲁特王国克雷斯塔镇的透镜猎人，非常热爱金钱，甚至不惜为钱犯罪。



19岁。菲兹喀鲁特利尼村出身，与祖父和妹妹莉莉丝生活在一起，为人耿直热血，特技是睡觉。



24岁。露蒂的搭档，使用大斧的战士，喜欢可爱的东西，厨艺过人。



菲莉娅·菲莉斯

19岁。史特雷兰兹神殿祭司，在克雷巴姆大祭司手下钻研古代文明，文静而彬彬有礼，对自己的决定非常执着。



皮埃尔·德·夏露狄耶

里昂的守护者，性格有些软弱、自卑。与里昂在一起后，对他非常忠心。



亚托怀特·爱克斯

露蒂的守护者，冷静而温柔的大姐姐。从露蒂出生起便一直和她在一起，关系如同亲姐妹一般。



玛丽安·菲斯德尔

休格家的女仆，因长相酷似里昂的母亲克丽丝·凯特雷特而被雇用，负责照顾里昂，文静而温柔。



狄穆罗斯·戴帕

斯坦的守护者，正义感很强。平时总是喜欢以长辈的身分教训斯坦，但有时比他更热血。



休格·吉鲁库利斯特

里昂·马格那斯的亲生父亲，世界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奥伯隆公司的总帅，对儿子异常冷漠。

她与伍德隆·凯尔宾等人一起，走下了浮游艇。她没有理会玛丽·艾吉恩特和杰露西·托恩担心的目光，迅速将视线转移到了斯坦等人的身上。

（玛丽安……）

一瞬间，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但玛丽安的眼睛却冷漠地移开了。斯坦不禁动了下嘴唇，可突然里昂曾经说过的话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

（是啊……至今为止我一直都在说个不停。）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就连斯坦都觉得老老实实将事实说出来不是件好事。不管怎样，玛丽安是被强行带到外壳的，她应当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如果告诉她里昂的消息，不知会出什么事。

（里昂就是为了她才选择背叛，甚至丢掉了性命……即便如此，你也没有后悔过吧，里昂……）

斯坦盯着玛丽安微微颤动的肩膀，又仿佛安慰似的握紧了手中的守护者——狄穆罗斯，让他不要担心自己会说出真相。

玛丽安说自己会在休格家等着里昂回来，然后便乘上了救生艇。

（就算被当成骗子也无所谓。为了能让玛丽安一直等着里昂，我们必须守护这个世界！）

斯坦望着向地面飞速下降的救生艇，咬住了嘴唇。就在那一刻，露蒂轻轻叹了口气。对她来说，接受弟弟的死是件很痛苦的事。明明知道露蒂是自己的亲生姐姐，里昂却只字未提，而现在的露蒂一定有很多话想和他说。如果里昂能早点儿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也许……

（里昂……）

斯坦在心中呼唤着那个黑发少年的名字。

（你不会油嘴滑舌，不懒懒散散，也从来没有和我亲近过。你封闭了自己所有的感情……）

斯坦总能感到，那双清澈却冰冷的眼睛仿佛一直注视着他。但里昂却独自背负了一切，什么都没有对斯坦说过。

（里昂，很痛苦吧……到底是为什么？你和我们在一起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告诉我吧，里昂……”斯坦就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已永远逝去的生命一样，轻声呼唤着里昂的名字。然后他闭上双眼，让自己感受那个不幸少年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

第一章

淡淡的阳光从窗户中照射进来，身上的汗水也已经干透。

里昂·马格那斯用洁白的手指拨开了贴在前额的头发，长长出了口气。夕阳映着接待室，空旷的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不知为什么，今天剑术训练的对手只有一些空闲的士兵。也许是因为最近公布了可以进出王城的决定，其他的剑士对自己敬而远之吧，里昂的脑海中掠过了这个想法。

“怎么都无所谓……”里昂小声嘀咕着。

『什么无所谓？』一个音调有些高的男性声音从里昂的腰间传了过来，守护者——夏露狄耶的透镜正闪着黄色的光芒。

“没什么。”

『真的吗？啊，我知道了，一定是心里不舒服吧？因为今天的对手净是些无能的家伙。』

“夏露……”

『平时的那些剑士都怎么了？一定是害怕少爷的实力，所以不敢再来了。』

“夏露，说得太多了。”

『可是少爷……』

“嘘……”里昂并不担心没有资格使用守护者的人会听到他们的对话，而是察觉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才打断夏露狄耶的。

“报告！”门被重重地打开，一个塞伊喀鲁特士兵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什么事这么吵？”

“是，里昂少爷……”士兵突然失望而不安地环视着接待室。

“这里只有我。”里昂看着眼前这个完全没有印象的士兵，催促道。

“有密告称已找到被通缉的盗贼了。”

“被通缉的？”里昂抬起头，重复着士兵的话，“所以命令我去处理？”

“……需要有人担任我们的指挥。”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行？不过是几个盗贼而已吧？”

“因为通缉犯非常棘手，已经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跑了几次……”

里昂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嘲讽的笑容：“真是丢脸。”

“……”士兵的眼中充满困惑，他朝门口望去，但令他失望的是，根本没有其他剑士出现的迹象。

“算了。那些家伙现在在什么地方？”

“哈梅兹村。通缉犯在杰诺斯附近森林的神殿中偷窃，并在哈梅兹销赃。现在线人正在给她们灌酒。”

里昂点点头，然后将目光停留在了窗外。太阳更深地没入了地平线，时间已接近日落时分。

（应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通缉犯如果喝醉了，这次的任务也不会有什么难度。

“都是些什么样的男人？”

“不……里昂少爷，盗贼是女人。”

“女人？”一瞬间，里昂的心中充满了不详的预感。

“露蒂·凯特雷特，是个被称为‘守财奴’、‘欲望魔女’，名声很不好的女人……您听说过吗？”

“……当然听说过。”里昂轻轻点了点头。露蒂的坏名声在塞伊喀鲁特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街头巷尾的传闻似乎很夸张，说她是个能翻云覆雨的豪杰，无论什么样的怪物都能徒手打倒。可是从通缉令的特征上来看她也不过是个小丫头。”

“……”

『少爷……』

“闭嘴！”这句话本是里昂对夏露狄耶说的，但把士兵吓了一跳。

“非、非常抱歉！”

“……没什么。好吧，我会去哈梅兹的。”里昂站起身，“事先声明，我一个人

就足够了，这件事不要再让别人知道。”

“是！”士兵给清瘦的剑士敬过礼，便迅速转身离开了。

『少爷……』

“……”

『露蒂难道是……』

“我说过闭嘴了。”里昂皱起眉头，冷冷地说道。

露蒂·凯特雷特……里昂从很久之前便猜想过，她应当就是自己的姐姐。在士兵们聚集的地方，以及御前竞赛时的特别等候室中都贴有通缉令，而且恐怕塞伊喀鲁特的所有重要地区也都一样。

“黑发，体型偏瘦，年龄约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最近经常与使用大斧的女子共同行动，但其同伙的详情不明。”

里昂想起通缉令上的文字，脸上浮现出苦涩的神情。在塞伊喀鲁特，除了极少数国家重臣，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休格·吉鲁库利斯特。如果知道里昂是奥伯隆公司总帅的独生子，周围人的态度会截然不同，因为利用划时代的透镜加工技术，使奥伯隆公司在短短二十年中成为世界级大型企业的丰功伟业是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接近里昂的最佳理由。

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名字是艾米利奥·凯特雷特。凯特雷特是母亲的姓氏，自从里昂懂事以来，从没有自称为艾米利奥·吉鲁库利斯特。虽然休格对儿子的期望很高，但对待他的态度却非常冷漠，里昂只希望自己能快点儿从父亲身边独立起来，将名字改为里昂·马格那斯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不依靠任何人，单凭一己之力生存下去便足够了。除了和惟一一位女性接触时之外，里昂一直将自己的心封闭着。

（为什么露蒂到现在还要用母亲的姓氏？）

里昂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疑问。也许只是觉得名字不能轻易更改，又或者是期盼能与亲人团聚？

（那不太可能……）

里昂轻轻摇了摇头，有个盗贼姐姐也是件相当麻烦的事。一定是根本想不到为掩饰身分而改名这种细节，至少她都不知道还有个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存在。

（我听说自己还有个姐姐时也吃了一惊……）

里昂望着越发昏暗的窗外。就像在刚刚入夜的天空中寻找着残留下来的夕阳一样，他开始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往昔的点点滴滴。

是什么时候呢？

那是得到夏露狄耶，开始进入王城时的事，那么大概是十岁左右。那天是里昂第二次被准许参加例行的御前竞赛，为了再次看到那个战胜名门斯特家儿子的少年，观众们聚集到了设置在庭院里的赛场上。

“今天应该可以冷静下来了。”

在能够听到观众喧哗声的等候室中，里昂在角落里小声嘀咕着，夏露狄耶对此做出了回应：『果然是，之前很紧张吧。』

“什么？”

『有好几次都很危险。』

“闭嘴。”里昂开始在心里寻找藉口。那天，他在观众之中看到了父亲休格的身影。

明明是父子，却从未表现出一丝亲情的父亲因担心而来观看第一次比赛，对于里昂而言，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惊讶，也许“紧张”更合适。不过，忙着去谒见国王的休格也并不打算承认自己看了儿子的比赛。在裁判宣布里昂获胜后，他拼命跟在父亲的身后，在城里的走廊中小跑着。

“有事么？”休格的表情没有一点儿变化。

“比赛刚刚结束。”

“比赛？啊，今天的那场么。”休格用一种完全不感兴趣的语气说道，如果是平时，里昂会转身离开，但今天他却没有。

“……我胜利了。”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里昂鼓起勇气，抬起头向休格汇报。

但休格却只是点了点头：“是吗。我很忙，现在要去晋见国王。那样的报告等你能战胜七将军之后再说吧。”

透过眼镜，一丝冰冷的光芒从休格的眼中闪过，然后就加快脚步离开了。

几天之后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里昂觉得在观众之中看到自己的父亲也许只是错觉。而且就算是休格本人，他想看的也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儿子手中的守护者。

（不管怎样，今天休格没有来吧。这样更好，可以集中精神比赛了。）

里昂心里是这么想的。

“喂。”

肩膀突然被人粗暴地抓住，里昂猛地回过头去。

“最年轻的剑士，今天情况怎么样啊？”两个贵族少年正低头看着里昂，眼中充满了愚弄的神情。

用手抓住里昂肩膀的是之前交过手的斯特：“别着急，我们有事想问你。”

“……什么事？我马上要开始比赛了。”

“知道，不会花你太长时间的。”

“……”里昂毫不掩饰厌恶的表情，坐在了椅子上。

“你是男孩吧？”

“嗯。”里昂毫无防备地回答道。

就好像是在等着这个时机一样，斯特将脸凑了过去：“克里夫这家伙怀疑那天弄破了我披风的里昂·马格那斯究竟是不是男孩……”

“你、你想说我是女孩么！”里昂的脸因愤怒而泛起了红。在上次的比赛中，他确实把斯特的披风撕裂，接着夏露狄耶的利刃便对准了他的喉咙。当时的那种感觉现在里昂还记得清清楚楚。

“看起来可真是个瘦弱的男孩。”斯特旁边的少年叉着腰，笑道。

“当然了。快闪开，我可没时间陪你们闲聊。”

“闲聊？怎么会。我在之前的比赛上看错了，当时还以为你其实是少报了两岁的女孩。”

“……”里昂茫然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究竟在说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应该说‘您’。难道没人教过你礼仪吗？”斯特皮笑肉不笑地朝克里夫使了个眼色。

“没办法啊，母亲死得早，管教他的人长得再像也只是个女仆而已。”

“……”

（是在说玛丽安么！）

里昂也听其他人提起过休格·吉鲁库利斯特雇用了一个长得和他死去妻子很像的女仆。虽然心里涌起一阵怒火，但他还是拼命压制住了。

（这两个人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我所不知道的秘密……）

“虽然你为了掩饰身分而改姓马格那斯，可是我知道，你就是休格·吉鲁库利斯特的儿子。”

“我没想过掩饰。”里昂狠狠地盯着克里夫。

“哦？那么你也不会掩盖在你出生前两年，吉鲁库利斯特家还生下了一个女孩的事吧？那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

“啊，我老爸也说过。当时他们还庆祝了一番，应该不会是私生子。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亲姐姐。”

“我……有姐姐？”里昂突然皱起眉，眼皮垂了下来。

（怎么会……我从来没听说过自己还有姐姐。休格和伦勃朗爷爷什么都没有提到过啊……）

管家伦勃朗曾说里昂是独生子，所以必须要坚强起来。他已经在休格家里工作了很久，如果真的有个比里昂大两岁的女孩，他不会不知道。

“少说废话。你们是想扰乱我吧？”里昂坚定地抬起头，声音却有些颤抖。庭院里的喧哗声越来越大，比赛已经开始，里昂是在第三场出场。

也许是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斯特摇了摇头：“怎么会呢，我们可没那么卑鄙。自己慌了手脚还怨别人，那可不好。加油吧。”说完，斯特带着他的百事通朋友离开了等候室。

“……夏露。”

『……』

面对沉默不语的守护者，里昂又一次问道："夏露，你知道么？"

『……不知道，少爷。』夏露狄耶似乎在思索着，『我之前一直在水上城公国的希坦区沉睡，所以也不清楚具体情况。至少在被带到塞伊喀鲁特之后，并没有听到过类似的女孩的声音。』

"是吗……"

夏露狄耶就像是在戏弄叹着气的主人一样笑了：『你不会是中了那些人的圈套吧？守护者的生死可全都掌握在主人手中。』

"……"这一次，轮到里昂沉默了。

等候室的入口处吵闹起来，剑士们正在和士兵聊着什么。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里昂慢慢站起身。一般来说，只要挥剑他就不会胡思乱想，训练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能心无杂念，对一心只想变强的里昂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只要比赛一开始，就能忘记那些无所事事的贵族少爷们，虽然这么想，但里昂的心里却总有放不下的事。

（父亲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里昂拼命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可怕的事，然后从一群成年人之间穿过，向庭院走去。

终于有机会见到休格·吉鲁库利斯特是在御前竞赛后的第四天深夜。虽然休格很少亲自前往奥伯隆的分公司，但也经常因会议或视察工作而不在家中。不过这样的事他是从来不会对里昂说的。

"休格先生。"

休格正在慢慢品着饭后的红茶，看到儿子走进饭厅，他突然狠狠地瞪大了眼睛。

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里昂看了看站在墙边的玛丽安·菲斯德尔。她也正担心地望着里昂。

"怎么回事？"休格重重地将杯子摔到桌子上，用十分不满的声音质问着里昂，"昨天我去晋见国王的时候，被德莱顿狠狠地奚落了一顿，他说你在比赛时走神了。"

"……非常抱歉。但是，我获胜了。"里昂咬紧了嘴唇。由于一直想着不要在意斯特和克里夫的话，他在挥动夏露狄耶时出了错。如果使用的是普通的剑，那便是场必败之战。

"对手不过是个从阿尔梅达村出来的普通士兵！都是因为你陷入苦战，那家伙现在已经是下任小队长了。"

"休格先生，有件事想问一下……"

"什么事？"父亲打断里昂的话，眉毛神经质似的挑了起来。仅仅如此，就足以让里昂产生逃跑的念头了。

"……我……是不是真的有个姐姐？"

"嗯。"回应他的是玛丽安。

“不要多嘴，出去！”

“是，十分抱歉……”玛丽安被狠狠地盯着，她立刻捂住嘴，连餐具都没有收拾便离开了。

“姐姐吗？是有一个，她叫露蒂。”休格就像是在回忆刚刚吃过的饭菜一样，面无表情地说道。

“她……死、死了么？”

“你说什么？”休格的眼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神情，“虽然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不过你似乎认为是我杀了她吧。但事实并非如此，露蒂只是被扔掉了。”

“扔掉？”出人意料的话语让里昂大吃一惊。他想起在学习的间隙，伦勃朗爷爷会给他读画册，里面也有一些抛弃孩子的故事。但是在故事里，被抛弃的孩子往往都会被收养，而且如果不是贫穷至极，谁也不会扔掉自己的孩子。

“是克丽丝——你的母亲抛弃了她，应该说是抛弃了你们。”

“……什么！”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露蒂是被克丽丝抛弃的。”

“……”里昂就像被人狠狠地打了头一样，两腿发软。

“不要慌张。连这样的事都接受不了，还能有什么作为。”

“……对不起。”里昂用麻木的头脑拼命思考着。

（母亲到底为什么要扔掉自己的孩子？）

但在想出答案之前，休格再次打击了他：“顺便再告诉你克丽丝究竟是为何而死的吧。”

“伦勃朗爷爷说……母亲是患了重病……”

休格突然大笑起来：“克丽丝是因你而死，因为生了你，所以她才会死。这就是真相。”

“……”

休格看着一言不发，颤抖着肩膀的儿子，只是用下巴示意他赶快离开。

透过羽绒被，能听到轻微的敲门声。但里昂依然只是蜷缩成一团，一动也不动。

“艾米利奥，睡了吗？”

接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里昂从被子里钻出来，在黑暗中深深吸了口气。放在桌子上的夏露狄耶好像要说些什么似的。

“想说什么？”

『没什么……不过这样好吗？刚才是玛丽安吧，她是担心之前的事才过来的。』

“我知道。”里昂从床上坐起来，突然很不可思议地觉得自己的内心竟如此空虚。姐姐的事的确给了他不小的打击，可是无论是姐姐还是母亲，对里昂来说原本

都是从未存在过的亲人。事到如今再去问她们究竟是如何离开，也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夏露，传言这东西有时确实真实得可怕。”

『谁知道呢，不过这次倒是事实。』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另一个传闻——玛丽安是因为长得像克丽丝才被雇用的——也应该是真的。

（父亲还爱着母亲，所以才会雇用玛丽安。母亲是因我而死，所以父亲才会对我这么冷漠……）

在休格的卧室里挂着克丽丝的肖像画，床边的台灯旁也有张用小镜框镶起来的画，这些里昂都见过。那个镜框被布包裹着，可以向两边展开，折叠起来的话放进旅行包也不会占太多的空间。奥伯隆公司成立之初，休格会在世界各地奔波，镜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制作的。无论是黑发还是温柔的神情，玛丽安都确实很像克丽丝。

『少爷，你父亲说你母亲抛弃了姐姐，一定是有原因的。』

“……”

（父亲没有说一句谎话，就好像是平淡而毫无感情地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在父亲面前失态，实在是颜面尽失。

“我太软弱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不会再慌乱，下次的比赛我一定要赢得干脆利落。”

『希望如此，不过你也不要太勉强……』

“我不会勉强自己的！”里昂大声叫着，又把自己藏进了被子里。

夏露狄耶的叹气声轻轻飘荡在黑暗之中。

到达哈梅兹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根据卫兵的报告，露蒂一行人还没有从旅店出来。线人华尔特给她们灌了不少酒，现在应该还在睡觉，里昂一边跟着带路的卫兵，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不一会儿，旅店出现在他眼前。

“真吵啊。”

入口处，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塞伊喀鲁特士兵正团团围着一个大呼小叫的青年。

“要说多少次你们才能明白！露蒂不知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据说，这次露蒂·凯特雷特的同伙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他就是其中之一么……）

在青年肆意生长的金色长发之间，能看到睡觉时压过的痕迹，大概是得知被包围后慌忙起来的缘故。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子的女性。里昂迅速躲在旅店的门外，从门缝中偷偷观察着里面的情况，那个女人手中正拿着一把大斧。

（不是她。）

旅店里还有另一个人，但由于她站在正不断挥动着双臂的青年身后，里昂有些看不清楚。

“我确实把露蒂从神殿的陷阱里救了出来，可如果她是坏人，我就不会那么做了啊。”在塞伊喀鲁特士兵的包围下，青年向后退去。

那个人的身影显现出来，里昂只看了一眼，便确定她就是自己的姐姐，接着又紧张地将视线移到了身边的士兵身上。

“怎么了？里昂少爷？”

“没什么。”所有在场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他们是姐弟。“那个就是露蒂·凯特雷特吧。”

“对。”

“通缉令上没有提过那个男人。”

“我们也没有相关情报，只听线人华尔特说他是保镖，大概只是个花钱雇佣来的人吧。”

“更像是个白痴。”里昂看着依然不知疲倦地试图说服士兵的青年，皱起了眉头。

“所以说，大家都先别动手，让我们把话说清楚。露蒂只是在和别人研究神殿里的宝物而已。”

“斯坦，闭嘴！”露蒂突然站了出来，但那些士兵的行动更快了一步。

“真是厚颜无耻。不可原谅！”

“上，把他们都抓起来！”

前面的几个士兵边七嘴八舌地吵嚷着，边拔出剑，朝露蒂等人发起了攻击。

“小心，玛丽！”露蒂对手持大斧的女性说完，也做好了迎击的准备，而剩余的士兵已经将三人团团围住。

（斯坦和玛丽么……）

正在里昂打算继续观战时，被称为斯坦的青年为保护露蒂和玛丽，站到两人前面，同时拔出了剑。迎着朝阳，剑身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那是！）

“里昂少爷，我也一起去！”

里昂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士兵，他眼里看到的，只有斯坦手中的那把剑。

（是守护者，不会错！）

他想起最近飞行龙露米娜号被怪物袭击的事件。

（守护者应当就在那上面，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个叫斯坦的人……）

天地战争时期，地上军成员的人格投射在了守护者上，而守护者在全世界只有六把。对于没有特殊资质的人来说，它们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武器而已。

简陋的铠甲不停晃动着，斯坦为避免杀害士兵，一边小心地避开要害，一边不断将他们打倒。

“哦，有意思。”

但下一刻，里昂再次瞪大了眼睛。

“守护者！”



『没错，少爷。』

“实在是太有趣了。”自从里昂知道自己还有个姐姐，已经过去五年。五年中，他早就对此冷漠了。虽然一开始确实很惊讶，但渐渐地他便不再去想那个被抛弃的孩子。所以听说姐姐依然使用母亲的姓氏，而且胡作非为时，里昂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情。一个幸免于曝尸荒野却成了盗贼的人怎样都与自己无关，至于被抛弃的理由，时至今日早就是无所谓的事了。但如果她是守护者的主人，那就不一样了。

『有趣是指什么？』

“等着瞧吧。不过，你不要说多余的事。”里昂又将目光投回到正慢慢靠近士兵的斯坦。

“现在总该听我们把话说完了吧。”斯坦轻轻歪着头，用一种很温和的目光看着躺在地上的士兵。

“你……”士兵狠狠地咬住牙，挣扎着想从地上站起来，但身上却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真是不像话，我都看不下去了。”里昂从门外走了进来。

“……里、里昂少爷！”士兵们赶快忍痛为年轻的剑士让开一条路。

“都让开，我来对付他们。”里昂抬起头，紧紧盯着斯坦。透过窗户围观的客人和旅店服务员全都避开了他的目光。“毫不知情就想维护正义？你是哪儿来的白痴？”

“谁是白痴！我叫斯坦·艾露隆。”

面对青年的反驳，里昂拔出夏露狄耶向他靠近过去。这一次，轮到露蒂大吃一惊了。

“等等，那家伙手里拿着的难道是……”

斯坦和露蒂的守护者同时惊叫起来：『夏露狄耶！』

『夏露狄耶！是我，亚托怀特！』

『……』可夏露狄耶却依然按照里昂的指示保持沉默。

“除了狄穆罗斯，现在又多了一把守护者。”露蒂用舌头舔着嘴唇，贪婪地盯着狄穆罗斯和夏露狄耶。

里昂觉得，姐姐的目标是斯坦的守护者。

“你是什么人？个子不大，难道是他们的头？对我这个温柔善良的透镜猎人出手，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是塞伊喀鲁特王国客座剑士里昂·马格那斯。”里昂一边在心中嘲笑着所谓的“温柔善良的透镜猎人”，一边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两把守护者真是走运，我要把它们一起带回去。守护者之间的战斗会是什么样？我一直都想试试。”

斯坦有些生气地举起了狄穆罗斯。

“看到你那张自大的脸就不爽！我会让你后悔的！”露蒂把斯坦拉到后面，自己则冲了上去。

夏露狄耶仿佛试探似的和狄穆罗斯、亚托怀特碰撞、摩擦着。

（哼，果然不一般。）

“游戏到此为止了，准备好吧！”

『等等，夏露狄耶！』虽然狄穆罗斯大声喊叫着，但里昂却依然挥动着守护者，向露蒂等人发起了攻击。

紧接着，几人连说“疼”的时间都没有，便倒在了地上。

『斯坦！没事吧？』

『露蒂，快醒醒！』

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被扔在地上，而主人并没有回应它们的喊声。

“哼，一群白痴。把他们带回达利尔杰伊特！”里昂只是冷冷地盯着躺在地上的斯坦和露蒂……

从谒见大厅中离开后，里昂终于松了口气。虽然只是向塞伊喀鲁特国王汇报在哈梅兹抓到盗贼并带回两把守护者，但他却显得异常兴奋。原因里昂自己当然知道，因为休格就站在德莱顿将军身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透镜加工技术，现在的休格对塞伊喀鲁特和国王来说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里昂和父亲在王城里见过几次，但今天这种情况却很特殊。第一次问过姐姐的事之后，父子二人便再没提起过这个话题。不过，休格也不可能没听说过露蒂·凯特雷特的罪行。

“已抓获通缉犯露蒂·凯特雷特及其同伙，现正关押在地牢中。”里昂一边向国王汇报，一边偷偷地观察着休格，但奥伯隆公司的总帅脸上却没有一丝表情。

“把他们带上来。”

“是。”里昂恭恭敬敬地施过礼，便离开了。

刚刚走上通往地牢的楼梯，里昂就听到姐姐露蒂的大呼小叫：“快放我出去！到底要关到什么时候啊？”接着传来的是敲打铁栏杆，也许是用脚踢的声音。

“太狼狈了。亚托怀特也就算了，为什么把钱也拿走？那可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快还给我！斯坦，你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也不说。喂，有没有人啊！”

走下楼梯后，里昂来到地牢门口，露蒂等人就被关在正对面的牢房里。

“啊，是你！”一看到里昂，露蒂便生起气来，“我们在哈梅兹被你整惨了！”

斯坦也跟着走过来，只有玛丽似乎很悠闲地坐在角落里。

“你……”斯坦紧紧抓住铁栏杆，用很强硬的视线盯住了里昂。

“怎么？有怨言去和国王说吧。”

“……你真强！”

“啊？”

斯坦傻笑着，眼里闪着光：“怎么才能变得和你一样强？”

“……”

看着表情僵硬、无言以对的主人，夏露狄耶笑了。

“在大自然之中成长起来的人可真是胸襟宽广。”露蒂指着斯坦，嘴角略带讽刺

地向上扬了扬，“这家伙是菲兹喀鲁特利尼村出身的乡巴佬……”

“出来。”里昂叫过守卫，打来了牢门。

“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我没必要回答，闭上嘴快走。”他完全没有看露蒂的眼睛，便迅速离开了。

“哇，真豪华！”看着几乎让靴子陷进去的毛茸茸的地毯和嵌着金边的窗帘，斯坦兴奋地叫着，里昂感到有些难堪。虽说是王城，但连建筑风格都不知道，还对装饰、艺术品大惊小怪，也确实很让人无语。露蒂当然也很认同将这个乡巴佬当成白痴的观点。

“哇！这里就是塞伊喀鲁特的王城啊！”即使进了谒见大厅，斯坦依然显得十分兴奋。

“你还真能高兴得起来。”露蒂用手肘戳了戳他。

“不许在国王陛下面前放肆！”塞伊喀鲁特王国七将军之一的格斯塔夫·德莱顿大将军喊道。

看到放置在王座前的两把守护者时，露蒂也大叫起来：“啊，亚托怀特！”

“狄穆罗斯，你没事吧？”斯坦当然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德莱顿皱起眉头，故意干咳了一声。一直都饶有兴致地看着周围的玛丽直到这时才抬起头注意到他。竟然会有这么心不在焉的犯人，德莱顿不禁暗想。

“我说了不得放肆，你们以为自己是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的！”

“快把亚托怀特还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狄穆罗斯！”

“你们就不能安静下来么！”德莱顿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在王国管理的遗迹中偷窃，还在村子里胡作非为，你们等着接受裁决吧！”

“怎么会这样……”听到将受到裁决后，就算是露蒂也不禁大惊失色。

里昂盯着表情不断变化的姐姐，然后又忍不住偷偷看了看休格。

（他的眼神为什么会这么冷漠！）

就算是亲生女儿，休格的眼中也没有透出一丝爱或恨的感情。第一次问起姐姐的事情时，里昂认为父亲是在克制自己的感情，但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

“还有你！”

听到德莱顿的声音，里昂一下回过神来。

“啊，是我吗？”斯坦挠着头。

“狄穆罗斯原本是我国由菲兹喀鲁特回收的物品，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就算是问我为什么……总之出了很多事。”斯坦把掉进湖里，之后和狄穆罗斯订立契约的事含含糊糊地描述了一遍。

“不要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德莱顿狠狠地盯着表达不清的斯坦，“把飞行龙坠毁的事也一并说清。”

“麻烦了。”露蒂小声嘀咕着，“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当成罪犯。”

“什么！那可糟了！”

“白痴，别叫那么大声！”

“请听我说一句。”正当斯坦和露蒂吵闹时，休格走到了国王面前。

“你想说什么，休格？”国王问道。

“这些人虽然品行不端，但却能够使用守护者，他们拥有很宝贵的资质。如果现在就量刑，是不是为时尚早？”

休格与德莱顿的意见相左，让他感到非常愤怒：“但是那样就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了！”

“报告！”一个塞伊喀鲁特士兵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史特雷兰兹神殿遭到袭击！”

听到这句话，塞伊喀鲁特国王一下子紧张起来：“你说史特雷兰兹神殿？”

“陛下，到底出了什么事？问题似乎很严重……”看到国王从王座上站起身，休格不禁问道。

“嗯……”

“史特雷兰兹神殿很重要么？”

德莱顿的追问终于让国王开了口：“那里……实际上保存着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

“哦？”休格眯起眼睛，“难道是……‘神之眼’？”

『神之眼！』被放在地上的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惊呼道。里昂当然能听到它们的声音，而夏露狄耶则依然沉默着。

“狄穆罗斯怎么那么慌张？”

“谁知道……”

斯坦和露蒂相互对视着，然后不解地耸了耸肩。

“休格……你知道？”

“我的本职是考古，因此只是推测而已……”休格含糊地回答道。

“神之眼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吗？”在场的人当中仿佛只有自己一无所知，让德莱顿有些生气。

“曾经将世界卷入巨大灾难中的罪魁祸首。王家的训诫之一便是‘不要让神之眼再现于世’。”解释完之后，国王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么应该立刻派遣调查队，指挥请交由我负责。”

“请等一下。”休格打断了德莱顿的话，“将军阁下是国之重臣，不应轻举妄动，否则会让国民感到不安。”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再次被休格泼了冷水，德莱顿越发恼火。

“应该让其他的七将军……不过他们现在都有任务在身。”

“难道这里就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么！”德莱顿看着周围执勤的士兵。

“请问……能不能让我们去？”斯坦举起了手。

“你说什么！”

“如果碰巧没有合适的人选，请一定让我们去。”看着将军瞪得几乎掉出来的眼睛，斯坦继续说道，“我无论如何都想要立功，成为塞伊喀鲁特士兵。”

里昂终于明白斯坦的想法了。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乡下白痴手上会有守护者也就说得通了。）

这个白痴一心想着有所成就，便偷偷坐上了飞行龙。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和狄穆罗斯相遇的，但推测可能是遭到怪物袭击时碰上了意外。

“闭嘴！你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德拉顿怒吼道，“竟然完全不顾自己的身分地位，还妄想成为士兵！”

“嗯，倒也未必是件坏事。”休格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据说守护者和神之眼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如果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遗产，说不定能起到什么作用。”

“你想让犯人肆意妄为吗！”

这时休格才好像第一次注意到里昂一样，提议道：“让里昂负责监视他们如何？他也能使用守护者。”

德莱顿的脸阴沉下来，仿佛是在嘲笑休格的如意算盘：“说得好像很深明大义一样，其实是想让自己的儿子独占功劳吧。”

“绝无此意，而且现在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嗯……”

看到国王陷入沉思，休格继续加强了攻势：“为防万一，可以在他们身上安置用于监视的装置。我想如果用雷诺尔兹前些天发明的那个东西，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里昂情不自禁地盯住了父亲的脸。他也听说过，在城里拥有研究室的科学家雷诺尔兹最近刚刚完成了一种带有信号发射功能的头饰。

（似乎是能进行远程电击的危险物品……就算是给犯人……难道真的要用么？）

就算不是心脏衰弱的人，被电击可能也有致命的危险，没想到休格居然要给自己的女儿用这么危险的东西……

“也好，事态紧急，这次就采用休格的提案吧。”国王做出决定后，又转向里昂，“里昂·马格那斯！”

“是。”

“就由你带他们前往史特雷兰兹神殿。如果神之眼有什么意外，你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它。”

“遵命。”里昂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斯坦高兴得欢呼雀跃：“我会尽全力的！所以请一定要考虑一下士兵的事！”

不知什么时候也被算进同行行列的露蒂皱起了眉头："这下麻烦可大了，玛丽。"

"肯定会很有意思。"

"你也真是的……"看着从来都是满脸愉快表情的搭档，露蒂叹了口气，然后又追上了渐渐走远的休格，"国王可真是信任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休格盯着露蒂，话说到一半却又停了下来。

里昂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两人，但心却比平常跳得更快。

"我是奥伯隆公司的总帅休格·吉鲁库利斯特。"休格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位精力充沛的小姐，多关照。"

"奥、奥伯隆公司的总帅？"露蒂的惊叫声大得几乎有回音，她仔细地打量着休格，"对我们透镜猎人来说，你可是像神、像父亲一样的存在！真让人吃惊！"

"像神、像父亲可真是……"

当时休格脸上淡淡的笑也许只是里昂的错觉。

"质量好的透镜我们可是会花大价钱收购的，小姐。"

"嗯，拜托了。"

"对了，你和里昂是父子？为什么姓都不一样？"

就在斯坦困惑不解时，雷诺尔兹向众人走了过来。

"哎呀哎呀，让各位久等了。"年轻的科学家总是充满了活力，而里昂只觉得他很难应付。"这么快就能投入到实践中，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实验室我已经准备好了，快来试试吧。"

将众人带到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后，雷诺尔兹开始将头饰安装在斯坦三人的头上，然后又把遥控器递给了里昂。

"试试看。"

按照他的指示，里昂按下了按钮。

"哇啊啊！"斯坦抽搐着被电流击倒在地上。

"这上面装了信号发射器，所以就算犯人逃了也没关系，马上就可以找回来！"

"真是的，为什么要给我们装上这么阴险的东西！"露蒂一边扶起斯坦，一边狠狠地瞪着里昂，"要出发的话，先把亚托怀特还给我！"

"还、还有狄穆罗斯。"斯坦整理着被电得倒竖起来的头发，低声抗议道。

"守护者应该被送到休格先生家了，会还给你们的。"

"你可真是奇怪。"露蒂揉揉鼻子，边笑边看着里昂，"竟然把自己的父亲叫休格先生。"

"不想尝电击的滋味，就快走。"里昂晃动着手中的遥控器，露蒂马上安静了下来。

"走吧。"

（去史特雷兰兹神殿么……如果神之眼有什么意外，这次可能要出门很久了……玛丽安现在在干什么呢？）

里昂在心中暗暗想着。

第二章

里昂带着斯坦等人回到家时，已经过了黄昏时分。虽说只是形式上，但还是需要办理释放犯人的手续，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休格家的大房就仿佛飘浮在暗夜之中一样，而毫不吝惜地点燃着的照明灯将周围照成了一座不夜城。

“您回来啦。”迎接里昂的是管家伦勃朗，并不是玛丽安。“休格先生已经回来了，现在正在二楼等着。”

（仅此而已么……）

里昂苦笑着，玛丽安肯定是被休格命令干这干那了。

“听说您被国王委任新的工作了，最近可真是活跃，小少爷。”走在楼梯上时，伦勃朗回过头来说道。

“不要叫我小少爷，我已经不是孩子了。”里昂慌忙责备道。

“哦？小少爷……”跟在后面的露蒂阴森森地笑着，“真不愧是奥伯隆公司的公子，成长环境果然不同凡响。”

就在露蒂嘲笑他的时候，里昂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

“呀啊！”虽然不是强电流，但露蒂还是大叫着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少说废话。”

“露蒂，没事吧？”斯坦好像抗议似的看着里昂，然后把露蒂扶了起来。

一阵让人不寒而栗的沉默在众人之间飘动着。

“几位客人请不要介意。”管家的白发摆动起来，脸上带着抱歉的神情，“里昂少爷会故意与他人疏远。”

“什么事这么吵？”休格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

“非常抱歉，休格先生，我回来了。”

休格没有说话，只是扬了扬下巴，示意自己的儿子到客厅等着。

二楼的客厅不是很宽敞，奥伯隆公司的全体会议会在一楼的大厅召开。但这里的客厅附带一个开放式厨房，可以供应一些简单的食品。带着斯坦等人进入客厅的里昂看到玛丽安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众人坐好之后，玛丽安将刚刚沏好的浓香四溢的茶以及刚出炉的点心放在了嫩绿色的桌子上。

“玛丽安，把东西拿过来。”

休格使了个眼色，玛丽安立刻会意，将装着守护者的袋子拿了过来，轻轻放在桌子上。

『怎么现在才来！』

“这算什么话啊……”斯坦想都不想便回应了狄穆罗斯。

“这个味道不错，要不要尝尝？”玛丽轻轻碰了碰他，然后把装着点心的盘子

推到他面前。

“哦，我也要。”露蒂马上拿了两、三块。

“里面放了什么？”玛丽悠闲地问玛丽安——不过如果她能听到狄穆罗斯的声音，大概就不会这样了。

“这种点心里加入了磨碎的杏仁，那种使用了桔子啤酒和利口酒。”

“原来如此，下次我也来试试。”

『我说，你们别闲聊了。』

『狄穆罗斯，冷静点儿，大家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随便怎样都好，反正我没说过要去史特雷兰兹神殿。是他们擅自决定的，只会给人添麻烦。”露蒂把抓在手里的点心塞进了嘴里，“我可不想替谁跑腿，别小看了我露蒂。”

一直沉默着的休格打量着亚托怀特和露蒂，然后打出了一张王牌：“二十万，怎么样？”

“啊？”露蒂的嘴立刻停了下来，眼睛瞪得大大的。

“任务完成之后的报酬，把这次的事当成工作，就能接受了吧？”

“再、再说一遍……”

“二十五万。”

露蒂一下把点心吞了下去：“嗯，给这么多的话，那就……成交吧。”

『刚才的气势到哪儿去了……』

『我真是把她培养成了个了不起的孩子……』

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无奈地叹着气。里昂从他们的口气中判断，露蒂成为亚托怀特的主人，应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斯坦想成为士兵的事我也会向国王进谏的，所以我等着各位带回好消息。”

“明白！请交给我们吧！”斯坦激动得几乎要抓住休格的手了。

“我对你们很有信心，那就拜托了。”微笑着的休格总让里昂感到有些别扭。

（可真是积极……虽然知道他是为讨陛下欢心才担心神之眼的。）

休格也许是想进一步扩大足以匹敌国家预算的奥伯隆公司吧。

谈话之时，夜幕早已降临。众人暂时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里昂独自坐在图书室里，调查着神之眼的相关情报。

“……没有什么新发现。”

『不过还真是出人意料。』夏露狄耶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图书室中。

“神之眼被放在史特雷兰兹神殿里？”里昂合上书，问道。

『不，也许正相反。神殿可能是为了保存神之眼才建造的……我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亚坦摩尼神。』

“原来如此。”里昂认为，前人所编造的宗教在后人眼里也许已经成了事实。

『我所说的出人意料，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神殿，可竟然有人会专门袭击史特雷兰兹。总之今天还是早点儿休息，明天还要早起。』

“嗯……”

里昂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然后收起了桌上的书籍。

里昂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卧室。

“艾米利奥。”在楼下收拾烤箱的玛丽安正微笑着看着他。不过很快，她的脸上便闪过了一丝愁云：“怎么了？”

“没什么。”

“你看上去好像有点儿累……还是担心明天的工作？”

里昂并没有回答，只是坐在了放置在角落里的供女仆们休息的椅子上。从小时候起，那里便是他的专用座位。“你怎么还在打扫？让其他女仆来做就行了。”坐下的一瞬间，里昂又变成了希望能被玛丽安注意到、有些任性的孩子。

“没关系，刚才是我在用厨房，觉得你可能快来了。”

“……”从刚才起，就有一股焦糖和香草的香气飘散在厨房中。里昂轻轻仰起头，开始四处张望。

桌子上，有一个布丁和各种切成小块的水果一起放在玻璃容器里，在淡淡的灯光下就仿佛宝石一般光鲜亮丽。

“原来是布丁。”找到香气的来源，里昂故意有些冷淡地说道。

“要尝尝么？”

“嗯……也好。”

玛丽安一边擦拭着洒在柜子上的水，一边温柔地笑着。里昂用旁边的勺子盛起布丁，送到了嘴边。嫩滑的焦糖轻轻在口中流动，几乎要融化一般。里昂细细品味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玛丽安，你还记得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事么？”

“嗯，当然记得。”玛丽安注视着发出声响的水壶，点了点头，“是在这里担任女仆长的伯母叫我过来的。”

“我差点儿在楼梯上撞到你。”

“是啊，好危险。”她把红茶放进温热的茶壶中，又耸了耸肩。

（那天我第一次被允许观看御前竞赛，心里有些浮躁，所以才会从图书室逃跑。）

都是些已然反复回忆过无数次的事了。为了再次体会当时的感觉，里昂又想起了那天楼梯上有些阴冷的空气。后来他得知，玛丽安是为了把母亲卧病在床的消息告诉伯母，才到家里来的。当时里昂正在学习，但想到第二天的比赛，他就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于是就从图书室里逃了出来。他被负责教书的管家伦勃朗追着，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去，就是那时差点儿和玛丽安撞上。

“呀！”

其实里昂当时非常想向她道歉，但一想到伦勃朗，他便一言不发地跑向了门厅。里昂似乎觉得女仆长说了些什么，不过他根本没心思去想那些。在走廊的转弯处，他刚巧碰到了休格。

“休格先生！”

父亲最讨厌里昂在家里跑来跑去。

（要挨骂了……）

里昂想都不想便停下脚步，身体微微蜷缩起来，但不知为什么休格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朝着他刚刚跑来的方向走去。

（他没有注意到我？）

与其说休格是在考虑事情，倒不如说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什么东西吸引了。里昂还从没见过这样的父亲。他一下子把身体靠在门厅的墙上，静静地听着里面的动静。首先传来的是伦勃朗和女仆长的声音，休格似乎还在楼梯下面。接着，休格低沉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刚才在院子里？”

“哎？”

“我问刚才在院子里的人是不是你。”

“是、是我。擅自闯入您的院子里，真是抱歉。”道歉的大概是刚才险些撞上的那个女孩。

（她刚才在院子里被休格先生看到了么。）

“我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可真是……”片刻的沉默之后，休格出人意料地以一种很温和的口气说道，“让她带些东西回去吧。”

“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女仆长用尖锐的嗓音反反复复道了几次谢。

突然一个穿着印有“OBERON”标记的男人走了进来，注意到里昂后，他笑容满面地打起招呼：“哦，艾米利奥小少爷，在这儿干什么呢？”

里昂猛地回过神，从门厅跑了出去。

从第二天起便可自由出入塞伊喀鲁特王城的里昂暂时沉浸在了剑术的练习之中。在他完全不知道女仆长已被调到菲兹喀鲁特支部的情况下，某天休格突然带来了一个新女仆。虽然家里有几十个女仆，但直接带到里昂卧室，介绍给他的，却是第一次。

“少爷，下午好。我叫玛丽安·菲斯德尔。”

“啊，你是之前的……”里昂还清楚地记得险些在楼梯上撞到的那个女孩，尤其是她那乌黑亮泽的长发和温柔的大眼睛。

“嗯，之前我们见过。”她的眼睛弯弯的，里昂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至今为止，可能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他笑得这么灿烂。

“从今天起玛丽安就负责照顾你，不要给她添太多麻烦。”

“……啊，是。”慌忙向休格点头的里昂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一个遥远的梦中。

休格轻轻拍了拍玛丽安的肩膀，转身离开后，里昂才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看着她。这个女孩穿上早已看惯的女仆装，总觉得有些怪异。

“这里就是少爷的房间吗？”玛丽安规规矩矩地看着桌子、床和书架，“以后就由我来整理了。”

“啊，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收拾……”里昂开始慌慌张张地收拾起摆在桌子上的书籍。

“没关系，放在那里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玛丽安说着，又问里昂晚饭想吃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大家吃的都一样。”

“以前是那样。艾米利奥少爷，你不喜欢吃肉、鱼和蔬菜吗？”

“……”里昂的脸红了起来。

“那时艾米利奥还小，很挑食。”玛丽安往洁白的杯子里倒入红茶，然后放在了布丁的旁边，“不管做什么给你，都会剩下。就算把材料切成小块放在蛋包饭里也是一样。”玛丽安回想起当时的事，不禁笑了出来：“两年前死去的母亲也夸我厨艺好，不过那时真的没什么自信了。”

“抱歉，玛丽安。”里昂满是歉意地低下了头，“玛丽安做的东西确实很好吃，只是我吃得太少了……”

“我知道。”玛丽安每次必然会亲手为里昂制作饭后甜点。

在那之前，很少有人给里昂甜食吃。大概是因为家里基本以成年人为主，而且母亲也已离开人世。听其他女仆说，就算给里昂从达利尔杰伊特名店里买回的东西，他也基本不吃。塞满了水果的派、使用黄油和奶油的幕斯、香浓的巧克力蛋糕、加入了干果的蛋塔，当听说这些都是玛丽安亲手制作的甜点时，里昂却把它们吃得一干二净。

“把饭都吃了就有甜点哟。”玛丽安每天都会做不同的甜点，里昂的饭量也一点点大了起来，为了得到甜食，他会把肉和蔬菜吃掉。玛丽安得知里昂最喜欢的甜点是撒了面包屑的香蕉蛋糕和布丁时，他的饭量已经和普通少年差不多了。

“如果不是玛丽安替我考虑营养问题，恐怕我也成不了客座剑士，因为身体可能不太好。”里昂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微笑着。

（开始认真吃饭之后，玛丽安还会为我做甜点……有练习赛获胜的奖励、考试顺利通过的奖励、受伤也不哭的奖励……）

他又开始追忆第一次在休格的房间中看到克丽丝·凯特雷特肖像画的事。有些神经质的父亲讨厌别人碰他的东西，小时候的里昂被严格禁止进入他的房间。但是有一天，他偷偷溜了进去，看到挂在墙上的母亲的肖像画。在画中，母亲微笑着，乌黑的长发和大大的眼睛让里昂有些诧异。

（玛丽安？）

仔细看的话，两人的相貌略有差异，但母亲和玛丽安长得却非常像。

（原来如此……所以休格先生才会让玛丽安来照顾我！一定是这样！）

温热的红茶滑过喉咙，那淡淡的苦味治愈着里昂内心的创伤。

圣诞节的夜晚，餐厅的桌子早已被收拾干净。

“艾米利奥，休格先生今天应该不会回来了，他工作很忙吧。”

“没关系的。”里昂朝玛丽安笑了笑，那绝不是装出来的。就算是他的生日，父亲也很少露面。但一想到今晚玛丽安会陪自己到很晚，里昂就忍不住兴奋起来。

“玛丽安，会跳舞么？”

“哎？跳舞？我……”玛丽安困惑地摇了摇头。

“最近我在城里见到过，伴着音乐跳舞真的很精彩。”里昂站起身，向玛丽安伸出了手。虽然他在舞会上看贵族们跳舞的时间并不长，但应该也能模仿得有几分像。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但如果不抬起头，里昂几乎看不到玛丽安。尽管如此，他还是缓缓踏起了舞步。

“艾米利奥，没有音乐。”

“你来唱歌吧。”

“不要，艾米利奥唱。”

“我不会，从来没唱过歌。”

两人一问一答地说着，身体却先动了起来，奇怪地转啊转，一边笑一边继续乱七八糟的舞步。当他们准备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有东西突然映入了里昂的眼帘。

（那是……）

从玛丽安围裙的口袋里，能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东西。

“玛丽安，那是？”

“哎？啊……”玛丽安慌忙停下脚步，把那东西重新塞回到口袋里。

“那是休格先生的眼镜布吧？”

“嗯？对。休格先生让我把它洗干净，结果给忘掉了，糟糕糟糕。”

“玛丽安，你帮休格先生擦眼镜？”

“偶尔……”

“！”里昂条件反射似的后退了一步，“休格先生绝对不会让别人碰他的东西，就连我也是。”

他并不打算说更多的东西，但玛丽安的脸却一直红到了耳根。

“……只要被命令就得做，这是女仆的工作……”玛丽安用几乎立刻就会消散在空气中的声音为自己辩解着。

从那以后，里昂决定在玛丽安面前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而玛丽安也依然每天给他做布丁吃。布丁是那么甜，就仿佛强力的药物一样，足以麻痹心中的伤痛。

（就算是想哭，我也不会再哭了……也许玛丽安并不知道，每次吃布丁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想哭。）

吃下最后的一口，里昂静静地放下了勺子。

吃过女仆们准备好的丰盛早餐后，斯坦充满了活力："打起精神来！向那个什么神殿出发！"

『你就不能把名字记住吗？』在休格家的前院，狄穆罗斯无奈地说道。

"这里也开着漂亮的蔷薇，真可爱。"玛丽蹲在地上，摆弄着盛开的花朵。

"各位，出发啦！"满脑子只有报酬的露蒂开始催促同伴和一直在门厅磨磨蹭蹭的里昂。

"我还有点儿事，你们等我一下。"

"啊？快点儿。"

里昂并不理会露蒂的怨言，径直走了进去，然后仔细搜寻着每一间开着门的房间，因为那是女仆正在打扫的标志。

"玛丽安！"里昂终于在昨天用过的客厅中找到了玛丽安，他不禁提高了声调。

"里昂少爷，有什么事吗？"

其他女仆正在打扫的声音从走廊对面的房间中传出。

"不要那么叫我，这里没有别人。"

"是呀。对不起，艾米利奥。"玛丽安观察着周围，用里昂所期待的称呼叫着他，"不过你不是出去了吗？"

"可能我最近见不到你了，所以来打个招呼。"里昂说明了自己又折回来的原因。

"就为这个？"

其实里昂很希望玛丽安能来送行，但他却早已过了能将这些话说出来的年龄。

"……会很寂寞的。"

"真是任性的孩子，会被休格先生骂哦。"

"别提那家伙！"听到父亲的名字，里昂的火气一下冲了上来。

"艾米利奥……"

玛丽安用伤心的眼神看着里昂，他突然感到很后悔说了刚才的话。

"不要说那种话。"

"对不起……玛丽安……是我不对。"

里昂低下头，他很清楚，玛丽安知道他恨父亲的其中一个理由。即便自己不在了，玛丽安还有休格，但自己却只有玛丽安。

"你明白就好。"玛丽安平静地说着，里昂也抬起头来。

"那我走了。"

"艾米利奥……"

听到玛丽安的呼唤，里昂回过头来。她的黑发映在朝阳下，格外美丽。

“路上小心。”

“放心吧，没事。”里昂咬住嘴唇，回到了走廊上。

——路上小心。

——放心吧，没事。

里昂的脑海中不断闪过刚刚那些生硬的对话。

他希望她担心自己，也希望她宠爱自己。虽然伤心，但他却不能向前跨出一步。

（玛丽安……）

他讨厌自己还是个每天都在成长中的少年。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走吧。”不等厌烦的狄穆罗斯训斥，里昂便已经迅速离开了家。

“你连句‘抱歉，久等了’都不会说么？”

对于露蒂的怨言，里昂置若罔闻。直到达利尔杰伊特出口附近，他才放慢了脚步。

“我说啊。”终于找到机会的斯坦像是要拦住里昂一样站在了他面前，“里昂，以后多关照。剑术方面我也会向你请教的。”

里昂冷冷地看着伸向自己的手：“……你想干什么？”

“握手。”斯坦傻笑着。

“别弄错了，你和我可不是平等的。”里昂拔出夏露狄耶，指着斯坦说道，“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

猛地转过身的里昂遭到了露蒂的嘲笑。

一行人的目的地是达利尔杰伊特北方的史特雷兰兹神殿。在进入神殿前方的阿尔梅达村之前，里昂就显得有些厌倦了。

『少爷，你好像很累。』夏露狄耶搭话道。

“真是的……和白痴打交道会消耗体力的。”

『是斯坦和露蒂吗？他们确实是你应付不来的类型。』

“也不是应付不来。”里昂否定了夏露狄耶的说法，然后皱起眉头，“只是太烦人而已。”

斯坦一直都精力充沛地走在前面，偶尔还会用鼻子哼歌，让里昂觉得厌烦。但就是这个家伙每次都能用那粗糙的剑术打倒从草丛树后窜出来的怪物，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傻笑。至于露蒂，比起危险的怪物，地面似乎更能吸引她。任何细小的东西都无法逃过她的眼睛，而且她总是在寻找透镜。在斯坦打倒的怪物身上找东西时，露蒂的眼中一直闪着诡异的光芒。

（还有那个叫玛丽的女人……真让人搞不懂。）

里昂看着前方玛丽的背影。刚刚从身边走过时，她的手里似乎拿着几只瓢虫。这个以大斧为武器的女人只要看到花、蝴蝶或者任何漂亮的东西，就会立刻陶醉其中。

一行四人当中，只有玛丽不是守护者的主人。听不到守护者的声音，有时她也就和众人搭不上话，可露蒂那个守财奴为什么要找她做搭档却是里昂所无法理解的。

穿过幽暗的森林，路线改为了从阿尔梅达向东前进。

"从刚才起我就觉得不对劲……"露蒂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人是不是太少了？应该说这里根本没有人。"

"嗯？是吗？"斯坦就好像才察觉到一样。

"你没来过，所以可能不知道，这里是信徒们参拜的必经之路，平时很热闹的。"露蒂突然捂住了嘴，"不会吧……神殿真的遭到袭击了，那……"

"去看看就知道了，快走。"里昂说完，三人点了点头。

神殿附近，吹着一阵诡异的风。

周围一个信徒也没有，里昂在心里暗想，希望只是因害怕怪物而没有人接近而已。没过多久，耸立在神殿最深处的大圣堂便映入众人的眼帘，而那前面是教会以及供信徒休息的地方。

"果然连个人影都没有……"斯坦四处张望，然后叹了口气。

"平时应该有很多神官。"露蒂歪头思考着，有不少神官都是在神殿中生活的。

玛丽正准备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时，她的表情一瞬间改变了："有血的味道……"

"血？"斯坦也开始仔细地闻着。

"我的鼻子很灵，不会错。"

"厨艺也不错。"露蒂嗅着空气的味道。

『总之还是先进去看看吧。』在亚托怀特的催促下，一行人走进了神殿的入口。

能听到流水的声音。

神殿内的装潢统一以蓝色为基调，宽广的楼梯平台旁垂着小型瀑布。

"空荡荡的。"露蒂有些反胃地颤抖着身体，里昂则静静地寻找着除流水声之外的任何响动。

"有人吗？有没有人！"斯坦突然大声叫起来。

『不要大喊大叫的，万一周围有敌人怎么办。』

虽然被狄穆罗斯斥责，但斯坦却没有一点儿退缩的意思："说不定有人遇上了麻烦，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来救援了。喂，有人吗！"

（这个白痴……）

里昂又一次感到厌烦，然后像观察稀有动物一样打量着斯坦。

"嘘。"玛丽把食指放在了嘴边。

"……有人……在吗？"

突然一丝微弱的声音传来，露蒂等人互相看了看。

“……请把门打开。”

玛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那边有扇门在闪光，真漂亮。”

在淡淡的黑暗之中，确实有扇门忽明忽暗地闪着。

“里面有人吗？”里昂谨慎地向门靠近过去。

“有、有人。请帮帮我们。”

里昂认为，那些可能是在怪物袭击时躲进房间里的神官。

（时间紧迫，是不是应该不管这些人，先去找神之眼……）

可斯坦却因门另一侧的回应而兴奋起来：“请放心，我们现在就把门打开。”

正在他准备冲过去的时候，狄穆罗斯突然大声喊起来：『等等，斯坦。这扇门被结界封印了！』

斯坦惊讶地停下了脚步。

『这种感觉……这是由结界石产生的东西，很久以前使用过的一种装置。』

“怎么才能打开？”

『少爷，这附近应该设置了结界石，请把它们全部破坏。』夏露狄耶回答了众人的困惑。

“明白了。走吧，里昂。”

“用不着你说，不要插嘴。”里昂有些生气地盯着斯坦，“听好，分头去破坏结界石。”

（神之眼应该不会放在很明显的位置，看来只有问里面的那些家伙才是捷径。）

狄穆罗斯几人对这个时代依然有人能操控结界石感到十分惊讶。不管怎样，众人还是尽可能快地破坏石头，门也随之打开了。斯坦走进房间，里面大概有五、六个神官早已被吓得脸色惨白。

“我们是国王陛下派来的，已经没事了，放心吧。”

“太好了，终于得救了。”一个看起来地位比较高的人从那群人中间走出来，“我是神殿的主教艾尔兹。”

房间原本是书库，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资料，有几个人正疲惫不堪地坐在地上。

“能告诉我们出什么事了么？”露蒂问艾尔兹。

“神殿的大祭司克雷巴姆突然叛变了！”

据说克雷巴姆还杀害了企图阻止他的玛顿大主教，并将艾尔兹主教等人关到这间房间，之后便离开了史特雷兰兹神殿。

“神之眼呢？”

听到里昂的发问，艾尔兹惊慌得差点儿跳起来：“为什么你会知道那个东西？”

“我们的目的就是确认神之眼的状况，快带我们去。”里昂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只是催促艾尔兹赶快带他们离开房间。

“不、不行！”主教拼命地摇头，同时又在长长的法袍下跺着脚，“那是神殿的最高机密。我不能擅自带无关人士……”

“听好，我有王命在身，你应该明白，现在反抗我的命令究竟意味着什么吧。”里昂有些咄咄逼人地威胁道。

“……”艾尔兹眉头紧锁，片刻思考之后，他似乎下定了决心，“……我明白了，现在就带各位去。”

“高高在上的天神啊……”艾尔兹站在祭坛前，开始大声诵读起来。

里昂等人被带到了大圣堂。圣堂正中放置着亚坦摩尼女神的神像，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让整个圣堂显得庄严肃穆。

“掌管世间万象的真理，由幽暗的寂静中破壳而出的拂晓大海的守护者……听命于我，以女神亚坦摩尼之名，请为我等指引道路。”

不一会儿，祭坛的门就像被磁石吸引了一般朝两边敞开。

“就在这下面，请跟我来。”

『希望平安无事……』

里昂听到狄穆罗斯的声音，又继续跟着艾尔兹前进。

但就在他还站在楼梯上时，主教却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不、不见了！神之眼本该在这里的！”

『太迟了么……』狄穆罗斯有些恼火地说道，亚托怀特也不停地叹着气。

四周飘溢着清冽甘泉的味道。房屋原本是两侧流水的结构，但墙壁和天花板被破坏，水都淌在了地面上。

“这就是放置神之眼的底座？神之眼有这么大？”踩着地上的水走近巨大的底座，露蒂不禁感叹起来。她仔细地看了看，风透过墙壁上的大洞，吹乱了她的头发。

（从底座对面的洞来看，神之眼应当是从那边被抢出去的。）

里昂虽然这样猜测，但究竟是如何将一个直径几乎相当于三个成年人身高的巨大球体运送出去，却让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斯坦，你在看什么？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吗？”玛丽突然注意到斯坦正盯着底座旁的一个女性雕像看得出神。

“嗯，这座雕像很不错。”斯坦指了指雕像。

那是一座年轻女性的雕像。她像在追逐什么一样拼命伸出双手，两条编得整齐的辫子仿佛正在舞动。从身上的法袍来看，应该是神官的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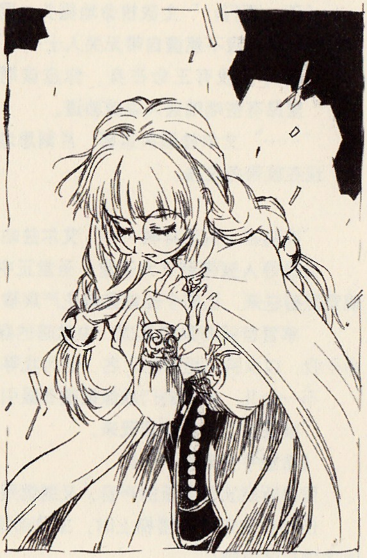
“确实，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你也这么觉得吧？那种恐怖与绝望的表情被相当真实地表现出来，透过眼镜好像还能看到眼睛已经湿润了……看着看着就出神了，真是了不起。”

“没错。不过雕像戴眼镜倒是有点儿奇怪。”玛丽不住地点着头。

“菲、菲莉娅！怎么会变成这样！”艾尔兹从后面冲过来，突然大惊失色地喊

道，露蒂等人也马上聚拢过来。



“什么……难道，是真人？”斯坦惊讶地来回打量着雕像和主教的脸，但狄穆罗斯的话让他立刻回过神来。

『快用万能药，还能让她变回来。』

『露蒂，你身上带着吧？』

“哎？除了那二十五万，还能不能报销？这个很贵的。”露蒂一边嘀咕着，一边按亚托怀特说的拿出一只瓶子，把里面的液体浇在了雕像上。

一阵干裂的声音之后，石头开始变成光滑的皮肤。在斯坦等人的注视下，被称为菲莉娅的少女不解地叹了口气，眼中终于恢复了光芒，脸也红润起来。

“艾尔兹主教……”

“菲莉娅，没事吧？”主教轻轻晃动着呆呆看着自己的少女。

“主教！对不起！”突然，她大声叫起来，“我……我……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能告诉我们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吗？”

“好的。可是……”菲莉娅环视着周围的几个陌生人。

“这几位是塞伊喀鲁特国王的使者，不用担心。”

“是吗，我明白了。”菲莉娅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有些湿润，“……我和克雷巴姆大祭司一同前往大圣堂后，他要求我解除封印，然后我就按照指示……”

“菲莉娅是在神殿里进行古代文明研究的祭司，她的知识非常渊博……”艾尔兹回头看着里昂，“如果不是相当了解文献，是不可能解开封印的。”他垂头丧气地感叹，知识可能反而成了祸害。接着又立刻抬起头，把底座指给菲莉娅：“你进这间屋子时，对面的底座上有没有放着什么东西？”

“有，是一个巨大的透镜，大祭司命令巴提斯塔等人把它抢走了。”

“巨大透镜……绝对不能忽视。”露蒂似乎又在盘算着什么。

『不要打如意算盘。』亚托怀特不忘叮嘱她。

“主教，那个透镜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尔兹的表情愈加痛苦：“神之眼。”

“什么！难道就是引发天地战争的那个神之眼？”菲莉娅紧紧地把手指插在胸前，“为什么会出现在神殿里？那是真正的神之眼么？”她向里昂询问道。

“现在应该听你说。”

“是，说得对。”里昂冰冷的口气让菲莉娅的脸颊有些泛红，她立刻开始搜寻自己的记忆，“……大祭司说让我和他一起离开，但是我没有同意。接着我感到害怕……大祭司就说他对我很失望，还要把我变成石头……”菲莉娅的嘴唇颤抖着，她拼命克制着心里的恐惧：“大祭司接触到神之眼的时候，突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那光芒就像信号一般，菲莉娅很快被一群怪物包围了，当她回过神来时已经开始慢慢变成石头。

菲莉娅害怕地蹲在地上，斯坦轻声安慰着她：“不用勉强自己。”

“对、对不起。”

“你知道克雷巴姆把神之眼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么？”里昂完全不关心菲莉娅，继续问道。

“……大概是卡尔巴雷依斯。”身体完全变成石头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虽然会一点点丧失知觉，但完全被石化前，菲莉娅还是听到了克雷巴姆的话。

“卡尔巴雷依斯……也许要错过了。”

『什么意思？』夏露狄耶问道。

“如果要运输神之眼，就需要船，而且是相当大的船。大船要靠港的话，这附近只有达利尔杰伊特港。”

『原来如此。』

听到守护者的回应，斯坦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问狄穆罗斯：“狄穆罗斯。”

『怎么了？』

“刚才说到的事，使用神之眼的话难道能召唤、操纵怪物？”

『……确实能做到那样的事。大概是会干涉到怪物体内的透镜吧。』

“那如果克雷巴姆那家伙打算……”

『没错，整个世界可能会被怪物所充斥。』

“绝对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看她都被吓成什么样了，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有多可怕！”

（这女人是在害怕你和一把剑自言自语似的说个没完吧！白痴。）

里昂转过身，将目光从情绪激动的斯坦身上移开，但突然他的肩被斯坦用力地抓住了。

“一定要抓住克雷巴姆。里昂，快回达利尔杰伊特吧。”

“……”里昂无视斯坦，挣脱开来，“女人。”他朝菲莉娅说道，“你和我们一起走。”

“哎？”菲莉娅猛地站起身，突然感到有些头晕。

“辨认，如果没有一个认识克雷巴姆的人，岂不是很麻烦。”

“请不要再让菲莉娅……”

“请一定要让我和他们一起去。虽说是不知情，但我还是协助大祭司抢走了神之眼，所以必须承担起解开封印的责任……”菲莉娅打断了艾尔兹的话。艾尔兹担

心地看着她，不过她很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有事。接着菲莉娅又走向里昂等人，深深地鞠了个躬："我叫菲莉娅·菲莉斯，请多关照。"

"请多关照！"就在斯坦回应的时候，里昂却转过了身。

"啊……"菲莉娅用受了打击的表情看着他的背影。

"不用理他，那家伙一直都是那样，很让人不爽。"

对于露蒂的风凉话，里昂只当是左耳进，右耳出。

（不管那个原本就不存在的姐姐说什么，都无所谓。）

"等等，里昂！"伴着踩水的声音，斯坦追了上来。

（我……到底在生什么气……）

直到想说"别烦我"时，里昂才意识到自己在生气。

那应该不是露蒂和斯坦的错。

心中被压抑得太久的东西，现在正慢慢地膨胀着……

迅速赶回达利尔杰伊特的里昂等人直接来到了港口。

"去卡尔巴雷依斯的船在哪儿？"里昂问一个坐在埠头的很像船员的男人。

"啊？"男人转过身，他赤红色的脸不仅仅是因为日晒，而是喝醉了酒，"去卡尔巴雷依斯的船刚开走。"

里昂毫不掩饰厌恶的神情，船员却立刻嘿嘿嘿地笑起来，又扬了扬手里的酒瓶。

『竟然没赶上！』狄穆罗斯低声说道。

"那船上有没有装很大的货物？"斯坦蹲在船员面前。

"嗯……很大的……"船员摊开双手，"你还挺清楚的。我们捞了不少好处，整个码头的人都出来搬那沉甸甸的东西了。"由于裹得太严实，船员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说是非常重的东西。

"等等，好处是什么？"露蒂的眼睛开始放光。接着船员得意地取出藏在上衣里的几瓶酒，摆在地上。

"什么啊。"露蒂有些鄙视地吐了吐舌头。

"我们几个帮忙的可是很卖力气的。所以，看，不错吧。"船员笑了笑，"想要的话可以给你一瓶。"

里昂狠狠拨开了递过来的酒瓶。

"哎哟。"如果不是斯坦灵巧地接住，酒瓶早就摔得粉碎了。

里昂无视斯坦责备的眼神，若无其事地说道："我去向国王和休格先生汇报，你们等着。"

接着他快步离开了埠头。

觐见塞伊喀鲁特国王时，休格也刚好在王城中。里昂本打算稍后回家，但现在却没了理由，这让他不禁有些失望，但立刻又觉得这样也省了不少事，毕竟是公务。进

入谒见大厅，里昂只是平淡地汇报了史特雷兰兹神殿遭袭击、克雷巴姆·邦哈尔特大祭司抢走神之眼等事。国王也许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没有表现出一丝惊慌，只说会尽快准备好前往卡尔巴雷依斯的船。传令士兵迅速跑了出去，这样交通工具就有了保障。

“里昂。”

“是。”里昂低着头，等待着国王下面的话。

“那个叫菲莉娅·菲莉斯的祭司可信么？”

“我认为可信，但我会时刻注意她的。”如果菲莉娅是大祭司的手下，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是用了苦肉计，而故意把菲莉娅石化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她也不是完全不可信任。

“无论如何也要将神之眼夺回来，拜托了。”

“遵命！”

“里昂。”这一次开口的是休格，“雷诺尔兹想听听那东西的使用情况。”

“是头饰吗？万幸，使用的机会并不多。”

“……是吗。”

“是。那么我先回港口了。”依然是和平常一样冷漠的对话。里昂现在一心只想着赶往卡尔巴雷依斯。

回到港口后，埠头已经和刚才完全不同，船员们开始为出航而忙碌起来。

“哦，小哥。”刚刚那个船员注意到里昂的身影，朝他打着招呼，“竟然弄到专用船了，小哥你还真不得了啊。听说是奥伯隆公司的人？国家会派出备用船只可是很少见的。”男人感叹着，不过由于事情紧急，所以离出航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那几个家伙在哪儿？”

“啊，和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吗？说是去买东西了。”

“是吗。”里昂突然变得有些可怕。就算是戴着头饰，但就这么离开他们，是自己太大意了。

（*不过那个白痴应该不会逃跑。*）

“喂！里昂！”

和预想的一样，声音正是来自那个非常想去卡尔巴雷依斯的乡巴佬。

“你们去哪儿了！不是让你们在这里等着吗！不要擅自行动！”

“抱歉抱歉。露蒂说想买些东西，所以……不过达利尔杰伊特真不愧是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都是些没见过的东西，我都……”

“闭嘴！”

露蒂突然狠狠地盯着里昂，她的手里还抱着一个装满了苹果的袋子：“什么嘛，好像很了不起似的。你都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回来，船上又没有新鲜的食物，在史特雷兰兹森林捡的透镜也太多了，所以要卖掉。”

“船上的鱼是新鲜的。里昂喜欢鱼吗？”玛丽笑着问道。

“……随便吧。”已近乎疯狂的里昂把手放在额头上，无奈地叹着气。

片刻的沉默之后，一直没有说话的菲莉娅战战兢兢地开了口：“各位……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斯坦爽朗地问道。

“麻烦事就免了，快说。我可不想再听什么无聊的事了。”里昂有些生气。

“好、好的。各位……都是剑士吧？”

“我用的是短剑，还有斧子。不错吧。”玛丽从挂在背后的剑鞘中拔出了剑。菲莉娅看到剑柄上似乎刻着“D.V.”两个大写字母，但她不会冒然问起的。

“我没有武器……但是请一定要让我成为大家的伙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克服。”

“说得容易。”里昂皱起眉头，“我们带上你是为了辨认克雷巴姆，此外对你没有任何期望。不要想多余的事。”

“但是……”

斯坦似乎已经忍了很久：“别说这种话，菲莉娅也有自己的决心吧。”

“连武器都拿不住的人能干什么？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正当里昂独断专行地结束这个话题，准备去看看船的准备情况时，两个人影慢慢走近，他惊讶地叫出声来：“休格先生？”

在休格的旁边，是管家伦勃朗。

“准备好了么？”

“好了，很快就可以出发了。”里昂一边回答，脑海中一边想着各种各样的事。

（他为什么要专程赶来？不管我有什么任务，他都从来没有为我送行过……）

但从休格的脸上却什么也读不出来。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剩下的就拜托各位了。”总帅看着斯坦等人，表示信任地用力点了点头。

“出航准备完毕！”甲板上，船员们正挥着手。

“该出发了。我会为少爷祈祷平安的。”伦勃朗激动地颤抖着。

就在里昂又被露蒂戏弄时，他立刻上了船。但跟上来的却只有露蒂和玛丽，菲莉娅依然站在埠头。

“我从以前就是这样。”她低垂着头，“只会被人说没用、碍事……”

“怎么会呢，放心吧，菲莉娅。总之，快上船吧，不要太介意。”

看到斯坦努力安慰菲莉娅后，里昂不禁感叹：“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人……”

『少爷，那不如把他们四个的性格加在一起，然后再除以四怎么样？那样就不会有太大差异了。』

“饶了我吧。把他们混合在一起，恐怕会弄出四个让人头痛的家伙。”

听到这句话，夏露狄耶诡异地笑了笑。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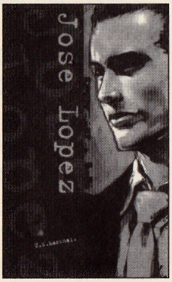
生化危机·自由之路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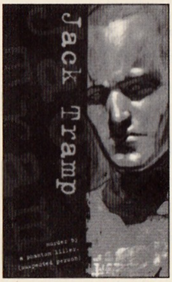
文/木村睡莲　译/夜蓝

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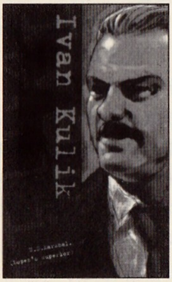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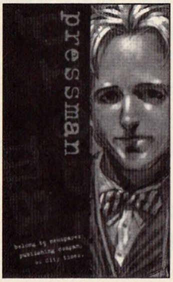
何塞·洛佩斯
Jose Lopez
联邦警官



杰克·特兰普
Jack Tramp
连环杀人犯
（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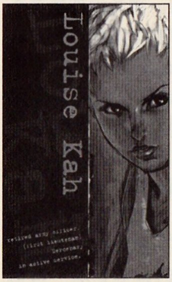
伊万·库里克
Ivan Kulik
联邦警官
（洛佩斯的搭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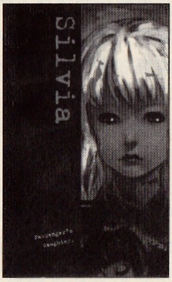
新闻记者
pressman
隶属于《都市时报》出版公司



罗伯特·陈
Robert Chan
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行政主管
（哲学博士）



露易丝·卡
Louise Kah
退役军人（中尉）
雇佣兵



西尔维亚
Silvia
乘客的女儿

前情概要：在伦敦发生了连环妇女谋杀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美国联邦警官洛佩斯与库里克二人为了押送嫌疑犯杰克·特兰普回到纽约，搭乘上了拥有最新科技的客轮——自由号。就在这艘船上，由陈博士研制出来的C病毒也正在等待着最合适的寄宿主。连环杀手、联邦警官、新闻记者、雇佣兵、身患绝症的小女孩……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目的，所有的欲望都交织在了一起。于是在这艘无处可逃的船上，一场猎杀就此展开。

7 乘客

陆地在渐渐地靠近。

这艘船已经航行了好几天了，大概还有几百海里就该到达目的地了吧，至少离开陆地的时间越长，那么反过来说就代表着到达陆地之前的这段时间越短。毫无疑问，在大海的另一头肯定存在着陆地，距今五百年前伟大的前人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想到这里，洛佩斯才稍微感到有些安心。

洛佩斯和库里克二人每天都要在房间里监视杰克，一天当中有数次短暂的轮换休息时间，这样的日子不断地重复着。原本这艘船上的乘客就非常稀少，每天反反复复地和这些人碰面，彼此也都混了个脸熟。在这么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大家碰面的时候也都没什么可做的，基本上不是看着对方的脸，就是盯着大海聊聊天罢了。而每次的话题也都不外乎故乡啊、工作啊、家庭啊，以及兴趣爱好等等，虽然一到这个时候洛佩斯总是想和对方聊些有关篮球的话题，可那些不是美国人的乘客好像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所以每次谈话都让洛佩斯感到索然无味。虽然他的身边有同是美国人的杰克和库里克，可杰克每天都是一幅半死不活的样子，而库里克则是一名棒球爱好者，也就是说只要不回到陆地上，洛佩斯就永远都无法享受讨论这个话题的快感。

而且，由于洛佩斯和库里克是船上少数几个脖子上没有悬挂通行证的人，所及经常会被人询问。虽然之前库里克就曾强调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并且规定对外一律宣称自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可洛佩斯觉得这么做实在是麻烦，于是决定索性告诉其他人自己的真实身分。可即便如此，那些其他国家的人可能是受到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他们只知道FBI和各城市的地方警察，对于联邦警官这种职业则根本一点儿都不了解。甚至连洛佩斯也仅仅知道一部以联邦警官为主角的电影，在这个由一部很老的电视剧改变成的电影中，男主角是个医生，被怀疑谋杀了自己的妻子，而负责追捕他的人就是一名联邦警官。尽管如此，那终究是电影而已，虽然洛佩斯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和穷凶极恶的罪犯打交道，但每天的工作只是很无聊的押解他们而已，更多的时候还是埋头于办公桌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当中。就拿这次任务来说，虽然护送的是“开膛手杰克”这样一个有名的罪犯，但他却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为在其他人眼里洛佩斯等人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小喽啰罢了。

另外，有空的时候洛佩斯还按照约定，经常与西尔维亚聊天。虽然洛佩斯没有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该如何与孩子相处，不过西尔维亚是个不认生的女孩儿，

经常主动来找他。大概她觉得洛佩斯是这艘船上的大人当中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吧，这与出身和境遇无关，而是性格中的某部分让西尔维亚觉得他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人。不过洛佩斯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次和西尔维亚见面都陪着她做游戏。

今天正巧轮到洛佩斯休息，他百无聊赖地在船上散步。此时正是傍晚，夕阳渐渐地沉到海平面以下，洛佩斯路过食堂的时候发现里面人头攒动，十分热闹。他走过去一看，只见人群中有两个男人坐在桌子前正在掰手腕。虽然围在桌子周围的都是一些身体健壮的船员，可是坐在那里正在掰手腕的人却与这些船员不同，看上去就是一名普通的年轻人，体格好像和洛佩斯差不多，更有趣的是他的对手在用两只手掰这名年轻船员的单手。洛佩斯定睛一看，原来是出海第一天就遇到的那个新闻记者。

就在这时，那个记者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口地喘着粗气，双手向着反方向倒下。结果与其他人预想中的一样，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桌子上杂乱地放着欧洲各国的货币，记者拿出来的好像是英镑，原来他们在赌钱，结果当然是记者输了。

“再来一次怎么样？”一名船员对记者说道。

记者笑了笑，摇了摇头，船员们一看没什么热闹了，然后就攥着各自的钱散开了。

洛佩斯刚一走过去，还独坐在那里的记者就看到了他，“啊，警察先生。”

“是警官，我都告诉你很多遍了。不过，你输得好惨啊。”

记者站起身，来到洛佩斯身边。

“体力的问题罢了，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些蓝领（体力劳动者）啊！”

类似“蓝领”这样的词，美国人在生活中是很少使用的，于是洛佩斯又一次确认了眼前这位记者的确是一名英国人。

记者和洛佩斯并肩走着，接着说道：“因为，我是以这个……头脑作为武器来取胜的。”说着，记者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警察先生呢？啊，美国人的武器应该是手枪吧？”

洛佩斯笑了笑，说：“不是警察，是警官。光有头脑是不够的，在我国政府工作的人，头脑和体力两方面都必须十分优秀才行。至少要州立大学毕业，还要有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体力。政府需要的就是像超人那样的家伙，当然这两方面的素质我全都具备，所以才能得到现在的这份工作。”

“说到超人，他好像也是美国人啊。”记者笑了，“如果有那种能力的话，就什么都能做到吧，为什么还要做政府的公务员呢？难道是因为正义感，还是说作为美国人的那种为国奉献的精神？”

洛佩斯并没有回答。

“你有没有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你是从开始就想当新闻记者的吗？”

“哈哈，你好严肃啊。”记者又笑了笑，“不过，我经常在想，大概人类从出生时开始就已经确定了某种方向性，比如环境啊，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传因子啊什么的。这么一看，人类只能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东西，而不能成为自己想像中的其他东西。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神的，也不会发生奇迹。因此能够早一点儿发现那条早已被规划好的道路并乖乖地服从它，那样的人才是精明的。”

“原来如此，果然还是记者的脑子聪明啊。”

“而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的人，比如说开膛手。我觉得，他是不想接受命运的安排才会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

洛佩斯听到这里，反射性地皱了下眉。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名字，难道你们英国人喜欢关于那个家伙的话题吗？”

“别装蒜了，你就是负责护送他的人吧？”

“真是什么事也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虽然洛佩斯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可还是被记者看穿了。

“没有什么事能瞒过记者的眼睛，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对别人说的，我这次的工作只不过是报道与这艘船试航相关的新闻罢了。”

“真是败给你了。”

“警察……不，警官先生是怎么想的呢？我指的不是开膛手的事情，而是刚才所说的神啊、奇迹和命运什么的。”

洛佩斯认真地想了想，两、三秒钟后才开口说道：“我只有一点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神是存在的。只不过他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充裕而已，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发生奇迹，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膜拜过他。但重要的是，如果奇迹轻易地就出现，那么这个奇迹也就不值得去珍惜了。所以为了确保神的尊严，奇迹只是偶尔才会出现。”

记者一言不发地盯着洛佩斯，而洛佩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问道：“怎么了？是不是我说的话太可笑了？”

“不，真是独到的见解啊。警官先生的头脑的确十分优秀，并且这个想法还很有诗意。即使是从我这个新闻记者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浪漫的。”

听了他的夸赞，洛佩斯有些脸红了。

“奇迹啊，那么我们假设神是存在的，如果有天发生奇迹的话，警官先生会希望发生什么呢？”

“那样的话……啊，算了吧。作为人类来说，以自身的思维去向神明祈求奇迹的发生，这件事本身就很失礼。即便有一天奇迹会降临在我的身上，那也是命运的一部分而已，我只能接受。”

“这艘船上不是装载了很多药品吗？如果说其中混杂了一种能够引发奇迹的药物的话，你又会怎么办呢？”

“这个假设实在是有些过于理想化了，无论是多么优秀的制药公司，假如人类能够制造出那种药，那么神就该失业了。”

记者突然停下脚步，盯着洛佩斯的双眼说道：“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可能警官先生也会感到很为难，但是作为个人的好奇心，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什么？”

看着记者严肃的神情，洛佩斯吞咽了一口口水。

“药物也好，神的力量也好，无论什么都好。如果奇迹降临在开膛手的身上，进而改变他的命运，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呢？”

洛佩斯默默地看着记者的脸，就在这时，从他的背后传来一个声音：“何塞叔叔！”

洛佩斯回过头看到西尔维亚就站在不远处，她的身边还有一名成年男子。

西尔维亚牵着那个男子的手向着洛佩斯这边走来。

“晚上好，何塞叔叔。”

“晚上好，西尔维亚，今天也很有精神嘛！”

“啊，爸爸，这就是何塞叔叔哦。”

西尔维亚对那个男子说道，他马上将另一只手向洛佩斯伸了过来，“我听西尔维亚提到过你，我是她的爸爸。”

洛佩斯连忙握住了对方的手。

“啊，初次见面，我叫何塞·洛佩斯。”

“西尔维亚总是给你添麻烦，真不好意思。”

“不，哪儿的话。西尔维亚是个既聪明又听话的好孩子。”

站在洛佩斯身后的记者说道："那么，警官先生，我先告辞了。"

说完，记者转身向着客舱的方向走去。

洛佩斯回过头对他说道："啊，那个，关于那个问题……"

"下次再说好了……另外，别忘了把手绢还给我。"记者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个，洛佩斯先生。刚才的那个人好像称呼你'警官先生'……"西尔维亚的父亲说道。

西尔维亚抢先回答道："何塞叔叔是美国的警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莉莉还差点被枪打到呢。"

这时，西尔维亚怀中那个洋娃娃的头刚好垂了下来，看上去就像是在点头同意刚才小主人所说的话。

洛佩斯一脸的尴尬，西尔维亚的童言无忌让他有些下不来台，此时他只祈祷西尔维亚没有把关于另外那个叔叔的事情告诉给她爸爸。虽然这件事已经被记者发现了，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没被普通的乘客知道就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洛佩斯估计最坏的情况就是，这艘船抵达纽约的同时他也要再次踏上求职之旅。

想到这，他咳嗽了一声，问道："那么，西尔维亚，你没有没有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啊？"

"放心吧，西尔维亚是个好孩子。"西尔维亚天真地笑着说道。

"西尔维亚，你先去那边玩吧，我有些事情想要和洛佩斯叔叔说。"

听到爸爸这么说，西尔维亚用力地点了点头，"嗯，我知道了。何塞叔叔，一会儿见。"

她向洛佩斯挥着手说，洛佩斯也向她挥了挥手。

这时西尔维亚的父亲向洛佩斯说道："洛佩斯先生，你有孩子吗？"

"啊，我还是单身。"

"原来这样啊，西尔维亚跟你很亲近。总是喜欢跟我说何塞叔叔的事情……真的要感谢你。"

"不，其实也没什么值得感谢的……"

"那个孩子，已经没救了。"

时间在一瞬间静止了，洛佩斯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但他又无法询问眼前的这位父亲。洛佩斯扭过头看着夕阳照耀下的这个男人的侧脸，他正一边微笑着一边看着在橘黄色的夕阳中西尔维亚的背影。

"你知道她生病的事了吧？"

"嗯，听说你已经安排她去纽约的大医院接受治疗。"

"那是个谎言。欧洲的医生已经确诊了，根本无法治疗了。"

洛佩斯看着他的侧脸，过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件事，西尔维亚她……"

父亲摇了摇头，"好像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血液疾病，听说在一百万人中才会发生一例，所以根本没有治疗方法。我之所以会在安布雷拉制药公司工作也全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即使是公司里的专家们也都束手无策。并不是我吹嘘，安布雷拉制药公司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制药公司了。如果他们都没有办法的话，就真的只能放弃了。其实前几天我就已经辞职了，通过关系乘上了这艘船。我想至少在西尔维亚最后的日子里，能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她那已经去世的母亲是美国人，而且是在纽约出生的，我们俩也是在那里邂逅的。之后，西尔维亚……出生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在不远处玩耍的女儿的身影。

"如果，有神存在的话……"，一滴泪水滑过他的脸颊，"你相信……奇迹吗？我想要相信。"

洛佩斯并没有回答，他拼命地在脑

海中搜索合适的话语，可是却没有找到，他甚至觉得刚才和记者谈话时自己的想法有些迂腐。

不一会儿，西尔维亚神采奕奕地跑了回来，父亲连忙将脸上的泪水擦干。

“你们谈完了吗？”

“谈完了，那么，西尔维亚，差不多该回房间了吧？”

听父亲这么说，西尔维亚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我还想和何塞叔叔聊天呢。”

“叔叔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看到西尔维亚一脸不情愿的样子，洛佩斯蹲下身来，看着她的眼睛说道：“西尔维亚，今天又不是最后一次见面。明天我们还会再见的，到时候叔叔再陪你玩，好吗？听爸爸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哦。”

西尔维亚点了点头，在父亲的带领下朝休息区走去。洛佩斯怔怔地看着夕阳中这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渐渐走远，感觉心中有些东西隐隐刺痛。当他们两人消失之后，他也回到了自己的船舱。

夜色渐渐深沉，洛佩斯开始准备休息，他和库里克两人每晚都会有一个人值夜班，而今晚刚好轮到洛佩斯。室内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洛佩斯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拿出在出航前买的报纸无聊地翻看着。库里克此时躺在另一张床上，而杰克依然坐在舷窗前的那把椅子上，头向前面垂着，好像已经睡着了。除了库里克偶尔发出的鼾声之外，整个房间里万籁俱寂，这个安静的夜晚和平时一样。

月光从舷窗中悄然洒落到狭小的房间里，照在洛佩斯的身上，他猛然抬起头，看到了挂在夜空中的一轮满月。他索性将报纸叠起来放在一旁，抬起头呆呆地凝望着月亮。

虽然在船上的每一天都是一成不变的无聊，但是今天却稍微有些不同。洛佩斯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反复地回味着。

与记者之间的谈话，西尔维亚的未来，还有她父亲的苦恼。搭乘这艘船的乘客，自己看到的这些人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和人生。甚至是眼前这个安静地睡着的连环杀人犯，还有极其古板，只知道工作的同事，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有着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而自己只不过是和他们共同拥有这段被称为“现在”的时间罢了。说到底，他们的人生根本无法谋求“命运”和“奇迹”这样的东西。虽然最开始和记者所说的那番话至今在心中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当时却不适合对西尔维亚的父亲说，甚至仅仅是满怀自信地说神是存在的这种话都会变得很奇怪。果然最后还是自己的误会，命运是从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了的，神以及奇迹这种东西只不过是不肯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们在事后寻找的借口罢了。洛佩斯就这样胡乱地想着。

不一会儿，洛佩斯的眼中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圆圆的月亮不知不觉被他抓在手中，他的双脚踩在光滑的地板上。四周混乱不堪，激烈的叫嚷声交织成一片，在这些嘈杂声中有一个声音是洛佩斯在大学时代经常能够听见的。

“喂，干什么呢？不传球就快投篮啊！”

这是篮球部教练的声音。手中拿着篮球的洛佩斯匆忙抬头看了看前方的篮筐，对方球队的防守实在是太严了。就在这时，一个和自己一样穿着印有“伊力诺依”字样队服的家伙将对方的一名防守队员挡住了。

冲吧，洛佩斯心想。

在队友的掩护下，洛佩斯就这样冲进了对方的防守区域，施展出强大的弹跳力，腾地一下腾空而起。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变故。洛佩

斯觉得右脚一阵强烈的刺痛，身体突然失去了重心，手中的篮球也失去了方向，他就这样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在地板上，之后就失去了意识。再次睁开眼睛时，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右脚打着石膏，听医生说是足跟腱断裂。对于普通的步行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对一直梦想着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而又没有身高优势的洛佩斯来说，惟一的武器——弹跳力再也无法恢复了。他从孩童时开始，就一直在心里描绘着自己的未来，直到进入大学时还确信自己以后一定会成为芝加哥篮球队的职业选手，可是这个梦想在医院的病床上慢慢地变冷。

洛佩斯睁开了双眼，刚才还抓在手中的篮球重又变成舷窗中的满月，原来他在不知不觉中睡了一小会儿。看了看旁边的杰克和库里克，确信他们二人都没事，洛佩斯才松了口气。如果被库里克发现他在值班时睡着了的话，一定会被骂的，洛佩斯心想。然后就像要确认刚才所看到的是梦境，他将右边的裤腿卷了起来，看了看那个手术所残留下的伤疤。虽然洛佩斯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手术残留下的伤疤改变了他原先所被赋予的命运，现在则变成了一个在痛苦中挣扎过的自我象征。当然，并没有发生奇迹，从法学专业顺利毕业的洛佩斯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联邦警察局，一直干到现在。

结果，洛佩斯也只不过是无法完成心愿的人类中的一员，自从那场事故以来，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作为理由之一就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奇迹的发生，哪怕一次也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心底深处相信奇迹是存在的，而且如果那个奇迹能够在什么时候，或者现在就在他眼前发生的话，他并不希望能够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而是最好发生在西尔维亚父女的身上。

这时，坐在他眼前的杰克的肩膀抽搐了一下，可能是梦见什么了吧。洛佩斯一边看着杰克，一边想起了白天记者所说的话。虽然记者说杰克是那种不肯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但洛佩斯却并不那么认为。至少从这些天的观察来看，他觉得杰克好像已经完全接受了命运。之前所看到的那些穷凶极恶的犯人从来都不肯面对眼前的现实，总是不遗余力地寻找任何一个可能逃跑的机会。从那些人的眼睛深处，洛佩斯能够看到希望的火种正在熊熊燃烧，毫无疑问，他们时刻都在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可是杰克却全然不同，他的身上根本没有那些人的霸气，也丝毫感觉不到他在期盼奇迹的心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记者所说的话有种奇妙的说服力，那种充满自信的结论，到底是从哪儿得出来的呢？这让洛佩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洛佩斯又闭上了眼睛，虽然他的身体并不疲劳，可是精神上却感到无比疲惫。这次洛佩斯睡得很熟，他在心里想着只要比那个喜欢训斥别人的库里克早一些睁开眼睛就不会有问题，何况之前他也有几晚偷偷地睡了一会儿，同样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今晚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罢了。洛佩斯的心里没觉得有任何的不妥。

这一行为完全没有逃过天花板上的监视器，焦点集中在洛佩斯的身上，镜头也一直在盯着他。不一会儿，船舱的门被悄悄地打开了一道缝隙，和平常不同的夜晚开始了。走廊的灯光照进了房间，但随即就被阴影挡住，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钻进了洛佩斯等人的房间。这个人先是确认了洛佩斯和库里克是否真的已经睡着，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杰克面前。

卡中尉此时就站在杰克身旁，她手中拿着一个喷枪型的注射器。只见她迅速地将注射器抵在杰克的手臂上，用食指扣住

注射器的扳机，可是却并没有勾动扳机。卡中尉深深地吸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时，杰克的肩膀又无意识地抽搐了一下，但并没有醒过来的意思，可能是正在做梦吧。

8 梦

从很早之前开始，杰克就很喜欢小偷小摸。福利院的神父也曾说过“你将来一定会变成无法无天的恶徒”，把这句话当成预言来看的话还真是挺准的，而他最先突破的障碍就是挂在福利院大门上的那把锁。

直到他成年为止，他打开过所有类型的锁。如果对方使用的是电脑程序控制的锁，他就自学电脑知识，掌握原理后再将其破解。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没有成为一名黑客或者程序员，而是将这些知识彻底地应用在破门开锁以及打开金库大门上。不知不觉间，同伴们都称呼杰克为“密码破译者”，而他对此的回应就是不断用华丽得如同魔法一般的手法打开一把又一把的锁和一扇又一扇的门，这世界上仿佛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虽然杰克以纽约为中心，将自己的“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不过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很不起眼的小偷罢了。而杰克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不再满足眼前的这一切，从而产生了想要离开这里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间大展拳脚的欲望。

就在这时，他邂逅了西尔维亚，这个女人接受了杰克的一切。就好像是一个看穿了他内心的神赐予他的幸运，西尔维亚就是他的女神。奇迹降临了，而杰克也想要改变自己。

记忆到这里就变得有些模糊了，虽然他还记得和西尔维亚在一起时那些美好的日子，可类似为什么不再和她见面，什么时候离开纽约来到伦敦这些事情，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被逮捕的场面，自己呆呆地站在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尸前面，手里还握着一把匕首，伦敦警视厅的警察带着特种部队围在身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个时候杰克对这个问题也感到迷惑不解，甚至都没有抵抗那些人粗暴的殴打。

当他人生中第一次戴上手铐，被警察拖着离开现场的时候，挤在门口的那些记者手中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刚好那时还下着雨，反射回来的光芒刺痛了杰克的双眼。那些躲在摄像机后面的好奇目光，以及坐在电视机前亿万观众的视线如同利剑一般将他刺穿。

审讯的过程还算绅士，不过杰克知道这些警察有一套专门对付罪犯的方法。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避免给他的脸上增添新的伤口，因为他的脸毕竟是上过电视的，这些人用缠着皮带的拳头不停地殴打杰克的腹部，一直打到他呕吐为止，稍作休息之后再接着打，这样就没有人会知道他受到了酷刑。

后来美国政府得知这件事，随即就决定将其引渡回国，这让负责本案的警察感到十分愤慨。于是当他们来通知杰克这一消息的时候，又“顺便”教训了他一顿。

当杰克独自一人的时候，总是会想，自己杀害了这么多的女性，为什么脑海中没有一点关于这些事情的记忆呢？甚至在杀害她们的那一瞬间都没有半点意识。于是他只能试图向精神科医生寻求帮助，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找出答案。在与医生的对话中，杰克自己找出了答案。可能是西尔维亚嫌弃自己是个罪犯，于是便绝情地离开了，为了从失恋的打击中逃离出来，自己离开了纽约，到达伦敦

之后对女性的愤怒全都爆发了出来。他很乐于接受这种单纯的猜想。

不知不觉间，他的称呼变成了“开膛手”，与他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开膛手杰克”。

“密码破译者”也好，“开膛手杰克”也好，自己一定是变成了其他的什么东西。虽然与西尔维亚的邂逅让他知道除了做坏人之外，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可是归根结底自己都是一个坏人，就像福利院的神父所预言的那样，杰克想着。无论所犯的罪是大是小，自己都是一个罪犯，到最后必然会被逮捕。不管别人怎么称呼自己，作为罪犯的惟一出路就是接受裁决。这条犯罪之路的终点应该就是联邦法院的死刑台，自己最后会被固定在一张铺着淡绿色皮革的床上，接受药物的注射，人生的帷幕就算是落下了。

这时，杰克醒了过来，他刚才在梦中将之前的回忆全部贯穿了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可能是在心底深处感觉到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终点站了吧。杰克在梦中将自己的一辈子做了一个概括性的回顾，然后就醒了过来。

虽然杰克觉得梦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却看到了在梦最后出现的那一幕。他连续好几天都在梦中接受着审判，他觉得好像已经被送到了死刑台上，眼前正好有一个类似注射器的东西顶在自己的手腕上。而此时一个女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之前好像听说过执行药物注射的时候，医生们都是在另一个房间进行远距离操作的，可是眼前的这幅景象好像与想像中的有点儿不一样，竟然是一个女人直接给自己注射。可就算真正的死刑就是这样，那也应该是一个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或者是护士来执行啊，眼前的这个女人却完全没有一点儿女人所该有的样子。

虽然这些都让杰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可他却并没有在意，而是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梦境也好，现实也罢，又何必太介意这些细节呢，无论怎么挣扎自己的结局都是死。

一瞬间之后，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突然出现的另一只手抓住了这个女人的手腕。这只手的主人在女人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杰克也听得清清楚楚。那是洛佩斯的声音，这时杰克才好不容易反应过来，自己不是在做梦。

“离开英国好长时间了，无奈我只能和这些男人在一起。在这样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一个女人，就算是足球场那么宽阔的空间我也能一下子就闻出来。”

洛佩斯抓着卡中尉的手腕，将她压倒在床上，然后又用膝盖顶住她的后腰。由于这种撞击，注射器掉落在地板上。洛佩斯回手握住贝雷塔，将枪口对准了趴在床上的女人的脑袋。这时房间里的灯也亮了起来，打开开关的库里克手中拿着他的格洛克，并瞄准了卡中尉。

洛佩斯对她说道：“我们可都是专家，并接受了那么多地狱般的训练，你以为自己可以溜进来而不被发现吗？”

洛佩斯说着，拿出了一副手铐戴在了卡中尉的手腕上。然后将她扶起来，自己则举着手枪向后退了几步。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想要对这个家伙不利？又是谁派你来的？”

卡中尉一言不发，洛佩斯见状扳了一下贝雷塔的击锤，将枪口稍微降低一些，“虽然我现在不能爆你的头，不过射击你的膝盖还是没问题的。”

“开枪之前先问清她是不是美国人。”，库里克在他身后说道。

于是洛佩斯对卡中尉说：“我们有义务保卫国民的安全以及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如果你是美国人，而且是纳税人的

话，我是不能枪击你的，但如果是别国的公民就另当别论。这艘船是合众国政府租借来的，所以这里暂时属于美国领土，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已经侵犯我国的领土。”

卡中尉的眼睛中没有丝毫动摇的神色，紧紧盯着洛佩斯。

“我只问你一次，你是美国人吗？”

卡中尉没有回答，洛佩斯一脸无奈地说道：“OK，我明白了。”

说完便扣动了扳机，手枪的击锤发出了“咣”的一声，可是除了这声金属音之外却并没有射出子弹，原来枪里并没有装填弹药。

“这种故弄玄虚的花招不行啊。这家伙果然是雇佣兵，十分了解枪械。”洛佩斯举着双手，一脸不满的表情跟库里克抱怨道。

“应该是从枪管的滑道里识破的，啊，原来也是个行家。”

“我刚才说的台词，还比较适合这个场面吧？”

“没注意，我们又不是国际法的专家。就算是最坏的情况，这个女人是美国人，也只有你一个人将被起诉。”说着库里克从床上站起身来，走到卡中尉的面前。

洛佩斯听了他这一番话后，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库里克。

“还是先问问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吧。”库里克弯下腰，将掉在地板上的注射器捡了起来。

“这东西好酷啊，竟然没有针头！难道说只要勾动扳机，就能注射进人体吗？这东西真够专业的！”

“你是安布雷拉的人吗？”

洛佩斯又将枪口对准了卡中尉，可她仍然一句话也不说，看来威吓对她是没用的。

“没办法了，你适当地去跟船员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拿到乘客的名单，然后再去这个女人的房间里搜查一下。”

“又让我去啊？”

“必要时可以向他们出示你的警徽。”

“这样做不违法吗？”

“不知道啊，我们又不是国际法专家。”

库里克握着他的格洛克，代替洛佩斯瞄准卡中尉。被安排了任务的洛佩斯一脸不情愿地将贝雷塔收回枪套中，转回身拿起自己的西装上衣，闷闷不乐地走出了房间。

刚把房门关好，洛佩斯就模仿着库里克的语气小声地说：“即使违法，也只有你一个人将被起诉。”

9 搜查

洛佩斯面无表情地直视着前方，在走廊中快步地向前走着。他的手中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那是卡中尉的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了她的房间，在放置于房间中的物品里，只有这台电脑像是卡中尉私人的东西。

总之洛佩斯现在感到十分不爽，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天边渐渐地泛起了鱼肚白色，远处的海平面甚至用肉眼就能分辨出来，马上就是黎明时分了。洛佩斯原以为很快就能搞定这件事，可是却花费了比他想像中更多的时间，这让他感到无比愤怒。即使向那个船员出示了警徽，可是对方根本就无法理解“联邦警官”这个概念，无奈之下洛佩斯只能一点点向他解释。由于要避免被人发现这件事的违法性，还要违心地蒙骗对方。好在最终还是费尽周折地得到了乘客名单，这多少让他感到欣慰。由于乘客人数很少，而且这艘船上只有两名女性乘客，其中之一是西尔维亚，剩下的那个不用说就是卡中尉了。于是很快就确认了她的房间，可是接待洛佩斯的这位船员是个

新人，加之所有人都不太熟悉这艘刚刚被改造过的船，所以即使知道房间的号码，却怎么也找不到房间的所在位置。

而让洛佩斯感到不爽的却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答案就在他手中拿着的这台电脑中。对他来说，目前的确有一大堆问题。

完成使命的洛佩斯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船舱，他刚一走进房间，就恶狠狠地将笔记本电脑摔在了床上。

"怎么了？"库里克回过头问道。

洛佩斯指着坐在床上的卡中尉，没好气地说道："这家伙的名字叫做露易丝·卡，至少在名单上是这么写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情报。虽然我搜查了她的房间，但是只找到了这台电脑。"

"那你生什么气啊？另外，既然找到了电脑，为什么没有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啊？"

库里克将电脑拿在手里，打开了电源。不一会儿，系统的欢迎界面就亮了起来，之后，就是一排排意义不明的文字列充斥着整个画面。

"这是怎么了？坏了吗？"

洛佩斯摇了摇头，"需要密码，她将这台电脑设置成不输入密码就无法启动的模式。"

库里克回头看了看卡中尉，突然发现她手臂上的刺青图案，然后将手放在键盘上，输入了"UBCS"几个字母。几秒钟之后，电脑自动重启，画面再次回到了刚才的状态，只是画面中的文字和刚才略有不同。

"我刚才也试了很多次，每次重启这些文字都会发生变化。大概不是某种特定的语言，而是某些文字的组合。"

"不知道破解方法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不过这和五角大楼那些人使用的东西好像是一样的。"

"看来这个女人在很多方面都是专家啊。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要去请教国防部的那些人吗？"

库里克看着卡中尉，如果仔细想了想，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他站起身，将上衣拿在手中。

"好，这件事我来做吧。如果对方跟政府机关有关系的话，看来有必要跟那些政府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说不定这个家伙使用的就是从国防部泄漏出来的东西呢，总之我先去通信室一趟，马上就回来，你先在这里看好她。"库里克说完便走了出去。

"什么嘛！把好的差事都留给了自己！"洛佩斯大声地喊道，将脱下来的西装狠狠地扔在了床上，那头引以为傲的黑发也变得凌乱不堪。接着他从口袋中掏出梳子，开始平心静气地梳理头发。

突然他听到有人敲门，那只是普通的敲门声，这说明来者不是库里克。而且即便是他，好像回来得也有点儿太快了。洛佩斯收起梳子，取而代之掏出了贝雷塔。他就这样将枪口保持水平，悄悄地握住门把手，然后突然将门拉开。

门外站着一个矮个子的瘦弱男子，正是那名记者。看到洛佩斯手中的手枪，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那个……手绢……"面对突如其来的枪口，记者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也让洛佩斯大吃一惊，他拿着手枪对记者说道："什么嘛！怎么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记者举着双手回答道："不、不是，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吧？我刚才在慢跑，每天早上我都会运动一下。因为正巧路过这里，看到你刚刚走了进来。后、后来，那个是你的同事吧？那个人走了出去，我看到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还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起，都是记者的职

业习惯。”

洛佩斯上下打量着记者，只见他穿着风格极其卡通的衣裤，看来真的是慢跑的打扮。虽然这身衣服的设计风格，对于注重外表的洛佩斯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恶趣味，但至少能证明对方并没有撒谎。洛佩斯相信了他所说的话，把枪放了下来。

“拜托，你饶了我吧，真是的！”洛佩斯长长地送了一口气。

记者趁着这个时候，向着房间里窥视着。

“啊，那就是开膛手吧。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你这次护送的是两个人吗？”

洛佩斯连忙用身体挡住了记者的视线，说道：“喂，这是我的公务，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记者一边跳着，一边试图从缝隙中向房间里张望。

看到他这个样子，洛佩斯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开始向头上涌来，虽然眼前的这个记者不是什么坏人，但是由于他刚才一直处于不爽的状态，而记者恰好成了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此时的洛佩斯像是一颗被点燃导火线的炸弹一样，已经濒临爆炸的状态了。

就在这时，记者的一句话让时间停了下来，“哎？那是‘财富’啊。”

“什么？”洛佩斯反问道。

记者指着床的方向，洛佩斯回过头，看到床上摆着的笔记本电脑，此时的屏幕上依然显示着一排排的乱码。

“是‘财富’啊，你在制作密码吗？”

“你知道这个东西？”洛佩斯大吃一惊，随即他像想起来什么东西一样，迅速将思路整理了一遍，摇了摇头重新问道：“不，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半年前就出现在互联网上，还引起了话题呢。有传言说……虽然说是传言，但从很多消息都能看出这是美国国防部开发出来的用于管理导弹的密码。虽然我们的报纸也想要做相关的报道，但结果只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任何人都能将其解开。大概是谣言吧，有人说就算这东西真的是由五角大楼开发出来的，也肯定是未完成品。所以由于没什么新闻价值，我们也就没有报道。”

“这么说你也能解开这东西啦？”

“嗯，如果有笔和纸、计算器以及大量的时间的话……”

突然洛佩斯抓住记者的手腕，将他拽进了房间里。由于他的行动过于突然，记者的身体本能地反抗了一下，忽然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板上。而洛佩斯却好像根本没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似的，只是迅速地将房门关好，然后将头探入橱柜中开始翻找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他将纸笔以及计算器等东西放在了床上。

“那么，快开始吧！”

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道：“开始……干什么？”

“当然是把这个东西解开啦，没问题吧？”洛佩斯将笔记本电脑转过来，让记者看着屏幕。

记者这才明白他的意图，说道：“我才不干！这要花费好长时间呢！”

坐在床上的卡中尉哼笑了一声，洛佩斯回头看了她一眼，转而向记者问道：“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整天也不知道能不能……不过，我为什么必须做这种事啊？”

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次的声音带有一定节奏，洛佩斯知道是库里克回来了。他看了看眼前的这个计划外人员——记者，很轻易就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果然，他打开房门，库里克刚刚走进房间，首先就是怒目圆睁，接着就像洛佩斯预想的那样，指着记者大声吼道：

“什么啊！这家伙是谁啊？怎么会多了一个人啊！谁让他进来的？”

洛佩斯见状急忙挡在记者的前面，劝慰库里克道：“没事、没事，五角大楼那边怎么样了？”

“无线电有点问题，无法取得联络。”

“太巧了，我们太幸运了！”洛佩斯满面春风地笑着说。

他的笑对此时的库里克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果然，库里克大声说道：“什么幸运啊！你脑袋有问题啊！”

“不是，你先冷静下来，仔细听我说。这个人，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记者……”洛佩斯指着一旁沉默着的记者。

库里克更加生气了，“记者？你让这种人进来！你没事吧？”

“等一下，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他说能解开这个东西。”

库里克看了看洛佩斯用手指着的电脑屏幕，随即又将视线转移到记者身上，狠狠地盯着他，将收在枪套里的格洛克抽了出来。

“你是什么人？”

“我不是说了吗，他是记者！你没听见吗！稍后我会跟你说明理由的……”洛佩斯连忙解释道，然后转身对记者说：“你都听到了吧，我们刚才的对话？由于无线电的原因，我们无法和我国政府取得联系，真是太巧啦，在这艘船上惟一能解开这个难题的可能只有你了。”

“什么巧合啊，警官先生，你们不能这样……”

洛佩斯转过身来，悄悄地将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记者不要多说话。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奇迹是存在的。现在不就是奇迹吗？果然神也是存在的，他将你赐给迷失了方向的我们，让你引导我们前进。所以，你就赶快开始吧。只要能解开这个东西，就连我们这位血气上涌的同事也会变成安静的小绵羊的。”

“你在说什么啊？你这完全就是渎职，并且还让外国人……”

洛佩斯抓住暴跳如雷的库里克的双手，说道：“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放心吧，这种做法不正是我们所擅长的吗。如果这个家伙胆敢将这些事说出去，或者报道在报纸上，我一定会让他闭嘴的。”

迫于无奈，记者只好听从洛佩斯的安排，默默地拿起床上的笔记本电脑。

天亮了，一轮朝阳从天边升起。自由号按照预定的航线，朝着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进发，它那美丽的船体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漂亮。在广阔的大西洋上，在自由号方圆几里的海域之内应该什么也看不到才对，可是今天却有点不同寻常。在距离自由号不远处，一根天线伸出了海平面，并且一直与自由号保持着一定距离，以相同的速度朝着美国东海岸移动。

10 做法

白昼过去，夜晚来临。

虽然倔强的库里克无数次往返于船舱与通信室之间，可是从扬声器另一端传来的噪音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坚持，转而同意了洛佩斯的主意。记者将那些文字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置换成1、2等数字，然后按照记忆中的一条公式进行计算。坐在他身边的洛佩斯不时按动计算器，来帮助记者。库里克将这项工作完全交给了他们俩，自己则坐在床上看着杂志。卡中尉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人，带着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四处张望着。而杰克却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杰克盯着记者的侧脸，他的记忆开始苏醒。在昨晚的梦中，这张脸好像出现

在什么地方。不是小时候的福利院，也不是自己的小偷同伙，在纽约也没有见过，应该是伦敦。不是警察，哦，对了，是记者。自己被逮捕之后，被带往警察局，这张脸就混杂在一群挤在门口的人当中，从那些相机的缝隙里看着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情景重合在了一起，这张脸好像伴随着那些刺眼的闪光灯在眼前亮起，杰克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可是在这挥之不去的残像中，杰克想起刚才洛佩斯说的关于"巧合"的话题。是吗，这真的是巧合吗？即使说这是个奇迹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不一会儿，黑暗将他包围了起来，最后那张记者的脸也消失在黑暗中。虽然这时杰克觉得这张脸还存在于其他的记忆当中，可是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

"成功啦！"

一声突如其来的欢呼让杰克又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那个记者一脸兴奋的表情，手中还拿着一张纸，记者将这张纸递给坐在一旁的洛佩斯。

"这不过是一堆数字的排列而已啊。"

"将这些数字再次转换成字母。"

已经是深夜时分了，记者一边对照着纸片上的数字，一边小心翼翼地在键盘上敲击着，最后轻轻地按下了回车键。洛佩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他身后的库里克也从杂志中抬起了头。只见笔记本电脑在又一次重新启动之后，回到了待机画面，显示的依然是一排又一排的文字列。

失败了！几个人同时垂下了头。

"花了一天时间，就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库里克嘲笑道。

"再试一次，这回我们先写在纸上，然后再试着输入。"洛佩斯对记者说道。

"不行啊，由于排列顺序已经被改变，刚才得出的结果已经失效了。"

"那么说如果重新来一遍的话，还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啦！"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强忍着的笑声，洛佩斯回过头看到卡中尉的肩膀正在不住地颤抖着。

"想笑就大声一点，我也好久没听过女人的笑声了。"

洛佩斯将手中的计算器狠狠地摔在了床上，由于用力过猛，计算器反弹起来之后又撞在了笔记本电脑上，他此时也感到有些泄气。

记者说道："这个也许不是'财富'，很有可能是她自己开发出来的程序。如果那样的话，是谁也解不开的。"

库里克清了清嗓子，看着卡中尉说道："算了，等回国之后用五角大楼的超级电脑来破解吧。而在那之前，露易丝·卡中尉，你将在我们的监管之下。"

听了他的一番话，卡中尉只是无畏地笑了笑，权作是回答。

就在这时，洛佩斯猛然站起身来。记者与库里克以及卡中尉的目光全都被他突然的举动所吸引，大家顺着洛佩斯的视线看去，他目光的终点是杰克的嘴角。

"C……R，MU"，杰克此时盯着众人已经失去兴趣的电脑屏幕，以细微地声音说道。

洛佩斯回过身拿起电脑，仔细地看着画面中的文字列。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画面左上角的文字，竟然很巧合地是"C"。不，那并不是巧合。洛佩斯紧接着又确认了剩下的几个角落里的文字。右上角是"R"，左下角是"M"，右下角是"U"。看到这些文字，洛佩斯心下一动，于是按照杰克所说的顺序按下了按键。

随即，那些困扰了几个人一天的文字列从画面上消失了，取而代之出现了一个雨伞标志，那正是众所周知的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标志。洛佩斯抬起头，露出了十分洁白的牙齿，灿烂地笑了。

"你是不是很想听我的笑声啊？露易丝·卡，如果你想找个墙角哭的话，我倒是可以借你雨伞哦。"

卡中尉咬牙切齿地盯着洛佩斯。

"这个果然不是'财富'。"记者喃喃自语道。

库里克接着说道："原来是故弄玄虚，我们都被他骗了。"

"可是，为什么开膛手会……"

至今已经阅读过无数遍杰克资料的洛佩斯好像突然想起了些什么，回过头和库里克相视一笑，说道："密码破译者。"

"什么密码破译者？"记者很迷惑地看着这两个人，问道。

洛佩斯看着杰克，"既然你能看透这个，完全可以凭借实力找份儿很好的工作来做，为什么要当连环杀人犯呢，真是可惜。"

不一会儿，画面上显示出了新的文字列，这次出现的是一段有意义的短文，文章的标题是"C病毒、极秘"。

看到这个标题，洛佩斯也好，库里克也好，甚至是记者……众人都凝视着画面，仿佛在这篇文章里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气味。

11 气味

一位中年男子站在自由号的船头，透过望远镜遥望着深蓝色的大海。他蓄着小胡子，嘴里叼着雪茄，不时吐出一口烟，而目光却未曾从海面上移开。不一会儿，另外一个年轻男子为了避开烟雾向着中年男子的身后靠了过来。

"船长。"

听到部下的呼唤后，中年男子并没有回过身，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修好了吗？"

"呃，其实也没修……突然就自己恢复了。"

"好，那么我们回去吧。"

放下望远镜，船长与部下一同走向瞭望台。

船长向部下问道："无线电呢？"

"还不行，但是雷达之类的仪器已经没问题了。噪音都消失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整整一天了。用这种完全由电脑控制的自动导航系统，我还真有点担心，不过也多亏有了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们这次才不至于要停船。"

船长敲着甲板上的扶手说道："如果是手动航行的话，雷达就是我们的生命。"

他想了想接着说道："不过，只有船的眼睛和耳朵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捣鬼。"

"可是咱们周围一艘船都没有啊。"部下摊开了双手，笑了笑。"难不成您想用那个望远镜来确认一下吗？"

"说什么傻话，无法使用雷达就根本无法掌握大海的动向。咱们行进的前方有一股低气压，很有可能是飓风。"

"能看到吗？"部下瞪大了双眼问道。

"当然看不到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望远镜而已。这么黑的情况下，一米开外的海面上就已经看不清了。我用的是鼻子，等你成了一名老水手之后，也能和我一样闻到暴风雨的气味。"

"那你为什么还带着望远镜？"

"因为这样看上去很酷。"船长笑着说道。

不一会儿，两个人来到了瞭望台。进去之后，船长首先打开气象雷达的显示器，确认自己的预感。

"果然，乌云的影子已经很清晰地显现出来了。"船长抬起头，对船员下达了指令："没办法了，虽然要花费一些时间，我们还是要迂回过去。制定新航线，然

后将数据输入电脑。”

“船长。”

听到部下的呼唤，船长快步上前，将目光投向对方眼前的那台显示器，只见自由号的船后闪着一个令人感到不快的红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也许是雷达恢复正常状态之前的这段时间……”

“船长！”

另一个船员喊道，他的手里拿着一台船上联络用的对讲机。

“通信室那边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

船长看了看他的部下，然后又转过头来，看着显示器上紧跟在自由号船尾后的那个红点，暗暗吃了一惊。

此时还有和船长一样感到吃惊的人。洛佩斯和库里克、记者，在船舱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将C病毒的报告书通读一遍之后，紧接着是一段被命名为“追加”的影像。而这段影像的内容，就是在安布雷拉总部，副社长在陈的面前自爆的那一瞬间。

影像刚刚播放完，洛佩斯抬起头来，拭去了额头的汗水。

“像电影一样。”

“这几乎是个死球，难道真有能将这个球打出全垒打的击球手吗？”

库里克站起身，来到卡中尉的面前，凝视着她。

“这种东西是安布雷拉制造出来的吗？就像在浣熊市的时候一样。”

洛佩斯听了这话后也点了点头。

记者向洛佩斯问道：“浣熊市？”

“你不是记者吗，怎么会不知道？就是那个被导弹摧毁的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小城啊。”

“那个我倒是知道，可是为什么他刚才提到这个地方呢？”

库里克回答道：“在那里有安布雷拉的工厂。传闻他们在暗中秘密开发的军事用病毒发生了泄漏事故，导致城里的居民几乎都变成了丧尸。”

“那……难道……”记者苦笑道。

“虽然我也不太相信，不过……”洛佩斯指着电脑接着说道：“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那些并非是谣言。”

听闻此言，记者再也笑不出来了。

洛佩斯指着卡中尉说道：“并且，这个女人还拿着注射器想要袭击杰克。如果注射器里面装的是这种C病毒的话……”

库里克接着说道：“95%的可能性是这间屋子里将被涂满‘番茄酱’（译者注：指血浆），剩下5%就是这间屋子里出现一个怪物，然后像浣熊市那样突然飞来一颗导弹，准确命中这艘船。”

“总之不要发生奇迹才是安全的，你也是这么想的吧，露易丝？”

卡中尉扭头看着叫她名字的洛佩斯。

“你明明知道存在风险，为什么还要孤注一掷呢？你到底接受了谁的命令？”

卡中尉一言不发。

洛佩斯咳嗽了一声，将电脑的屏幕对准了她。

“是这个男人吗……”此时静止的图像显示出来的是陈的背影。看到画像的一瞬间，卡中尉的眼睛中闪过了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动摇。

“一个人在眼前自爆了，可他好像还是那么冷静。大概是开发者或者是负责人吧。到底是什么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卡中尉的神情并没有逃过洛佩斯和库里克的眼睛。库里克为了故意挑拨她，小声地说：“难道是你的情夫？”

这时卡中尉再也无法保持冷静，猛然站起身来。库里克迅速出脚一绊，卡中尉的身体失去平衡，又跌回床上。

库里克接着说道：“好像被我猜对了。”

突然，房间外面一阵骚乱。由于走廊上铺着高级地毯，普通情况下可以吸收人的脚步声，可是现在从声音上来分辨应该是有很多人在奔跑。船舱里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大家的身体全都由于惯性作用而站立不稳。

船，停下了。

库里克转身对洛佩斯说道："喂，你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

洛佩斯站起身，将上衣拿在手中，转身出了房间。他刚把房门打开就险些撞上一个迎面而来的船员，对方看上去特别慌张。洛佩斯追在船员的身后，向着甲板走去。

安装在甲板上的几个巨大的探照灯正在照射着船体附近的海面，由于距离很近，洛佩斯已经能够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叫住了正好走过眼前的一个船员。

"是谁落海啦？"

"不是的，好像是要进行紧急介入检查……"说完后，那个船员就慌慌张张地跑了。

洛佩斯摊着双手，一脸莫名奇妙地冲着那个船员的背影喊道："介入检查……我们周围不是一艘船都没有吗！"

就在这时，一阵轰鸣声响彻云霄，在围栏外，探照灯照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漩涡，漩涡中还冒出了无数的气泡。另一种预感让洛佩斯呆立在当场无法动弹，不一会儿，他缓缓地将头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想要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出现在漩涡中的是一艘潜水艇，眼前的这一幕让洛佩斯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映在他眼帘中的漆黑的一大块东西，就是他那许久未见的，除了库里克之外的美国同胞所驾驶的。

这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战略型核潜艇，在探照灯的照耀下与自由号保持着一定距离，迅速地浮出了海面。

12 介入检查

在潜水艇和自由号之间，搭设了一条仅能通过一人的吊桥状舷梯。用头盔、迷彩服、防弹背心、口香糖全副武装起来的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逐一走过舷梯登上了自由号。面对这些人手中的M16，自由号的船员们下意识地向后退去。这些人刚一踏上甲板，就各自展开了行动。有一名士兵单手拎着步枪，另一只手拿着一份厚厚的资料，带着一名身背无线电背包的同伴朝着瞭望台走去。途中每当他和其他乘客擦肩而过的时候，总是轻轻地抬一下头盔的边缘，笑着打声招呼："你好，晚上好。我是美国海军。"

看到那身和整个场面格格不入的打扮，以及那张微笑的脸，乘客们只是瞪大了双眼一言不发。不一会儿，两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进了瞭望台。船长看到之后，朝着他们两个吐出了更多的烟雾。

"什么嘛，不过是介入检查而已，为什么拿了那么多枪？"

站在前面的那个士兵并没有理会船长的质问，而是径直走过船长身边，来到了控制整艘船航行的电脑前面，将手中的资料展开。只见资料的封面上写着"自由号操作指南"，并印有陈氏工业以及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标志。

"喂，你们怎么会有那本操作指南？"船长大惊道。

那名士兵对着嘴边的无线电话筒喊道："芭芭拉，这里是乔治·W，能听到吗？我已经到达瞭望台，现在就可以开始作业。"

士兵皱着眉头，用手指敲击着耳机，就这样面对着船长，自顾自地与自己的同伴联络。

“喂，还是有噪音啊。很难听清母舰的声音，已经切断通信干扰了吗？”

他的同伴将手伸向背后，拨动了几下按键。

“OK，清除了。可以开始了。”

于是那个士兵一边参照着操作手册，一边按动键盘上的按键。

船长连忙走上前来，想要阻止他们，可却被另一个士兵挡住了。

“你们是谁啊，到底想要干什么？”

士兵没有回答，在船长的眼前不停地咀嚼着口香糖。

不一会儿，士兵面前的显示器中显示出了被分割成四份的录像画面。潜水艇在夜视摄像机中看上去像是被染成绿色，四组镜头分别显示出船首，两部分船体，以及船尾的部分。随后士兵开始调整游标，将全部镜头的清晰度调到最佳状态，然后出现了橙色的坐标网格将四个部分都固定住。

“锁定完成，多普勒已经启动。”

随着士兵报告完毕，画面上的潜水艇开始震动。船体向前移动，坐标网格自动跟踪潜水艇的这一动作，于是自由号的电脑好像为了跟随潜水艇一同前进而开动了螺旋桨。以厘米为单位，精确地和对方保持着一定距离，以平行的状态开始前进。自由号的自动航行装置被启动了，现在这艘船的航线完全由潜水艇来决定。

“不愧是最新科技，好酷啊。民间的船只使用这种技术真是奢侈，好想买一个作为母舰的礼物。”

“不过这可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价钱很贵的。海军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吧。”船长接着向士兵问道：“喂，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不用担心，我们要用最短的距离将你们带到美国东海岸，纽约之外的某个地方。具体位置恕我不能告诉你们。”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过一会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没问题的，这艘船是以最新的高科技打造出来的，而我们是潜水艇。不过如果这次介入检查顺利进行的话，在遇到暴风雨之前就会将这艘船放行。”

“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船长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当然，士兵并没有回答，而是在那里等待着下一步的指示。

站在甲板上的洛佩斯，随着船的前行也晃动了一下身体，他觉得这次的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同寻常。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一艘普通的客轮在大西洋中被海军核潜艇拦截下来，这本身就很奇怪。加之一群全副武装的海军全体登船就更显得蹊跷。他决定先返回船舱将这件事报告给库里克，想到这里，洛佩斯转回身打算向着休息室方向走去。

一个拿着步枪的士兵冲他喊道：“喂，你！”枪口随即就对准了洛佩斯，“你的通行证呢？”

士兵见洛佩斯的脖子上并没有佩戴身分证明，于是喊住了他。

洛佩斯转过身，从口袋中掏出警徽，出示给士兵。

“哦，原来是美国人啊。”

士兵马上将枪口抬了起来，对准了天空。于是他身边的伙伴对那个士兵说道：“这不是男人吗，要女人，快搜索女人。”

于是两个人放过了洛佩斯，急忙向别的地方走去。

洛佩斯加快脚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那些海军要找女人，而这艘船上只有两个女人。他们的目标应该不是西尔维亚，那无疑就是卡中尉了。洛佩斯想象着接下来会发生的骚动，于是又加快了脚步。

不一会儿回到休息室区域的洛佩斯

发现了些许异常，自己房间的门竟然敞开了一丝缝隙。屋子里的光线从门缝中洒落，向着洛佩斯的反方向延伸。洛佩斯马上掏出贝雷塔，将身体伏低慢慢地靠近房门。刚一来到门口就猛然推开房门，闪身走进屋子。

洛佩斯咽了口唾沫，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沾满了鲜血，好像被匕首之类划破的记者所穿的外套，可是却没有它主人的踪迹。除此之外之前戴在卡中尉手上的手铐也掉落在地板上。杰克的皮带，脸上的面具也同样放在旁边，两个人都是踪迹全无。剩下的只有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从腹部流出大量鲜血的库里克。

洛佩斯放下手枪，连忙来到库里克身边，"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

"剩下的5%……"

一息尚存的库里克回答说，指了指床上。洛佩斯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看到了放在床上的注射器，此时里面已是空空如也。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神，也不认为有奇迹存在。如果说奇迹是存在的，那也是最差的奇迹……"说完，库里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库里克的格洛克也不见了，洛佩斯抬起头，想要保持冷静，于是开始深呼吸，可是心脏不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跳动得愈加剧烈。

无法保持冷静的洛佩斯站起身来，握着贝雷塔愤怒地跑出了房间。

13 最差的奇迹

船体后部的甲板上有一片十分宽阔的空间，本来是作为乘客的娱乐场所，还可以用来举办宴会之类的活动，场地正中还有一个游泳池。但是对于自由号这样一艘豪华客轮来说，这个地方已然失去了它的作用，加之这次又是试航，所以一次都没有使用过。泳池中甚至都没有水，一个士兵对着眼前的泳池小声地嘟哝道："好想游泳啊……"

"说什么梦话呢！"从对讲机中传来了同伴的斥责声。

"我到了，马上下去看看。"士兵无奈地走向泳池边上的扶梯，同时与对讲机另一端的同伴继续说道："唉，稍微轻松一下吧。反正也不是什么正规任务。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舰长的私人工作罢了。叫什么来着，什么制药……"

"安布雷拉制药。"

"对，就是那个公司。舰长退伍之后还可以去那里就职，一家民间企业竟然对美国海军颐指气使……"

"反正只要给钱就没问题啦，甚至是我们这些底层的人也会收到一大笔奖金，所以就不要抱怨了。哦，刚才我忘了跟你说，从刚才开始特别顾问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士兵的脸色一沉，问道："真的吗？"

"当然了，而且他就在我的身后。"

士兵走下扶梯，原来下面是一个仓库。在泳池的正下方有一架小型直升机，刚才在对讲机中通话的同伴从驾驶席中探出头来，向着士兵招手。

"这边，快过来！"

在直升机的旁边，站着那个被他们称呼为特别顾问的男人。一件军绿色背心紧紧贴在身上，将他的肌肉凸显出来，满是伤痕的手腕上刺着一个和卡中尉一样的刺青。他的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只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盯着那个从扶梯上下来的那个士兵。士兵被他看得有些发慌，站在那里，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真是，海军竟然这么啰嗦，真麻烦。"

说完，顾问低下头，将手中装着C病毒样品的箱子打开，确认里面的物品。

于是，坐在驾驶席上的士兵通过对讲机开始报告。

“芭芭拉，这里是鲍威尔。样品回收成功，和我们收到的图纸上所标注的一样，就在泳池正下方的仓库里。还发现了一架小型直升机，大概是准备紧急脱出专用的。东西就藏在直升机里面，我们这就准备撤退。”

“等一下！”顾问喊道“少了一套！”

顾问手中的箱子里果然有一块地方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东西，士兵刚要拿起对讲机向总部汇报，突然从耳机中传来了一声惊叫。同时从扶梯方向也传来了同样的叫声。

顾问和士兵同时抬起头，从阴暗的角落里闪出一个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刚走下扶梯的士兵身上抢走了步枪，来者正是卡中尉。

士兵急忙对着对讲机喊道：“芭芭拉，这里是鲍威……”

顾问用手拍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出声。

“哦，这不是中尉嘛！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吧？”

“哎，你们认识？”士兵吃惊地问道。

“是同事。”

“什么嘛，不是说从安布雷拉派来的顾问只有你一个人吗？”

“她和你们一样，都是临时雇来的。没错吧，中尉？”

卡中尉并没有回答，只是端着步枪慢慢地向直升机靠了过来，顾问见状笑了。

“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事情啦，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向你下达指令的陈博士已经死了。”

卡中尉的脑海中突然闪过陈的脸，她将枪口对准顾问，喊道：“少来骗我！”

“我没骗你！几天前，他搭乘私人飞机在前往纽约的途中，被国籍不明的战斗机击落了。你在船上看不到新闻吧？”

卡中尉愣住了，拿着步枪的手也感到一阵无力。

“虽说是国籍不明，安布雷拉可是个在世界各国的空军中都很有势力的大型企业。所以真相也就不言而喻了，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战胜我们。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中尉，就请将剩下的样品还给我们吧。”

顾问一边说，一边盯着卡中尉手中的枪，心里盘算着只要她再将枪口降低几厘米就可以展开行动了。想到这里，顾问悄悄地转动了一下腰间的皮带，在卡中尉看不到的地方，挂着一个装有手榴弹以及匕首的收纳包，顾问反手握紧了匕首。

卡中尉这时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马上又握紧了手中的步枪。顾问感到有些不妙，可奇怪的是对方的枪口却越抬越高，对准了自己的头顶上方。感到不可思议的顾问看着卡中尉的脸，只见她的表情凝重，并从额头流下了冷汗。

“剩下的样本，就在你的身后！”

顾问回过头，还没等他确认，一种锋利无比的东西就刺中了他的眼睛。完全失明的顾问倒在当场，不停地翻滚着。看到这一幕的士兵此时也感到手脚冰冷，一个巨大的阴影将他笼罩起来，他不停地发抖，一动也不敢动。

卡中尉握着步枪，悄悄地来到直升机的后面，随即就闻到了一股硝烟的味道，可她并没有开枪。卡中尉低头一看，躺在地上的顾问手中紧紧握着一个已经拔掉引线的圆筒形燃烧弹。

大火瞬间就将站在直升机前面的巨大阴影吞噬掉了，卡中尉也被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震开到几米之外。虽然冲击力十分强烈，好在她的意识还保持着清醒，身体也还能动。卡中尉确认自己没什么大碍之后，马上站起身来向大火的方向

望去，想要确认那个阴影的情况。

炸弹好像将直升机的燃料箱引燃，仓库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周围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卡中尉抬头仰望，由于受到爆炸的冲击，天棚坍塌了。

在上面听到爆炸声的士兵们迅速向这边汇集，不一会儿就将泳池围了起来。只见泳池的池底已经坍塌，并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和火焰。

由于喷发出的火焰势头太盛，一名士兵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向后退了一步。同时他感到好像从下面吹来了一阵冷风，再次睁开眼睛时，本应站在身边的同伴却不见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地看了看身旁，浑身是血同伴倒在地上，他这才发现泳池周围除了自己之外，其他的人全都已经死了。士兵感到有些混乱，下意识地想要离开这里，于是准备向后退。这时他感到背部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慢慢地回过头，只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那个东西突然睁开了双眼，死死地盯着士兵的眼睛，原来这是一个生物。但是，是什么呢？士兵心想，可是却没有找到答案。随即他对着对讲机说道："芭芭拉，快救我！我看到了怪物！"

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通话。

14 怪物

二十几年前，有人在纽约中央车站内的投币保管箱中发现了一个弃婴，这个婴儿就是杰克。由于保管箱表面的图案恰巧就是扑克牌（译者注：扑克牌在日语中被称为"tramp"）中的"J"，于是这个婴儿就被命名为杰克·特兰普。这个后来被称为开膛手而被人们当成怪物来对待的青年就这样在一个无人关心的怪物之城的一个角落里降生了。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时的影响，他极端讨厌被封闭起来的空间，可能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才会掌握开锁技术的吧。

但是恐惧与安心其实只有一纸之隔，最能让他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的地方，也正是这种封闭的空间。

刚刚恢复意识的杰克目前就身处在这样一个地方，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总之他知道自己被封闭在某个地方了。杰克马上冷静下来，开始盘算着该怎么从这个地方逃出去。

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在黑暗中好像有一扇门，杰克在脑海中努力地想着要怎么样才能打开它。他回想起至今曾经打开过的无数扇门，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最后打开的门所在的地方。那里应该是某个便宜公寓中的一个小屋，他身处的地方是洗手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地方，但当时的心情好像有些焦躁，至于原因也想不起来了。这时好像从旁边的卧室里传来了一些声音，杰克走近洗手间的门，直接握住了门的把手，想要打开它。这时声音再次响起，杰克终于弄明白那是一个女人发出的，他微微地将门打开，透过门缝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窥视着。

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好像有个人在仰面朝天地睡着，杰克再凝神一看，原来躺着的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在床前还站着一个男人，由于角度的原因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这个男人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鲜血滑过刀刃滴落在地板上。紧接着那人高高举起凶器，向着那个女人狠狠刺去。

女人发出一声惨叫，响彻整个房间，这就是她的临终遗言。男人将刀插在女人的身上，然后从身旁的皮包中掏出手绢，仔细地擦拭迸溅在脸上的鲜血。

随后男人转身准备走出屋子，这时他的脸清晰地映在杰克的眼中。至今还烙印在杰克脑海中的那张脸分明属于那

个新闻记者，杰克大吃一惊，跌坐在当场，过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

杰克环视四周，原来自己此时也正在一个洗手间里，但并不是那个出现在记忆中的公寓卫生间，而是现实中自由号的卫生间，最初模模糊糊看到的那扇门原来就是通往船舱休息室的门。

他发现一直束缚着自己身体的皮带已经被摘下去了，杰克连忙站起身，推开了面前的那扇门，来到了外面。由于势头过猛，杰克的身体失去了重心一下子摔倒在地，紧接着映入眼帘的就是库里克的脸。他看出来库里克此时已经气绝身亡了，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站在库里克的身前，杰克抬起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那名士兵的目光一直盯着杰克的手，杰克也低头望向他眼神所指的地方，拘禁服长长的袖子被挽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手里竟然握着那把本属于库里克的格洛克手枪。

士兵连忙抬起枪喊道："把……把枪放下！"

杰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士兵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盯着杰克的脸看了一会儿，大声喝道："你，你是开膛手杰克！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士兵的视线再次开始移动，杰克也顺着他的视线转移。首先看到的是挂在库里克腰间皮带上的联邦警官警徽，接着是空空的枪套，然后就是拿在杰克手中的格洛克手枪，最后两个人的视线汇集在了一起。

"人是你杀的！"

士兵说着将枪口抵在了杰克的头上，杰克此时想要为自己辩解，可却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一样说不出话来。士兵回过头左右张望，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刚才爆发了骚乱，几乎所有的同伴都赶往船尾。而偶然发现了联邦警官尸体的他就独自一人留在了这里。

士兵咽了一口口水，对着杰克说道："我刚刚加入军队，至今还没有对任何人开过枪。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对手又是开膛手杰克，即使我开枪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士兵一脸紧张的表情，声音也有些颤抖，他的食指慢慢地勾动了扳机。杰克此时也闭上了双眼。

可是在杰克的耳边却并没有响起枪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闷的打击声。他睁开眼睛，刚才那名年轻的士兵趴在了库里克的尸体上，已经晕了过去。他的脑袋变得通红，应该是皮肤产生了内出血症状。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暂时失去了意识。而此时顶在杰克的脑袋上的枪也变成了贝雷塔，原来是洛佩斯站在他的面前。

"如果不听话的话，我会继续执行刚才这个家伙想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一枪轰烂你的头。而且这也符合规矩，好了，慢慢地把枪放下。"

杰克依言将手中的格洛克慢慢地放在地上，洛佩斯盯着他的眼睛慢慢地将枪捡起来，然后放在鼻子底下仔细地闻了闻。果然有一股硝烟的味道，随后洛佩斯取出枪中的弹夹，确认剩余的子弹数量。

"少了一颗子弹。"

洛佩斯将士兵的身体搬开，仔细地观察染满鲜血的库里克的腹部，随即就抬起头将枪口顶在杰克的脑袋上，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过的严肃表情。

"好了，现在我的脑袋真的很混乱。自从上了这艘船开始，每天都无聊得要死，说实话我真的很烦，甚至在心里还有些期待发生点什么事情才好。可是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却是我无论如何都

没有想到的。现在我需要你协助我，将我头脑中的一些思路理清。我现在惟一知道的就是，消失的那颗子弹就在我同事的肚子里。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开的枪？”

杰克的嘴拼命地动着，可是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现在很生气！你一定知道，快回答我！”洛佩斯大吼道。

不一会儿，从杰克的嘴里只说出几个字：“我、我……没做……”

杰克的这一回答，不仅仅是对伦敦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库里克事件的答案。

15 库里克事件

库里克转身对洛佩斯说道：“喂，你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

洛佩斯站起身来，拿起上衣走出了房间。

门关上了，目送洛佩斯出门的库里克刚要转过身来，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副锁链。那是手铐中间的那根锁链，卡中尉在倒在床上的时候故意将自己的肩关节弄脱臼了，她一边忍着剧痛一边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她先是强行将自己的手腕绕到身体的前方，继而将手铐作为武器勒住了库里克的脖子。

不一会儿库里克的脸就被憋得通红，他无法发出声音，只能挺直身体，顶着身后的卡中尉向着墙壁撞去。被夹在肥胖的库里克与坚硬的墙壁之间的卡中尉，虽然被猛撞了好几下，可是手上的力道却没有减少半分。冲撞了几下之后，格洛克从库里克腋下枪套中脱出掉落在地板上。而此时的两个人的生死都在一线之间，所以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在乎这件事。

为这次争斗画上休止符的是一声枪响，硝烟的味道立刻弥漫在这个狭小的房间内，鲜血一下子从库里克的腹部喷溅而出。吃惊的不仅仅是他，被他压在身后的卡中尉也大吃一惊。甚至一直在旁边呆呆地看着这场骚乱的杰克也被枪声吓了一跳。三人顺着枪口升起的烟雾望去，看到的是记者的脸。

库里克从力道变缓的卡中尉双手间慢慢地倒在地上，虽然他期待着外面的人能够听到枪声然后破门而入，不幸的是由于潜水艇浮出水面，船上众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这边发生的事情。

记者一幅阴险的表情对着卡中尉说：“注射器在哪里？”

卡中尉一言未发。

“应该是被警官们缴获了吧！我说的是装着C病毒的注射器！”

卡中尉的目光望向床上方的橱柜，记者一边将枪对准她一边慢慢踩上床铺，然后在橱柜中翻找起来。不一会儿，就拎出一个公文包，将皮包打开之后拿出了一个装在塑料袋中的注射器。

记者微笑着说道：“终于啊，终于！我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

说完他将塑料袋打开，把注射器拿在手上，接着对卡中尉说道：“如果这个就是奇迹的话，那么带来这个东西的你就是天使……不，是女神。好了，从躺在那里的警官身上拿到钥匙之后，你就自由了。”

记者晃动着手中的格洛克指了指倒在地上的库里克，卡中尉依言将手铐的钥匙一把从库里克的腰上扯了下来，打开了手铐。然后记者又从包里取出了另一串钥匙，扔给了卡中尉。

“把你旁边的那个家伙也解开。”

原来那是绑着杰克的皮带的钥匙。

“喂，你要干什么，他可是开膛手啊！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吗？”

枪口不停地在卡中尉的眼前晃动着，但是对方只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门外汉罢了，所以这些武器对他来说根本就毫无意义。虽然卡中尉在心里这么想着，可她却并没有出手。真正令她感到恐惧的是那个门外汉另一只手中握着的注射器，即使对手是个门外汉，那个东西依然是个威胁。

无奈之下，卡中尉只有按照记者的指示行动。由于她一边的肩膀脱臼，所以行动起来特别笨拙，花了很长时间才解开一部分皮带。不一会儿，杰克的手自由了，记者走到他的近前，先是摘去了他的面具，接着将拘禁服的袖子卷起，把格洛克放在他的手中。正在解杰克腿部皮带的卡中尉根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双眼瞪得大大的。

记者冲着杰克笑了笑，柔声说道："杰克，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一定要笑纳哦。我一直在注视着你，但并不是作为一名记者，对，就像是兄弟那样在关注你。由于你背负了我的罪，我不得不一直注意你，所以我才搭上这艘船。我想看看你的未来，换句话说，那些原本属于我的未来……"

还没有弄清整件事情的杰克根本无法理解记者所说的话，记者慢慢地向后退了一步，接着说道："说来我真的很讨厌自己的肉体，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摆脱，我想变成超人。以前我觉得这世上根本没有奇迹，所以只能杀害比我还弱小的女人来发泄这种情绪。可是，现在不同了，虽然我以前不相信奇迹，现在我相信了。神果然是存在的，他还赐予我这个奇迹。"

杰克腿上的皮带终于被解开了，卡中尉刚一抬起头就看到记者将注射器对准了他自己的脖子，卡中尉的脸上顿时就没了血色。

"杰克，我现在就要改变命运！"

随着扳机被扣动，注射器中的液体瞬间就消失了。卡中尉根本没有时间确认结果，连忙从开始变得有些痛苦的记者身边穿过，直接跑向门的方向，然后粗暴地打开房门飞奔了出去。

杰克也感觉到了危险，那种感觉在潜意识的深处呐喊着。在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所体验过的所有恐惧，此时全都历历在目，然后汇到一起流进了脑髓当中。从现在到过去，记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吞噬了所有意识，而终点就是他出生的那个车站里的投币保管箱。那个刚接触外界的幼小的杰克并没有啼哭，只是感到将来会有无数的恐惧在等着他。如果可能的话，他真的想回到那个令他感到安心的阴暗空间里。

杰克不知不觉地开打了身后的门，那里是洗手间。忽然一个没留神，他被拘禁服的裤腿绊倒了，身体向着洗手间倒去。虽然他想抓住门的边缘，可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伸出的双手反而将门关上了。黑暗一下子将杰克包围了起来，而他也失去了意识。

记者接下来所发生的变化全都映入倒在地上的库里克的眼球中，那双眼球没有丝毫的生气，只是默默地见证着记者的进化过程。不一会儿，记者终于进化完毕，此时库里克的眼神仿佛在说："神啊……"

杰克结结巴巴地将在伦敦发生的事以及洛佩斯走后房间里所发生的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听完这些话之后，洛佩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的话，我完全被那个记者骗了……"说完，洛佩斯站起身来，又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咬牙切齿地吼道："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会被那个英国混蛋耍得团团转！"

洛佩斯满脸通红，随即又深深地吸了口气，把手中的格洛克扔在床上，将弹夹插进腰间的皮带上，然后用双手握住自己的爱枪——贝雷塔。

“我要确认一下，先把露易丝·卡那个家伙找出来，我要好好问问她。如果她还是保持沉默，我这次就要用拳头找出答案。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就要把那个杀害我的同事，变成了怪物的记者干掉。我们走吧。”

洛佩斯晃了下头，向杰克示意。杰克却是一副茫然的表情，只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你在干什么啊？一起来吧。你听好了，关于在伦敦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被人冤枉了，但重要的是你现在要怎么做来证明这一点！我不管你是谁，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我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任务的。”说完，洛佩斯转过身，走出了房间，杰克也站起身跟在他的后面。

两个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发生爆炸的船尾，洛佩斯侧耳倾听着船的马达声、水声以及与平时一样的其他噪音。如果像杰克所言记者变成了怪物，那么一定还会听见其他的声音，可是现在既没有人们的惊叫声，也没有士兵的枪声，好像比刚才士兵登船时还要安静。洛佩斯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摇了摇头，努力地想要保持冷静。

两个人转过一个拐角，终于来到了船尾的甲板处，这时洛佩斯的脚踢到一个金属物体。突然那个物体喷出白色的烟雾，向洛佩斯二人袭来。视线被烟雾所遮蔽，两个人连忙停下脚步。洛佩斯随即就意识到自己踢到的那个东西应该是罐灭火器，他挥动双手将烟雾扇开，果然地上有一只手拿着这罐灭火器。这应该是一名船员想用它扑灭大火，但是他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呢？想到这洛佩斯的心里又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在烟雾完全散去的同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跃入了洛佩斯的眼帘。那只并不是躺在那里的船员的手，就单纯是一只手而已。没有任何人倒在那里，在地上只有一只手。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同时抬起头一看，船尾的游泳池中还在冒着浓烟，四周堆积着如山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杰克再也忍不住了，他弯下腰不停地呕吐。洛佩斯慢慢靠近那些尸体，开始勘查现场。这些尸体几乎都是士兵，当中也混杂着几名船员。所有人的身体都被一种极其锋利的刀具所斩断。洛佩斯蹲下身来，伸出手臂测量伤口的长度。但是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因为最短的伤口也超过了一米，而且仿佛都是在一瞬间形成的，从切口来看无比光滑。能留下这种痕迹的凶器，在洛佩斯所知道的东西中是不存在的，这种结论让他浑身一震。

这时，洛佩斯还发现了另一个异常之处，在尸体的旁边，有一道很明显的粗线，仔细一看旁边还有一条——宽度几乎等同于人类身体，而且这道线是用血画出来的。洛佩斯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发现有无数条血线平行着指向同一个方向，他循着血线望去，这些线的尽头都集中在通往潜水艇的舷梯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移动的痕迹呢？首先在脑海中闪现出来的就是惨剧发生后，幸存的士兵们奋力想要回到潜水艇上的样子。对了，潜水艇。如果有幸存士兵的话，也许可以向他们打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现在惟一可以确认的就是这里发生了一些超出自己想像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目前掌握的情报实在是太少。另外，如果真如杰克所说，那个记者变成了怪物，现在一旦和它遭遇则根本不是其对



手。幸好，在这些血线所指向的地方集结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军队。虽然无法完全掌握情况，但是只有一把贝雷塔的我们与其留在自由号上，不如去潜艇上赌一把。洛佩斯在心里这样想着。

洛佩斯站起来回到杰克身边说道："喂，我们去那里。"他的手指指着潜水艇的方向。

杰克一脸不安的表情，于是洛佩斯笑了笑对他说："放心吧，咱们俩都是美国人，那边则完全属于美国领土。而且那里有专业的战斗团队，还堆积了大量的武器，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纳税人所制造的铁皮罐头。即使那个记者真的变成了怪物，也没有比那里更安全的地方了。比起这里，作为美国人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大概吧。"

洛佩斯转身沿着血线向着连接潜水艇与自由号的舷梯走去，杰克没有办法，也只能跟在他的身后。

虽然洛佩斯提出了自我感觉十分不错的想法，但是在他的脑海中依然存在着两个疑问。虽说刚才他提到了什么纳税人，但实际上跟在身后的那个家伙是名囚犯，而且好像最近也没有纳过税。如果说这不过是个玩笑，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血线真的是负伤的士兵留下的吗？流了这么多血，那一定受了很重的伤，这样的话他们还能够匍匐前进吗？如果只是受了很轻的伤，那么走回潜艇不是更好吗？洛佩斯在心里胡乱地想着，不由地加快了脚步向潜艇走去。

这时，自由号的瞭望台已经完全被寂静所支配，包括船长在内的船员和水手们，大部分人一步都没有移动过就死了，活下来的只有自动导航装置和各种雷达器材而已，在这些仪器当中，气象雷达的屏幕上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一件事情。

暴风雨已经近在咫尺了。

待续



角色介绍



林克

系列的主人公，继承了勇气之圣三角的少年。在经历了《风之杖》的故事后，本作中作为海贼在大海上与同伴一起冒险，拯救世界与塞尔达公主的使命又再次落到了他的肩上。



泰特拉

现任海贼团的团长，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少女，同时也是背负着宿命的塞尔达公主。正是为了从妖魔手上将她救出，林克才会展开这次大冒险。



莱因巴克

蒸汽船的船长，贪婪、胆小的他为了得到幽灵船上的财宝而与林克一起行动。最后在林克的影响之下，他体内的善良力量苏醒了，正是因为有他的帮助，林克才能将幻影魔神击败。



雪拉

在海滩上发现了漂流到梅尔卡岛上并昏迷不醒的林克的妖精，不幸的是她失去了记忆。在与林克的冒险中，逐渐找回了那些的回忆。

[传说]

“这是一个发生在不久之前的故事。

海贼团的头目泰特拉是一名美丽活泼的少女。

泰特拉在广阔的大海上冒险，途中遇到一位绿衣少年，他们成为了同伴。

在古代遗迹中，泰特拉发现自己原来是被魔王毁灭了的王国——海拉尔的公主塞尔达。

这时，魔王把塞尔达公主捉走并想夺取其神圣之力。

于是，少年踏上了拯救公主的冒险旅程……

最终，少年得到了勇者的力量，打败了魔王，拯救了公主。

海拉尔恢复和平后，少年与公主展开了旅程的新篇章。”

海贼团船员得意洋洋地展示着自己制作的连环画剧，不过这故事实在是过于乏味，听不下去的林克干脆在一旁打起了盹。

又是百无聊赖的一天，泰特拉这次率领着海贼团来到传闻有幽灵船出没的海域，他们最近真是倒霉到家了，如果再淘换不来一两件像样的宝物，那就只能靠喝海上干涩的西北风过日子了。

传说这片海域是由大精灵海王所统治的，迄今已经有不少船只在这一带失踪。泰特拉才不信这个邪，她认为这是海贼们的恶作剧，幽灵船上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可令她吃惊的是，刚刚驶进这片海域不久，海平面上便升起一片浓雾，传说中的幽灵船真的出现了！

“勇猛”的泰特拉跳上幽灵船誓要揭开“幽灵”的真面目。一声响雷后，泰特拉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心急如焚的林克本想跳到幽灵船上救人，可惜却因为船身颠簸不慎跌入海中。在失去意识前的瞬间，林克仿佛听到逐渐被黑暗旋涡吞噬的泰特拉的求救声……

[起航]

与同伴失散的林克被海水冲到了梅尔卡岛的海岸，还处在昏迷之中的他被一名叫做雪拉的妖精发现。不过，这名可怜妖精的状况也比林克好不到哪去——雪拉是一名落难的妖精，失去记忆的她现在被住在岛上的老爷爷希旺所收留。

当从雪拉那里得知希旺有可能知道有关幽灵船的情报后，一心想赶快找到幽灵船的林克便跟随着她前去拜访希旺。但希旺却忠告林克不要接近幽灵船，因为从未有人能够去了以后平安回来，要去也只会是白白送死。

“不，我一定要找到幽灵船，救回泰特拉！”



习惯为了公主上刀山下火海的林克毫无退缩之意，再说从希旺的表情来看，这位老人明显对林克隐瞒了什么。在林克的一再坚持下，希旺只好告诉他去东部的港口城镇找一位名叫莱因巴克的船长碰碰运气，那位船长对附近的海域可以说是一清二楚，而且听说他还与海贼有什么关系。

善良的精灵雪拉决定为林克带路，在路上，林克得知岛上最近经常发生地震，城外的怪物也增加了不少，而这一切又与最近幽灵船的频频现身有什么关系呢？

在几经周折后，两人在北部山上的海王神殿救出了被陷阱围困的莱因巴克。原来，这个贪婪的大叔是为了幽灵船上的财宝而来到神殿寻找线索的。当得知林克的目的后，他指示林克继续向神殿的深处前进寻找海图，而自己则找了个借口舒舒服服地等在门口，目送林克慢慢走进危机重重的神殿。

在找到海图后，几人发现上面标记的力量之纹章指示的位置正是火之岛。希旺则认为住在岛上的预言家福琼也许知道幽灵船的事，而且他还指出让雪拉到外面冒险或许就能寻回其失去的记忆。

为什么这位老人什么都知道，林克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急于寻找宝藏的莱茵巴克拉上了停靠在码头的船上。于是，两人一妖各怀心事地向着火之岛进发了。

[三大精灵]

来到火之岛后，胆小的莱因巴克以修船为借口留在了船上，冲锋陷阵的工作自然又落在了林克的身上。

在救出被困的福琼后，看起来不太靠谱的福琼答应帮林克占卜未来，并亮出了神棍的标准装备——水晶球。

“若要找到幽灵船，汝要与邪恶的黑暗力量对抗。”

在一阵耀眼的光芒后，福琼这样预言道。

想要获得与黑暗力量对抗的力量，林克就必须前往位于山顶的炎之神殿，只有消灭了神殿的黑暗之力，他才能获得“开辟希望之路的力量”。

在神殿内打倒支配着炎之神殿的火炎幻术师后，林克将被封印在黑暗之中，原为仕奉大精灵海王的力之精灵利夫成功解放出来，而利夫为了寻回海王也决定助林克一臂之力。在林克即将离开海岛之时，福琼告知林克只要集齐了“力、智慧、勇气”三大海王的精灵，就能找到幽灵船，并指示他去梅尔卡岛的海王神殿中找出另外两大精灵的所在地。

回到梅尔卡岛后，大家正在为无法突破能吸收人类精气的海王神殿发愁时，“无所不知爷爷”——希旺又前来告知林克在祭坛处可取得大精灵海王的



力量结晶——幻影沙漏，解除封印的力之精灵将使沙漏重新获得力量，利用它就能消去诅咒的侵害。

在幻影沙漏力量的保护下，林克进入神殿得到了两大精灵的海图，而这也令他对希旺爷爷的身分产生了怀疑。不过，林克相信至少他并非是个坏人。

穿过重重浓雾后，林克终于到达了风之岛，并在智慧神殿内将魔物化为幻影沙漏的时之沙，解开了智慧之精灵内莉的封印。而在海王神殿印有勇气之纹章标记的石板提示下，林克了解到，只有拿到太阳之键，才能打开勇气神殿的大门，第三只精灵就在其中。

这时，漂浮在林克头上方的雪拉忽然有种怪怪的感觉，她觉得这块石板似乎在哪里见过，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

来到勇气神殿内部打倒魔物后，令众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解开了封印的勇气之精灵竟跟雪拉一模一样，更为奇怪的是勇气之精灵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看起来，勇气之精灵肯定和雪拉有什么联系。而在希旺口中，林克也终于知道了事情真相。

原来，雪拉并不是一只普通的妖精，而是拥有神圣之力的精灵，只因失去了记忆而力量尽失。而她，正是林克在寻找的勇气之精灵。

集齐三大精灵后，终于可以开始寻找幽灵船了。在希旺的指导下，雪拉听到被捉走的泰特拉的求救声并发现了黑暗之源幽灵船的位置，不过，此时的希旺还是不愿道出自己的真实身分……

[幻影沙漏]

一行人刚离开莫尔迪岛便遭遇了海贼的袭击，而那位自称乔琳的女海盗好像与莱因巴克有什么过节。林克打退乔琳后，早已魂飞魄散躲在木箱中的莱因巴克为表谢意，咬牙跺脚地给了林克5个卢比作为奖励……

虽然有宝藏的诱惑，但幽灵船那诡异的氛围使胆小的莱因巴克还是选择利用林克打头阵。在船里，林克击败了伪装成人类的魔界四姐妹，正当他以为可以救出泰特拉时，却发现女孩已经因为被幽灵船吸走了神圣之力而变成了石头。

在林克沮丧之时，希旺爷爷来到了幽灵船上，被林克的勇气所感动的他也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分。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老者竟然是大精灵海王。

数年前，可怕的妖怪贝兰姆突然在海上出现，而它最可怕之处就是能够吸收世界一切物质的源泉——神圣之力。由于海王的时之沙也是由强大的神圣之力创造出来的，所以贝兰姆便瞄上了海王身上的力量。在一切攻击都会被贝兰姆吸收的情况下，海王遭遇了惨败，并被封印在海王神殿的最深处。直至现今，海王的神圣之力也一直被贝兰姆封印着。贝兰姆利用神圣之力创造出强力的魔物，并让它们封印了力之精灵和智慧之精灵，雪拉是在贝兰姆疏忽之时趁机创造了自己的分身才得以逃脱的，不过，分身还是使她失去了记忆。

贝兰姆命令自己创造的强力幽灵镇守着海王神殿，让人无法接近。不过，海王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利用残存的微弱力量创造出了分身，和雪拉一起留在了梅尔卡岛，并用时之沙制作了幻影沙漏，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反击。

海王告诉林克，幽灵船正是贝兰姆为了收集神圣之力而制造出来的，它利用宝藏为饵引诱人们上钩，而泰特拉之所以会成为幽灵船的猎物，是由于她身

上拥有强大的神圣之力。而令泰特拉复原的惟一方法，就是打倒贝兰姆，夺回所有的时之沙，并将神圣之力重新注入泰特拉的体内。

[破魔圣剑]

“我莱茵巴克才不会做这种亏本的生意！！”

得知宝藏是假的之后，莱因巴克原本想撒手走人，但海王“只要帮忙打倒贝兰姆，就实现你一个愿望”的承诺令他停下了脚步。于是，“正义的”莱因巴克义不容辞地回到勇者的队伍当中……

众人把石化了的泰特拉搬到船上后，在风之岛北边的小岛上找到了世代侍奉海王，专职制造武器与黑暗力量作战的铁匠索兹。在分别从三个种族手中得到了绯红之钢、湛蓝之钢以及深绿之钢这三种材料后，索兹终于可以打造惟一能击败贝兰姆的武器——幻影圣剑了。但就在索兹打造圣剑之际，林克突然收到了女海盗乔琳的挑战书。看来，莱因巴克与乔琳之间的恩怨直接扯到命苦的林克身上了，但既然身为勇者，只能洒脱应战。落败的乔琳心有不甘地撤退后，莱因巴克告诉林克，他曾经救了乔琳一命，但事实上是在逃走的时候慌乱中撞死了一只怪物，那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之后他俩曾一起做过海盗，可是最终却发现两人的脾气根本合不来。贪婪的莱因巴克便带上财宝离乔琳而去，自那以后，乔琳就对他穷追猛打，莱因巴克以为乔琳惦记的是那批财宝，可他又怎能理解女生的心思呢。

当希旺将幻影沙漏和圣剑合二为一后，林克终于得到了幻影圣剑。希旺告知雪拉，其实勇气之精灵拥有引出幻影沙漏力量的特殊能力，但是雪拉的记忆还没完全恢复，贝兰姆在吸收神圣之力的同时还会把记忆也一同吸走，因此只有打倒贝兰姆才能夺回雪拉的记忆。



为了泰特拉和雪拉，为了世界的和平，勇者林克手执幻影圣剑，义无反顾地前往海王神殿的最深处，准备与贝兰姆决一死战。虽然时间不长，一路上与林克一起冒险的莱因巴克也逐渐理解到助人为乐的乐趣，所以这次的决战，莱茵巴克决定随林克一同前往。

在一番苦战后，雪拉取回了身为勇气之精灵的记忆，林克也终于能发挥时之沙的真正力量——停止时间了。利用幻影沙漏的力量，林克彻底击败了贝兰姆。但就在此时，海王神殿开始崩塌了。

千钧一发之际，暂时解开封印的希旺利用传送魔法把林克和雪拉救了出来，并将恢复过来的神圣之力注入泰特拉体内，救活了塞尔达公主。经历千辛万苦，正当迎来感动的大团圆结局之际，公主又被贝兰姆捉走了……

贝兰姆把泰特拉捉到幽灵船上，并和幽灵船融为了一体。当林克和莱因巴克冲上幽灵船残骸时，贝兰姆撞向船桅击沉了莱因巴克的小船，在船上的希旺爷爷也一齐堕进了海中。惊讶之中的林克被贝兰姆的触手捉住，幻影圣剑也掉在了地上。一向只会逃走的莱因巴克终

于鼓起勇气捡起幻影圣剑，救下了林克和泰特拉，可是，此时的他却被贝兰姆控制了身体。

林克再次拿起幻影圣剑，迎来了最终的生死决斗。没过多久，贝兰姆坚固的盔甲便被打碎，邪恶的力量终于全部化为了时之沙。

漫天的乌云散去后，灿烂的阳光又再次照耀着大海。时之沙重新回到大海之中，海面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海王希旺的封印也完全解开了。

经历了这次大冒险之后，莱因巴克也不再只贪恋财宝，在海王遵守承诺让他实现一个愿望时，他选择了要回陪伴自己经历风雨的海盗船。最后，海王告知林克与泰特拉，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他们也马上要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在幽灵船上，林克和泰特拉一觉醒来，惊异地发现本该毁坏的船身竟然完好无损，莱因巴克、雪拉与海王也不知所踪。正当他们疑惑之际，林克和泰特拉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同伴的船上，船员们却似乎对一切毫不知情，而且自泰特拉跳上幽灵船发出悲鸣到现在也只过了10分钟左右……泰特拉不敢相信这一切，激动地向同伴讲述着她和林克的遭遇。然而，庞大的幽灵船在一瞬间消失了，就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

这真的是一场梦吗？不，幻影沙漏的瓶子的确还在林克身上。

林克拿着沙漏望向远方，莱因巴克的船正在海面航行，而蓝蓝的大海是如此的广阔，如此的神秘。

那么，下一次的冒险又将在何方呢……

完





我是一个警察

文/巴尔的AK　编/夜蓝

《横行霸道 圣安德里亚斯》同人



我是一个警察

不过我没有名字，甚至连编号都没有。

你可以在城市南边风景宜人的海滨路上看到我，也可以在北部豪华的赌场大楼前看到我。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固定的巡逻区域，恰恰相反，我的行动非常有规律——通常是从街的一头出现，走过整条街然后拐个弯儿，进而消失。

我日复一日地巡逻，没有休假，没有工资。

生活是平静的，虽然我经常能看见身穿绿衣服或者紫衣服的黑帮分子拿着枪在大街上闲逛，但是我很少去管，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也只是整天在那里闲逛而已——从街的一头出现，在另一头消失。

整个城市里我只恨一个人，就说说那个人的故事吧。

他相当独特，独特到甚至让我有点妒忌。整个城市里除了他之外，每个人都不吃东西，而且从来都不换衣服，也就是说那些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服装店和餐馆其实都是给他一个人预备的，你听听，这有多么奢侈！

◎我是一个警察◎

每当想到这点，我就相当的愤懑，甚至比大雨天却不能打伞穿雨衣更加愤懑。

一个妓女扭呀扭呀地从我身边走过去，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很想吐口痰表示我的鄙夷，但是很遗憾，我的生命中没有这个动作。于是我也只能挎着警棍从她身边走过，同样看也不看她一眼。

入夜了，灯火通明。我茫然地站在一座桥上，心想准是哪个同事出了毛病然后抓我来凑数。我看着美丽的城市风光，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像《警察与赞美诗》中那样随便抓个不长眼睛的笨蛋关到警察局里去。

但是我惟一能抓的只有那个人。我通常是把他堵在被路岛或者别的什么障碍卡住的车里，偶尔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肉搏战中打赢他，然后把他抓起来，放在警察局门口。没错，是警察局门口，不是警察局的囚室。我能有什么办法？这就是这个城市的规则。接着他又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随便换衣服，随便吃东西，随便进所有我进不去的地方，或者干脆就冲回警察局扮演终结者来一场毫无意义的大屠杀——反正我们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让他重新出现在警察局或者医院门口，仅此而已。或许这就是他能肆无忌惮犯下累累罪行的原因。

一个穿着衬衫裤衩的傻瓜撞在我身上。他退了两步，挥舞着手臂冲我叫唤，就像个被烧到屁股的猴子。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其实说什么都无所谓，我又不能把他怎么样，他没犯罪，把他抓到警察局去更是奢望。我摸了摸手枪，恐惧地发现自己竟然也有一种把他脑袋轰掉的欲望。我定了定神，赶走了这个荒谬的想法，决定装傻，不理他。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轰鸣。

妈的，又来了。我心里想着，却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那双穿着拖鞋的大脚愣了一下，转身就跑。

你跑不了的。那家伙除了喜欢杀警察之外，还喜欢打移动的目标。我趴在地上，身下一滩血，可是却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接着，果然，又是一声枪响。

我从街的一头出现，进入生命中第二种模式。我拿着枪沿着大街跑，心里盘算着要死多少次才能看见那些穿着黑西服、戴着黑墨镜，拿着微型冲锋枪，样子很拽的FBI。没有任何悬念，我又挨了一枪，然后仆街，连他在哪儿都没看见。

等到我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整片街区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武装直升机在天空轰鸣，特警顺着绳梯往下滑——然后一发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划过夜空，将直升机变成了一个大火球，摇曳着往河中坠去。其实这已经不是我能参与的战争了。

但我还是得拿着枪往前跑。我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生活，我只是一个挎着警棍，拿着手枪，没有编号，没有名字的小警察而已。

我是一个妓女

不要看不起人，我只不过在扮演这个角色，而且非常无聊。我什么也不干，整天溜达，和刚才过去的那个傻乎乎的警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我比他认识得更透

彻——这个城市是一个舞台，而我们都是上面的角儿。

我惟一的遗憾就是只能在这一片儿溜达，每天来来回回。从这里经过的汽车有多少种型号，两边的大楼有多少处灯火，我都了如指掌。我有时候想和别处的姐妹换换位置，结果却招来一阵嘲笑："算了吧！看看你这身衣服！"这身衣服怎么了？难道你们穿的不是低胸装和超短裙？

当然实际上我是理解的，她们的意思很明确，一辈子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走什么路，都是有定数的。举个例子，那些整天在唐人街晃悠，拿着AK的亚洲人要是冲到南部，肯定直接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子们扫平了——但是他们永远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想到这点经常让我感到有些惆怅，但是大多数时候也没什么。我懒洋洋地在街上走，等待那个人的出现，基本上，这是我活着的惟一的乐趣和意义。

不，这不是才子佳人，也不是英雄救美的故事。那种贵宾级的待遇只有女主角才能拥有，而我呢？不说别的，光这条街上，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妹就不下十个。

我惟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有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冲到我旁边，使劲地按喇叭，然后我就站住，等到他再次按喇叭，我就上车，让他带我开到某个犄角旮旯里，之后我们就老老实实坐着，让车身自己上下晃动，好像吃了摇头丸一样——顺便提一句，虽然据说城市里有毒品加工厂，但是从来没有毒品流到外面来，一克都没有，好像他们造毒品只是为了做化学实验一样。

都是演戏。

最后我会得到一些钱，虽然钱对我来说根本没用，甚至整个城市中除了给我钱的那个人之外，钱对所有人都没用。我很奇怪，一个需要钱的人把钱送给一个不需要钱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并不奇怪他往我脑袋上开一枪然后把钱拿走的行为。

至少比起那些躲闪不及被他碾压在车轮底下的姐妹们，我的戏还比较好演。

哦，喇叭在响，刚才我都没注意。

我开门上车，今天那小子戴了一个曲棍球面具，傻乎乎的，一点也不好看。不过没什么，我看着他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把那些开着房车扮演淑女的丫头们吓得尖叫，直到前盖冒烟，不得不先去修理一下……这些新鲜而又刺激的景象，总是能让我感到心情愉快。



他是这个城市的恶魔，不过我却不恨他。

只是不知道今天我是揣着钱离开，还是躺在角落里慢慢消失？

◎我是一个警察◎

很快我就知道答案了。他的车技永远是那么烂。还没等今天的戏码结束，他就不得不跳车了，我随着汽车一起沉入河底。我不会感到遗憾，反而有些欣喜，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河底的景色呢——我贪婪地目不转睛，不知道看了多久，直到水面上明亮起来。

我抬头往上看，正好看到一架直升机爆炸，如烟花般美丽。

我是一个黑帮成员

别误会，我可不是整天在街上混，什么也不干的废材。我老大很猛的，在他的率领下，我们绿衣服帮几乎霸占了整个城市南部——那些穿着其他颜色衣服的小子全都完蛋了。



我神气地走在街上，连警察也不鸟。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小子有个很贬义的称呼：炮灰。但是没什么所谓，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老大一枪爆头的可怜虫又比我好多少？

我惟一的遗憾就是只有手枪，和那些大街上的小警察一样。而我的老大总是拿着M4A1，有时候还有更剽悍的武器。

跟着老大去抢地盘很轻松，我们只要随随便便开两枪，别运气差到在老大扫平对方之前被干掉就行，或者遇到不开眼的警察来搅事，战斗结束后，我们就可以站在新街区上聊天了。

老大从家里出来了——他在城市各处有很多房产，很多名车，甚至还有游艇和直升机，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只是今天他脸上戴着的曲棍球面具，实在是有点……嗯，不敢恭维。

不知道老大需要人不，他已经很久没带小弟出去了。我挺胸叠肚地在老大附近晃悠，希望他能选中我。老大在附近转了转，朝我走过来。OH YEAH！

我坐在老大的车上，得意洋洋。夕阳的余晖照在宽敞的高速公路上，让我的内心都变得暖起来。我们换了四辆车，制造了大量的交通事故，其中还包括开着摩托从山上飞降下来——最后终于来到了老大在沙漠的私人机场。

那是什么？天哪！阿帕奇！连一般国家的军队都没这个！黑社会做到这份儿上，还有什么可说的？

老大上了直升机，示意我也跟上去。我喜气洋洋地上了飞机，跟着老大越飞越高。

不知道老大这次要干什么坏事？我正美滋滋地想着，老大一言不发，直接推开直升机舱门跳下去了！

“哎？”

我想拉住他，但是压根儿就没来得及。

探头望去，一朵伞花在天空中冉冉绽放。

呼，幸好老大有降落伞……等等，那我怎么办？

我坐在直升机副驾驶的位置上，六神无主。我不会开直升机，况且这个直升机根本就没有操纵杆。我呆呆地看着窗外的蓝天，感到心灵和身体一起飞速落向无底深渊。

为什么？难道老大是故意的？

我不怕死。可我没想到会这么死。

我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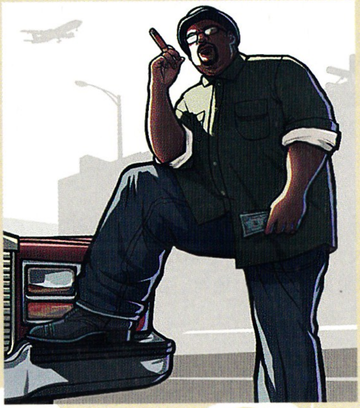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开车的

之所以说是开车的而不是司机，那是因为我的确不是司机。我开的不是出租车，不是警车，不是救火车，只是一辆有着黑色条纹的漂亮跑车。我穿着背心裤衩和塑料拖鞋，开车闲逛，从来不打方向盘，不踩油门和刹车，却也从来不出错儿，红灯行，绿灯停，也永远不违反交通规则，不管前面发生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都不会超车，更不会一边开车一边冲着路边的美女们打口哨，就只是开车而已。

我经常幻想那些住在高楼大厦中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按理说我开着漂亮的跑车，应该很有钱，哪儿都能去才对——实际上，我根本就没见过钱是什么东西，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辆车。这辆车好像就是我的一部分，我的腿，我的家，我的一切。

一辆土了吧叽的卡车无视红灯冲了过来，把我前面那辆敞篷轿车撞得人仰车翻。幸好这是市区，我的车速不快，要不然恐怕就追尾了。我可不想弄坏我的车灯。

还好那辆卡车没朝我这个方向拐，我感到很幸运，赶紧偷偷从一条岔路溜走，准备离开市区。那辆卡车上一定就是这个城市里惟一的罪犯，无恶不作，到处抢车。



我在山路上没开多久，一辆摩托又嗖地一下从我旁边开了过去，车速非常快，或者说飞得太低，以至于我只是模糊地看到上面似乎是两个人——这个城市里居然还有敢跟那个罪犯同流合污的人？前面就是一个很急的转弯，他们没转。好家伙，这下他们真的飞了。我仔细盘算了一下，决定往回开。虽然这有悖于我通常的兜风原则，但是和跟疯子在一条行车路线上比起来，不算什么。

但是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疯子是没有行车路线的。他戴着一个傻乎乎的曲棍球面具，站在路中央，把我的车给截住了。我很有耐心地等着他让开道路，虽然知道这不大

可能——果不其然，他拉开车门，重重地给了我一拳，然后把我从车里拽出来，摔在地上。

我爬起来之后拼命跑，一边庆幸捡了条命一边疑惑：我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开车撞倒他，然后碾过去？

跑了一段路，我觉得有些累，然后开始步行。我走到一座桥上，慢慢地发现其实走路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城市里的风景很美，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等等——我要去看看那些高楼大厦，看看住在里面的那些人……

就在这时，我撞在一个警察身上。他呆呆地看着我，毫无反应。我很生气，这帮家伙只知道巡逻，却从来不管那个罪犯。我挥舞着手臂冲他喊叫，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在他身上，而他还是呆呆地看着我——突然一声枪响，他一头栽倒在地。

我愣了一下，看到他身下一滩血迹逐渐扩大。

我转身撒腿就跑。然后又是一声枪响，我失去了知觉。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我飘飘悠悠地背着降落伞往下落，脚下巨大的城市逐渐开始清晰。

说老实话，其实我没从刚才的举动中得到任何乐趣。那个可怜的跟班必定随着直升机坠毁……不过那种景象只能想像一下而已。

说起来，我突然觉得有些厌烦。我骑着摩托车一遍一遍地追人，被该死的飞机训练折磨得快要头昏，跟着一个瞎子去抢赌场金库，干掉和我作对的警察头目，跑遍整个城市去搜集贝壳马蹄铁这种无聊的东西……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我站在大街上，莫名其妙地心烦。

我是这个城市的主宰，随便换衣服，随便吃东西，随便抢车，随便……杀人。

我有十几所住宅，虽然进去后会发现其实都是大同小异。我有满满一柜子的衣服，服装店有的我都有，服装店没有的我也有，虽然换来换去到最后我宁可光着膀子在大街上跑，这样至少还能顺便秀一下我的文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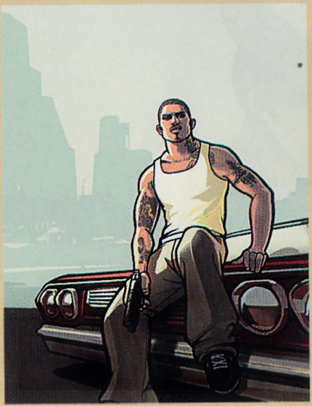
我疯狂地劫车，从自行车到警车，甚至是坦克，然后试验哪一种车的加速度最快，虽然到最后这些车经常被我随处一扔，弃之不顾。

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比那些只知道在路上来回走的家伙们还要空虚？或许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路两旁那些高楼大厦里面根本没人，而且大多数建筑物都是彻彻底底的实心儿。

有一种理论说，知道得越少，生活得越幸福。我不知道这种理论对不对，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只知道我曾经开着小气垫船义无反顾地往大海深处走，决定永不回头，但是最后得到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绝望，水天一色间，我就这样被困在里面，犹如永恒。

算了，先去抢辆车吧，找点乐子。

我爬上岸，看着汽车和妓女一起沉入水底。或许她认为我车技差。但是一个经历



过噩梦般的汽车竞赛的人，其车技差又能差到哪儿去？这只不过是又一场莫名其妙的例行公事罢了，就让她和直升机里的倒霉蛋做伴儿吧。

我走在大街上，看着那些不知道被我杀了多少次的呆瓜们。

路过一个枪械店，没什么可买的。

路过一个汉堡店，一阵恶心——我确实曾经在里面吃到吐过。

我走上一座桥，看见一个警察和一个路人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挤在一起。难得看见这种失去秩序的情景，我不由自主地拿出狙击枪，瞄准，射击。

在干掉了不知道多少警车和直升机之后，铺天盖地的枪火总算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

打到最后甚至连军队都开始进入市区对我展开围剿。

一阵天旋地转。我摔在地上，终于被成功地击毙了。几个警察像模像样地围了上来。打死我又能怎么样？难道能获得勋章么？

一阵恍惚过后，我出现在街道上。不用回头我就知道身后是医院，同样也是实心儿的。我握紧拳头朝最近的一个巡逻警察走去，准备先抢把手枪。

朝阳照耀着美丽的圣安德里亚斯，照耀着我——它惟一的主宰。

繁华尽处，一片荒凉。

我是一个警察



我今天在医院附近巡逻。

突然脑后挨了一拳，打得我天旋地转。

我踉跄着回头看去，那个人戴着傻乎乎的曲棍球面具，又朝我挥了一拳。

真他妈的见鬼，没完没了。

只是不知道今天的肉搏战我能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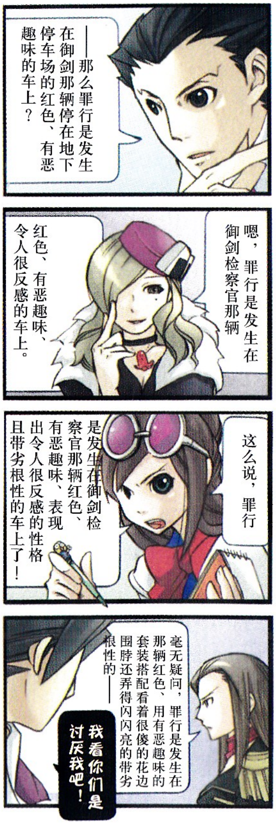
完



编：YULA

《逆转裁判》四格剧场：

超讨厌



侍女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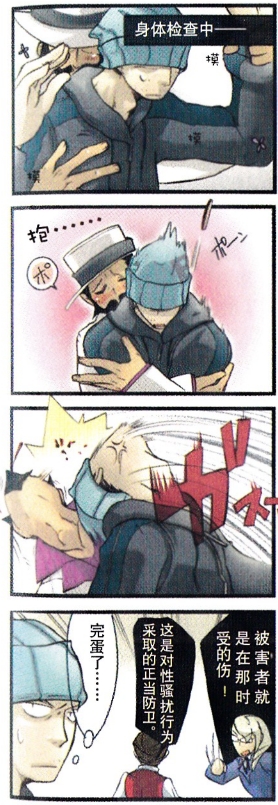
要说矛盾的话一切均为矛盾





激烈裁判！

无意的过失



看穿了！？



OP→ED





奥塔肯：你这家伙，太神了……简直像电影里那些无所不能的男主角！

斯内克：你错了……在电影里，男主角从来不会让女孩身处险境。

文/GOUKI

TACTICAL ESPIONAGE ACTION METAL GEAR SOLID

潜龙谍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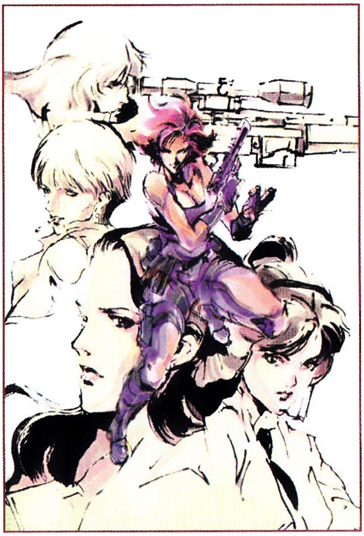
机种：PS	发售时间：1998年9月3日
制作公司：Konami	类型：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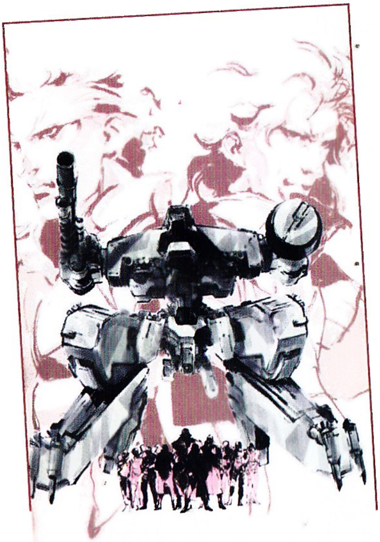
玩游戏，看剧情，《生化危机2》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一款游戏也会有好故事，《潜龙谍影》就是第二个。

电影可以被剧透，游戏一样也可以，如果你因为被剧透了游戏剧情而想去揍那个口无遮拦的人，那就说明这游戏的剧情还真是环环相扣，挺吸引人；而如果你被剧透了游戏剧情，却依然双眼盯着屏幕不离不弃的话，那就说明，这游戏剧情真是帅呆了——当然，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来看，你不管是看《金田一》电影还是玩《金田一》游戏，都不会想提前知道真相，而如果是看《虎胆龙威》，谁都会知道最后悍警约翰·麦克莱恩会满身是血地做掉最终BOSS，好看的就是这个过程——这和玩游戏很像，因为游戏是交互式艺术，最重视的就是玩家的参与感，所以，与动作电影同属一个类型的动作游戏如果有一个好剧情，那就好比让你扮演约翰·麦克莱恩一样，过瘾！

用“环环相扣”来形容《潜龙谍影》的剧情是再合适不过了的，且让我们来回顾游戏开端部分在故事上的细节设置。

“退役老兵斯内克被强行再度请出山——DARPA局长之死”可以被视为是故事的第一部分；在这里，有几个伏笔，分别是内奥米为斯内克注射、利奎德·斯内克调走警备的士兵以及DARPA局长诡异的死亡，而随后的剧情都延着这几个伏笔而继续往下发展：内奥米为斯内克注射了FoxDie病毒，最终导致利奎德·斯内克的死；利奎德·斯内克调走警备的士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斯内克放行，最后终于取得了启动Metal Gear Rex的钥匙；DARPA局长的死——虽然与最后的结局关系不大，但我还是要说，这是整个故事中设计得最精巧的地方：伪装高手“章鱼”易容成DARPA局长唐纳德·安德森，一方





面是因为真正的DARPA局长已经在左轮山猫的严刑拷问中身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斯内克口中套出情报。"章鱼"甚至与DARPA局长互换了血液，不想这一举动直接导致DARPA局长血液中的病毒被斯内克体内的FoxDie病毒所诱发，毒发身亡——死神是欺骗不了的。当ArmsTech公司的总裁肯尼思·贝克也死在斯内克面前之后，每当斯内克遇到新的角色，玩家们就会和斯内克一起担心这名角色的命运——斯内克问梅莉尔"是否一切OK"，这个情景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我玩游戏就是图个轻松痛快，如此这般的剧情分析看得我真是头大了！——好的动作电影的一大特色就是故事细节与主体框架的完美契合，即是说，走动作电影的套路，让剧情派们也有研究的空间——当构思出了一个好的故事概要，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用细节来丰富它；写到这里我想到Bungie为《光环》请专业剧作家的故事：为了让《光环》的剧情更有深度，更有"嚼头"，游戏的制作公司Bungie花重金请来了专业剧作家，只为一件事——为《光环》重写时间线，使《光环》不单只是一个故事，更成为一个体系，让随后的衍生作品，包括游戏、小说、电影、漫画等等一切副产品都成为这条时间线上的某一个点，而又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情节（当然了，这条时间线的具体内容也就成为了Bungie的最高机密）。不知道游戏的制作人小岛秀夫先生在编写《潜龙谍影》之前到底参考了多少电影，是否也像《光环》那样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放着一份"《潜龙谍影》的时间线"，但编写出这样环环相扣、与时俱进的精彩剧情，的确是要有专业剧作家的水准和精神，让人不得不对小岛秀夫先生心生敬意。



文／清雨

封印之剑

封印之剑	机种：GBA	发售时间：2002年3月29日
	制作公司：任天堂	类型：S·RPG

陛下……这下……我终于……在您身边了……

——布露妮娅

简单的华丽——这是我对GBA上那遥远的几部“《火焰之纹章》系列”作品最忠实的评价。2002年3月，那时的我对前途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甚至连自己想干什么都不清楚。看书、玩游戏都渐渐成了一种形式上的不规则运动。更多的时候，它们都成了我用来打发时间的工具。新买来的书往往只翻几页就往床角一扔，当然，游戏也一样。很明显，在这种状态下你就是拿款满分神作来也不一定能让我找回那种尽情投入的感觉，但《封印之剑》做到了。简单的色彩，简单的动作，简单的剧情，一切都很简单，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游戏，却带给了我深深的感动。

简单的主人公

主人公艾利乌德侯爵之子罗伊，在祖国遭到贝伦王国入侵时从留学地奥斯迪亚回到了利基亚东部的费雷地区，代替病重的父亲率领费雷的部队参加利基亚同盟军，共同对抗贝伦的入侵。在这一路上他经历了与亲友的生离死别，认识了无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遇到了因利欲熏心而背叛盟友、背叛祖国的卑鄙小人，但他始终秉持着一颗坚毅、善良的心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哪怕面对贝伦军强大的龙骑士和重重的包围也绝不退缩，哪怕面对传说中的

魔龙也决不放弃任何一个拯救他人的可能。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将入侵他国，带来灾祸的贝伦赶出去。这么单纯直接的性格如果放在如今的游戏里可能会被批评为不够细腻、不够真实，但我们最初之所以被游戏这种东西吸引，不就是因为它直接吗？从不拐弯抹角，也不故弄玄虚，就用一种纯粹的方式直达我们的内心。对于已经习惯了猜来猜去的现代人来说，有时“一看到开头就知道结尾”这种事其实也不像某些人口中那么无趣，至少在我看来那就可以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简单的配角们

与其说是简单，可能“单纯”更适合我想要说的这两个人物。贝伦王国的国王泽费鲁，在当时看来他的确算是游戏界里比较有性格的BOSS。与其相关的剧情也很有冲击力：贝伦的老国王因为嫉妒自己儿子的卓越才能而产生了杀死他的念头，侥幸躲过一劫的泽费鲁心智大变，不仅丧失了以前面对亲人、臣子时的和蔼可亲，在与龙族接触之后，他更变得对人类厌恶甚至仇视起来，最终他作出了如此极端的选择——灭绝人类，给世界带来真正的“解放”。他所追求的这种平等毕竟太过虚幻、太过冒险，以致于几乎没有人愿意陪着他去看那个传说中最美好的结局。当然，布露妮娅不再此列。

另一个我想说的人物就是布露妮娅。官方介绍里说她是“贝伦三龙将之一，是一位体态丰盈，有魅力的美人。性格强横”。不过最后一点在游戏里根本看不出来，我感觉她倒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而关于这个人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从台词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对国王泽费鲁深深的爱恋。这一点没有一句台词、一段剧情明确地指出来，但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那份不需要明言的情感。如果说前面几话中她那些所谓的情感表达都可以解释为一个忠勇武将所应有的言行，那么在二十三话中布露妮娅最后战死时的那句台词则将她对泽费鲁的感情暴露无疑，“陛下……这下……我终于……在您身边了……”。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这种爱恋并没有因为泽费鲁的疯狂行为而产生丝毫动摇，即使他的理想有可能将要毁灭一切，即使他众叛亲离，即使他从未表示过要接受自己，这位帝国的女将军都无怨无悔地待在他身边，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棋子，为心中所爱献出自己的一切。尽管游戏里用在她身上的笔墨着实不多，但这并不妨碍布露妮娅成为我心中印象最深刻的女性游戏角色之一。

简单的结局

主人公打败魔王，拯救了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从按下开始键的那一刻起都能预见到这样的结局，但在前往结局的过程中的体验却是千差万别。有人仅仅是冲着《火焰之纹章》这个招牌，为了重温一把经历过无数次的老套剧情、战斗画面和系统；有人浅尝辄止，发现死去的人不能复活，导致战斗难度不断增加就随口骂了句“垃圾”然后把卡带扔给JS重新烧个游戏；而它带给我的却是一段无法磨灭的温暖回忆。我还能够寻回那份简简单单的感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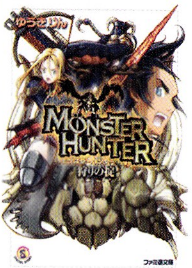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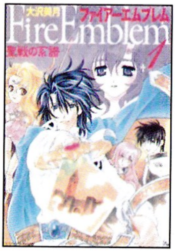
《怪物猎人 狩猎守则》 作者：ゆうきりん（日）



在偏远小村里不断修行的少年吉格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某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熟悉的小村庄，来到城里正式在猎人集会所登记。但集会所里的人却给了他一个和别人组队去讨伐雄火龙的任务。虽然吉格与队伍中的艾尔梅丽亚就像生肖相克一样总是矛盾重重，但他还是以这次狩猎为契机，开始慢慢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狩猎"，什么是真正的"怪物猎人"。

小说借着游戏的超旺人气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在网络书店亚马逊上更是获得了读者的满分书评。这本书在行文中有很多关于场景和人物心理的精彩描写，无论文采还是笔触的细腻程度都值得称道。在情节安排上也是独具匠心，活生生地呈现了一次次精彩的狩猎。笔者自己也是《怪物猎人》的忠实拥趸，在看到本书作者那些关于场景的细致描写时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感。不仅如此，全书整体情节也十分引人入胜，这一点对长篇小说来讲尤为重要。如果你想体验一个与"剑与魔法"迥然不同的精彩幻想世界，那么这本《怪物猎人——狩猎守则》就是你不二的选择。

《火焰之纹章 圣战的系谱》 作者：大泽美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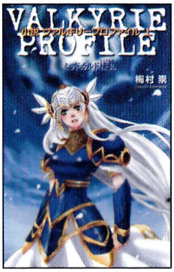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延续亲、子两代的宏大故事：在上部中我们跟随席亚菲公国的辛格尔德公子在优古得拉尔大陆上南征北讨，却忽略了在这一次次胜利背后汹涌的暗流。最后他不仅中了阿尔维斯的十面埋伏，还失去了自己的爱人……而游戏真正的精彩之处则是在下部，无论是阿尔维斯的悔恨、特拉班托的心理挣扎还是背后的龙族之争，包括最后那个算不上大团圆的结局，都向我们展示了游戏剧情的非同一般之处。

《圣战的系谱》毫无疑问是"《火焰之纹章》系列"中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不仅故事情节被分割成了相隔多年的两段，而且有众多的人物交织其间，光在上部里占一定情节份量的角色就有近十名之多。而大泽美月的这本小说则着重描述了游戏中没有仔细交待的部分情节，比如关于辛格尔德成为政治牺牲品的思考，以及对大反派阿尔维斯更加细致的心理描写等等。

不过小说也有出场人物过多、结构稍显松散的诟病，没玩过游戏的人很可能刚开始就被搅得一头雾水。因此只将这本书推荐给那些对《圣战的系谱》有爱的读者。

《女神侧身像 纷乱的阿斯加尔德》 作者：梅松崇（日）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神界战争，无数战魂被传送到了众神之地阿斯加尔德，他们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女武神瓦尔基里来到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的米德加尔特。究竟人是什么？神又是什么？普通人之间有生死纠葛，就连伟大的神明们也无法阻止传说中的末日，这本小说将为你解答所有的疑问。

《VP》在游戏史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无论是人设、战斗、系统都可圈可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它那充满吸引力的壮阔剧情。小说基本按照游戏的流程进行，忠实还原了游戏中的各个经典场景，虽然登场人物相对较少，但整体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全书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在原本游戏的结局之后加入了一段作者原创的剧情，虽然只有短短三页，但寄托在其中的感动和思考却深深地感染了笔者，让我对游戏制作小组和这本书的作者充满敬意。只要看过这本小说的人，一定都会产生想要重温《VP》的冲动。

另外，作者梅松崇可以说是一位专职改编游戏作品的小说家，除了这本书以外，他还发表过《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亚》、《最终幻想　水晶编年史》和《火焰之纹章　多拉基亚776》等数十部作品，无论文笔还是口碑都堪称一流。因此不管你是不是《VP》系列的"粉丝"，都不应该错过这本书。

《新鬼武者 悲剧的暴君——丰臣秀次》 作者：中里融司（日）



幻魔王织田信长在被明智左马介用鬼之笼手封印了之后，信长的手下丰臣秀吉经过一番斗争统一了日本。而急于称霸全世界的秀吉将关白之位让给了他的外甥丰臣秀次，着手准备对朝鲜的侵攻。但后来秀次因为秀吉亲生儿子秀赖的出身而在内心渐渐走向了与秀吉对立的一方。在这一切的背后则隐藏着高级幻魔奥菲利亚等人的恐怖阴谋，他们为了让秀吉解开幻魔的封印，竟然将秀次改造成了强大的幻魔！小说主人公南光坊天海和阿伦将会与幻魔秀次展开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再加上驰骋于战国时代的剑豪们也参与其中，本书将为你展现一个精彩纷呈的《新鬼武者　幻梦之晓》前传世界。

小说出人意料地没有按照游戏本身的剧情发展，而是将原作中人气较高的一名配角南光坊天海扶正，时代背景也转移到了《新鬼武者》之前。虽然小说完全是虚构的，但因为是在"《鬼武者》系列"这种亦真亦幻的背景下创作故事，所以哪怕完全是凭空想像也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喜欢游戏的玩家可以把这篇小说当作是另一部"《鬼武者》系列"作品，不喜欢的人也可以欣赏一下由著名插画家狮子猿给小说绘制的精美插图，总之这是一本不会让你感到失望的好书。

编／YULA

光明之风 SHINING WIND 主要角色设定资料集

厂商：SEGA	机种：PS2	类型：A·RPG	人设：Tony

七色的心剑士

雾谷·魁斗（CV：石田彰）

通过与异界相连的大门“混沌之门”而被召唤到梦幻大陆恩迪亚斯的异界人类之一。不仅拥有被称作心剑士的特殊能力，更是能将众多同伴的心剑运用自如的稀有人才。他在因自身的强大力量而饱受考验的同时，也通过与各色人物的相遇和交流渐渐成长起来。





被召唤的异界少年，
操纵心剑的灵魂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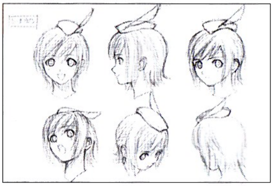
SHINING WIND

红莲的艺术家

椎名·加农（CV：水树奈奈）

和雾谷一起从异界被召唤到梦幻大陆的少女，性格开朗活泼，意志顽强。无论对方是谁都毫不畏惧，即使是面对一国之主也敢于提出意见。她组建了光明骑士团并担任团长，而雾谷也加入了该团。身为用剑高手的她让很多男性也自叹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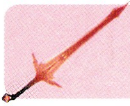






在困境中值得信赖的巾帼骑士团长！

椎名的心剑　鲜红的刀身为强大火焰的证明！



■炮剑　赤刃加农

炮剑·赤刃加农发出的技能可对任何物体进行射击，与其说是剑，实际上性质更接近枪。特征是能实现连续猛击的特殊战斗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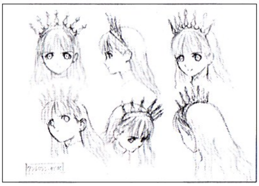
手持光辉盾牌的神圣公主

克拉拉格朗·菲利亚斯（CV：川澄绫子）

雾谷前往的人族之国“圣菲利亚斯王国”的公主，手持王家流传下来的神圣武器“圣女米娜诗之盾”站立于战斗前线。深受国民爱戴的她代替去世的父王治理国家，但本国与兽人族的关系正逐渐恶化，令她苦恼不已。



以慈爱之心拯救世界的圣菲利亚斯统治者





克拉拉的心剑　以高攻击力著称的魔性心剑！



■魔剑　煌雷

正因是魔剑，所以卡拉德波加的能力很高。同时还具有一击必杀、将敌人一举击散的回旋斩杀等丰富多彩的技能。

持有秘密之剑的圣王子
卡利斯·菲利亚斯（CV：白石凉子）

克拉拉格朗的弟弟，圣菲利亚斯王国的王子，同时也是代替遭暗杀的国王的下一任王位继承者。可爱的举止和俊美的容貌令国民倾慕不已，却身患怪病而导致体质虚弱，因此很怕自己成为累赘，心地非常善良。







卡利斯的心剑　操纵剑技与魔法的心剑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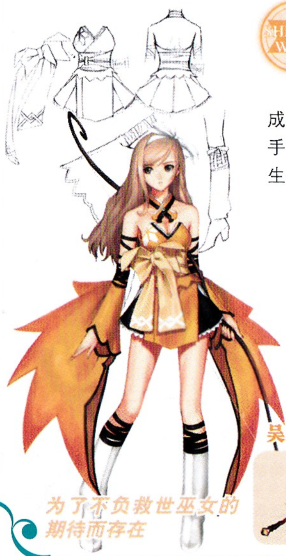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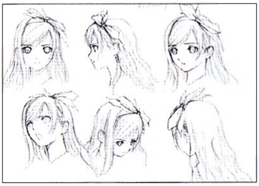
■圣剑　石中剑

将卡利斯作为魔法剑士的能力和王的资质具现化的石中剑，除了强大的攻击力以外还拥有产生重力战场的特殊能力。它是少数能对付不死系怪物的心剑之一。

日轮之巫女
吴羽（CV：堀江由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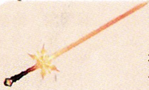
性格稳重温和，不喜战争，却被苦于异变的青蓝国当成救世主“巫女”而备受礼遇，无奈之下遂将弓握于自己手中。之前吴羽曾作为苍真的同伴与雾谷对立，但后来发生的某件事让她成为了雾谷的同伴。







吴羽的心剑　以压倒性的速度著称的高速心剑！



■灵剑　日轮烈光

攻击力和其他心剑相比要差一些，但速度极快，能使出毫无破绽的斩击。其速度远远高于普通攻击，让对手几乎无还手之力。

SHINING WIND

苍海之武王

罗恩（CV：稻田彻）

兼具强大与知性、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兽人之国青蓝国的国王，过去则曾是滋扰这一带的海盗首领。很善于发挥其交易才能，被周围的人敬畏地称呼为“海盗王”。但是，对长期留在船上航海的修马利，他却纵容了其专横的态度。





罗恩的心剑　具有一击必杀之杀伤能力的心剑！



■妖刀　天津波

按键便可收起妖刀天津波，再按键则能够发动拔刀术。其习性需要习惯，发生必杀的概率很高，使出一击的威力就超级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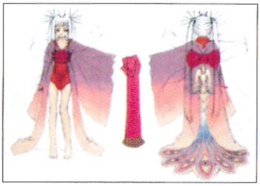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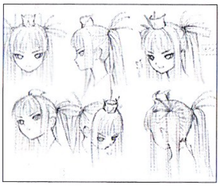
娇小的身躯中隐藏着能撼动世界的威力！

龙泉乡的巫女

凤鸣（CV：斋藤千和）

拥有强大力量的青蓝国仙女，曾经差点儿让世界毁灭，因此被幽闭在位于边境的一个禁忌之地。为了阻止掌有青蓝国实权的宰相修马利进一步扩张其野心，她跨越种族之嫌向雾谷寻求帮助。后来以军师的身分也加入了光明骑士团，为他们指引道路。





凤鸣的心剑　受神龙之力加护的铁壁心剑



■仙剑　龙尾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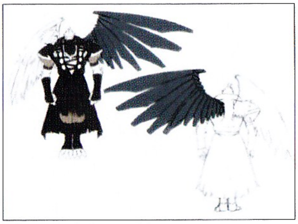
擅长防御的特殊种类心剑，能抵挡住一切攻击。同时还可使出吸收敌人HP的技能，因此在回复方面也能起到作用。

SHINING WIND

单翼的候鸟

仁九郎（CV：江川央生）

仁九郎是多次出现在雾谷一行人面前的忍者。他失去了左翼，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神秘技术制造的机械义翼，是个一切情况都被谜所包围的鸟族人。喜欢单独行动，在菲利亚斯、青蓝等国都留下过踪影。







身世成谜的仁义孤高鸟人！

仁九郎的心剑　操控风力并能够控制炸弹的心剑！



■天剑　猎鹰

造型为鸟翅膀的猎鹰，是一把能用刀身产生风力进行攻击的心剑。而且不仅仅是攻击，利用风还能起爆炸弹，并让其飞往敌人的方向以造成伤害，强力的连锁攻击也是其优越性能的表现。

SHINING WIND

冰鳞的辉龙将

冰云（CV：中井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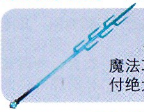
战斗的能力和斗志堪称青蓝国精英级别！

青蓝国的五兽将之一，冰冷的皮肤底下燃烧着熊熊斗志。虽然监视和守卫凤鸣是他的任务，但由于他自小便与凤鸣相识，因此两人关系很好，冰云还称呼凤鸣为“姐姐”。而他后来也被卷入了因修马利而起的命运漩涡之中。





冰云的心剑　蕴含3属性魔法的心剑！



■宝剑　七天龙牙

七天龙牙比起剑来更像是魔法手杖，能自由发动魔法攻击。而且分为火、冰、雷3种属性魔法，足以对付绝大多数类型的敌人，是非常值得一用的心剑。

游戏美图选



■青蓝国心剑士苍真与同伴吴羽。看他们两人的笑脸，估计这应该是和雾谷等人对立以前的画面。



■在正篇中担任着重要角色的塞克蒂和雾谷使用的9把心剑的组合，构图十分有趣。心剑中间的布袋和药剂状物体是用来封印混沌之门的灵树的种子。



■雾谷和椎名2人构成了1把心剑，这是在正篇中看不到的。用来做封面再适合不过，感觉很有气势的一幅图。



■雾谷从本该是敌人的塞克蒂体内拔出心剑的镜头，是游戏中重要的一段剧情。她能向雾谷敞开心扉是因为什么呢？令人在意啊。



《如龙》的电影版已经拍摄完毕，无论从真实度、背景环境还是人物造型来看，这都是最值得期待的一部作品，几张公布的剧照看起来也与原作别无二致，加上三池崇史执导，岸谷五朗+北村一辉的实力派演员阵容，足以让人期待。但是想真正看到这部作品的人可能要失望了，就目前来说我还没有发现任何DVD或下载资源，等待将会是漫长的。

所以，这一期就让我们回顾一下已经有些历史的老片《鬼屋魔影》，为即将（不知何年何月）登场的全新片潮来助助兴吧。

鬼屋魔影

比你想像的还要无聊



Alone in the Dark

恐怖片是很多导演都喜欢的题材，首先成本低，其次不用请大牌明星，最后还容易跑出一两匹黑马来，《异次元杀阵》、《电锯惊魂》、《人皮客栈》……从近几年的市场来看，只要稍微有些与众不同的创意，就算场景拍摄看起来再怎么省钱，恐怖片想捧红导演还是很简单的。因此，每年暑假、年初的两个月都是恐怖片露脸的高峰期，如果再加上知名游戏改编的背景，就是一次不用花钱的宣传。

不过要确定的是，《鬼屋魔影》选择了乌维·鲍尔作导演从开始就是个巨大的失策。这家伙可说是个恐怖游戏改电影的杀手级人物——这倒不是否定他本身的能力，《黑森林》中，他将人物所处的立体空间与影像营造出的复杂情节有效结合从而大受好评，证明了他其实会拍恐怖片，但是问题在于，会拍恐怖片不等于会改编恐怖游戏。

乌维·鲍尔根据《死亡之屋》改编的电影在上映之后受到影评界和游戏迷的双重唾弃，时隔一年，《鬼屋魔影》的推出也让人大跌眼镜，据说他还看中了几款游戏打算一展身手，看来所有的游戏迷们都得小心了。

新意？ 很庆幸它没有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半夜惊醒，瞪视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感觉到房间里似乎并不只有自己一个人。你可能感到惊慌失措，甚至不敢探索这种存在感源于何处，你紧闭双眼，摸索着找到灯的开关……周围刹时充满了明亮的灯光，你的眼睛也随之猛地张开——发现房间里只有自己，于是你松了口气，将恐惧归咎于恶梦的连锁反应。你可能习惯将“看不到”定义为“不存在”，将那些神经末梢敏锐的触动解释为“神经质”，然而，当你周围发生一系列不合理和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时，你无法忽略它们，倍受困扰，但是爱德华不一样。

特殊的使命让爱德华所闻所见都是世界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面，童年的经历让他深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经过他手的上百个案例都是绝佳的事实论据。然而，这个替人排忧解难的“灵界侦探”这次处理的案件却与自己的过去息息相关：他受托调查一起失踪案，受害者已经达到19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如人间蒸发……而这19个人都是和他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他成了惟一幸存之人。古老的阴谋与

失落的文明结合而成的邪恶力量，几千年来，随着船的残骸沉睡于寂静的海底，如今重新浮出水面，继续未完的“事业”，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死存亡。

电影的故事由游戏第四部的主线改编而来，鲍尔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原著游戏出入不大，这可能是整部影片中值得庆幸的部分，否则本片很有可能变成了几只怪物和一群军队站在旷野中举枪对轰。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对原作的忠实度，虽然他将一部惊悚片拍成了硝烟四起的动作片。



动作，这才是电影的主线

可以想像得到为什么本片被动作元素从头到尾紧紧包裹，恐怖片总是习惯于将神秘气氛营造到最后，即便大多数时候观众已经看穿也一样，这就是身为恐怖片的基本道德之一，但是《鬼屋魔影》不同，它早早就把我们将面对什么公布于众，让悬疑气氛为之大减。为了让观众有一种玩家般的代入感，乌维·鲍尔甚至将一部普通成本制作的电影通过各种手段包装得像是部大制作，他以最省钱的方法为电影加入了许多爆破、枪战以及黑暗中的追逐——虽然这些完全不是一部惊悚片所应有的。

最扯淡的一场枪战中甚至还加上了快节奏的重金属风格音乐，就好像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沉迷于这种怪物密布的环境一样，在故事的最后，一组怪兽向军队发起总攻是最有创意的部分。整部电影就好像被串在几千度的篝火上烧烤，气氛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冷却过，你可以说它是《虎胆龙威》，说它是室内版《印第安纳·琼斯》，但它偏偏就不是《鬼屋魔影》。

当动作场面喧宾夺主，当观众都为劈啪的子弹声和时不时升起的烟雾搅得五迷三道的时候，谁还在乎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或许也正是导演偷偷打在肚子里的小算盘。

◎闲言碎语◎

那个从沉船中跑出来威胁到全人类的怪物其实徒有虚名，长相介于鳄鱼与狼人之间，几个星期之内，它可以让地球的各个角落布满它的子孙，而它们生存的粮食是鲜人肉。还有就是它的大尾巴尖上有如“章鱼博士”机械手臂上的爪钩一样的东西，瞬间即可让敌人毙命。这个纯粹的CGI产物糙得让人直想叹气，显然鲍尔并未花太多的心思和资金在这上面，只是将它当作一个推动剧情发展的道具而已。

——影评人评价本片的怪物制作

老套的剧情，老套的怪物，老套的男勇者加女学者的配置……根据游戏改编的本片基本上还是讲人类和食人怪兽之间的战争，情节上没什么大花样，特效运用得还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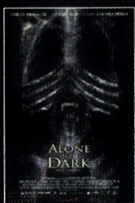
——网友评价本片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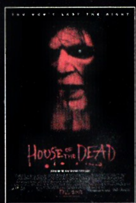
◎相关链接◎

如果你喜欢《鬼屋魔影》的电影，那么下面这些电影您也可能喜欢：

《死亡之屋》（House of the Dead），2003年，导演：乌维·鲍尔（Uwe Boll）

同一个导演执导的同类型电影，相信你会中意。







出处：宿命传说　　地点：海底洞窟

命运的嘲弄

Irony of fate

本期主持：子云



海底洞窟深处，只剩下里昂和斯坦一行。

面对曾经的同伴，里昂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手中的夏露狄耶闪着冰冷的光芒，直刺向斯坦，秘奥义燃起的烈焰灼烧着敌人——也是同伴们的身体。但他的心中，真的没有犹豫吗？

“如果是一对一的战斗，我绝不会输……”里昂摇晃着，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他背对着斯坦等人，并没有对自己的背叛做出任何解释。也许接受自己的宿命是他惟一能做的选择。

“你这个白痴！为什么要这么做……”

面对斯坦的质问，里昂选择了沉默。然而，握在手中的夏露狄耶替他说出了心中隐藏已久的秘密。一切都是为了玛丽安——里昂一直爱慕着的女仆，为了救出她，里昂宁可选择一条错乱的命运之路。就算所有人都无法理解，就算没有人会原谅，也无所谓……

“你们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后悔。无论重新再来多少次，我都会选择相同的道路！”

“里昂！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你这么固执……你错了！你做错了！”斯坦的声音略微颤抖着。

“闭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自己的决定”，正是里昂心中永远的孤单与寂寞。自己的出生、自己的存在，对别人来说只不过是道具而已。十六年来，里昂只是为了实现别人的目的而被操纵的傀儡。没有人为他着想，他的心也因此而封闭，但玛丽安却是心中惟一的慰藉。为了她，里昂心甘情愿付出一切，这就是他的固执与执着。

“你总是觉得自己孤单一人，就是错了！为什么你不明白？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和我们说！为什么要自己承担一切！”即使面对里昂的剑，斯坦也没有选择后退一步。对他来说，眼前这个固执得有些任性的家伙并不是背叛了自己的敌人，而是一个需要自己帮助，却又即将从自己面前消失的脆弱的同伴。“咱们是同伴，是朋友吧？为什么不说话！”

“不要过来……”里昂的手颤抖着，剑轻轻向下倾斜了，声音中透出一种微

妙的妥协。

“你总是一个人承受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你那么痛苦！为什么只有你伤痕累累！咱们是朋友吧？朋友就应该分担彼此的痛苦！为什么你不明白呢？”

同伴、朋友……这样的词汇对里昂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渺茫。听到斯坦的话，里昂心中的感情突然爆发了，但他却依然克制着，让自己继续冷漠：“事到如今，你还会把我当成朋友么？”

“当然了！现在还不晚，一起夺回神之眼，救出玛丽安吧。来，先握个手。”

斯坦突然向里昂伸出手，里昂也犹豫着回应了他。信任与被信任，这种感觉竟然是如此微妙，让里昂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但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他……

海底洞窟突然猛烈地震荡起来，来时的路已被崩塌而下的碎石堵住。一旦洞窟崩塌，海水涌入，众人也只能选择坐以待毙。

“还有办法。看那边，那是紧急升降梯。”

按照里昂的指示，众人立刻乘上升降梯，准备离开海底洞窟。但里昂却不慌不忙地向升降梯对面的操作台走去。

“快上来！”斯坦拼命向里昂挥着手。

“我不能和你们一起离开，因为必须有人留下来操作升降梯。露蒂，我来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吧。”

“哎？”露蒂站在斯坦的身后，惊讶地看着里昂。

“休格死去的妻子名叫克丽丝·凯特雷特。她……也是我的母亲。虽然不愿承认，但我们的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脉。”里昂平静地说着一件仿佛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

“骗人吧……”露蒂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凯特雷特，那正是她的姓氏。如果真像里昂所说，克丽丝是她的母亲，那么露蒂必须要打倒的休格就是她的父亲，而眼前这个曾无数次和她吵嘴到甚至有些让人厌烦的少年……就是她的亲生弟弟。

“里昂，快上来！有话一会儿再说。”斯坦再次催促道。走到这一步，他，和他们都不能再失去里昂。

“还有你，斯坦。虽然你把我当成朋友，但我不记得我曾接受过。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所以，剩下的就拜托了。”

里昂的声音越来越小，声音中带着一丝微微的颤抖。他轻轻转过身，用力扳下了操作台上的操纵杆。升降梯的门重重地关上，斯坦呼唤里昂的声音在整个海底洞窟回荡着，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回应。看着升降梯缓缓离开，里昂的脸上突然闪过了一丝欣慰和满足……当升降梯终于离开视线时，他慢慢蹲下身来，就仿佛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一般。

“抱歉，把你也牵连进来了，夏露。”



少年用抱歉和哀伤的语气对自己的爱剑——夏露狄耶说道。这么多年来，除了玛丽安，只有它一直陪在自己身边，正如“守护者”这个名字一样，尽心守护着自己。

“不管到哪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我的主人只有你。”剑的透镜闪着幽幽的黄色光芒，夏露狄耶温柔却坚定地回应了自己的主人。

里昂微微笑了。那是幸福却略带苦涩的笑。他转过身，背靠在操作台上，将视线停留在了远方：“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吧？玛丽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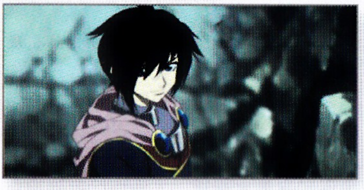
他最后一次呼唤着恋人的名字，最后一次露出了欣慰与解脱的笑容。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把自己当成傀儡；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要挟自己；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利用自己……

但从此以后，也不会有人爱自己，信任自己……

摆脱命运的束缚，却无法摆脱爱的束缚……

海水呼啸着涌入洞窟，带走了里昂心中最后的遗憾。







里昂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整个“《传说》系列”中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他那悲剧的命运不知让多少人为之动情，潸然泪下，而里昂的主题音乐《Lion—Irony of fate—》的意思也正是“命运的嘲弄”。在PS2重制版《宿命传说》中，Namco特意为他追加了一段动画，在即将崩塌的海底洞窟里，里昂那孤单的背影以及最后如释重负的笑容都为这个角色增加了许多悲剧色彩。

但就笔者而言，这段剧情中的里昂与PS版相比，可能显得太“温柔”了一些。玩过PS版的玩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里昂是以很强硬的激将法对露蒂说出了真相：“亲爱的姐姐，你还舍得杀我吗？”对里昂这样一个外表冷酷的角色来说，在面临背叛曾经同伴的情况时，他可能会使用一切过激的言语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激怒对方。

不过，这段动画本身还是相当精彩的，相信看过的玩家中有不少人已经哭过了吧？当然，笔者也是其中之一……

栏目主持：YULA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当第5期《游小说》上市的时候，不知还是学生的读者们暑假过得如何了呢？想之前每到长假（虽然跟各位的寒暑假没得比），一问及各编辑部众人有什么安排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睡觉”“家里蹲”居多，大家千万别学样！游戏要玩动漫要看，但私以为，青春，果然还是要通过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啊！趁着自己还年轻，好好享受这段宝贵的时光吧！在尽情Happy一番之后，静下心来抽点时间读读游小说，所谓“身心全面放松”，指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状态吧（呃……这不算广告吧？不算吧？）。

2.本期我们将开始连载“《传说》系列”官方小说第2弹《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就博客上大家的反应来看，期待者是大大地有！而基于目前的情况，这部小说的总字数会接近于《逆转裁判4》，因此不出意外的话连载的期数也应该差不多。但鉴于现在已有很多读者对《逆转4》连载期数过长表示不满，而且考虑到还有一部分读者上网不方便，连载的问题是有必要重点关注的。那么，本期和下一期，即连载《宿命》的前两期便将决定这部小说的命运！我们会统计读者意见并决定是否连载，统计资料来源于纸质调查表，结果显示这部小说大受好评的话，便可以继续连载下去，而如果反响平平甚至受到恶评的话，我们只能说声抱歉，杂志上肯定是砍掉无疑了，至于会不会另作安排还有待商榷。所以，如果你喜欢这部小说，一定得不遗余力地表示支持才有希望哟！

3.大家注意到了吗？这期的“读编往来”又往前迈了一步，页数由5页扩充到6页。为了让大家对目前的反馈有个大致的印象，了解大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倾向，这次我们将刊登出第3期杂志的读者调查结果，不妨来看看你的口味是属于哪一类的吧。

4.最后是闲聊时间：根据这一阵子的观察，YULA发现暗星在第二期读编中哭诉的“女性读者稀缺问题”已经显著改善，而且女孩子的字迹看上去就是要舒服很多～呵呵，为了激励这里的三位男编工作态度更加积极，请各位MM读者更踊跃地来信吧！当然男读者们也不要服输哦，人多力量大嘛！^_^

《游小说》第3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33%
满意：58%
一般：8.6%
不满意：0.4%

二.您对本书的定价有何看法？
合适：64%
贵：18%
便宜：4%
无所谓：14%

三.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最终幻想战略版 狮子战争
第二名：零ZERO
第三名：逆转裁判4

四.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童年
第二名：王国之心外传
第三名（并列）：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最终幻想12 亡灵之翼

五.您更倾向于本期中哪种排版方式？
单栏阅读：21%
双栏阅读：36%
无所谓：44%

六.您更希望哪个栏目加大比重？
第一名：官方小说
第二名：时光回廊
第三名：重磅出击

七.你是否赞成一期登完大篇幅的小说而减少文章篇数？
赞同：74%
不赞同：25%
弃权：1%

编辑榜评

从几期的统计来看，大家对杂志的总体看法在人数比例上都是相当的一致，满意度高达90%（相当于“优”了吧，嘻嘻），价格适应度也超过了60%（总算是及格啦），希望今后这2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而事实证明大多数人还是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在等待上，所以赞成一期登完大篇幅小说者压倒性地多于不赞同者。

最喜欢的文章，显而易见，《最终幻想战略版》为当期重中之重，读者们的强烈支持也在我们预料之中，而其最后的得票数可谓一枝独秀，以领先第二名近三分之一的票数荣登冠军宝座！从连载开始就一直受到好评的《零ZERO》，虽然有读者写信来表示希望少登恐怖类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游戏的剧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吸引人的，那种“越害怕越想看”的心情想必你我都曾有过……采用剧本体的《逆转裁判4》则是后来居上，顶着部分反感该形式的读者的压力，在第3期和《零ZERO》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竞争，最终《零ZERO》以1票的极微弱优势荣获亚军，真是替它捏把汗哪。当然，凭着优秀的剧情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逆转4》也力压群雄，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最不喜欢的文章，每期都是同人馆的小说毫无悬念地“摘取桂冠”啊。究其原因，估计还是因为原有的剧情已经在广大玩家心目中先入为主，由作者自己构筑的原创内容终究难以让大多数人接受。还有一类不受欢迎的就是剧情赏析的文章，多数读者反映描写流水账化，语言不生动，感觉像流程攻略。其实这个栏目创办的初衷是对一些非重磅游戏的剧情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说，毕竟大鱼大肉吃多了，还是需要清淡小菜来调剂一下的。

至于栏目的偏好，最顶的当然要数“官方小说”，因为这意味着权威和质量；对过去众多精良之作的无法忘怀令怀旧成为一种向经典致敬的方式，因此也赋予了“时光回廊”存在的最高价值；思想的成熟，技术的进步，在佳作不断的今天，想第一时间领略到精彩的新作剧情，就不能错过“重磅出击”！不知各位是否和我想的一样呢？



图/广西·魂

←《逆转4》下期就连载完结了，放一幅读者画稿为其再加一把油！

互动空间<杂志关联篇>

（南宁·黄晓旋）我只想说的是：伊藤老师的《死魂曲》外传才那么点吗？哦～伊藤老师还真够吝啬的……好歹我也是死忠群里的其中之一嘛！算了世界就是那么硕大的，我们只不过是那小小的微尘罢了。

然则这硕大的世界就是由无数小小的微尘组合而成的啊！（晕，我怎么也跟着感叹起来了？自PIA）

都别说了，难道你们不觉得当我被暗星逼着翻译这篇漫画只好一边吓得瑟瑟发抖一边硬着头皮上结果发现只有这么短根本不过瘾时怅然所失的心情更值得感叹吗！？

（南京·林俐）我觉得再出下去的话，游小说就变成鬼小说了，虽然“《零》系列”是经典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一口气把死魂曲和寄身前夜等惊悚小说登上去，应该考虑到还有其他年龄段的读者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扛得住惊悚小说的，希望小编们权衡一下，做出正确的判断。

（昆明·陶然）不如专门设个恐怖小说的专栏，我对恐怖游戏很有兴趣。其实连载完《零 ZERO》就应该一下子把零的三部曲连完（不管是不是官方的）。

各位，我们把夜蓝交出来了，要杀要剐要O要X随你们高兴……

一群无良的家伙，切腹吧！！（怒）

（广州·温文韬）文章杂乱，目录混乱，彩页太少……但各位不要灰心，因为以上是由我与同桌挑了近1小时才挑出来的（我们很有毅力……），文章的质量值得肯定。最后送各位编辑一句话——让我抽中PSP吧！

你们一定是找碴爱好者，一定是！（指）

您送我们的那句话太没爱心了……（泣）

（信宜·张龙林）感动啊！总4期杂志，进行了3次大改革，让人看到的除了诚意还是诚意，加入CD-ROM后，性价比更高了，终于有心甘情愿掏钱的感觉了，但邪恶读者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什么时候改革送DVD-ROM？连载动画来放动画剧情小说吧，期待啊！记住要加量不加价，另外希望能送些Lolita的电子书！！！

既然您都承认自己是“欲望永无止境的邪恶读者”，那我就不再多作评价咯，嘿嘿～

（成都·陈果）自从看到征稿启示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写出《俄罗斯方块》的同人小说吗？这东西同得起来吗？（想破头）

握手！摸头！拥抱！真是心地纯洁健康成长的好孩子啊，但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真正的同人女是无所不能的！

互动空间<读编交流篇>

（西安·袁祯威）清雨手中的PSP让身为中产阶级的我……

中产阶级啊……请问在下手中的PSP让您怎么了？（抖）

（秦皇岛·韩旭）第3期看完第4期没到是一段难熬的日子……第4期明明到了没钱了是一段无奈的日子……第4期买到了被老师没收是一段发疯的日子……还好今天

老师还我了，我di天亮咯～

汗，衷心希望您的第4期目前一切安好，要是再发生什么变故的话就太对不起这段哀怨曲折的“人书之恋”了……XD

（天津·周玥）每期调查表我都有很认真地写，可是寄出去了以后一点音讯也没有，我失落……

因为不忍心让MM继续失落下去，所以我登了这封信；因为来信数量众多，所以恕我不能每封都登都回。但是请大家相信，每一封来信，我们都是认真看完了的！你们的意见，我们也都是牢记于心的！（眼神坚毅）

（杭州·孙晓丹）暗星的形象好帅啊！YULA的形象好流行啊！子云的形象也很帅气～夜蓝的形象感觉很有深度！而清雨的形象，则不得不让我说：好欠揍啊（因为他拿着我梦寐以求的PSP）！

完了，看来我已经成了读者们的眼中钉！

一失足成千古恨，当初你就没想到抽奖活动会引发一番怎样的怨念吗……

错，打是亲骂是爱，这正是大家对清雨有爱的表现呀～～

（重庆·曹嘉兮）编编们如果按衣服配对的话，就是暗星+子云，夜蓝+YULA，清雨……果然应该是和尚呢……汗。

盔甲+盔甲，休闲+休闲，僧袍……要不要弄一个尼姑虚拟形象？

和尚……尼姑……不是这么配的吧？

我不介意是道长。有人介意吗？

我想起那句有名的“淫尼！你敢跟老衲抢道长？！”了……

苍天啊，大地啊。（捶胸）

说你说我说封面

从第3期起调查表新设了一个问题：您对本期封面的感觉如何？当期推名优的插图所得到的反馈，各位可参考上期“互动空间”。而第4期的《奥丁领域》，小编们对这张封面都还挺满意的说，当然迫切想知道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于是YULA又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回答……

不好。一般。还行。不错。很好。超赞。（例行公事型，读者调查表综合症么？）
纸质用更好一点的好吗？（意见接受，不过貌似跑题了－－）
封底似乎更好看。（两位MM会哭的～）
最好不要使用游戏的截图。（那得用多少张截图啊……）
背景使我想到了森林火灾。（纵火后还站在那儿摆POSE？女人真可怕！）
两个小女生不够唯美啊。（但愿您的意思不是两个大男人才够唯美。）
很不错，但是期期是美女帅哥也会审美疲劳啊。（决定了！下期放怪兽！嘿嘿）
如果没有那个金黄色的王冠可能会更好一点吧。（这得跟制作方商量一下才行。）
被这样的眼神望着心中小鹿乱闯。（小鹿：好宽敞的心房！）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总第4辑、总第5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4中奖名单



★PSP
安徽省马鞍山市
姜楠

★ACG精美周边

太原 王 凡　上海 普拉姆　西安 袁祯威
常熟 章浩程　昆明 倪 斌　广州 黄伯锵
北海 陆一川　北京 王洪滨　上海 王宝岭
哈尔滨 孙承恩

《游小说》Tot.5光盘介绍

电子书苑： 心跳回忆 虹色的青春
名场面赏析： 宿命传说
梦剧场：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战斗欣赏、《最终幻想 纷争》预告片、《潜龙谍影4》预告片
PV地带： 零 红蝶、零 刺青之声、龙背上的骑兵2
幻彩花园： 《死或生》壁纸大特辑，近百张PC及PSP壁纸，《偶像大师》珍藏设定画稿
游音盒：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精选音乐＋其他游戏金曲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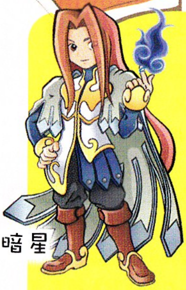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小编寄语



★《变形金刚》绝赞，像这种片子就该去电影院欣赏，那种战斗、那种场面、那种魄力、那种全场一起鼓掌欢呼的感动……啧啧，那是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呀！

■永别了，智齿，我绝对不会想念你的……

◆分手一周年纪念日来临了，虽然如今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这个事实，但心里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管怎样，生活还要继续，就这么慢慢走下去吧～



◆坐在火车的窗边，发现朝视线远处飞奔而去的不仅仅是风景，还有那一张张明媚的笑脸。

◆“由不自信引发的诸多情绪不适并不是不自信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的文化长期渲染建构所致。”最近搞到了李子勋先生的《心灵飞舞》。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感觉受益匪浅，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腰疼了好几个月，由于不是很严重，所以一直没去看。没想到检查结果居然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我妈会说话：“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相伴终生的朋友吧。”我orz……



▲怨念：《变形金刚》已经上映一周了，可我还是没有时间去看；
近半个月都没有连续十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我的花已经有三片枯黄的叶子了，不知它还能支撑多久……

▲反省：上一期的“小编寄语”我写得太多，导致其他同事的版面大幅缩水，目前反省中……



近日心情标签：怨念特攻、不贱不爱

※期待了很久的校园暴力题材漫画改编日剧《Life～人生～》终于开播了！想当初这套漫画让我找得好苦啊，如今出了真人版当然要第一时间观赏啦！女主角小步非常符合我心中的角色形象，而且绝对漂亮可爱，大心！所以一想到她之后会受到各种欺负就觉得好心疼，尽管这是演戏……

※《加勒比海盗3》，威廉还是一如既往地帅，伊丽莎白还是一如既往地靓，杰克船长……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贱！不管真人或2D美青年，果然还是那种骨子里透着一股贱劲儿的洒脱男人最棒啊！！



●空虚的寂寞
想用游戏麻醉自己，却发现在孤独的夜只能独自哭泣。逃避现实、欺骗自己，却发现天亮之后一切依然如故。找不到一丝温暖，也得不到一丝安慰，在冰冷的寂寞中挣扎，折磨自己的人究竟是谁？……

●身后的人
在前面不断地冲锋，拼命掩盖心底的痛，却突然感到疲惫不堪。回过头去，你们就站在我的身后。谢谢，朋友们。

●被和谐者
发现我已经连续被附近多家餐馆遗忘，点过的菜迟迟不肯上来，催过之后才知道原来还没有做……难道我就是那传说中的被遗忘……啊不对，现在已经是被和谐者了。



■ 失落的奥德赛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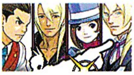
《游小说》第6辑
8月下旬全国上市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神之眼的去向，宿命的方向
一切开始沿着破灭的轨迹进展



放浪冒险谭
命运交叉，黑暗与阴谋笼罩一切
惟有灵魂不屈，行走于城堡之中



逆转裁判4
之前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真相的揭露
成步堂＋王泥喜，法庭谢幕战震撼上演



死魂曲2 辉胜号怪谈
羽生蛇村的阴影降临禁忌之岛
为你再现死魂曲事件隐藏的真实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自由与死亡，进化与毁灭
完结篇下期隆重登场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6辑

ISBN 7-900392-71-8
9 787900 392718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900392-71-8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